
武侠世界
第38年
27
$20.00

編者話 今期選刊狄心先生撰著的「小魚吃大魚」巨型小說。丁大毛不學無術，乃父丁傲望子成龍，欲傳他一身功夫，奈何此子不喜學武，却精於賭博，爲人雖古靈精怪，幸虧本性善良。某次因賭贏回一面金牌，詎料因此金牌而惹來殺身之禍，也因此金牌而改變了他的一生命運……狄心先生撰著的故事通俗易懂，流暢清新。欲知「金牌」牽出一個怎樣的故事呢？俗語云：「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丁大毛如何因禍得福呢？饒有興趣的話，不妨欣賞一番。

* * *

史金先生所著的「蛇鬼山鬥蠱記」刊出之後，反應熱烈，多謝讀友的捧場，深表謝忱。

麥長庚先生著有綠林軼事「勾魂姹女」，寫的是明末鷹犬追殺忠良之後，故事哀艷動人，欲知英秀俊傑的石心磊，淑女好逑，如何全力以赴保護於他，免致落入虎口？故事引人入勝。

* * *

下期將刊石中奇先生所著的「智取黃金谷」。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5.11.4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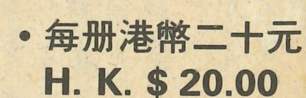
第38年

第27期

（總號193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江湖怪傑　硬要收徒

新派俠情風趣故事／文·狄心　圖·飛可

小魚吃大魚



青竹子胡同本就毫不起眼，胡同之內的青竹子酒館則更不起眼。

這家小酒館面積不大，且殘殘破破，牆上桌上各佈滿了烏黑的油漬，四週更瀰漫着一股惡臭，簡直令人惡心；可這裡每天却其門如市，熱鬧非凡。

青竹子酒館能每天吸引如此多人光臨，只有一個原因，就是這裡是賭徒聚集之地。

中午時分，與往常一樣，青竹子酒館又聚了一班幹粗活的人在呼么喝六，賭個不亦樂乎。

十多人圍着一張桌子，桌上放了一口海碗，賭徒們各自下了注後，便輪流把六顆骰子擲在碗中，誰的點數大，誰就是贏家。

一名年約四十歲，樣子兇惡的大漢在賭局中最是囂張跋扈，因爲他是賭局中的大贏家，每一次擲出的點數其中三顆骰子必定是六點，也因此每一局都是他勝出。

其餘賭徒開始懷疑他出老千，並以偷龍轉鳳的手法把其中三顆骰子換掉，但苦無證據，只好啞忍。

賭徒就是這樣矛盾，明知勝望不大，仍心甘情願的賭下去，那怕輸得焦頭爛額，永不言敗，世上恐怕只有賭徒的鬥志最爲可嘉了。

那大漢已連勝多局，面前已堆滿了從各賭徒身上贏回來的銀兩。

其餘賭徒盡管都是輸家，但仍心有不甘地繼續賭下去。

各人下了注後，又輪流把骰子擲在海碗中。

輪到兇惡大漢擲骰子了，只見他抓起六顆骰子，握骰的右手很巧妙地在空中一轉，這個手勢使得其餘賭徒都懷疑他巧妙一轉之下，以掩眼法把骰子放進衣袖之內，再從衣袖換過另一副骰子，因此他才可以控制點數。

衆賭徒都看不出其中破綻，因此也無可奈何。

那大漢抓着骰子，虛晃了兩下，便把骰子擲在碗中，六顆骰子擲出來的點數，分別是四顆六，一顆五及一顆四，共卅三點的大點數。

這一局又是那大漢獲勝，然後理所當然地把注碼據爲己有，且神情更是跋扈。

衆賭徒輸得毫不服氣，其中一人似是輸出火來了，叫道：「你他媽的出老千的傢伙。」

大漢聞言，怒得雙眼瞪得大大的，叫道：「你他媽的，你那一隻眼睛看見我出老千？我又如何出老千？你倒說來聽聽。」

那賭徒見了他兇惡的樣子，心中爲之一怯，而且也說不出他如何出老千。

兇惡大漢蒲扇般的手掌往桌面一拍，神態更形兇惡，指住那人道：「你他媽的說話可要小心一點，信不信老子揍你一頓？」

那賭徒怕得連正眼也不敢望他一眼。

忽然有人叫道：「骰子一定灌了鉛。」

兇惡大漢往人堆一望，只見一個身材矮小的賭徒說了那句話，登時目露兇光，一個箭步衝前，並一手抓住那身材矮小的賭徒衣襟，另一手握拳作勢要向他打下去，粗聲叫道：「他媽的，骰子是你們的，我如何向骰子灌鉛？」

其他賭徒見大漢兇惡，全都退避三舍，無人敢發一言。

那身材矮小的賭徒被兇惡大漢抓着衣襟，身子也被揪得個雙腳離地，見了他的兇相，更怕他眞的一拳擊過來，已嚇得臉色變青，吶吶地道：「我們懷疑……懷疑……」

大漢瞪大雙眼，拳頭握得更緊，叫道：「懷疑甚麼？」

矮小賭徒不敢說話，身子開始發抖。

另一賭徒似乎膽子較大，也實在看不過眼，踏前兩步，叫道：「我們懷疑你以偷龍轉鳳的手法把骰子換了。」

兇惡大漢把矮小賭徒放下，改爲一手抓住那賭徒衣襟，怒道：「你懷疑我換上了灌鉛骰子是嗎？」

那賭徒雖然膽子較大，但那兇惡大漢拿他作目標時，又難免膽怯了，登時又不敢說話。

兇惡大漢得勢不饒人，向衆賭徒橫掃一眼，叫道：「骰子就在枱上，你們老懷疑骰子灌了鉛，又懷疑我以偷龍轉鳳的手法把骰子換了，你們有種的，就搜我身，我把枱上的骰子弄碎，看看裡面有沒有鉛。」

這是個最徹底的方法。

有兩名賭徒果然有所行動，一齊抓起碗中骰子，並且眞想把骰子砸碎，那大漢見狀，狠狠地道：「若果你們找不出個結果來，休怪老子對你們不客氣。」

那兩名賭徒本把骰子拿在手，本想驗証一下了，但聽了那大漢的話，登時心怯，並馬上把骰子擲回碗中。

六顆骰子擲回碗中，其中三顆又出現六點，另一賭徒好奇心起，把原本擲出來是六點的三顆骰子抓起，然後再擲在枱上，一擲之下，三顆骰子擲出來的點數仍舊每顆都是六點。

這下子，衆賭徒都心中雪亮了，但見那出老千的兇惡大漢更是兇惡，人人都敢怒不敢言。

兇惡大漢情知被人識破了，唯有強撐下去，又叫道：「有沒有人敢弄碎骰子驗證一下？若果證實骰

子有問題，老子原銀奉還你們，否則老子就大開殺戒了。」

兇惡大漢明顯知道這班平日幹粗活的賭徒都是怕事之輩，因而欺上頭上來。

衆賭徒明知骰子有問題，但仍無人膽敢動手驗證骰子，仍是敢怒不敢言。

兇惡大漢得勢，叫道：「既然不敢驗骰子，我們就繼續賭吧。」說完，一手抓起那三顆有問題的骰子，然後以掩眼法很巧妙地從衣袖裡換過另三顆骰子，又向衆賭徒叫道：「還等甚麼，繼續下注吧，賭多大也不怕你們。」

衆賭徒明知是騙局，當然不會蠢到自投羅網了。

兇惡大漢見無人下注，有點失望，一面神氣地道：「無敵眞是最寂寞。」說着，把枱上銀兩包起，正想離開。

先前那矮小賭徒心有餘恨，見兇惡大漢正想離開，忽然叫道：「你敢不敢跟一個人賭？」

兇惡大漢回轉身，一副不把任何人放在眼內的神態，叫道：「大爺任何對手也不放在眼內，你叫誰人跟我賭？」

矮小賭徒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挺胸道：「那人就是『鬼見愁』丁大毛。」

其餘賭徒一唱百和，都一致表示要請「鬼見愁」丁大毛跟兇惡大漢賭一局。

兇惡大漢聽了衆賭徒的七嘴八舌，囂張神態頓時收斂，心道：「這『鬼見愁』丁大毛到底是何方神聖？聽了他的外號，這人該是毫不簡單，這班笨蛋似乎很仰慕他，這人更是不簡單了。」

衆賭徒見兇惡大漢沉吟不語，似是怕了「鬼見愁」丁大毛，矮小賭徒一臉揶揄之色，道：「怎麼啦，怕了『鬼見愁』丁大毛嗎？」

其餘衆人又一唱百和，都嘲笑兇惡大漢不敢與「鬼見愁」丁大毛較量。

兇惡大漢聽了「鬼見愁」這外號，雖未見其人，但的確是有所顧忌，見衆人七嘴八舌在嘲諷，如何服氣？當下强打精神，叫道：「怕他的，還配出來混嗎！你們就叫『鬼見愁』來會一會老子吧，老子就在這裡等他。」

另一賭徒指着大漢，一副快將大仇得報的樣子，叫道：「有種的別走開，我馬上叫『鬼見愁』來會一會你。」

兇惡大漢仰天大笑，可是笑得一點也不自然。

那賭徒「呼」地一聲便奔出酒館。

其餘賭徒各自找了座位，耐心等候「鬼見愁」的「大駕光臨」。

兇惡大漢在强作鎭定，還裝成技癢難耐之狀，盼望「鬼見愁」馬上露面。

衆賭徒見了他强作鎭定的樣子，都覺內心好笑。

衆人仍耐心的等候，其中一人大概不知「鬼見愁」丁大毛是何許人，問身旁一人道：「這『鬼見愁』丁大毛到底是何方神聖？」

兇惡大漢連忙豎耳傾聽，只聽那人笑着答道：「一個毫不簡單的人物。」

兇惡大漢心中微微一怯。

那人又問道：「他如何不簡單？」

另一人替他回答道：「別問他如何不簡單，總之你剛才輸了多少，『鬼見愁』丁大毛一定替你連本帶利贏回來。」

發問的人喜道：「這就好了，不然這個月眞不知如何度過。」

兇惡大漢聚精會神聽着，不由心中害怕不是丁大毛的對手，本想藉詞而去，但又恐怕受人嘲笑，在這進退兩難之下，唯有如坐針氈的等下去。

沒多久，門外忽然有人大叫道：「『鬼見愁』丁大毛來啦！」

此語一出，衆賭徒大喜，連忙站起身走到門前，大概要歡迎丁大毛了。

兇惡大漢也緊張得連忙站起身來，並引頸望向門外，欲一睹「鬼見愁」丁大毛是何方神聖，但視線卻被衆賭徒所阻，未能及時一睹這個令自己害怕的對手。

衆賭徒在門口聚成一團，七嘴八舌要求丁大毛替衆人報仇，兇惡大漢則望向門口，脖子伸得更長，雙腳踮得更高，但只見衆賭徒圍着一個人，始終未能看見那可怕的「鬼見愁」丁大毛，因而心情也更緊張。

擾攘了一番，忽有人叫道：「讓路！」

話音一落，衆賭徒向兩旁散開，讓開一條路，好讓丁大毛進入酒館。

兇惡大漢緊張得一顆心快要跳出來了，心中既怕有「鬼見愁」之稱的丁大毛，又想一睹其廬山眞貌，到底對方是甚麼人物？當衆人向兩旁分開之後，向酒館入口處望去，只見一個手握摺扇，年約十六七歲的年輕人，正昂首闊步的行了進來。

只見此年輕人樣子清奇，普通身材，一副鬼靈精的模樣，樣子稚氣未脫，並且略帶輕佻。

兇惡大漢見了年輕人，先是一怔，隨即失笑道：「他就是『鬼見愁』丁大毛？」

青年已行到兇惡大漢面前，他見對方雖樣子兇惡，但毫無懼色，

還一派輕鬆，應道：「不錯，我就是丁大毛，人稱『鬼見愁』。」

先前的矮小賭徒望着兇惡大漢，道：「鬼見了他也要愁，何況是你？」

兇惡大漢先前的緊張心情盡去，且壓根兒不把丁大毛放在心上，聽了矮小賭徒之言，更放聲大笑起來。

矮小賭徒見了他回復囂張，心頭有氣地道：「你很快會笑不出來了。」

兇惡大漢笑得更大聲。

丁大毛忽然也大笑，笑得比兇惡大漢更大聲。

兇惡大漢忽聞他大笑，笑聲驟停，瞪住丁大毛，一副兇相，叫道：「臭小子，你笑甚麼？」

丁大毛見他雖惡，但仍毫無懼色，望着矮小賭徒，笑道：「他果然很快笑不出來了。」

矮小賭徒也笑道：「痛快。」

兇惡大漢氣極。

丁大毛向他上下打量一會，抬頭望着他，道：「聽說你贏了他們不少銀兩？」邊說邊輕搖手中摺扇。

兇惡大漢見了他輕佻樣子就生氣，叫道：「是又如何？大爺今天運氣特佳，大殺四方，你是否存心送上門來？」

丁大毛道：「你今天碰上我，註定你要倒足十八輩子霉了。」

兇惡大漢道：「好大的臭口氣，廢話少說，馬上開始我們的賭局吧。」

丁大毛笑道：「好啊，我的手癢極了，但我們的賭局作何方式進行？」

大漢道：「悉隨尊便，任君選擇。」

丁大毛望望枱上海碗有兩副共六顆骰子，隨即道：「那我們就擲骰子吧，每人選一副，你先。」

大漢喜極，連忙抓起其中三顆骰子，所選的當然是他事先做了手脚的三顆，丁大毛祇好要其餘三顆普通骰子了。

丁大毛要求每人佔一海碗，雙方把骰子擲在碗中，再以碗蓋着骰子，然後一齊揭盅。

大漢同意了，因爲他自知穩操勝券，然後說道：「注碼多少？」

丁大毛道：「擲了骰子再談注碼吧。」說着把骰子擲進碗中，再把海碗蓋着骰子。

大漢也照做了。

雙方的骰子都以碗蓋着。

圍觀的賭徒明知大漢的骰子有古怪，丁大毛要勝他可說毫無機會，因此有人都替他擔上了心，但也有人對他充滿信心，因爲丁大毛是人盡皆知的詭計多端的。

大漢蓋好骰子，向丁大毛道：「臭小子，你有多少銀兩盡管拿出來吧！」

丁大毛在身上摸出卅兩銀，向四週的賭徒道：「各位，要贏錢的就快下注吧！」

衆賭徒在猶豫不決，因爲丁大毛勝算根本不大，如何敢下注在他身上？

矮小賭徒爲表支持，首先摸出十兩銀押了下去，其餘人見丁太毛似是信心十足，都下定決心，紛紛拿出銀兩押丁大毛勝，一共有二百多兩。

大漢見了枱上銀兩，登時心花怒放，因爲他明知這一局自己是三顆六「豹子」。

下定了注後，丁大毛笑對兇惡大漢道：「這位大爺，還未請教高姓大名。」

兇惡大漢神氣地道：「好說，大爺就是『逢賭必勝』許長勝。」

丁大毛笑道：「閣下很快要改名了。」

許長勝不耐地道：「胡說八道甚麼？快一起揭盅吧！」說完正想揭開海碗。

丁大毛忽然叫道：「慢着！」

許長勝以手按着海碗，更不耐地道：「還等甚麼？」

丁大毛道：「我們好似還未講清楚取勝方式是嗎？」

許長勝道：「你說吧！」

丁大毛道：「我剛才問，賭局以何種方式進行，閣下說悉隨尊便，任君選擇是嗎？」

許長勝道：「我確是這樣說過。」

丁大毛搖着摺扇，笑道：「你要守諾言了。」

許長勝已大大不耐煩，沒好氣地叫道：「我當然會守諾言。」

丁大毛鄭重地道：「不後悔？」

許長勝道：「絕不後悔。」

丁大毛叫道：「好，這一局，我們鬥小，不是鬥大，即是說，誰的點子小，誰就贏。」

其餘賭徒聞言，爲之拍掌叫好。

許長勝臉色立變，因他自知此局點數極大，必輸無疑。

衆賭徒終明白丁大毛胸有成竹的原因了。

丁大毛不理許長勝，首先揭盅，衆人引頸一看，祇見三顆是「一二四」七點。

許長勝仍不肯揭盅，丁大毛嬉皮笑臉望着他，笑道：「許大爺，揭盅啊！」

衆賭徒在催促他揭盅。

許長勝臉色難看極了，最後祇好無奈把海碗揭開，衆人一看，果然是一副「豹子」，即三顆六，十八點。

衆賭徒在歡呼。

許長勝祇好如數賠錢。

丁大毛先把兩個蓋骰子的海碗移到一邊，然後點算所贏取的銀兩數目。

這一局，各人共贏了二百五十兩，衆人都開心不已，許長勝則深深不憤。

丁大毛點算銀兩已畢，把一共五百兩銀堆在枱上，向許長勝笑道：「許大爺，下一局我們就賭五百兩如何？」

許長勝心有不甘，叫道：「五百兩就五百兩，不過這一局一定鬥大，不是鬥小。」

丁大毛笑道：「鬥大，好，一言爲定。」

許長勝抓起骰子，擲在碗中，然後以碗蓋着骰子，丁大毛同樣也擲了骰子。

衆賭徒暗叫不妙，因爲若果鬥大，許長勝手中的骰子有古怪，丁大毛則必輸無疑了，但衆人見丁大毛一副勝劵在握的樣子，一些則對他充滿信心，一些則目瞪口呆。

丁大毛仍一副必勝的樣子望着許長勝，笑道：「許大爺，請拿出銀兩下注。」

許長勝在身上拿出銀兩及銀票，但仍不夠五百兩之數，又有見此一局必勝無疑，信心大增，便在身上掏出一面金牌，往枱上一擺，豪氣地道：「連同這一面金牌，夠五百兩了。」

丁大毛一看，祇見這面金牌約莫手掌般大小，圓形，牌上雕上一條活靈活現在空中飛舞的金龍，丁大毛拿在手中，祇覺份量不輕，反轉另一面，祇見寫上一個「令」字，此字幾乎佔了整面金牌的面積，相當觸目。

丁大毛把金牌放下，笑對許長勝道：「許大爺看來今天會連家傳之寶也輸掉了。」

許長勝怒道：「臭小子，廢話少說，這一局，大爺必勝無疑，因爲大爺是一副豹子。」

丁大毛笑道：「好，那就揭盅吧！」

許長勝準備揭盅，衆賭徒都有點緊張，一些對丁大毛有信心的，都暗嘆見財化水。

許長勝首先揭盅，骰子呈現在眼前，他頓時呆了，脫口道：「怎會這樣的？」

衆賭徒引頸一望，原來許長勝的骰子祇是「一二五」，祇有八點，衆人都不明所以。

許長勝仍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望着骰子。

丁大毛笑望着他，道：「許大爺，輪到我揭盅了。」說完，揭開海碗，竟是一副「豹子」，即三顆六，十八點。

很明顯，本屬許長勝的一副有問題的骰子已落在丁大毛手上，可這許長勝骰子被人掉了包仍懵然不知。

原來丁大毛知道許長勝必因輸得不服氣，這一局必定要點數鬥大，所以丁大毛趁點算銀兩出現混亂時，以奇快的手法把兩副骰子換了，那是說，丁大毛手上的，就是許長勝那一副有問題的骰子，許長勝拿的，則是一副普通骰子。

丁大毛竟連老千高手許長勝也反千過來。

衆賭徒見了丁大毛替自己又勝一局，全都連本帶利贏回來了，衆人都雀躍不已。

許長勝震怒地往桌上一拍，指住丁大毛，怒叫道：「你出老千。」

丁大毛笑望着他，道：「是嗎？我如何出老千？」

許長勝怒得臉色通紅，說不出話來。

丁大毛不理他，滿心歡喜地想把桌上連同那面金牌共一千兩據爲己有，許長勝見狀，又以蒲扇般的大手往桌上一拍，目怒兇光地吼叫道：「慢着！」

丁大毛停止了動作望着他，其餘賭徒本滿心歡喜，也被許長勝的兇惡懾服了。

許長勝狠狠掃了各人一眼，道：「想拿錢，問過我兄弟沒有？」說時，舉起一雙斗大的拳頭，這雙拳頭，就是他口中所說的「兄弟」了。

其餘賭徒被嚇得不由身子往後退。

丁大毛仍無懼色，說道：「許大爺，輸打贏要，難怪逢賭必勝了。」

許長勝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道：「這個當然。」果然理所當然地伸手把桌上銀兩據爲己有。

一衆賭徒都敢怒不敢言。

丁大毛毫不在乎。

許長勝已把所有銀兩連同那面金牌以布包好，就在此時，忽然傳來一把聲音叫道：「願賭服輸，把銀兩留下。」

衆人向聲音傳來處望去，祇見酒館入口處不知何時已站着一個青年。

祇見此青年約莫十八歲年紀，普通身材，一身黝黑的皮膚，樣子憨直老實，且帶有衝動味道，此刻正一臉怒容地瞪住許長勝。

衆人見了此青年，都心頭一喜，有人脫口叫道：「錢十郎來了。」

許長勝望着那青年，皺眉道：「甚麼狠來了？」

丁大毛望着許長勝，笑道：「許大爺，乖乖把銀兩留下吧，否則你會更加倒霉。」

許長勝鄙視一笑，包起銀兩，毫不理會，便大踏步向門口行去。

一衆賭徒心有不甘，其中一人喝叫一聲，便一起衝向許長勝，欲奪回應得的銀兩，丁大毛則好整以暇的站在一旁，那叫錢十郎的青年則仍站在另一邊。

許長勝見十多人向自己衝過來，不慌不忙，迎向衝來的人羣，當下拳脚齊施，不消一刻，一衆賭徒全都被打至倒地不起。

許長勝輕描淡寫打倒衆人，一面得意地道：「大爺難道還會怕你們人多？」

丁大毛笑着拍掌道：「許大爺果然身手不凡。」

許長勝向各人掃了一眼，一副不把任何人放在眼內的樣子，叫道：「還有誰敢上來？」

丁大毛笑道：「有！」

許長勝驀地望着他，道：「你？」

丁大毛笑着搖頭，道：「不是。」手指指向錢十郎，道：「是他！」

錢十郎望着丁大毛，道：「該輪到我了，是嗎？」

丁大毛道：「該輪到你了。」

許長勝望着錢十郎，見他祇是個鄉下少年模樣，根本不把他放在心上，打量錢十郎一番後，忍不住仰天狂笑起來。

丁大毛笑道：「許大爺，你很快會笑不出來了。」

許長勝笑得更大聲。

丁大毛向錢十郎打了個眼色，錢十郎會意，趁他正笑得得意之際，便挾着雙拳欺身攻了上去，許長勝見了，仍不把他放在心上，祇在左右閃避，不料錢十郎拳招既快且狠，招招攻其上中二路。

許長勝一手提着錢包，一手忙於招架，錢十郎拳招越來越快，唯有被逼放下錢包，雙手招架，但錢十郎出招更快，且拳脚齊施，許長勝招架不住，錢十郎在一輪快攻中尋得空隙，雙掌有如雙飛蝴蝶般直取其胸膛。

許長勝胸前中此雙掌，龐大的身軀頓時如斷線風箏般向後飛出數丈遠，直撞在牆上，又仰跌得四脚朝天，狠狽不堪。

衆賭徒登時轟然叫好，並響起如雷掌聲。

錢十郎一擊得手，並不追擊。

丁大毛走到許長勝身旁，一副嬉皮笑臉，道：「許大爺，眞抱歉，我忘記告訴你，錢十郎外號叫『神拳力王』，這人不但拳快如風，且天生神力，我還忘記告訴你一點，錢十郎最討厭你這一種無賴之徒。」

許長勝被打了個措手不及，毫不服氣，站起身，恨意極深地望住錢十郎，道：「臭小子，乘人不備，算甚麼英雄？」

丁大毛道：「乘人不備，攻其無備，此乃戰之上策也。」

許長勝心有不憤，道：「有種的，跟我好好較量一下。」

丁大毛笑道：「許大爺，你還是留下銀兩，說聲後會有期就走吧，否則準會受皮肉之苦。」

許長勝不理，走到錢十郎面前，擺起架式，叫道：「臭小子，放馬過來。」

錢十郎也按捺不住了，正想動手，丁大毛叫道：「等一等！」

錢十郎道：「大毛，我今天非教訓這王八蛋不可。」

許長勝怒得臉上又赤紅了，叫道：「你敢叫我王八蛋。」

丁大毛向錢十郎責道：「十郎，你怎地稱呼許大爺爲王八蛋……」

許長勝稍爲下了氣，豈料丁大毛續道：「他根本連王八蛋也不如。」

許長勝怒得頂上冒烟，正想動手，丁大毛叫道：「要打到外面去，這裏是人家做生意的地方。」

錢十郎叫道：「王八蛋不如的傢伙，有種的到外面去。」

許長勝怒得臉上如紫醬之色，叫道：「怕你的是龜蛋。」說完，拿起錢包，便走出酒館之外。

丁大毛、錢十郎及一衆賭徒亦跟了出去。

衆人離開酒館，再走出胡同，走在街上，雙方對望着，亦引來街上行人圍觀。

許長勝已忍不住了，把錢包在身上綁好，正想動手之際，圍觀衆人中，忽有人叫道：「停手！」

陣中許長勝與錢十郎停了下來，並望向聲音傳來處。

人堆中走出一個約莫六十歲的老人，祇見此老人頭髮斑白，却紅光滿臉，臉容和藹中帶點遊戲人間的味道，且有幾分滑稽。

老人走到二人之間，道：「爲甚麼打架？」

許長勝怒道：「這班强盜要搶我銀兩。」

一衆賭徒聽得氣憤之極。

老人向錢十郎上下打量一番，啐道：「看你倒還老實，怎地搶人銀兩？」

錢十郎笨拙得說不出話來。

丁大毛行前，向老人上下打量一番，學着他的語氣，啐道：「看你倒還有點頭腦，怎地相信這王八蛋不如的傢伙一派胡言？」

老人見了丁大毛，忽地怔怔的望着他，並看得出了神，丁大毛見了他的樣子，奇道：「甚麼事？」

老人好似沒有聽見，還一副極欣賞丁大毛的樣子，喜道：「我走遍大江南北，今天終於給我找到了，太好啦！」

丁大毛不明他說甚麼。

許長勝已不耐煩起來，叫道：「快滾開，今天大爺要好好教訓這臭小子。」

錢十郎道：「我等你很久啦！」

丁大毛一手拉開老人，道：「老伯伯，拳脚無眼，快走開。」

老人身不由己被拉開，但一雙眼仍不停地注視着丁大毛。

衆賭徒七嘴八舌向老人解釋許長勝與錢十郎打架的原因，他聽後，也覺得這許長勝實在太可惡。

許長勝與錢十郎一戰一觸即發，每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二人身上，但那老人自見了丁大毛後，目光沒有一刻停止過注視丁大毛，越看越是開心，口水也幾乎流了下來。

丁大毛沒有留意老人的目光，祇等着看錢十郎與許長勝一戰。

許長勝先前吃了錢十郎重重一拳後，五臟六腑幾乎給移了位，那還敢托大？祇擺起架式，謀定而後動。

錢十郎可沒有這份耐性，大喝一聲，便向許長勝衝去。

許長勝領教過錢十郎的拳快如風，及每一拳都仿似千斤之力，見他衝前，心頭爲之一怯，祇好硬着頭皮迎了上去。

錢十郎甫一動身，圍觀者轟起如雷掌聲，尤以那班賭徒掌聲拍得最是響亮，丁大毛更加精神大振，那老人則仍以一副關愛之色的望住丁大毛，最後，眞的口水也流下來了。

話分兩頭，祇見錢十郎一陣風般衝向許長勝，雙拳直取其前胸，許長勝欲以雙手架開，但一經接觸，雙手被硬生震開，然後錢十郎雙拳直搗黃龍，但聞「碰」的一聲響起，許長勝胸前已連中兩拳，身子又登時向後直飛，這次沒有牆壁阻擋，所以飛得更遠。

許長勝跌得更是狠狽，但他也非弱者，强忍痛楚，馬上彈了起身，有感錢十郎拳招並無突出之處，全憑一股蠻勁以及速度取勝，本想站穩陣脚才慢慢對付這鄉下小子，豈料甫一彈起身，還未站穩脚步，錢十郎又如風殺到，口中還大叫道：「你竟敢稱我爲强盜？」聲隨人至，馬上便殺到了。

許長勝心中一怯，並且後悔剛才不該稱他爲强盜，見他殺到，且又是雙拳直攻過來，不敢硬碰，唯有向地上一滾，先避開爲妙，不料錢十郎見他滾開，竟一個飛撲而前，這雙拳仍舊在他身上轟個正着。

許長勝吃此重重的兩拳，端的苦不堪言，錢十郎並不罷休，一面怒容抓着他衣襟，一拳直朝他面門轟去，許長勝避無可避，心中爲了即將吃此一拳而叫苦，但電光石火間，丁大毛忽然叫道：「住手！」

錢十郎果然住了手，拳頭祇停在半空。

許長勝見了他這可怕的拳頭，若不是丁大毛這一叫，早就轟下來了，登時嚇出一身汗來。

錢十郎狠狠瞪住許長勝，道：「怎地叫我强盜？」

許長勝怕得說不出話來。

丁大毛一步步走前，那老人則一步步跟着他。

丁大毛望着許長勝，又一副嬉皮笑臉，道：「你現在知道惹怒一個老實人的後果了？」

許長勝忙不迭點頭。

丁大毛在他身上解下錢包，許長勝那還敢哼上一句？

那老人對許長勝道：「老兄，幸好我徒兒宅心仁厚，否則你可痛苦非常了。」

許長勝指住錢十郎，對老人道：「他是你徒兒？」

老人道：「不是。」指住丁大毛，道：「他才是。」

丁大毛奇道：「老伯伯，我根本不認識你，怎地說我是你徒兒？」

老人笑道：「我欲收你爲徒，打從今天起，你就是我徒兒了。」

丁大毛眉頭緊皺，道：「這年頭的怪事眞多。」回頭對許長勝道：「許大爺，我早對你說了，乖乖留下銀兩，說聲後會有期就走吧，免得受皮肉之苦，但你總是不聽，你這人眞活該。」

錢十郎望着丁大毛，道：「大毛，好不好讓他走？」

丁大毛道：「不讓他走留下他幹嗎？難道還要請他吃一頓？」

錢十郎道：「我意思是說好不好再揍他一頓，不是請他吃一頓。」

丁大毛道：「讓他走吧，我們分錢去。」

錢十郎一手揪起許長勝，叫道：「快走！」把他擲了出去。

許長勝終脫了身，但心有不甘，狠狠瞪了二人一眼，道：「你們記住，我不會就此罷休的。」說完急急而去。

錢十郎怒極，欲想追前，嚇得許長勝臉色變青，走得急急如喪家之犬，丁大毛阻止錢十郎追趕，道：「算啦，別追了，敗軍之將通常都是說這種廢話的。」

老人一手推開錢十郎，站在丁大毛面前，笑道：「我來自我介紹……」

不待說完，丁大毛道：「我沒有興趣知道你是誰。」

老人正色道：「混帳，我是你師父，怎可以不知我是誰？」

丁大毛被他弄呆了，錢十郎不

斷在抓頭皮，一臉茫然。

老人續道：「我名叫……」

丁大毛道：「別說啦，我沒有興趣知道。」

老人道：「聽聽無妨嘛，當你知道我大名之後，相信恨不得馬上拜我爲師呢！」

錢十郎皺眉道：「這麼了不起！」

老人神氣地道：「好說。」

丁大毛不耐地道：「打從我三歲開始，我爹已逼我習武，我就是不愛習武，要學武功，我早就跟我爹學啦。」

老人還想在游說，錢十郎道：「老伯伯，你還是省點氣吧。」

丁大毛沒好氣地望着老人，道：「你爲甚麼老是要我拜你爲師？」

老人道：「因爲你是學武的上乘材料嘛。」

錢十郎道：「他爹逼他學武，一逼就是十多年，可他就是不愛學武，但一年前，他忽然有了學武的念頭。」

老人喜道：「好極了，你還年輕，現在開始學也不遲。」

錢十郎道：「大毛想學武，他心目中已有了一個師父，可不是你。」

老人怔怔的望住了大毛，道：「你心目中的師父是誰？」

丁大毛道：「你若是能打贏我心目中的師父，我或許會考慮拜你爲師。」

老人忙道：「那人是誰？」

丁大毛道：「近這一兩年，江湖上名字最紅的年輕高手是誰？」

老人道：「一個名字好似叫做孟傾城的小伙子。」

丁大毛道：「對，此人武功高强，行俠仗義，成爲目前大部份青少年的偶像。」

老人道：「所以你想拜孟傾城爲師？」

丁大毛道：「不是。」

老人道：「那你爲甚麼提起他？」

錢十郎道：「大毛要拜孟傾城的師父爲師。」

老人道：「『名劍莊』掌門人唐委？」

丁大毛道：「對，除非你可以打贏他，我或會考慮拜你爲師。」

那十多名賭徒此時已走了過來，圍着丁大毛，要求丁大毛馬上分錢。

丁大毛不理老人，對衆賭徒道：「我們到青竹酒館分錢去。」

衆人一哄而散，返回小酒館內，那老人則跟着衆人。

一衆人等興高采烈返回酒館，丁大毛打開從許長勝手上奪過的錢包，見了那面金牌，登時愛不惜手，當下要求取回自己應得的銀兩，和那面金牌，衆人都無異議，其餘的由衆賭徒分了。

各人得了應得的銀兩後，都笑不攏嘴，丁大毛得了那戰利品金牌，也急不及待的掛在胸前，更有種戰勝的滿足感覺，然後欲與錢十郎一起離開，但那老人亦步亦趨跟着，丁大毛討厭之極。

老人見丁大毛正想離開酒館，連忙快步走在他前面，鄭重地道：「是不是我打敗唐委之後，你就拜我爲師？」

丁大毛道：「決不食言。」

老人一臉不服道：「好，我一定會把唐委打敗的，到時你非拜我爲師不可了。」

丁大毛帶點嘲笑，道：「好極，揚州三年一度的武林盟主比武快展開了，你快去揚州向唐委挑戰吧！」

老人道：「我正有此意。」

丁大毛笑道：「那就趕快去吧。」望望手上贏回來的錢，笑着對錢十郎道：「我們有錢去揚州了。」

丁、錢二人正要步出酒館，那老人仍跟着，丁大毛回頭望着老人，道：「跟着我們幹甚麼？」

老人好似理所當然一樣，道：「我們一起去揚州嘛。」

丁大毛知道很難擺脫此老人，忽然心生一計，對老人道：「我們玩個遊戲，要是你贏了我，我們就一起去揚州，否則我們就各行各路。」

老人道：「甚麼遊戲？」

丁大毛道：「我現在行出酒館，站在門外，你只要一句話能把我引進來，你就贏了。」

老人想了想，道：「這有何難，你馬上出去吧。」

丁大毛心中暗笑，便與錢十郎一起行了出去。

老人胸有成竹一樣，他知道丁大毛藏身在門外，便向門外叫道：「把你從門外引進來確很難，但我可以把你從酒館內引出去，不信你且進來試試看。」

他以爲丁大毛必定上當然無疑，並會馬上進來的，但過了一會，仍不見丁大毛返回酒館，心中嘀咕，忍不住行出酒館外，一看之下，方知道上當的是自己。

因爲丁大毛與錢十郎已去如黃鶴。

＊　＊　＊

昔有「孟母三遷」，今有「丁父九遷」。

昔日的孟，乃是孟子，今日的丁，就是丁大毛。

孟母，就是孟子之母，丁父，是丁大毛之父丁傲。

丁傲，武功深不可測，爲人行俠仗義，在江湖上名頭响噹噹，是

不折不扣的大英雄。

有道是「虎父無犬子」。

丁傲却是「虎父出犬子」，他的犬子就是丁大毛。

丁大毛自幼頑劣不堪，喜與劣童爲伍，丁傲恐怕兒子接近劣童成爲近墨者黑，便遷離原居地，但丁大毛仍劣性不改，仍舊喜與不良少年爲伍，丁傲只好一再搬家，前後共搬遷了九次，可說用心良苦也。

起初，丁傲恐怕兒子受人影响而變成不良份子，到後來，他倒擔心兒子影响別人兒子變成不良份子。

自小，丁大毛就聰明伶俐，領悟力强，丁傲當然開心不已，打算把全身武學傾囊相授，要兒子成爲自己在江湖上的接班人。

但丁傲失望了，因丁大毛根本不喜歡習武，原因只有一個——怕吃苦，他只愛玩耍，天天不知往那裡跑，玩到蓬頭垢面，肚子雷响才回家。

對這個兒子，丁傲一點辦法也沒有，只望他不會成爲不良份子便於願足矣。

丁大毛自幼不學無術，學就一副詭計多端，丁傲唯一感到安慰的，就是他到底本性善良，至今仍未算不良份子，充其量只是個一事無成，毫不長進的傢伙。

* * *

錢明威亦是一個身懷上乘武功，名頭响噹噹的人物。

與丁傲一樣，錢明威亦是「虎父出犬子」。

錢明威的犬子就是錢十郎。

錢明威教了兒子十多年武功，可這錢十郎却是蠢鈍之極，他除了天生神力和出手快捷之外，武功成就只可以用四字形容——一塌糊塗。

錢明威想破腦袋也不明白，自己從小就聰明過人，對武學領悟力亦强，何以自己的後代却是如此極端，而且外表只似一頭蠻牛？

錢明威只好認命。

錢十郎最喜歡與丁大毛在一起，且凡事皆以丁大毛爲馬首是瞻，丁大毛就算說月亮是四方的，錢十郎就不會說圓的。

丁大毛出了名的古靈精怪，且不學武術，錢明威怎放心單純的兒子與他爲伍？但最後，錢明威却變成最放心兒子與丁大毛爲伍，因爲只有跟丁大毛一起，單純而又老實的錢十郎才不會吃虧人前。

* * *

一年多之前，江湖上忽然平地一聲雷冒出一個只有二十多歲的高手——孟傾城。

孟傾城就是揚州城「名劍莊」掌門人唐委的弟子，短短的日子，他的名字紅透南北，很受年輕人崇拜。

丁大毛覺得，受人崇拜實在是一件很過癮的事，所以忽然立志學武，他日學有所成之後，就學孟傾城行俠仗義，也受人崇拜一番，過癮過癮一下。

正是良禽擇木而棲，要學武，當然要找個好師父。

唐委既然能調教出孟傾城這個出類拔萃的弟子，順理成章地成爲丁大毛心目中的師父。

丁大毛決定到揚州去見唐委，要他收己爲徒，錢十郎竟然十分支持。

* * *

身上忽然有錢，且是赢回來的橫財，當然要好好享受一下。

丁大毛絕不會待薄自己，亦不待薄錢十郎，他在許長勝身上赢了一筆錢，又擺脫了那討厭的老人，便一溜烟的跑到一家高等食館，好好享受一番。

丁大毛在酒樓坐下後，便點了山珍海味，還有一罎上等美酒。

兩個只有十來歲的小伙子，倒是豪氣干雲，引來酒樓不少食客的注目，尤其丁大毛胸前掛着那塊手掌般大小的金牌，則更爲矚目了。

在另一邊的座頭，坐有四個身形高大，樣子兇惡的大漢最爲留意丁、錢二人。

飽餐一頓之後，丁大毛結了帳，便與錢十郎挺着肚子，叨着牙簽離開酒樓，那丁大毛還邊行邊搖着手中摺扇，一副意氣風發的樣子。

街上人來人往，好不熱鬧，丁大毛天生愛熱鬧，專往人多的地方鑽，那傻頭傻腦的錢十郎則一路跟在他身後。

行不多時，身後忽然傳來一陣哄聲，二人回頭一看，只見街上行人紛紛走避，人人唯恐遭殃的樣子。

丁、錢二人看個清楚，原來有四個手持長劍的大漢在人叢中急步而行，好似在追趕甚麼人似的。

這四個大漢，就是在酒樓一直留意丁、錢二人的四個大漢。

二人見對方匆忙而行，與大部份行人一樣紛紛讓路。

四名大漢迅速趨到丁、錢二人身旁，隨即把二人圍住。

丁大毛萬料不到他們的目標是自己，爲之詫異。

四名大漢圍住丁、錢二人後，目光都投在丁大毛胸前的金牌上。

丁大毛還未留意他們的目光，鎮定道：「幾位壯士，你們好似找錯了人。」

其中一個樣子冰冷的大漢冷聲道：「我們沒有找錯人。」

錢十郎按捺不住，瞪大雙眼瞪住對方四人，粗聲道：「你們想怎

樣？」

那冰冷大漢望着丁大毛胸前的金牌，仍舊語調冰冷道：「把金牌留下。」

丁大毛道：「攔途截劫？」

另一兇惡大漢道：「對！」

錢十郎對丁大毛道：「我早對你說過，財不可露眼了。」

丁大毛笑道：「戰利品嘛，當然要帶出來過癮一下了。」

冰冷大漢不耐煩，語氣更冷道：「快把金牌留下，否則休怪不客氣。」

丁大毛笑道：「許大爺輸了家傳之寶，心有不甘，所以命你們搶回去，是不？」

冰冷大漢道：「甚麼許大爺？想保小命的話，乖乖把金牌留下吧。」

一副牛脾氣的錢十郎踏步上前，怒叫道：「沒那麼容易，要打架祇管放馬過來吧。」

四名大漢大怒，正想動手，丁大毛忙叫道：「且慢！」

大漢們果然停了手，那冰冷大漢泛出一絲奸笑，道：「倒算你知機。」

丁大毛笑道：「區區一面金牌，算得甚麼？」邊說邊把金牌除下。

四名大漢一臉得意。

丁大毛已把金牌除下，向大漢們道：「拿去吧。」說着把金牌往前面猛力擲出老遠。

大漢們見他擲出金牌，慌忙轉身去接在空中的金牌，與此同時，丁大毛拉着錢十郎的手，叫聲「走」，便快步而去。

錢十郎本不甘心金牌雙手奉送他人，但丁大毛叫他走，必有原因，也祇好跟着他快步而走。

四名大漢快步走到金牌墮地處，一看原來祇是一塊石頭，心知上當，大怒，忙折回頭，從後追趕丁、錢二人。

丁大毛用計引開四名大漢，隨即覓路而逃，奔走間，把金牌出示給錢十郎看，錢十郎方知他用計引開對方。

二人以爲已擺脫對方了，但奔走了一會，回頭一看，祇見四名大漢怒氣衝天從後追了上來，登時暗吃一驚。

二人走得快，但四名大漢輕功底子不弱，迅即把二人迎頭趕上，再度把二人圍住，那冰冷大漢臉容可怖，道：「敬酒不吃吃罰酒？」

丁大毛見對方已拔出利劍，大有隨時殺過來之勢，知道情勢不妙，錢十郎擺起架式，叫道：「大毛，你站在一旁，讓我對付他們。」

丁大毛明知錢十郎難以應付對方四人，但一副不離不棄之態，慨然道：「好，我們一起對付他們。」手中緊握摺扇，擺出一副會家子之勢。

冰冷大漢殺氣騰騰，叫道：「給我殺！」話音一落，四人一同握劍殺了上去，錢十郎勇者無懼，隨即握着雙拳迎敵，丁大毛則暗叫「我命休矣。」

四名大漢迅速殺至，就在此時，一條人影忽然從天而降，尚未看清楚此人，祇見來者一手推開丁、錢二人，然後耍起雙掌，迎向四名大漢。

丁、錢二人見此變故，向來人一看，此人原來就是那個要丁大毛拜他爲師的老人。

老人舞起雙掌，有如穿花蝴蝶，穿插在四名大漢的四把利劍之間，招數極之飄忽。

四名大漢見有架樑出現，也毫不客氣，四柄長劍一齊攻向老人。

老人赤手空拳，身手極之靈活，四柄長劍圍攻他，非但沾不上他分毫，交手了一會，四名大漢更被老人雙掌逼得節節後退。

錢十郎見了老人之武功，頓時看得呆住了。

丁大毛也很欣賞這老人的武功。

四名大漢圍攻老人，先是不把他放在心上，交手數招，方知這老人是高手，隨即不敢輕敵，於是四柄利劍出招更是狠辣。

老人雖是赤手空拳，但毫不慌亂，當下舞起雙掌，穿插於四劍之間，見招拆招。

大漢們見他招數越加飄忽，亦看不清他招數從何而來，且見他談笑用兵一樣，也不由心裏發毛。

在旁觀戰的丁大毛與錢十郎見了老人武功如此高深，也看得癡了，錢十郎一臉敬佩之色，道：「這前輩原來是世外高人。」

丁大毛夢囈般道：「的確是高手。」

錢十郎道：「他武功如此高强，拜他爲師也不錯呀。」

戰陣中，忽然爆出四下蓬響，丁、錢二人一看，祇見四名圍攻者胸前各吃了老人一掌，接着口中噴出鮮血飛出丈外。

丁、錢二人看得目瞪口呆。

四名大漢中掌倒地，隨即彈了起身，但已不敢再向老人動手。

冰冷大漢恨意極深，雙眼如要噴出火來，惡瞪住老人，道：「你是誰，竟敢跟我們名劍莊過不去？」

丁大毛詫道：「他們是名劍莊的人？」

老人神態自若，笑道：「好說，我就是東方快刀。」

四名大漢臉色微變，齊聲脫口道：「東方快刀？」

老人東方快刀道：「對！」

在一旁的錢十郎也詫道：「他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東方快刀，東方前輩？」露出一臉敬佩之色。

四名大漢似乎對東方快刀也甚敬畏，那冰冷大漢道：「東方前輩，這是我們名劍莊的事，請你莫插手。」

丁大毛見東方快刀武功了得，更無懼那四名大漢，大踏步上前，站在東方快刀身邊，打開摺扇，一副趾高氣揚望着冰冷大漢，道：「以多欺少，你竟厚顏叫東方前輩不要插手？」

錢十郎也接口道：「這叫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說着，見東方快刀身上無兵器，皺眉望着東方快刀，道：「你好似沒有刀。」

東方快刀笑道：「快刀祇是我的名字，對付這種脚色，何需用刀？」

丁大毛冷眼望着四名大漢，不屑地道：「名劍莊在揚州是名門正派，怎會有你們這種弟子？你們敢情是冒充的了。」

冰冷大漢不理丁大毛，對東方快刀道：「東方前輩，你是否一定插手這件事？」

東方快刀微笑點頭，道：「那還用說？」

冰冷大漢臉上肌肉跳動，道：「那你就走着瞧吧。」說完掉頭便走，其餘三人亦憤然跟着離去。

丁大毛一臉有恃無恐，喝道：「等一等。」

四名大漢怒極回頭，惡瞪住丁大毛。

丁大毛毫不把他們放在眼內，神色自得地搖着摺扇，道：「有種的，報上名來。」

東方快刀很滿意丁大毛的囂張表現。

冰冷大漢冷冷地道：「我叫冷烟飛，臭小子，好好記住了。」

丁大毛俏皮一笑，道：「原來是冷老兄，其餘三位老兄如何稱呼？」

一個樣子最是兇惡，貌似粗人的粗聲道：「大爺就是王八里。」

丁大毛忍不住笑道：「原來閣下是王八……里大爺。」

王八里怒得頂上冒烟。

另一個蛇頭鼠目，唇上長有兩撇鬍子的，也道：「老子就是丘別離。」

丁大毛嬉皮笑臉着，道：「丘老兄。」

最後一個樣子雖惡，但却顯得很深沉，也道：「李一鳴。」

丁大毛又微笑道：「李老兄。」

四人報了姓名後，狠狠瞪了東方快刀一眼，不約而同的掉頭便走。

丁大毛望着四人背影，高叫道：「少爺名叫丁大毛，你們也要好好記住。」

錢十郎也叫道：「還有我錢十郎。」

冷烟飛等人已漸走漸遠。

東方快刀忽然很不高興的瞪着丁大毛。

丁大毛也瞪着他。

二人互瞪着，頗有僵持之態。

錢十郎在抓頭皮。

二人互瞪一會，東方快刀終開口不悅地道：「你這混帳的小子。」

丁大毛不服氣地道：「我如何混帳？」

東方快刀道：「爲甚麼一走了之？」

丁大毛道：「不走更待何時？」

東方快刀氣道：「是不是想把我氣死？」

丁大毛直截了當，道：「是！」

東方快刀一怔，道：「你不當我是師父？」

丁大毛道：「不當，以後也不當。」

東方快刀一愕，心道：「剛才露了那一手，以爲這小子刮目相看了，想不到仍這麼口硬。」

錢十郎忙道：「大毛，東方前輩武功如此了得，爲甚麼不拜他爲師？」

東方快刀忙道：「他說得對。」

丁大毛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道：「他怎會武功高强？普通脚色罷了。」

東方快刀又愕然，又失望，氣道：「你竟說我是普通脚色？」

丁大毛道：「可能比普通脚色還不如。」

東方快刀更氣。

錢十郎道：「你眞有眼不識那個……那個……甚麼山的，你不拜東方前輩爲師，我拜。」說完竟在東方快刀跟前跪下。

東方快刀皺眉道：「你幹甚麼？」

錢十郎道：「拜師。」

東方快刀正色道：「誰收你爲徒？快起來。」

錢十郎不起來。

東方快刀不理他，轉而望着丁大毛，道：「你爲甚麼老是不喜歡拜我爲師？」

丁大毛道：「你打敗唐委了沒有？」

「沒有。」

「那你說甚麼廢話！」

「廢話？」

「是不是我打敗唐委之後，你就拜我爲師？」

「到時才考慮。」

「好，一言爲定。」

錢十郎仍跪着。

丁大毛望着他：「起來。」

錢十郎果然很聽話。

錢十郎道：「好。」二人往前走。

東方快刀跟着。

丁大毛很不高興，道：「爲甚麼老跟着我們？」

東方快刀道：「你們不是去揚州嗎？」

丁大毛道：「你是你，我們是我們。」

東方快刀道：「我非跟着你們不可。」

丁大毛忽對錢十郎道：「十郎，跪下拜師。」

錢十郎馬上在東方快刀跟前跪下。

東方快刀道：「我說過不收你爲徒，你還跪甚麼？」

丁大毛道：「你不收他爲徒，他就長跪不起。」

東方快刀道：「是不是我收他爲徒，你就拜我爲師？」

丁大毛道：「不是。」

東方快刀道：「既是如此，我爲甚麼收他爲徒？」

丁大毛道：「你不收他，他會永遠跪在這裡，絕不走開。」

東方快刀道：「我不信他有這份能耐。」

丁大毛不說話。

錢十郎仍跪着。

東方快刀愛理不理。

過了一會，東方快刀道：「你眞的長跪不起？」

丁大毛道：「他會永遠跪在這裡。」

「我問他，不是問你。」

「我代他答。」

東方快刀一副不耐煩的樣子，望着錢十郎道：「小子，你就長跪吧，我就不信你不起來。」說完掉頭就走。

東方快刀神氣活現大踏步前行，邊行邊道：「我就不信這小子永遠跪在那裡。」

再行一會，回頭一望，不望尤可，一望之下，大叫失策，知道又上了丁大毛的當，又被他擺脫了。

丁大毛與錢十郎已不知所踪。

贏回金牌　遭惹禍殃

官道上塵土飛揚。

丁大毛與錢十郎踏上往揚州之路，兩個小伙子一路上都興高采烈。

丁大毛那面金牌雖惹起別人的搶奪，但仍掛在胸前，錢十郎勸他錢財莫露眼，但他總是喜歡炫耀。

行不多時，身後忽然傳來急速的馬蹄聲，二人扭頭一看，祇見身後遠處有四騎人馬快速奔馳，馬蹄翻飛之下，捲起大量塵土。

丁、錢二人不以爲意，繼續前行。

馬蹄聲由遠而近，四騎人馬已馳近二人。

丁、錢二人仍繼續前行。

四騎已越過二人，就在此時，騎者忽然勒停了馬匹，並不約而同的飛身下了馬，同時攔住二人去路。

二人抬頭一望，對方四人赫然是冷烟飛、王八里、丘別離及李一鳴四人。

丁、錢二人暗叫不妙，但臉無懼色。

冷烟飛臉容冰冷如舊，狠狠瞪住二人。

王八里惡瞪住二人，叫道：「臭小子，沒有東方老鬼，教你插翅難飛。」

不愛說話的李一鳴也開口了，陰沉的道：「把金牌留下，可免死得痛苦。」

丁大毛天生天不怕、地不怕，面對四個惡人仍無懼色，錢十郎爲人老實，也不知天高地厚，同樣不爲面前形勢所嚇倒。

但他們的確形勢不妙。

丁大毛連忙把胸前的金牌除下，並收在懷中，望着對方，道：「想强搶，沒那麼容易。」

冷烟飛臉色一沉，道：「搶！」

四人正想一湧而上，錢十郎已擺起架式，準備迎戰，丁大毛忽然叫道：「慢着！」

冷烟飛等果然停了下來，四雙眼睛都好似野獸見了獵狗一樣，緊緊盯着丁、錢二人。

樣子猥瑣的丘別離道：「你還有甚麼遺言？」

丁大毛打開扇子，一派輕鬆，道：「想搶金牌，打贏我們再說吧！」

冷烟飛等人幾乎笑了出來，李一鳴不屑地道：「殺你們，簡直比踏死一隻螞蟻還容易。」

丁大毛笑道：「祇怕未必。」

王八里叫道：「既然你在茅厠裡點燈——找死，那我們就成全你吧！」

丁大毛道：「廢話少說，放馬過來吧，四把劍齊上也不怕你。」

錢十郎已作好了準備。

衝動的王八里已按捺不住，「錚」的一聲拔出長劍，正要殺向目中無人的丁大毛，冷烟飛却喝叫道：「等一下。」

王八里雖氣，也停了手，望着冷烟飛，不憤地道：「師兄，還等甚麼？宰了這小子才拿金牌吧！」

冷烟飛道：「對付兩個黃毛小子，我們四兄弟一齊動手，豈非有損我們名劍莊的威名？」

丁大毛呵呵笑道：「既然不想以多欺少，就一對一吧，我派我兄弟空手對付你們的長劍。」

冷烟飛心頭有氣，向丘別離道

:「丘師弟，你就空手向這位小兄弟討教幾招吧！」

丘別離早已難忍，便把佩劍交由李一鳴保管，然後踏步行到錢十郎面前。

錢十郎不知自己武功奇差，祇恃住力大如牛和拳快如風，早已作好迎戰準備，見丘別離已踏步而前，氣定神閒地道：「放馬過來吧！」

丘別離怒極，大叫一聲，握着雙拳，正要殺向錢十郎，丁大毛忽然叫道：「等一等！」

丘別離氣極望着他，怒道：「你想怎樣？」

丁大毛不理他，望着冷烟飛三人道：「你們個個有武器在手，李老兄還手握雙劍，我恐怕丘老兄不敵我這位兄弟時，你們會四劍齊出圍攻我兄弟，這頗爲不公平，是嗎？」

冷烟飛氣道：「你想怎樣？」

丁大毛道：「爲表示公平，我要你們把四把劍丟下。」

王八里怒叫道：「臭小子，死到臨頭還在强撐甚麼？」

丁大毛道：「莫非你們眞的打算以四劍暗算我們？」

王八里道：「對付你這兩個臭小子又何需用劍？四劍齊出，又能說甚麼暗算？」

冷烟飛冷聲道：「就讓你死得瞑目吧。」說完率先把劍丟下，其餘二人亦把劍丟下了。

丁大毛很滿意地點了點頭。

丘別離已不耐煩，喝叫一聲，便握拳攻向錢十郎。

錢十郎見他雙拳攻來，他的一貫打法就是硬拚，雙方甫一交手，丘別離的橋手被他硬生生震開了。

丘別離並非尋常脚色，知道面前的錢十郎除了一股蠻勁之外，他的蠻勁算不上是武功，當下不與之硬拚，改爲以柔尅剛的手法對付。

冷烟飛等人六隻眼睛都注視着二人交手。

丁大毛見他們都不留意自己，忽然蹲下身，並在地上抓起兩撮泥沙，站起身，冷不防地以手上泥沙撒向觀戰中三人的眼睛。

三人不虞有詐，冷不防備之下，三人六隻眼睛都被大量泥沙撒個正着，一時間不能視物。

丁大毛一擊得手，同一時間再矮下身，再抓起兩撮泥沙，又第一時間以泥沙撒向瞪大雙眼，欲向錢十郎進攻的丘別離雙眼。

丘別離也着了道兒。

四個人的眼睛都吃了不少泥沙，都不能視物，丁大毛迅速在地上拾起四柄長劍，把其中兩柄拋向錢十郎，並叫道：「十郎，接劍！」

錢十郎把雙劍接在手中。

丁大毛「錚錚」兩聲拔出雙劍，並走到冷烟飛四人臉前，叫道：「全都別動，否則不客氣。」

冷烟飛四人氣炸了心肺，聽了長劍出鞘之聲，果然都不敢動。

丁大毛開心得難以形容，冰冷的雙劍抵在冷烟飛和王八里的臉上，笑道：「想不到你們會栽在我丁大毛手裡。」

王八里恨得咬牙切齒，道：「你竟以下三濫手段暗算我們？」

丁大毛哈哈笑道：「對付你這些下三濫之徒，祇好借助下三濫手段了。」

錢十郎道：「大毛，如何處置他們？」

丁大毛道：「少爺今天心情特佳，否則把他們全都殺了，就留些記號給他們算啦！」

錢十郎道：「甚麼記號？」

丁大毛在他耳邊說了一句話。

錢十郎稱妙。

丁大毛等人雙目不能視物，又知丁、錢二人各有雙劍在手，全都不敢動彈，站着任由擺佈。

稍刻，四人都覺臉上一陣劇痛，但仍不敢動彈。

原來四人都被丁、錢二人以劍尖在臉上各劃了個十字。

這就是丁大毛口中所說的記號。

丁大毛樂極，大笑道：「四位老兄，多謝你們贈劍贈馬。」並對錢十郎道：「兄弟，走！」

二人便向冷烟飛等人的四匹馬走去，然後各騎上一匹馬，接着丁大毛把其餘兩匹馬驅到老遠，然後把雙劍插在背後，再向四人道：「四位老兄，後會有期。」便策馬而去。

四人聽了馬蹄聲，知丁、錢二人已遠去，祇恨得牙癢癢的，那王八里更是暴跳如雷，向馬蹄聲方向叫道：「臭小子，下次若碰在我手上，我非把你們剁成肉醬不可。」

丁大毛聞說，發出狂笑，狂笑聲中揚長而去。

* * *

道上塵土不絕。

丁大毛與錢十郎騎着馬一口氣奔走了數十里路，知道冷烟飛等人要追也追不上了，這才停了下來。

兩人背後各插着兩柄長劍，看上去則更神氣。

二人放慢坐騎而行。

錢十郎望着丁大毛，道：「你爲甚麼不讓我跟那姓丘的打一架，讓我教訓他？」

丁大毛道：「你怎會是他對手呢？打下去，恐怕你和我都會小命不保。」

錢十郎責道：「都是你闖的禍，我早就叫你財不可露眼了。」

丁大毛沉吟道：「有古怪。」

錢十郎奇道：「甚麼古怪？」

「古怪有二。」

「說來聽聽。」

「他們自稱是名劍莊的人，名劍莊是名門正派，掌門人唐委在揚州武林德高望重，更是現任揚州武林盟主，但門下怎會有冷烟飛這種弟子？」

「還有甚麼古怪？」

「那面金牌。」

「哦！」

「他們對金牌似是志在必得。」

「這金牌能值多少錢？」

「他們搶金牌，不是爲了金牌的價值。」

「那是爲甚麼？」

「金牌的意義。」

「我不明白。」

「這面金牌一定大有來歷。」

「我還是不明白。」

「所以我要弄明白。」

「如何弄明白？」

「所以我更要去揚州。」

「我們本來就要去揚州的。」

「你說得對。」

* * *

丁大毛與錢十郎騎着馬，在道上走了一天，次天中午，終抵達揚州城西郊。

二人進入城中，向路人問明「名劍莊」所在，原來「名劍莊」就坐落西城邊，便逕自策馬而去。

行不多時，進入一條環境幽靜的街道，再行一會，果見一座面積廣大的四合院，院前門樓有一牌匾，上書「名劍莊」四個龍飛鳳舞的金漆大字，甚是觸目。

二人把馬匹停在門前。

錢十郎驚嘆道：「這房子好有氣派啊！」

丁大毛道：「這個當然，堂堂一個門派，豈能馬虎？」

錢十郎道：「還等甚麼？快進去拜見唐掌門，馬上行拜師之禮吧。」

丁大毛道：「貿然進去，唐委怎會如此輕易收我爲徒？」

「那如何是好？」

「非想個萬全之策不可。」

「拜師也要想辦法？」

「你以爲你爹教你武功如此簡單嗎？」

錢十郎只好住口。

丁大毛在想辦法。

此時，大宅前院大門忽然徐徐打開。

丁大毛很留意。

一個中年婦人和一個約莫十五六歲的少女行了出來。

丁大毛看個清楚，只見此婦人四十多歲年紀，樣子也甚好看，且斯文大方，外表也甚賢淑。

那少女樣子相當漂亮，身段修長，膚色白裡透紅，外表甚是溫柔，行路姿態也甚得體，是個人見人愛的小美人兒。

婦人與少女有幾分相似，該是母女關係居多。

母女二人行出大宅後，大門隨即關上，母女二人則向另一邊行去了。

丁大毛在微笑着。

錢十郎不明他笑甚麼？

丁大毛道：「她們從名劍莊行出來，該是唐委的家人，若果沒有猜錯，她們敢情是唐委的妻子和女兒。」

錢十郎道：「那一個是唐委的妻子？那一個是女兒？」

丁大毛沒好氣的望了他一眼，然後望着那對母女的背影，喃喃地道：「看她們的脚步，應該不懂武功。」

錢十郎道：「這又如何？」

丁大毛道：「這表示事情簡單得多了。」

* * *

那婦人和少女約莫行了一頓飯時間，來到一間廟宇，接着進入廟內。

母女二人原來入廟進香。

又約莫過了一頓飯時間，母女二人從廟內行了出來，再由原路回家。

行不多時，來到另一條幽靜的街道，已離「名劍莊」不遠。

就在此時，街道暗角處忽然閃出三個樣子兇惡的大漢，並攔在母女面前發出淫笑。

母女二人大吃一驚。

三名大漢目不轉睛地盯着那漂亮少女，三人都露出一副淫相，甚至口水也流下了。

這三個實在是不折不扣的淫賊。

少女見了他們的淫相，嚇得連忙躲在婦人身後。

婦人雖驚，但很鎮定，對三個淫賊道：「你們想怎樣？」

三個淫賊大笑，其中一人道：「我們想怎樣？見了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我們還想怎樣？」

第二人道：「我們要强姦這個美人兒。」

第三人接口道：「是先姦後殺。」

母女二人驚怕得面無人色。

婦人護着女兒，語氣帶着哀求，道：「我們是名劍莊的人。」

三個淫賊口水流得更急，笑聲也更得意，第一人道：「名劍莊算是甚麼？」

婦人見他們連名劍莊也不怕，更嚇得手足無措，那柔弱少女更嚇得哭成梨花帶雨。

三個淫賊也不打話，動作一致的向少女撲前，三人捉着少女雙手，連拖帶扯的强拉着。

少女無助的大叫。

淫賊掩住少女的口。

婦人哭得滿臉淚水，向淫賊苦苦哀求。

三名淫賊不理她，正要拉着少女離開。

就在此時，街道另一邊忽有人怒叫道：「大膽淫賊，給我住手！」

淫賊們循聲望去，只見不遠處站着兩個人。

兩人背上都各插着雙劍。

他們就是丁大毛和錢十郎，剛才一叫，是丁大毛發出的。

淫賊見有人出現，果然放下那少女，並狠狠瞪住丁、錢二人。

丁、錢二人慢慢向淫賊行前。

少女脫身後，慌忙倒在婦人懷中，驚魂尚且未定，還哭個不停。

婦人加以安慰，見有了援手，心中稍定。

三名淫賊怒瞪住丁、錢二人，其中一人怒道：「臭小子，破壞我們好事，讓我先宰了你。」

丁大毛怒道：「光天化日，强搶良家婦女，本俠士實在看不過眼也。」

三名淫賊也不打話，縱身一跳，便把丁、錢二人圍住。

丁大毛一副不把他們放在眼內之態，對錢十郎道：「兄弟，站在一旁，讓我擒下這幾個淫賊。」

錢十郎說聲「好」，便退下站在一旁。

母女二人很替丁大毛擔心，婦人一面關切地道：「俠士小心！」

三名淫賊大叫一聲，便向丁大毛撲上前，當下丁大毛赤手空拳應付三名個子比他高出一個頭的淫賊。

丁大毛不慌不忙，看準來勢，向其中一人胸前重重踢了一腳，另一人面門吃了他重重一拳，牙血和着鼻血流了出來，再一個轉身，一拳轟向另一人的胸膛。

一經交手，三人被他打得後退幾步。

母女二人這時才大大的放心。

三名淫賊被打退後，吼叫一聲，又一湧而上，當下丁大毛拳脚齊施，三個淫賊竟然近不了身，全都被他打個落花流水。

不消一刻，三人被丁大毛打得倒在地上，丁大毛毫不放鬆，大叫一聲，向三人倒地處衝過去。

三名淫賊見他神勇，嚇得慌忙起身，然後走得急急如喪家之犬。

丁大毛從後追了上去。

三名淫賊見他追來，走得更加慌忙。

婦人向追去的丁大毛叫道：「俠士，別追啦！」

丁大毛叫道：「我非把他們擒下不可。」說着向前窮追。

雙方一追一逐間，轉入另一條街道，三名淫賊進一條橫巷，丁大毛也追了進去。

雙方進入橫巷，走在前頭的三名淫賊忽然停了下來。

丁大毛也慢了下來，面帶笑容一步步行向三人，笑道：「三位老兄做得很好。」說着從懷中摸出一錠銀兩，向前一拋，道：「去吧。」

三人並不接住銀兩，同時怒瞪住丁大毛。

丁大毛奇道：「甚麼事？」

其中一人怒道：「臭小子，替你演戲，對方原來竟是名劍莊的人。」

另二人接口道：「名劍莊你也敢惹，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們？」

第三人也怒道：「事先說明演戲罷了，你竟出重手打我們？」

丁大毛笑道：「不出重手，如何演得逼眞？」

第一人道：「戲演完了，我要求三倍價錢。」

丁大毛道：「爲甚麼？」

那人道：「一份是我們應得的，第二份是因爲對像是名劍莊的人，第三份則是你出重手打我們的賠償。」

丁大毛道：「說明三兩就是三兩。」

那人沉着臉道：「九兩銀，你給不給？」

丁大毛甚是强硬，道：「不給。」

三大漢怒了，不約而同一衝而前，丁大毛想逃，但來不及，已被三大漢捉住。

丁大毛那來氣力反抗，掙扎了一會，身上的金牌露了出來。

大漢們見了金牌，瞳孔登時放大，其中一人一手把金牌搶去，並收入懷中。

那雙母女見丁大毛從後追趕淫賊，有點不放心，也從後快步跟了上去。

錢十郎好整以暇，他猜想丁大毛已付了錢打發三個「淫賊」走了，便踏着輕鬆脚步跟着母女二人。

三人轉出大街，不見丁大毛，行經橫巷，向內一望，三人登時大吃一驚。

祇見丁大毛衣衫破爛倒在地上。

錢十郎一個箭步衝前，把丁大毛抱起。

祇見丁大毛鼻腫臉靑，牙血鼻血流了滿臉，且滿身傷痕，身邊掉着兩柄已出鞘的長劍。

丁大毛明顯不敵時拔劍，但尚未使用，雙劍被打掉，最後被打至不似人形。

錢十郎幾乎認不出他的樣子。

婦人與少女實在不明，丁大毛剛才獨力對付三名淫賊，且赤手空拳，當時顯得神勇之極，何以轉迅間却被打至身受重傷倒地不起？

錢十郎也百思不得其解。

丁大毛當然心中有數。

* * *

丁大毛終於「如願以償」進入了名劍莊，但並非雙脚走進去，而是被數名「名劍莊」弟子抬進去。

他的代價就是身受重傷，代價可謂不輕，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他「冒死」相救婦人與少女，當然得到無盡感激，而且得到週全的醫治。

他被抬進名劍莊時，已陷半昏迷狀態，經過小心照料之後，終於清醒過來。

他睜開雙眼，祇見床邊站着四個人。

他們就是那雙母女，錢十郎，還有一個五十歲左右的中年人。

祇見這中年人身形高大，十分壯健，樣子不怒自威。

丁大毛第一眼見了這中年人，猜想他必是名劍莊掌門人唐委無疑了。

四個人伴在丁大毛床邊，見他醒來，頓時雀躍不已，錢十郎開心得落下眼淚，喜道：「你未死？」

丁大毛笑道：「閻王爺把我趕回來了。」稍一移動身子，但覺全身痛楚，但强忍着。

那中年人喜道：「大毛，你終於醒了，那實在太好啦！」

丁大毛望着中年人，道：「你怎知我叫大毛？」

中年人微笑道：「十郎告訴我的，你不介意我直呼你名字吧？」

丁大毛笑道：「你直呼我名字，我開心還來不及呢。」

婦人一面寬慰道：「大毛公子，你就靜心在此休息吧！」

丁大毛點點頭，轉而望着中年人，道：「這裏是甚麼地方？」他明知故問。

中年人道：「這裏是名劍莊。」

丁大毛猜想他是掌門人唐委無疑，但仍問道：「前輩如何稱呼？」

中年人一臉親切笑容，道：「我就是名劍莊掌門人，名叫程浩。」指住那婦人道：「這是我夫人。」再指住那少女，續道：「這是小女小靜，幸得大毛冒死相救，否則小女後果不堪設想，大恩大德，端的不知如何相報。」

丁大毛聽了中年人自我介紹後，登時愕住了，之後的話全聽不見似的。

因中年人名叫程浩，丁大毛感到奇怪，名劍莊掌門人明明是唐委，但怎會是程浩？

丁大毛但覺事情透着古怪，頓陷入沉思之境。

程浩祇道他傷後精神不佳，並不以爲意，又道：「大毛，我有一事不明白。」

丁大毛一定神，道：「甚麼事？」

程浩道：「大毛與十郎手中何以握着本門其中四名弟子的佩劍？」

丁大毛不答，心道：「冷烟飛這四個人果然是名劍莊弟子，名劍莊大名鼎鼎，怎會有這種弟子？掌門人怎會不是唐委，而是程浩？莫非當中另有古怪？」

他想得入了神，程浩又以爲他精神欠佳，也不追問，祇好道：「大毛，你好好休息吧，我也不打擾你了，待你的傷好了之後，我們再慢慢細談吧。」

丁大毛點了點頭。

程浩與妻女離開房間，那少女程小靜臨行前以關懷目光望着丁大毛，眼神還有點不捨。

房中祇留下錢十郎陪伴丁大毛。

丁大毛又陷入沉思。

錢十郎望着丁大毛，道：「那個掌門人問了我很多問題，我沒有答他，叫他問你，大毛，我這樣做對嗎？」

丁大毛好似聽不見。

程浩一家人對大毛眞的感激得幾乎涕淚交流，門下一衆弟子更對丁大毛尊敬之極。

正因如此，丁大毛與錢十郎在名劍莊受到熱烈的招待。

他們被安排住在一間極之華麗的房子，還有幾名下人貼身侍候他們。

他們有生之年也未嘗過如此享受。

丁大毛頻叫過癮。

休養了幾天，天生賤骨頭的丁大毛傷勢已漸康復，本來不似人形的一張臉也回復舊觀。

程小靜每天以「感謝」爲由，天天往丁大毛的房間探望。

當她見丁大毛的容貌回復舊觀，終看清他的廬山眞貌，原來樣子也長得不差，少女情懷的程小靜不由被他吸引住，再加上這丁大毛本就油腔滑調，天天在程小靜面前廢話連篇，肉麻當有趣一番，引得平日少與外界接觸的程小靜開心到不得了。

程小靜祇要一天不見丁大毛，就好似茫然若有所失一樣，與不拘小節的丁大毛相處了數天，已去了少女的矜持，天天主動上門。

丁大毛也很樂意與她相處，因爲祇有她才會相信他的連篇謬論。

雖在名劍莊有說不盡的享受，但丁大毛怎有耐性每天呆在一個地方？若不是程小靜能給他帶來開心，早在可以稍爲下床走動時跑到老遠去了。

這天終忍不住，非到外頭走動一下不可了，順道打探一下唐委的

下落和個中原因。

錢十郎當然毫無異議。

正當丁大毛把房門打開，程小靜又自動找上門來了。

程小靜見他們想外出，永遠溫柔的她柔聲道：「你們往那裏去？」她的容貌與溫柔的聲音，足可以溶化大部份男人，尤其多情的少年。

但她從來溶化不了丁大毛，不解溫柔的錢十郎則更不堪提。

丁大毛道：「天天呆在家裏悶死啦，出去活動活動一下，舒展筋骨嘛。」

程小靜略帶羞怯，喜道：「好啊，我們一起出去吧！」

錢十郎道：「你不怕又碰上淫賊？」

程小靜道：「怕甚麼？大毛哥可以保護我。」

丁大毛顯得很神氣，豈料錢十郎道：「大毛自身也難保呀！」

丁大毛很沒趣。

程小靜道：「大毛哥一個人赤手空拳打敗了三個大個子，你是親眼看見的。」

錢十郎道：「但後來他又被那三個大個子打至不似人形，你也是親眼看見的。」

丁大毛忙道：「他們三十個人打我，我當然不是對手。」

錢十郎皺眉道：「三十個人？」

丁大毛道：「他們有同黨。」

錢十郎道：「你不是說你不肯付三倍價錢，所以他們揍你嗎？」

丁大毛望着程小靜，笑道：「你明白他說甚麼嗎？」

程小靜搖頭。

丁大毛道：「程小姐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你更加不明白了。」

錢十郎眞的不明白。

程小靜相信丁大毛眞能以一敵三，所以和他外出很有安全感。

負責服侍丁、錢二人的四個下人知他們要外出，也表示要貼身跟着他們。但丁大毛把他們支使開了。

當下，三人喜孜孜的離開丁大毛居所，再經過長廊，行經後園，這是名劍莊衆弟子的練武場地。

丁大毛聽到練武的聲音，好奇地循聲向後園走去。

放眼望去，練武場中，見一人赤裸上身，露出一身結實的肌肉，正在揮拳踢腿，練得滿身大汗，其餘弟子則分立兩旁，注視着這人在練拳。

祇見此人約莫廿歲，身材相當健碩，樣子有點冷傲。

此人拳脚相當凌厲，身手也相當敏捷，拳脚功夫揮灑自如，且出手也相當快速。

祇見他耍完一套凌厲的拳脚功夫之後，縱身一跳，再一個翻身，躍到一個兵器架處，伸手一抄，在架上拔出一柄長劍，再一個翻身落在場中央，身子尚在空中，手中長劍便已揮出。

此人一劍在手，但見劍光撩亂，劍芒四射，週遭也感受到陣陣森森劍氣，劍術相當純熟，身形配合劍法同樣矯若靈蛇，場邊衆人見了，都暗暗稱許，每人的眼神及表情都對此人充滿一份期盼。

丁大毛與錢十郎不由看得痴了，錢十郎忍不住叫道：「這人武功實在不差，了不起。」

丁大毛也由衷的點了點頭。

程小靜好似感到有點光榮。

丁大毛道：「這人叫甚麼名？」

程小靜一臉甜笑，道：「他就是冉少東師哥，爹很疼他的，還說他是本門年輕弟子最出色的一個。」

錢十郎道：「難怪每個人都停下來看他表演了。」

程小靜道：「他不是表演，是加緊練習。」

丁大毛道：「練習？爲甚麼而練習？」

程小靜道：「別打擾他練習，我們出去再慢慢告訴你吧！」

當下，三人步出名劍莊，離開大宅之後，程小靜好似感到格外興奮。

三人邊行邊談，丁大毛扭頭望着程小靜，道：「你還未告訴我，你那冉少東師兄在加緊練習，到底爲的是甚麼？」

程小靜道：「你知不知道，三個月之後，揚州就要選武林盟主？」

丁大毛道：「知道。」

程小靜道：「冉師兄就是代表名劍莊在盟主選舉中比試的，那個門派的代表得到最後勝利，那個門派的掌門人就是應屆盟主。」

「名劍莊爲甚麼派一個如此年輕的作代表？」

「因大會規定，比武是由廿五歲以下的弟子上陣的，我爹就派冉師兄代表本派了。」

「原來如此。」

三人邊行邊說，不覺已行出城外郊野處。

到處風光明媚，丁大毛因傷困了多天，身處郊野，心情則更開朗了。

行得倦了，途經一家路邊茶寮，丁大毛建議坐下稍作休息，再遊山玩水。

三人在茶寮坐下不久，一名青年也在茶寮坐下，並坐在三人不遠處。

丁大毛不由對那青年望多了兩眼，程小靜的目光也被那青年吸引住了。

祇見那青年約莫廿二三歲，手握長劍，穿一身雪白勁裝，相當飄

逸，樣子也甚英俊瀟洒，唯面容却相當冷傲。

茶寮伙計見丁大毛三人向冷傲青年行注目禮，道：「幾位一定很心儀那位哥兒了？」

丁大毛道：「的確儀表不凡。」

伙計道：「你知不知道他是誰？」

丁大毛搖頭。

伙計道：「這哥兒的確不簡單。」說時一臉敬佩之色。

丁大毛道：「他是誰？」

伙計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孟傾城孟少俠。」

丁大毛爲之精神一振，道：「他就是孟傾城？」

伙計道：「是不是不簡單？」

丁大毛笑道：「原來我與我的偶像倒還有點緣份，竟在這裡碰上了。」

伙計作了個微笑，便轉身行開了。

錢十郎目不轉睛的望着孟傾城。

程小靜斜眼望了孟傾城一眼，回頭對丁大毛道：「這人名氣好大，尤其是在揚州城更是無人不識，他果然氣派不凡。」

丁大毛道：「江湖傳說，孟傾城是名劍莊弟子，但你似乎不曾見過他，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程小靜道：「我沒有聽過這個傳說，我們名劍莊那有這麼了不起的人物，且這麼年輕。」

丁大毛眉頭緊皺。

程小靜道：「大毛哥，這傳說你從那裡聽來的？」

丁大毛不答，反問道：「你眞的不認識孟傾城？」

程小靜道：「我怎會認識他？」

丁大毛又問道：「孟傾城眞的不是名劍莊弟子？」

程小靜搖頭。

丁大毛續問道：「你爹眞是名劍莊掌門人？」

「難道還有假？」

「你爹眞的姓程名浩？」

「爲甚麼不眞？」

「你聽過唐委這名字沒有？」

「從沒有聽過。」

丁大毛又陷入沉思，眼光不其然望向孟傾城。

孟傾城臉容冷傲，但一派溫文爾雅的模樣在喝着茶，他見丁大毛一再向自己注目，面容變得更爲冷傲，且帶厭惡之色，就好似能受注目而感到驕傲一樣，但又不屑於向自己行注目禮的人。

丁大毛與他眼光接觸，見了他如此神態，本來一直視他作偶像的，也不由冷却下來了。

錢十郎雖爲人渾噩，也發覺孟傾城目光傲慢及不友善，對丁大毛道：「大毛，你的偶像好似很不喜歡你如此望他。」

丁大毛心中有氣，道：「今天有幸一見，才知他如此驕傲，以後也不盲目崇拜偶像了。」

程小靜微笑道：「大人物嘛，當然有大人物的氣派。」

丁大毛氣道：「甚麼大人物？有甚麼了不起？若處處不受歡迎，做大人物有甚麼意思？」

程小靜道：「但他是青少年的偶像啊，這就証明他大受歡迎了，你不是也視他爲偶像的嗎？」

丁大毛道：「未見他之前，確視他爲偶像，今天見了，就很討厭他，相信大部份青少年見過他之後，也一樣會討厭他。」

孟傾城似乎知道丁大毛三人在談論自己，因此更是目空一切。

丁大毛見了，更是討厭，再不想面對着這目中無人的孟傾城，便付了茶錢正想離開，就在此時，忽有十多支箭自路邊叢林激射而出，直朝孟傾城背心飛射過去。

丁大毛與孟傾城面對面，見狀大吃一驚，想向孟傾城發出警告，但箭如閃電般飛至，已來不及開口。

眼看孟傾城將身中多箭了，可他早已聞破空之聲，當下頭也不回，飛快把長劍抓起，身子凌空一拔而起，在此電光石火一刻，十多支箭部份落空，部份則射在枱上。

丁大毛三人看得目瞪口呆，其餘茶客嚇得爭相走避。

孟傾城避過十多支冷箭暗算，身子尚在半空，第二批十多支箭又自叢林向他射去。

孟傾城但覺破空連聲，忙拔出長劍，半空中一個翻身，然後祇見劍光撩繞，夾雜着「叮噹」聲響，十多支箭盡皆被他手中長劍揮舞之下打落地上。

丁大毛雖厭惡孟傾城，見他露了這一手，也禁不住拍掌叫好。

孟傾城再一翻身，飄逸落回地上，足尖一點，身子直飛撲向叢林處，與此同時，藏身叢林的施襲者亦一湧而出。一共十五名手執單刀的大漢分四面八方向孟傾城包抄。

孟傾城制敵機先，長劍閃電搶出，一時間，但見劍光刺眼，劍芒如網，頃刻間，爆出數聲慘叫聲。

丁大毛定睛一看，十五個施襲者有三人胸前噴出血柱，立時倒地死去，另三人則負了甚重創傷。

錢十郎看得呆了，衝口叫道：「好厲害的劍法。」

程小靜見了，嚇得花容失色，別轉臉不敢看，身體震慄着倒在丁大毛懷中。

此刻的丁大毛成了護花使者，不其然緊緊抱着程小靜，雙眼望着激鬥場中，見了孟傾城爐火純青的劍法，佩服得五體投地，心想：「

這傢伙果然名不虛傳，年紀輕輕武功如此了得，的確值得驕傲。」

施襲者見一交手便有同伴死傷，為之一怯，攻擊之勢一窒，孟傾城毫不放鬆，身子一旋，劍招連連攻出，施襲者被迫硬接。

再度交手，又爆出幾聲慘叫，施襲者又兩死三傷。

這十五名施襲大漢武功並不特出，所以一經交手，被武功高強的孟傾城有如砍瓜切菜般，傷亡慘重。

施襲者的明顯目的要暗殺孟傾城，失手才被逼惡鬥，否則怎會派這些普通腳色與孟傾城週旋？

頃刻間，大漢們五死六傷，其餘的那還敢再戀戰，趁孟傾城尚未展開下一輪攻勢前，連忙奪路而逃，傷者為保性命，也跌跌撞撞的走得如喪家之犬。

孟傾城連瞧也不瞧大漢們一眼，動作優雅地歸劍還鞘，然後好似甚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再度坐回座位，又溫文爾雅地喝茶。

丁大毛與錢十郎見了孟傾城的武功，簡直把他奉若神明，戰事結束之後，忍不住大力拍掌叫好。

孟傾城聞了掌聲及叫好聲，傲氣更盛。

程小靜驚魂未定，尚倒在丁大毛懷中。

丁大毛眼中祇有孟傾城，把懷中的程小靜推開，臉上綻出燦爛笑容，向孟傾城座頭處行過去。

孟傾城不屑望丁大毛一眼，在懷中摸出兩枚銅錢放在枱上，拿起長劍，拍拍身上塵埃，便在丁大毛身邊一擦而過。

丁大毛本想上前向他說幾句恭維之言，順便拍拍馬屁，但沒有機會開口，孟傾城已傲氣衝天而去，吃了這一記悶棍，心中甚是難受，他從未見過此等傲慢之人，但覺心中有氣。

孟傾城已慢慢行遠。

丁大毛望着他的背影，怒叫道：「他媽的，臭架子比皇帝老子還大，你有甚麼了不起？我丁大毛終有一天會比你更風光，你等着瞧吧！」

孟傾城忽然立住了腳步。

程小靜微吃一驚，道：「大毛哥，你開罪了他啦！」

丁大毛不當一回事，挺胸道：「我才不怕。」

錢十郎學着了丁大毛，也挺胸道：「我也不怕。」

程小靜道：「他好厲害啊！」

孟傾城回轉身，目光如炬地瞪着丁大毛，並一步步向他行前。

程小靜怕孟傾城對丁大毛不利，身子又開始顫抖。

丁大毛與錢十郎腰肢挺直在等孟傾城。

孟傾城行到了丁大毛面前，目光帶着殺氣，忽然「錚」的一聲拔出手中長劍，並飛快架在了丁大毛頸上。

程小靜嚇得驚叫一聲。

丁大毛不為所懼，胸膛挺得更高。

孟傾城眼神更兇，殺氣更濃，冷聲道：「你就是丁大毛？」

丁大毛道：「少爺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本少爺就是丁大毛。」

孟傾城臉上肌肉一搐動，轉而望着錢十郎，語氣仍舊冰冷，道：「你就是錢十郎？」

錢十郎道：「我也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就是錢十郎。」

孟傾城望着丁大毛，低沉地道：「快把飛龍金牌交給我。」

丁大毛一怔，隨即道：「想要飛龍金牌的人真不少，只可惜孟老兄來遲了一步了。」

錢十郎接口道：「他來遲了很多步。」

孟傾城道：「這是甚麼意思？」

丁大毛有點幸災樂禍，道：「意思是飛龍金牌給人搶去了。」

錢十郎道：「是給強盜搶去了。」

孟傾城臉色一沉，道：「對方是甚麼人？」

丁大毛道：「對方就是強盜，強盜搶人錢財是不會留下姓名地址的，更不會留下繪圖肖像，年歲身高體重和生辰八字的。」

孟傾城怒道：「別耍花樣，不把飛龍金牌交出來，小心人頭落地。」說時長劍在他頸上一壓，加重恐嚇。

程小靜嚇得心中一跳。

丁大毛仍無懼色，道：「實話已說了，我不會強迫你相信，你喜歡就把我殺了吧，能死在鼎鼎大名的孟少俠手上，着實也不差，但是請別忘記，孟少俠殺了一個不懂武功，且手無寸鐵的小子，傳了出去，孟少俠恐怕威名掃地，惹人笑話。」

錢十郎接着道：「所以你殺我們之前，最好考慮一下。」

孟傾城一籌莫展。

程小靜一臉憂色，哀求道：「孟少俠，他們都是好人，且一直很仰慕你，你放過他們吧！」

孟傾城不理她，瞪住丁大毛道：「把飛龍金牌交出來。」

丁大毛氣極，破口大罵：「他媽的孟傾城，你這人不但婆媽，更蠻不講理，我已說得很清楚，那見鬼的金牌早被強盜搶去了，你卻在恃強凌弱為難我，就是金牌在我身上，我被你如此要脅奪去，你跟強盜有甚麼分別？閣下鼎鼎大名，莫非只是個鼎鼎大名的強盜不成？」

孟傾城被弄了個不知所措，也

程浩道：他是救你們師母與師妹的恩人……

被說得面紅耳熱。

程小靜簡直膽顫心驚，心怕孟傾城老羞成怒，長劍一送，丁大毛就會一命嗚呼矣。

丁大毛已看穿孟傾城根本不會向自己痛下殺手，膽子更壯了，有感一輪說法把他數落得措手不及！更乘勢而上，瞪大雙眼，喝叫道：「快把你的傢伙拿開，少爺不喜歡這一套。」

他口中的「傢伙」就是孟傾城手中的劍。

孟傾城果然把「傢伙」拿開，為了討點光彩，又冷聲道：「我姑且相信你的話，日後若被我知道飛龍金牌真在你身上，你即是愚弄了我，那時我會對你不客氣。」

丁大毛以口作武器，擊退眼前高手，心中暗笑，但正色道：「要不要搜我的身證實一下？」

孟傾城真有此意，但丁大毛續道：「你憑甚麼搜我身？你若是這樣做，根本就是強盜。」

孟傾城臉上又一熱，登時打消了搜身念頭，也極度無奈，向丁大毛狠狠瞪一眼，作了個不屑表情，便歸劍回鞘，然後頭也不回走了。

程小靜長長吁了口氣，待孟傾城去得遠了，才笑道：「大毛哥，你剛才好威猛啊！」

丁大毛登時神氣活現，道：「世上最厲害的武器你知是甚麼？」

程小靜道：「是甚麼？」

丁大毛道：「口誅筆伐，所以自古以來，文能勝武。」

錢十郎好似不明。

程小靜發出甜笑，道：「大毛哥果然了不起。」

丁大毛更神氣，道：「任何人碰上我丁大毛，註定要倒霉，孟傾城也不例外。」

錢十郎道：「淫賊和他們的三十個同黨好似例外，倒霉的是大毛，不是淫賊。」

丁大毛頓時感到大大的沒趣。

程小靜笑道：「淫賊有三十人嘛，大毛哥如何應付呢？」她明顯替丁大毛掙面子。

丁大毛笑道：「你果然善解人意。」

程小靜已發出一陣甜笑，更是芳心大慰。

丁大毛忽然沉默起來，且在沉思。

錢十郎怔怔望着他，道：「大毛，你在想甚麼？」

丁大毛一臉疑惑，喃喃地道：「奇怪！」

程小靜道：「甚麼事？」

丁大毛道：「孟傾城怎知道我和十郎的名字！他怎知道飛龍金牌曾經在我手上？他為何也對飛龍金牌如此着緊？剛才那十幾人分明要取他性命，那班是甚麼人？為甚麼

要殺他？」

錢十郎道：「是啊，奇怪極了？」

程小靜奇道：「到底飛龍金牌是甚麼？」

丁大毛道：「我也不知那金牌的來歷，你還是不要知道的好。」

程小靜溫柔一笑，道：「好，我以後不再問了。」

丁大毛笑得有點輕佻，道：「所以我說你最善解人意。」

錢十郎道：「大毛，這裡有很多死屍，我們快走吧。」

程小靜望望不遠處的死屍，又嚇了一跳，又不其然的倒在丁大毛懷中。

丁大毛笑道：「你很懂利用機會。」

程小靜滿臉通紅，但又發出會心微笑。

* * *

東方快刀手拿丁大毛的畫像，在揚州城鬧市街頭，見人就出示畫像，問有否見過畫中人，或認識畫中人。

他這樣不厭其煩地見人就問，也問了過千人，但失望的居多。

他不氣餒，仍舊鍥而不捨的追尋丁大毛下落，被他查問過的人，不論男女老幼，總之都不錯過任何機會。

街上每間店舖，及每個行人都被他問過了，本想到另一條街去，此時候，忽見一少女自街角行至，且在他身邊一擦而過。

只見這少女手握長劍，約莫十六歲的年紀，長得甚是漂亮，一雙眼彷似會說話，但樣子有點野性味道，一看便知是個刁蠻女孩。

東方快刀一手把那少女捉住，正想把丁大毛的畫像出示在她面前，但那少女被他攔途捉住，大大不滿，瞪大雙眼，叫道：「你想怎樣？竟取輕薄我？」說時好似想拔出長劍。

東方快刀本要出示畫像查問一番，但他目光望着少女，忽然定住了，彷似有天大發現一樣，然後臉露喜悅之色，喃喃地道：「皇天不負有心人，我走遍大江南北，又給我找到一個了。」說時向少女上下打量，看得幾乎口水也流了出來。

少女被他上下注目，心中氣極，但見他眼神，又不似色迷迷之流，只覺這老人有點古怪，也不與他糾纏下去，惡瞪他一眼後，便轉身而去。

東方快刀大爲慌張，一個箭步便攔在少女面前。

少女右手緊握劍柄，大有隨時拔劍出鞘之勢，怒道：「你欲怎樣？」

東方快刀一臉笑容，道：「你叫甚麼名字？」

少女嬌喝道：「我爲甚麼要告訴你？」

東方快刀正色道：「混帳，我要收你爲徒，怎可以不知你叫甚麼名字？」

少女啼笑皆非，道：「收我爲徒？」

東方快刀道：「對，我要你拜我爲師。」

少女道：「我爲甚麼要拜你爲師？」

「你聽過東方快刀這名字沒有？」

「聽過又如何？」

「我就是東方快刀。」

「我不管你是東方也好，西方也好，快滾開，莫阻止本姑娘。」

東方快刀氣道：「世上也不知有多少人想拜我爲師，我都拒絕了，可你和丁大毛爲甚麼偏偏不向我拜師？」

少女沉着臉道：「老傢伙，你講不講道理？」

「當然講。」

「你若是講道理，爲甚麼逼我拜你爲師？」

「那你講不講道理？」

「當然講。」

「你若是講道理，爲甚麼不拜我爲師？」

「我爲甚麼要拜你爲師？」

「因爲你是學武的好材料。」

「混帳。」

「你才混帳。」

「我如何混帳？」

「你不拜我爲師就是混帳。」

「你既然不講道理，我也不跟你講道理啦！」

少女氣憤之極，說完，拔出長劍，便向東方快刀刺過去。

東方快刀見她一劍閃電般刺了過來，連忙向後一翻避過，少女顯然被他惹出火了，一擊落空之後，嬌喝一聲，便向東方快刀連連攻去。

東方快刀身法極之靈活，少女劍招雖向他密集攻去，但都被他左右騰挪，竄高伏低避過了，而且一派談笑用兵之態。

少女屢次也沾不上他半邊衣角，更怒，又嬌喝連聲，劍影密集向他蓋將過去。

這一幕鬧劇登時吸引了無數圍觀者，其中一圍觀者叫道：「那不是唐大小姐嗎？」

有人道：「到底那老人家得罪了唐大小姐甚麼？」

有人道：「得罪唐大小姐，註定他倒霉了。」

也有人道：「但這老人家也不簡單，看來唐大小姐要出這口氣也不容易。」

少女出招越快越狠，東方快刀

仍舊從容游走，圍觀者見他身法輕靈，無不驚嘆，也忍不住鼓掌叫好，一時間，祇聞掌聲雷響。

少女久攻不下，本已夠氣憤的了，見圍觀者向他報以熱烈掌聲，更把她惹得怒火冲天，出招更是狠辣。

東方快刀爲了以武功服那少女，好讓她改變初衷，拜自己爲師，所以使出渾身解數，此舉並非要博取掌聲，他不喜歡這一套。

他始終未還過一招半式，此時心想：面前的準徒弟應該很佩服自己的武功了，該是停手的時候了，便在少女進攻中尋得空隙，一舉把她制服，並且把她手中長劍也奪去。

少女當着人前面子盡失，當眞羞怒交加，一個箭步衝前，想奪回長劍，但她忘了東方快刀是一等高手，奪劍談何容易。

少女奪劍不成，氣炸了心肺，頓足叫道：「老不死，有種的，把劍還我，本姑娘再跟你大戰三百回合。」

東方快刀笑道：「再鬥三千回合你也不是我對手，還是乖乖下跪拜師吧！」

少女道：「把劍還給我再說。」

語氣開始軟化。

東方快刀喜道：「是不是我把劍還給你，你就拜我爲師？」

少女竟臉露笑容，道：「是。」

東方快刀大喜，道：「你不食言？」

少女仍一臉笑容，道：「絕不食言！」

東方快刀更喜，道：「眞是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有人欣賞我的武功了，好徒兒，拿回去吧！」說着，把劍交還少女。

少女帶笑上前把劍接在手中，豈料長劍一到手，便臉色一沉，第一時間向東方快刀連招攻了過去。

東方快刀眼明手快，少女甫一動手，他便向後翻開老遠避過了，口中叫道：「你這妞兒比丁大毛還要混帳。」

少女大怒，叫道：「得罪本姑娘，註定你要倒霉。」

東方快刀道：「我那裏有得罪你？」

話音未落，少女已握劍如飛殺到，且帶着一股盛怒而至。

東方快刀祇好又左閃右避。

圍觀者中有人叫道：「天下間這麼多人，偏偏要得罪唐大小姐，這老人家眞活該。」

無論少女出招如何狠辣、刁鑽，終究沾不了東方快刀半根毫毛，因爲兩者武功相差實在太遠。

雙方胡鬧了一會，此時，圍觀人羣人忽有人喝叫道：「給我住手！」

少女聞此一喝聲，雖不願意，也退下了戰陣，而且明顯怯了此一喝聲。

東方快刀吁了口氣，然後循剛才那一聲喝叫望了過去。

人羣中，一個中年漢子走了出來。

祇見這漢子四十歲出頭，身材高大，外形硬朗威武，樣子更是不怒自威，難怪那刁蠻少女也給他懾服了。

少女見了那漢子，祇斜望了一眼，便垂下頭歸劍還鞘，然後就好似做錯事的小孩子一樣，連正眼也不敢望那漢子一眼。

漢子出現後，圍觀者都鴉雀無聲。

漢子向人羣環視一週，向人羣道：「各位，胡鬧完了，莫阻塞街道，快散開吧！」

人羣果然很聽話，陸續散開了，看來羣衆對這漢子倒很尊敬。

漢子向少女惡瞪一眼後，向東方快刀作個揖道：「這位前輩，小女多多得罪，還望前輩多多包涵。」他該是很了解女兒性格了，所以不問因由便向東方快刀致歉。

東方快刀道：「她是令千金？」

漢子道：「她就是小女唐瑩。」

東方快刀笑道：「老弟有這個女兒，老夫羨慕死啦！」

漢子奇道：「前輩何出此言？」

東方快刀道：「令千金是武學奇材啊！老夫走遍大江南北，要找的就是這種人。」

漢子微笑道：「她這種個性，晚輩本不該授她武功的。」

東方快刀道：「此言差矣，令千金這塊學武材料，不學武豈非暴殄天物？」

漢子道：「或者是晚輩教導無方吧！」

東方快刀道：「老弟，你我今日一見如故，我們倒不如找個地方坐下慢慢商談一下令千金之事如何？」

那叫唐瑩的少女忽然抬頭叫道：「有甚麼好談的？」

漢子臉如嚴霜，向唐瑩喝叫道：「給我閉嘴！」

唐瑩一怯，祇好住嘴，但一臉不服氣瞪着東方快刀。

東方快刀見漢子懾服唐瑩，向漢子笑道：「我眞羨慕你！」

漢子微笑道：「未請教前輩高姓大名。」

東方快刀道：「老夫就是東方快刀，老弟如何稱呼？」

漢子道：「原來是東方前輩，晚輩姓唐，賤名一個委字。」

東方快刀一愕，道：「你就是名劍莊掌門人唐委？」

名叫唐委的漢子道：「不敢當。」

東方快刀鄭重地道：「你眞是唐委？」

唐委道：「正是！」

東方快刀臉色一沉，道：「既是唐委，那就接招吧！」說完，運起雙掌便向唐委欺身攻去。

唐氏父女大爲錯愕。

唐委見他攻來，一臉不解及無奈，叫道：「東方前輩，有話好說。」

東方快刀已如風殺至，唐委被逼接招，當下兩人便拳來脚往交起手來。

唐委百思不得其解，東方快刀因何衝着自己而來？百般無奈，邊招架邊叫道：「前輩，請停手！」

東方快刀充耳不聞，雙掌連綿攻出，唐委未弄清他動機前，也不還手，祇忙不迭招架。

唐瑩終忍不住，拔出長劍，便要加入戰圈，但被唐委喝退了。

人羣本來早已散去，此時又聚攏過來，一看與老人交手的竟是大名鼎鼎的唐委，登時更爲哄動。

東方快刀一輪攻勢之下，見唐委祇招架不還手，也覺乏味無趣，向後一跳，退下陣來，叫道：「姓唐的，你爲甚麼不還手？」

唐委未答話，唐瑩已怒叫道：「我爹跟你有甚麼過不去？」

東方快刀不理她，望着唐委，頗有哀求之意，道：「姓唐的，你還手好不好？我求求你。」

唐委道：「以東方前輩的武功及身份，根本犯不着與晚輩交手來沾光彩。」

東方快刀不耐地道：「你誤會啦！我跟你打架，並非爲了討光彩。」

唐委道：「那到底爲甚麼？」

東方快刀道：「還不是爲了丁大毛那混帳小子。」

唐委奇道：「丁大毛是誰？」

東方快刀道：「丁大毛就是混帳小子，別再說啦，我們快打架吧。」說着，又運掌如飛，向唐委欺身而前。

唐委被弄了個莫名其妙，見他攻來，又被逼招架，同樣也不還手。

東方快刀不但覺得沒趣，也氣了，退下陣來，怒叫道：「唐委，你是不是想把我氣死？」

唐委眞的哭笑不得，道：「晚輩如何氣死前輩？」

東方快刀暴跳如雷，叫道：「你再不跟我打一架，準會把我活活氣死。」

唐委眞的有口難言。

圍觀者也對事情摸不着頭腦。

唐瑩忍不住叫道：「老傢伙，你講不講道理？」

東方快刀更氣道：「我這人最是講道理的，你怎能說我不講道理？」

唐瑩正要反唇相稽，唐委向她一瞪眼，正色道：「放肆！對前輩豈能無禮？」

唐瑩祇好住口。

東方快刀道：「唐老弟，教訓女兒回家才教訓吧，我們打架才是正事。」

對着這個不講理的渾人，唐委也感啼笑皆非，不想與他再糾纏不清，拉着女兒的手，便混入人叢中而去。

東方快刀並不放過他，連忙快步追前，非跟他打一場不可。

圍觀羣衆都知唐委不欲與這渾噩老人糾纏下去，一見東方快刀追向唐委，人羣竟不約而同地把東方快刀圍了起來，目的替唐委解圍。

東方快刀被人羣纏着脫不了身，氣得大叫，人羣知道唐氏父女去得遠了，才一哄而散。

東方快刀終脫了身，向四週一望，那裏還有唐委踪影？登時把他氣得暴跳如雷。

* * *

日漸西沉。

丁大毛、錢十郎及程小靜三人在外面玩了一整天，終於如倦鳥般打道歸巢了。

丁大毛很回味一天的玩樂，但想起初會孟傾城倒還有點氣。

三人走在街上，朝名劍莊的方向而行。

街上行人不多，祇見前面四個人也朝同一方向而行。

丁大毛起初不以爲意，再向前一望，看清那四人背影，前面四人原來是冷烟飛、王八里、丘別離和李一鳴四人。

丁大毛不料會與他們相遇，見他們行走的方向，多半是回名劍莊了。

丁大毛發出會心微笑。

程小靜也發現對方四人，登時喜道：「大師兄他們回來啦！」

錢十郎一時間不明所以她何以如此高興？

程小靜喜道：「大師兄。」

冷烟飛四人聞聲回轉身，見了程小靜，冷烟飛道：「小師妹，我們回來啦！」隨即見她身邊的兩個人，竟是丁大毛與錢十郎。

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四個人登時目露兇光，臉上殺氣也極之濃烈，大有馬上要置丁、錢二人於死地之態，但四個人同樣都感到奇怪，小師妹何以會與丁、錢二人一起呢？

丁大毛一副嬉皮笑臉，道：「四位老兄，我們又見面啦，眞有緣極了。」

程小靜道：「大毛哥，原來你跟我四位師兄相識。」

丁大毛笑道：「何止相識？簡直交情深厚，四位老兄還向我和十郎贈劍贈馬呢。」

四人越聽越憤怒，若不是見他與小師妹一起，早已撲上前了。

程小靜喜極，道：「原來大家早已是自己人，那太好了，四位師兄，我們一起回家吧。」再向四人臉上看個清楚，祇見四人臉上都有個十字疤痕，奇道：「你們臉上爲甚麼都多了一個十字？」

提起臉上疤痕，四人更是怒恨冲天，王八里首先按捺不住，怒得頸上青筋賁起，雙眼赤紅，怒吼道：「臭小子，我要宰了你。」握着一雙斗大的拳頭，便向丁大毛撲了過去。

其餘三人同樣也忍不住了，本來要殺向丁大毛，見王八里動手，冷烟飛首先停下來，同時亦阻止丘別離和李一鳴動手，因爲單就一個王八里已可把丁大毛活生生打死，所以不欲四人一齊動手。

程小靜見了大吃一驚，叫道：「王師兄，你幹甚麼？」

王八里已衝向丁、錢二人站立處，他的矛頭則直指丁大毛。

丁大毛雖不懂武功，但以他從三歲起累積的打架經驗，要避開王八里的攻擊也不難。

丁大毛見王八里已殺到，竟是不閃不避，祇站立着，好似要以身體阻擋住王八里拳頭一樣。

王八里雙拳挾着怒吼聲已殺到，丁大毛仍站着，錢十郎不由被他弄呆了。

王八里甫一殺至，便向丁大毛身上飽以拳頭，丁大毛胸前吃了兩拳，臉上吃了一拳，登時飛出數丈之外，且滿臉是血。

王八里餘恨未消，縱身一跳，向丁大毛倒地處飛撲過去，錢十郎一定神，見形勢不妙，大叫一聲撲向王八里。

王八里根本瞧不起錢十郎這個鄉下少年，仍拿丁大毛作目標，豈料錢十郎動作相當快，出拳更快而且狠，他一拳攔腰擊向王八里，登時把他打得飛出丈外，五臟六俯也幾乎翻轉了。

丁大毛倒在地上在痛苦呻吟，程小靜心如刀割，忙走上前把他扶起，眼淚也流下來了。

王八里忍痛爬起身，面容恐怖之極，吼叫一聲，又向錢十郎攻去。

錢十郎見他殺到，不慌不忙，又以他一貫硬拚手法對付王八里。

王八里怒火焚身，一記直拳打向錢十郎，但他的拳未到，錢十郎來個雙龍出海，快得有如閃電一般直取王八里胸前，王八里那有見過如此快的拳招，尚未看清楚，胸前已吃了兩記如鐵般堅硬的拳頭，登時又飛出丈外，口中噴出鮮血。

冷烟飛三人見狀，暗吃一驚，都不約而同殺向錢十郎。

丁大毛見了，暗叫不妙，錢十郎那裡是他們對手？忙對程小靜道：「快救十郎！」

程小靜扭頭一看，祇見三個師兄如狼似虎撲向錢十郎，又吃了一驚，忙放下丁大毛，快步走到錢十郎身前，伸開雙手攔住三人，並叫道：「停手！」急得又流下淚來了。

錢十郎却擺出一副迎戰的架式。

冷烟飛三人被程小靜攔住，唯有停步，冷烟飛道：「小師妹，快讓開！」

程小靜哭道：「你們爲甚麼欺負他們？」說時，恐防他們加害另一邊的丁大毛，拉着錢十郎的手行到丁大毛身邊。

冷烟飛見程小靜哭了，有點手足無措，丘別離道：「小師妹，這兩個臭小子把我們害得好慘。」

程小靜道：「他們兩個如何害慘你們四個大男人？」

三人爲之臉上一熱。

丁大毛仍躺在地上，一手捂着胸膛，一手摸着臉部，在作痛苦呻吟，且一臉痛苦難當之色，程小靜更是心痛不已，抬頭望着冷烟飛等人，叫道：「我要把你們的所爲告訴爹。」

冷烟飛喃喃地道：「小師妹怎會認識這兩個臭小子？」

丘別離道：「這事看來非比尋常。」

李一鳴嘆口氣道：「小師妹替他們撐腰，即是師父也替他們撐腰，看來我們報仇無望了。」

王八里痛苦的站起身，面容恨意極深，正要向錢十郎撲去，程小靜喝叫道：「停手！」

王八里甚是無奈，祇好停手，但雙眼惡毒地瞪住錢十郎。

錢十郎本作好迎戰準備，見他停手，便去了戒備，到底他不是個喜歡打架的人。程小靜把丁大毛扶起身，道：「大毛哥，這口氣，我一定叫爹替你出，放心。」說着向冷烟飛四人橫了一眼。

李一鳴又嘆了口氣，道：「我們眞的報仇無望了。」

冷烟飛與丘別離木無表情。

王八里氣炸了心肺。

程小靜與錢十郎挾着丁大毛向名劍莊而去，丁大毛仍滿臉痛苦，程小靜看在眼裡，一顆心痛得有如刀絞。

冷烟飛四人在後面面相覷。

丘別離道：「我們還回去嗎？」

冷烟飛遲疑了一會，終於從後跟着而行。

* * *

丁大毛痛苦得身子也站不直，由錢十郎與程小靜攙扶下，終返回

名劍莊，程小靜急得連忙上前拍門。

冷烟飛四人一直都木無表情。

程小靜仍一臉情急的在急速拍門。

丁大毛由錢十郎扶着，此時，他忽然回轉頭望着冷烟飛四人，並向四人作了個嬉皮笑臉，又扮了一回鬼臉，接着回轉身，又作其痛苦狀。

冷烟飛四人見了，又氣炸了心肺，此時方知道，他臉上的痛苦表情，及站不直身子行路原來是裝出來的。

冷烟飛明白，剛才王八里向丁大毛下手時，他不閃不避，早已存心挨揍，並在王八里下手時，已側身巧妙地避了王八里拳頭的力度，所以他受傷不重。

冷烟飛更明白丁大毛是個詭計多端的人，他存心挨揍，目的是博取程小靜和師父程浩的同情，到時，自己師兄弟四人受師父的責罰則更嚴了。

大門終於由一名下人打開了，那下人見了丁大毛的樣子，又流了一臉牙血和鼻血，登時大吃一驚，忙道：「發生甚麼事？」

程小靜急道：「別問啦，先扶大毛哥進去再說。」

那下人見她情急，連忙上前與錢十郎一起扶着丁大毛，再向冷烟飛四人望了一眼，笑道：「四位師兄回來啦！」

四人祇冷淡的應了一聲，便首先行入屋內。

屋內部份弟子見冷烟飛四人進入屋內，甚是驚喜，有人馬上告訴師父去了，稍刻，衆弟子見丁大毛受傷而回，都大吃一驚，衆人連忙上前把丁大毛扶着，亦有人搬來一張牙床讓其躺下。

衆人都很擔心丁大毛的傷勢，七嘴八舌問其受傷原因。

丁大毛躺在床上，祇作痛苦呻吟和輾轉反則，程小靜心裡則更痛。

冷烟飛四人越看越氣，王八里眞想上前好好教訓丁大毛一頓，但被冷烟飛阻止了。

沒多久，程浩夫婦接到冷烟飛四人回來及丁大毛受傷而回的消息，夫婦二人連忙趕到大廳。

程浩接到弟子回來的消息本來很是高興，當知道丁大毛受傷之後，則大爲緊張了。

夫婦二人奔出大廳，果見丁大毛一臉披血躺在牙床上，連忙上前，神情緊張地道：「大毛發生甚麼事？」連正眼也無暇望冷烟飛等人一眼。

丁大毛來個恃寵生嬌，呻吟之聲更大，然後手指指向王八里。

王八里恨得身子發顫。

程浩望着王八里，尚未明白丁大毛爲何指住他，程小靜以怨恨的眼光望了王八里一眼，開口道：「是王師兄打傷大毛哥的。」

錢十郎接口道：「是啊，這姓王的好沒來由，見了大毛就想殺，還想殺我。」

程浩先是一怔，本不相信，但明白女兒與錢十郎都不是愛扯謊之人，怒瞪住王八里，道：「八里，是不是眞的？」

王八里祇好承認，垂下頭，道：「他的確是我打傷的。」

程浩登時大怒，叫道：「你爲甚麼把他打傷？」望着冷烟飛，續道：「你身爲大師兄，爲甚麼不阻止他？」

在程浩的威嚴下，王八里有如做錯事的小孩般，垂頭道：「他把我們四師兄弟害得很慘。」

丁大毛又發出痛苦的呻吟聲。

程浩望了丁大毛一眼，心痛之極，轉而對王八里罵道：「大毛和十郎祇是個小孩子，且不懂武功，他如何害慘你們？」

王八里指住臉上疤痕，道：「你看我們臉上的疤痕。」

程浩見四人臉上都有個十字疤痕，既好氣又好笑，道：「你們臉上疤痕怎生得來的？莫非與大毛有關？」

王八里正想說話，冷烟飛無勇氣當衆說出疤痕來由，搶先開口道：「別說啦！」

王八里住了口。

程浩氣極，道：「大毛是你們師母和小師妹的救命恩人，他不管自身安危，捨命相救，我還不知如何報答他，你們却狠心把他打傷，你們都是我弟子，我如何對得住大毛？」

王八里道：「師父，我知道錯了。」

程浩仍甚氣憤，道：「我叫你們出去辦點事罷了，却恃强凌弱，這事如果傳了出去，我名劍莊就會招人閒話了。」

丁大毛見冷烟飛四人都被責罵得垂頭喪氣，心中暗笑，但仍裝出一臉痛苦表情，此時開口道：「程掌門，算啦，人誰無錯呢？」說完又在呻吟。

他不呻吟尤可，呻吟聲一出，程浩怒火又上升，怒道：「你們倒告訴我，大毛如何害慘你們？若能令我信服，我就原諒你們，否則……」

尚未說完，丁大毛搶着問道：「否則如何？」充滿興趣想知結果的樣子。

程浩道：「否則我會把身爲大師兄的冷烟飛和鬧事的王八里逐出師門，我名劍莊沒有這種敗壞名聲的弟子。」

四人大吃一驚，尤以冷烟飛和王八里聽得登時呆住了。

丁大毛道：「這麼嚴重？」

程浩餘怒未消，道：「學武之人，首重武德，我名劍莊到底薄有名氣，怎能容許門下弟子恃强凌弱，以多欺少？此事傳了出去，我如何面對武林同道？」

程夫人此時開口，對冷烟飛道：「烟飛，此事看來是誤會一場，你就向師父好好解釋吧，免把事情鬧大。」她語氣倒維護他們。

冷烟飛正想開口講述與丁大毛結怨經過，但一想，與兩個臭小子的恩怨的確是自己恃强凌弱，後來一再被丁大毛戲弄，實在是糗事一件，如何有勇氣當衆開口？話到唇邊，也祇好往肚子裏吞了，其餘三人亦無勇氣把眞相說出，況且即使說了，根本無一處值得師父原諒的，所以四人祇好暗嘆倒霉，栽在這個「鬼見愁」丁大毛手上。

程浩瞪着他們四人，臉色一沉道：「你們爲甚麼不說話？」

冷烟飛道：「弟子無話可說。」

程浩板起臉孔，道：「那你們是認錯了？」

冷烟飛點頭。

程浩道：「既然如此，冷烟飛和王八里聽着，你們從今天起已非本門弟子……」

冷烟飛和王八里登時有如晴天起霹靂般，兩個人都呆住了。

程浩續道：「丘別離和李一鳴從今天起，到思過室去，思過半年，半年之內，不準踏出思過室半步。」

丘別離和李一鳴也呆住了。

冷烟飛和王八里忙跪在程浩面前，冷烟飛哀求道：「師父，弟子知錯，希望師父給弟子和王師弟一個贖罪機會。」

程浩愛理不理。

丁大毛下牙床站起身，走到程浩面前，正想開口，程浩大爲緊張，忙把他扶着，緊張地道：「大毛，你身上有傷，萬萬不能起床，你一再爲本門受傷，老夫實在心中有愧，快快躺下吧。」邊說邊把丁大毛扶到床邊，續道：「大夫很快就會來了。」一臉關懷之色。

丁大毛坐下，望望冷、王二人，道：「爲甚麼如此嚴重，竟把他們逐出師門？」

程浩望着冷、王二人，氣憤地道：「我一再叮囑他們，在外面一切行爲要檢點，不想他們竟然公然傷人，傷的不但是無反抗能力之人，更是我的大恩人，需知道我名劍莊門規極嚴，豈能有這種弟子在門下？所以非把他們逐出師門不可。」

程浩說話雖是强硬，但任誰都看得出，他內心其實很痛苦，說到

後來，已開始眼泛淚光。

丁大毛不料事情會弄至此地步，當下忙說道：「算啦，人誰無過？知錯能改，善莫大馬……」

王八里聽了，知丁大毛替自己求情，登時喜極，丁大毛說到「善莫大馬」，忙替他更正，道：「是善莫大焉，不是大馬。」

丁大毛道：「是嗎？」

王八里道：「那是焉字，不是馬字。」

丁大毛望着程浩，道：「既然善莫大那個甚麼的，你就原諒他們吧，相信他們以後再也不敢打人的了。」

王八里道：「祇要師父不把我和大師兄逐出師門，我保證以後不再打那姓丁的。」

丁大毛道：「豈止不再打我姓丁的？任何人也不准打。」

王八里忙道：「是。」

程浩如何忍心逐弟子出師門？祇是他們犯了門規，且命令已出，成命難收，見丁大毛替他們求情，內心其實歡喜之極，但仍裝出一副威嚴樣子，道：「大毛，你又何必替他們求情？」

丁大毛笑道：「我不追究就是了。」

程夫人見程浩臉露寬容之色，對丁大毛道：「大毛眞是寬宏大量。」

丁大毛笑道：「這話倒說得對。」

程浩道：「他們犯了門規，豈可以不受懲罰？」

丁大毛好似在討價還價，道：「懲罰那是應該的，也算合理，但不至嚴重如此吧？逐出師門、思過半年，不是太重嗎？」

程浩一副强硬態度，道：「這是本門門規，他們是知道的。」

丁大毛如何看不出程浩口硬，實在心軟，且恨不得有人開口求情，見他强硬，便愛理不理的道：「既然門規如此，定當嚴格執行，況且大毛是外人，本不該開口，那就任由程掌門處理好了。」

冷烟飛等人聽了大驚，尤以冷、王二人驚得更甚。

程浩聽了，心裏慌張之極，一整臉容，道：「然則，你以爲該如何處罰他們？」

丁大毛心中暗笑，從床上站起身，一本正經地道：「既然傷我的人是王八里，就罰他由今日開始服侍我，一切聽我命令，其餘三人罰他們洗十來天茅厠算了。」

王八里氣極，叫道：「甚麼？要我服侍你這臭小子，還要一切聽令於你？」

程浩喝道：「住口！」

王八里登時噤若寒蟬。

程浩瞪住四人，正色道：「還不馬上多謝大毛替你們求情？」

丁大毛笑道：「多謝要快，否則我很快改變主意了。」

四人不敢再猶豫，連忙向丁大毛道謝。

丁大毛神氣活現地接受了。

程浩暗暗吁了口氣，因爲他實在怕丁大毛眞的改變主意。

事件完滿解決，程小靜也很開心，她之前見丁大毛尚痛苦難當的樣子，且頻頻發出呻吟聲，但眼前的丁大毛却一派輕鬆，奇道：「大毛哥，你的傷沒事啦？」

丁大毛忘形之下露出馬脚，連忙躺回床上，又發出呻吟聲。

王八里眉頭緊皺，奇道：「你到底眞傷還是假傷？」

丁大毛道：「眞傷！」

王八里道：「那爲甚麼一時痛苦，一時輕鬆？」

丁大毛道：「我正想問你，你打的到底是甚麼拳？把我打成怪怪的？」

王八里一時摸不着頭腦。

冷烟飛三人心裏明白，但他替自己求情，詐作不知算了。

這時候，大夫也趕到了，程浩連忙命弟子把丁大毛搬到其房間處，讓大夫替其療傷。

* * *

丁大毛被抬進房間之後，負責抬他的幾名弟子都離開了，房中祇有大夫、丁大毛，和關心丁大毛傷勢的錢十郎。

大夫檢視過後，發覺丁大毛受傷不重，當下替他清理了臉上血漬，和在中拳的胸口處搽了藥油便離開了。

大夫去後，丁大毛馬上彈起床，便想開門而出，錢十郎奇道：「你去那裏？」

丁大毛道：「去大廳。」

錢十郎道：「去幹甚麼？」

「偷聽程浩和冷烟飛四個人說話。」

「有甚麼好聽的？」

「剛才程浩說，派冷烟飛四人出外做點事，既然他們回來了，一定會向程浩滙報在外面發生的事。」

「那與我們無關啊。」

「但我覺得有點不尋常。」

「如何不尋常？」

「名劍莊門規嚴格，冷烟飛四個人在外面犯門規，必有理由。」

「仍是與我們無關啊。」

「知道也無妨嘛，是嗎？」

「既然無妨，不知也無妨啊。」

「他們要打我們，事情就跟我們有關了。」

「他們已保證以後不再打我們了。」

「你去不去？」

「你呢？」

「當然去。」

「那我跟着你去好了。」

東西劍莊　掌門之爭

丁大毛與錢十郎躡足走出大廳，果見程浩與冷烟飛四人坐在廳中。

丁、錢二人躲在屏風後，偷聽他們說話內容。

祇聽冷烟飛道：「飛龍金牌對本門如此重要，弟子知道金牌在一個叫許長勝的賭鬼身上，但遍尋他不獲，所以有點急，因此脾氣也變得暴躁了。」

王八里接口道：「我們找許長勝不着，却無意中發現金牌在丁大毛那小子身上，我們知道那姓丁的小子不會輕易把金牌交給我們的，所以祇好强搶，非但搶不到，還被這姓丁的臭小子一再戲弄，臉上給他劃花了，劍給他搶了，連馬匹也給他搶了，還給東方快刀教訓了一頓，後來見到那姓丁的小子，不揍他一頓，如何洩心頭之恨？」

程浩道：「飛龍金牌眞的在大毛身上？」

冷烟飛道：「千眞萬確，那小子胸前掛着金牌招搖過市，我們是親眼看見的。」

程浩道：「你說金牌本來在一個叫許長勝的賭鬼身上，爲甚麼後來又落在大毛身上？」

冷烟飛道：「弟子後來查探得知，原來許長勝在賭桌把金牌輸了給丁大毛。」

程浩道：「如此說來，大毛和十郎都不知道金牌的來歷和背後意義了？」

冷烟飛道：「他們應該不會知道的。」

程浩沉吟道：「既然金牌在大毛身上，那就易辦。」

王八里道：「但他會不會如此容易把金牌交給師父？」

程浩道：「他祇知金牌的價值，不知其中意義，我和你們師娘還有小靜對他這麼好，祇要以錢兩跟他交易，相信不成問題。」

冷烟飛道：「這小子很聰明，若果師父跟他以銀兩交易，他必定知道金牌背後的意義重大，需知道這小子吃軟不吃硬，相信交易不會如此順利。」

王八里道：「既然如此，我們向他道明金牌對我們如何重要好了。」

李一鳴道：「對，丁大毛如此尊重師父師母，又跟小師妹如此要好，把眞相告訴他，相信他會連銀兩也不收，就把金牌交給師父了。」

程浩道：「萬萬不可把眞相告訴他。」

王八里道：「爲甚麼？」

程浩道：「若他問起，金牌爲甚麼流了出去，如何回答？莫非也把眞相對他說？」

四人登時無言以對。

程浩又道：「武林盟主比武還有兩個月，時間多的是，總有辦法令他交出金牌的。」

丘別離道：「但這小子好似很善變。」

程浩道：「現在我們要做的事，就是叫少東勤加練武，金牌既然在大毛身上，慢慢才作計較吧。」

王八里道：「師父，眞的要我服侍丁大毛，和聽他使喚？」

程浩道：「他替你求情，否則爲師已把你們逐出師門，你多謝他還來不及呢，難道你還不願意？」

王八里道：「但這人詭計多端，跟着他，還不知要受甚麼折磨。」

程浩道：「大毛小孩子性格，鬧着玩而已，不會有惡意的，祇要你待他好，他一定待你更好。」

王八里道：「眞的？」

「難道我還不清楚他的性格？你現在該馬上到他的房間去，聽候他使喚。」

王八里雖不願意，也祇好站起身，向丁大毛的房間而去。

藏身在屏風後的丁大毛與錢十郎連忙返回房間。

* * *

丁大毛與錢十郎返回房間，連忙躺在床上，不久便響起了拍門聲。

丁大毛知道王八里來了，便叫錢十郎上前把門打開。

門開處，來者果然是王八里。

丁大毛斜眼望向王八里，祇見他一臉不服氣的樣子，便起床站起身，說道：「你來幹甚麼？」

王八里氣道：「你知道的。」見他精神奕奕的樣子，續道：「你到底眞傷還是假傷？」

丁大毛笑道：「在你師父師母和小師妹面前，我是眞傷，在你面前則是假傷。」

王八里抓着頭皮，皺眉道：「你說話倒深奧。」

錢十郎也道：「是啊，太深奧了，我也不明白。」

王八里恍然，叫道：「我明白了，你這小子詐作受傷，好讓師父責罰我們，你就博取師父師母和小師妹同情，他們自然待你更好。」

丁大毛笑道：「你終於明白了。」

錢十郎道：「但我還是不明白。」

王八里怒道：「你這小子好奸詐。」

丁大毛笑道：「你應該說，大

毛哥好聰明才對。」

王八里「呸」一聲，道：「聰明個屁。」

丁大毛道：「別說啦，馬上出去打盆水給我，然後替我洗脚，再替我按摩，吃飯的時候就拿飯進來給我吃。」

王八里被氣得呱呱大叫道：「要不要餵你吃飯？」

丁大毛坐下，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道：「我本來沒有這個打算的，原來你喜歡餵我吃飯，既然你奴性這麼重，那就照辦吧，飯來張口，挺過癮的。」

王八里氣得幾乎噴出烟來，瞪大雙眼，叫道：「臭小子，好大的臭口氣！」

丁大毛笑道：「錯！應該說好大的排場，或者說好大的臭架子也可以。」

王八里氣往上衝，道：「你憑甚麼要我如此對你？」

丁大毛不理他怒火冲天，正色道：「別說啦，馬上打盆水來，要暖的水。」

王八里氣憤地道：「好，我馬上打水去，你等着。」說完，帶着怒氣開門而出，並大力把門關上。

丁大毛開心得笑不攏嘴。

錢十郎道：「你把他玩出火來啦！」

丁大毛笑道：「這人天生賤骨頭，不受折磨是不會馴服的。」

錢十郎道：「他會不會眞的替你打水，然後替你洗脚？」

「一定會，但要很久才會回來。」

錢十郎不信，便耐心地等着。

約莫過了一頓飯時間，王八里果然端着一盆水返回房間，肩膊上還搭着一塊毛巾。

王八里的氣好似消了，把水盆放下後，道：「丁公子，丁少爺，洗脚吧。」

丁大毛很神氣，道：「叫我大毛哥。」

王八里竟然不氣，語氣平和地道：「是，大毛哥，洗脚吧。」

丁大毛把脚抬起，道：「不脫鞋子，如何洗脚？」

王八里蹲下身，替他把鞋襪脫下了。

丁大毛道：「水溫如何？」

王八里竟綻出笑容，道：「和暖水，這種天氣最適合不過。」

丁大毛很滿意地點了點頭，雙脚準備踏進盆內，王八里在等着。

丁大毛坐在椅上，雙脚本要伸進盆內，但忽然雙脚夾在水盆兩邊，然後把水盆夾起，再將整盆水潑向王八里身上。

王八里登時全身濕透，整個人登時呆住了。

錢十郎也一臉錯愕。

王八里表情開始現出惶恐之色。

丁大毛望着濕透的王八里，笑道：「打一盆水罷了，竟然去這麼久？必有古怪。」

王八里惶恐過後，雙手開始在身上亂抓，並開始露出痛苦之色。

丁大毛笑道：「原來水裏加入了可以令人痕癢入骨的痕癢粉。」

錢十郎終於明白，不由吁了口氣，道：「若果大毛把雙脚浸在水中，豈非痕癢極了？」

王八里全身痕癢難當，當下把衣服也脫掉，十指不斷在身上亂抓，狀甚痛苦，丁大毛笑道：「任何人要對付我丁大毛，祇有倒霉的份兒。」

錢十郎道：「大毛，你好聰明啊，知道他要算計你。」

王八里全身痕癢得不斷在叫，也不斷在跳，叫道：「求求你們，快替我止癢。」

丁大毛道：「好，你等一等！」說完，打開房門走了出去。

錢十郎不知他幹甚麼。

王八里痕癢得痛苦難當，仍不停在跳。

片刻，丁大毛返回房中，祇見他手上多了兩枝帶葉的樹枝，王八里見了稱妙。

丁大毛把其中一枝樹枝交給錢十郎，道：「十郎，別客氣，盡情打吧。」

丁大毛說完，執着樹枝，瘋狂向王八里身上抽打下去，王八里大表歡迎，頻叫舒服。

錢十郎也不客氣，拿起樹枝，也猛向王八里身上抽打，一時間，但聞啪啪之聲響個不絕。

王八里雖痛，但也叫舒服不絕，還不斷叫道：「繼續打，莫停手，加點勁。」

丁、錢二人不斷往王八里身上抽打，兩人打至雙手發軟，約莫打了一頓飯時間，可憐王八里全身被打至體無完膚，全身又紅又腫，痕癢終於止了，才叫二人停手。

丁、錢二人停下來，丁大毛笑道：「奉旨打人，你試過沒有？」

錢十郎笑道：「有生以來第一次。」

丁大毛笑道：「不知還有沒有這種機會？」

王八里痕癢止了，隨之而來的則是全身痛楚，是火辣的痛，痛得喘着氣。

丁大毛笑望着他，道：「王老兄，快多謝我和十郎哥吧，是我們替你止癢的。」

王八里已是有氣無力，頹然躺在地上，且不斷在喘氣，還有點不憤，道：「多謝你們？多謝個屁，你們把我打成這個樣子，還要多謝你們，豈非笑話？」

丁大毛望着躺在地上的王八里，笑道：「你很快又會要求我們再打你一遍了。」

王八里道：「你放屁！」豈料話剛說完，全身又痕癢難當的跳起身來。

原來地上有水漬，王八里躺下之後，身上又沾了可以使他痕癢得要命的水。

錢十郎笑道：「眼看地上有水，還要躺下，這人眞蠢！」

王八里又不斷在跳，懇求道：「快打我，快，用力的打。」

錢十郎道：「我們已把你打成這個樣子，還要打？」

丁大毛笑道：「笑話來了。」

王八里急道：「求求你們，快打我。」

丁大毛望着錢十郎，笑道：「世事越來越荒謬了，竟有人懇求別人打自己。」

王八里一臉痛苦之色，道：「別再要我啦，快打我吧！」

丁大毛又不客氣拿起樹枝，瘋狂向王八里身上打下，錢十郎自是不甘後人。

這樣又痛打了一頓，王八里才止了癢，那時候，他已皮開肉綻，苦不堪言，全身乏力的倒在地上，不過這次不再愚蠢，選個未被水濕的地方而躺。

丁、錢二人見了他的樣子，雖則是自作孽，但也於心不忍。

丁大毛穿回鞋子，忽然拾起地上水盆，便行了出去，錢十郎不明他幹甚麼。

王八里痛苦的倒在地上喘氣和呻吟。

沒多久，丁大毛端着一盆清水返回房中，把水盆放在王八里身旁，再把毛巾弄濕，便想替全身骯髒的王八里清潔身體。

王八里登時起了戒備之心，忙把身子一滾避開，並叫道：「你想幹甚麼，是否還想害我？」他一滾之下，全身痛得臉容也扭曲了。

丁大毛看着他全身傷痕和一臉痛苦之色，心裡感然，眼淚終於流下了，哽咽地道：「我替你清潔身體罷了，不是害你。」

王八里一臉難以置信的樣子怔怔望着他。

丁大毛抹去眼淚，露出一臉眞誠笑容，道：「清潔了身體，再替你搽點藥，然後換上清潔衣服，再好好休息吧。」

王八里見他一臉眞誠，也感動得落下淚來。

二人淚眼相對。

錢十郎也感染得流下眼淚。

丁、王二人凝視一會，王八里終於坐起身，點了點頭，便接受丁大毛替他清潔身體，丁大毛對錢十郎道：「十郎，馬上到王大哥房間去拿些衣服給大哥替換，再拿些止傷藥散來。」

錢十郎應聲行了出去。

丁大毛很快替王八里清潔了身體，並把他扶起坐在椅上，只等錢十郎把衣服和藥物拿來。

房中氣氛變得和諧起來了。

王八里望着丁大毛，道：「你爲甚麼待我這麼好？」

丁大毛笑道：「我把你打至遍體鱗傷，那算待你好？」

王八里以感激的目光望着他，一時說不出話來。

丁大毛又笑道：「善莫大焉這句話我是懂的，我故意說成善莫大馬罷了。」說完露出眞誠且俏皮的笑容。

王八里見了他的笑容，既眞誠，又可愛，更是寬大，一時間百般滋味湧上心頭，又好似回憶起往日自己對丁大毛的行徑。

丁大毛見他不說話，又笑道：「爲甚麼不說話？」

王八里道：「我現在知道甚麼叫做以德報怨，更知道甚麼叫做自作孽，不可活。」

丁大毛道：「男子漢大丈夫嘛，婆媽甚麼？」

王八里笑責道：「難道你就不婆媽？」

丁大毛一怔，道：「我如何婆媽？」

王八里道：「你剛才連眼淚也掉下來了，簡直比婆媽還要婆媽。」

「你剛才也掉眼淚，豈非比婆媽的婆媽還要婆媽？」

「我有掉眼淚嗎？」

「當然有。」

「即使有，肯定你掉的比我多。」

「你這人就是不肯認輸。」

「你也一樣呀！」

「我如何不認輸？」

「我又如何不認輸？」

二人相視說不出來，接着相視而笑。

過了一會，王八里正色道：「臭小子，你一再把我們戲弄，我放過你，只怕大師兄他們不放過你。」

丁大毛道：「那就叫他們隨時放馬過來吧，我才不怕他們。」

王八里想起他層出不窮的鬼主意，也不由心裡發毛。

丁大毛笑道：「有一點你弄錯了。」

王八里奇道：「那一點？」

「你說你放過我，是大錯特錯。」

「是嗎？」

「當然，你不是放過我，是鬥我不過。」

「你這臭小子，我見你倒還有

點側隱之心，所以才不跟你鬥下去，你却在得意忘形。」

「既然如此，你不必對我仁慈，我們繼續鬥下去如何？」

王八里已怕了這個「鬼見愁」，那還敢與他鬥下去？但口中却不認輸，道：「鬥下去就鬥下去，難道我還會怕你不成？」

丁大毛挺胸道：「我丁大毛隨時奉陪，有甚麼招數儘管使出來吧！」

王八里一臉不服，道：「終有一日，我會想個好計謀整你一頓，否則難洩我心頭之恨。」

丁大毛笑道：「以閣下的腦袋，恐怕這一輩子也想不出個好計謀來。」

王八里氣道：「你這不是諷刺我蠢嗎？」

丁大毛笑道：「你難道不喜歡我說話坦白？」

王八里更氣，道：「我警告你，以後別說我蠢。」

丁大毛道：「只有蠢材才會出這種警告，聰明人不會說這種話。」

王八里被氣得七孔生烟，說不出話來。

丁大毛見了他氣怒的樣子，簡直笑得心花怒放。

二人一輪口舌之爭後，錢十郎已把衣服和藥物拿來了，當下，丁大毛替王八里在身上敷了藥，再替他穿好衣服。

錢十郎知道丁大毛和王八里不再敵對，也很感高興。

房中一點也不寂寞，丁、王二人又在作口舌之爭，待得肚餓了，便叫錢十郎吩咐下人弄來食物，然後一邊吃一邊爭拗個不休，錢十郎眞怕他們來個初而口角，繼而動武，尙幸這事沒有發生。

飯後，丁、王二人仍說個不停，時而閒談，時而爭拗，錢十郎被弄得難以耳根清靜，到了晚上，王八里索性叫人搬來一張床放在房中，要與丁、錢二人同房。

這一晚，錢十郎很受罪，因爲丁大毛和王八里整晚不眠，沒有停過口，仍舊喋喋不休的，直至天亮。

錢十郎也看得出，丁大毛與王八里竟是臭味相投，所以他今後要耳根清靜也就難了。

王八里眞的打算以後都與他們同房而睡。

錢十郎想起就覺恐怖，也很無奈。

王八里雖傷得體無完膚，但都是皮外傷，幾天之後已大致痊癒。

這幾天，丁大毛、錢十郎和王八里都足不出戶，但他們一點也不寂寞。

丁大毛與王八里臭味相投，每天有說不完的話題，怎會寂寞？

錢十郎爲人渾噩，根本不知何爲寂寞，幾天下來，他已習慣了丁、王二人的諜諜不休。

人人都知道王八里與丁、錢二人共三人同住一室，但無人知道他們之間有何事發生。

程小靜想見丁大毛，但丁大毛有王八里給他消遣，連程小靜也不想見了。

所以程小靜很失落。

冷烟飛等人知丁大毛詭計多端，他們以爲王八里被丁大毛逼着同住一室，所以都很擔心王八里被丁大毛折磨得不似人形。

他們不知道王八里其實很享受。

王八里足不出戶，其實不想被人看見全身傷痕，尤其臉上那縱橫交錯的傷痕，所以丁大毛只好陪着他，替他解悶，也替自己在王八里身上尋開心。

錢十郎則完全身不由己。

丁大毛約定王八里，待他臉上的傷痊癒，一張臉可以見人的時候，就出外面玩個痛快，王八里大表贊成。

* * *

王八里的一張臉終於可以見人了，亦是他和丁大毛及錢十郎出外活動的時候。

三人一早起了床，各自梳洗過後，便一起離開房間外出。

穿過長廊，經過後園，只見冉少東在勤加練武，冷烟飛和李一鳴則從旁督促，而且很嚴格，冷烟飛對冉少東的武功進度明顯有點緊張。

三人經過後園，說說笑笑，顯得興高采烈，冷烟飛和李一鳴見了他們如此要好，簡直有如見了千年怪事，一時間接受不了這個是事實。

三人很快在後園消失，冷烟飛和李一鳴望着他們消失的方向呆住了，還以爲身處夢境。

丁、錢二人經過大廳行向大門，剛巧碰上程小靜，她見三人一起外出，便央求同行，但丁大毛只顧跟王八里喋喋不休，非但好似聽不見程小靜的話，還好似看不見程小靜。

三人已行出大門。

程小靜望着他們消失，不斷的跺脚，嘴兒開始扁了，看來會隨時大哭一場。

程小靜還不知丁大毛是個不解溫柔的混帳小子。

三人行出大宅之後，來到馬廐，各自選了馬匹，便策馬而去。

程小靜聽了馬蹄聲，終於哭了。

* * *

中午時分。

丁、錢、王二人三人騎着馬，漫無目的，不覺來到城東。

身處鬧市，三人都下了馬，牽着馬在街上信步而行。

此時三人也覺肚餓了，該是祭五臟廟的時候了。

丁大毛和王八里連該光顧那一家館子也爭拗了一番，爭得臉紅耳赤，最後王八里只好認輸，進入了丁大毛建議的一家酒樓用膳。

三人由伙計招呼坐下，丁大毛但覺肚子雷响，便急不及待向伙計點菜，他身上頗有點銀兩，點的全是貴價菜式。

王八里的視線好似有所發現一樣，望向另一邊座頭。

丁大毛好奇的循他視線望去。

王八里原來望向不遠處的四個人。

只見那四個人中，其中一人約四十歲年紀，身材健碩，臉肉橫生，樣子有點兇惡，且面容有點冷酷，其餘三人都是三十歲左右，樣子毫不起眼。

丁大毛不以爲意，望了一眼，回轉頭，繼續向伙計點菜，還要了一壺上等美酒。

王八里向那四人望了一會，忽然不屑地道：「江湖敗類！」

丁大毛一怔，忍不住又向對方四人望了望，然後扭頭望着王八里，奇道：「怎地如此罵他們，莫非他們曾經戲弄過你？」

王八里道：「江湖敗類祇會殺人放火，不會戲弄人。」

「他們到底是甚麼人？」

「江湖敗類。」

「你這不是廢話嗎？我是問他們甚麼底子和甚麼來頭！」

「他們就是揚州一帶的江湖黑幫『長興幫』的人，那個樣子冷酷的傢伙名叫伏一雷，他在幫會中甚麼職位不得而知，祇知他在幫會中的身份也不低。」

「你好似很憎恨他們？」

「他們多行不義，人人得而誅之。」

「你們四師兄弟在外面的行徑也不見得太光彩。」

王八里氣道：「我們四師兄弟就因爲被你這臭小子戲弄得無處發洩，一時昏了頭腦才做出這些事，莫看我們幾個樣子兇惡似壞人，其實內心善良得很。」

丁大毛笑道：「無處發洩，所以找無辜者發洩？」

王八里爭辯道：「你想想，一再被人戲弄，馬兒被搶去了，手中的劍被搶去了，俊俏的臉孔給劃花了，如何不氣？」

丁大毛忽然怔怔的望着他。

王八里奇道：「爲甚麼用這眼光望着我？」

丁大毛道：「你也算臉孔俊俏？」

「難道不算？」

「當然不算。」

「如何才算？」

「起碼長得比猴子稍爲好看才算。」

「你說我長得比猴子還難看？」

「你難道不喜歡我說話坦白？」

「臭小子，總有一天我會想個好計謀出來整你一頓，以洩心頭之恨，你等着瞧吧！」

「算命的說我祇能活到九十多歲，恐怕我等不到這一天了。」

王八里又被氣得七孔生烟，無言反駁。

丁大毛一副嬉皮笑臉望着他。

王八里氣得臉也紅了。

店小二把一壺酒送了上來。

王八里拿起酒壺，老實不客氣便往肚裡灌。

丁大毛見他飲酒發洩，看得很開心。

伏一雷四人結帳離座而去。

丁大毛不由向他們望了望，這時他看個清楚，與伏一雷一起的其中一人，竟是月前連飛龍金牌也輸了給自己的許長勝。

許長勝背着他們而坐，此刻起身離座，丁大毛才看見他。

丁大毛不把此事放在心上。

伏一雷四人已行出酒樓。

王八里祇顧仰天飲酒，根本不知伏一雷四人已離開。

又有三個顧客進入酒樓。

這三個是兩男一女。

那女的正是唐瑩，兩個男的約莫二十歲，都長得唇紅齒白，樣子也甚英俊，而且甚是斯文。

他們在距丁大毛兩枱之隔的一張座頭坐了下來。

丁大毛當然未見過他們，但也不由望多了兩眼，而且看得很不順眼。

因爲那女的一副刁蠻任性的樣子，且態度甚是囂張，那兩個男的對那少女則千依百順，極力討好，唯恐對那少女巴結不週，但少女始終連正眼也未望他們一眼，甚是冷淡。

丁大毛但覺這兩個男的在那少女面前有如奴隸。

丁大毛很不喜歡，也瞧不起這種男人，不其然地鄙視說道：「沒出息的傢伙。」

錢十郎知他一直留意這三男女，緊接道：「對，這種男人實在沒出息。」

王八里剛巧一口氣把一壺酒喝完，且喝得甚痛快，把酒壺放下，不滿地道：「喝酒罷了，怎地沒出息？」

錢十郎忙道：「大毛不是說你。」

王八里正想開口，見了丁大毛

的視綫，循他視綫望去，登時知他是何所指，因爲他也見了那兩個青年對唐瑩千依百順，一個搶着替唐瑩斟茶，另一個則搶着把茶杯送到唐瑩唇邊。

唐瑩勉强張口喝了一口，那負責遞茶的則開心到不得了，還聽他道：「不太熱吧？」

唐瑩則態度冷淡，道：「還可以。」

那青年更開心。

那個負責斟茶的則顯得既失望又懊喪。

王八里見了，機伶伶打了個寒噤，連看也不敢多看一眼。

丁大毛仍在看着。

王八里氣道：「世上竟有這種女人。」

丁大毛道：「世上的確有很多這一種女人，因爲世上有這種混帳的男人。」

王八里道：「所以我不打算娶妻子。」

丁大毛道：「世上再刁蠻、再任性、再不可理喻的女人都是一些沒出息的男人寵壞的。」

王八里道：「這種嬌寵女人的男人非但沒出息，也最愚蠢。」

丁大毛接口道：「因爲被寵壞了的女人，即使你得到她，你就一生身處惡夢之中。」

王八里道：「嬌寵女人的男人蠢，被寵壞的女人則更蠢。」

丁大毛笑道：「我們好似第一次口徑一致。」

王八里也笑道：「媽的，臭小子年紀輕輕，竟有這種理論。」

這時，店小二把菜陸續端上來了。

三人飢腸轆轆，忙舉箸進食，吃得有點狼吞虎嚥。

他們的食相引起唐瑩注意。

唐瑩一副厭惡的神情看着他們，且瞧不起他們。

那兩個青年見唐瑩向丁大毛三人發出鄙視神色，爲了討好唐瑩，也以同樣的眼神，同樣的神情望向丁大毛三人，彷彿做任何事都是爲了討好女性。

丁大毛三人在大快朶頤，吃得好不痛快，就在此時，忽然傳來一把粗大的聲音：「原來你在這裡，我找得你好苦。」

丁大毛可以令很多人頭痛，但能令丁大毛頭痛的祗有一個人，就是這把聲音的主人。

丁大毛認得這把聲是東方快刀的，登時愕住了，喃喃地道：「這老不死倒本事，竟知道我在這裡。」

王八里抬頭望向東方快刀，對丁大毛道：「你的老朋友來了。」

丁大毛胃口盡失，無奈望向東方快刀，祇見東方快刀的眼光望向另一邊。

丁大毛循他視線望去，原來他望着唐瑩。

東方快刀滿心歡喜向唐瑩行去。

丁大毛吁了口氣，因爲東方快刀根本沒有看見自己。

唐瑩見東方快刀行到身邊，霍地長身而立，杏眼圓睜，叫道：「爲甚麼老是纏着我？快給我滾到遠遠去。」

東方快刀堆滿笑容，道：「你一日不拜我爲師，我非纏着你不可。」

丁大毛又吁了口氣，笑道：「終於有人取代了我的位置。」登時又食慾高漲起來。

此時又聽唐瑩叫道：「你這老不死，天天到我家門口向我爹罵戰，若不是我爹阻撓，我們一班師兄弟早把你剁成肉醬了，你還要我拜你爲師？你妄想。」

東方快刀理所當然地道：「向你爹罵戰是一回事，不拜我爲師是另一回事，豈能混爲一談？」

與唐瑩一起的兩個青年其中一人叫道：「老不死，我師妹叫你走，爲甚麼還不走？」

另一人接道：「再不走，我不跟你客氣了。」

東方快刀不理他們，還在他們的座頭坐下，豈料甫一坐下，唐瑩雙手各拿一茶杯，便向東方快刀潑去，令他全身盡濕。

東方快刀不悅地道：「你怎可以這樣對待師父？」

唐瑩怒叫道：「你走不走？」

東方快刀頗有無賴風範，道：「不走！」

唐瑩連忙拿起茶壺，便向東方快刀擲去，東方快刀側身避了，唐瑩怒火猶盛，抓起枱上的東西，筷子、杯、碟、碗等物，盡向東方快刀擲去。

東方快刀祇好退避三舍，鄰座食客唯恐遭受池漁之殃，亦紛紛走避。

王八里見了，道：「這妞兒好潑辣，莫非眞被臭男人寵出來的？」

丁大毛看得痴了，喃喃地道：「這位姑娘好有性格，太可愛了。」

王八里怔怔的望着他。

丁大毛眼神好似好欣賞唐瑩的所作所爲。

王八里見了他着迷的樣子，不知好氣還是好笑，道：「你這小子果然混帳。」

丁大毛好似聽不見，眼中祇有正在大發雷霆的唐瑩，且越看越是着迷。

東方快刀避了唐瑩擲來的一應物件，見她枱上空空如也，無物好

擲了，便放心行前，又堆滿笑容道：「好徒兒，趁着這裡人多，做我們的見証人，快快下跪行拜師之禮吧！」

一青年怒目瞪着東方快刀，道：「老鬼！我師妹是不會拜你爲師的，快滾吧！」

東方快刀惡瞪着他，正色道：「你這兩個混帳的女人奴隸，沒有資格開口，閉嘴！」

兩青年登時噤若寒蟬，不敢開口。

東方快刀以爲唐瑩無物可擲，所以大可放心，豈料唐瑩竟然舉起整張枱，嬌喝一聲，便向他當頭擲下。

東方快刀連忙閃避。

衆食客見狀，都在議論紛紛。

丁大毛拍案叫好。

唐瑩見丁大毛拍掌，好似遷怒於他一樣，向他横了一個冷眼。

丁大毛的拍掌叫好聲引起了東方快刀的注意。

東方快刀見了丁大毛，喜道：「好徒兒，原來你在這裡，我找得你好苦。」

丁大毛開始頭痛。

東方快刀走向丁大毛座位處。

丁大毛的頭更痛。

唐瑩趁機離開酒樓，那兩個青年則緊緊從後跟着。

東方快刀見唐瑩離開，大爲緊張，一時間不知追向唐瑩好，還是抓緊丁大毛好。

東方快刀最後選擇丁大毛，因爲丁大毛行踪飄忽，給他走脫，要找到他就難了，連忙行到他座頭處，正色道：「臭小子，你可把我戲弄個夠了，今次你逃不了啦，快快下跪拜師吧！」

丁大毛道：「剛才那姑娘是你另一弟子？」

東方快刀道：「是啊！」

丁大毛道：「她豈非是我師妹？」

東方快刀笑道：「那還用說？你是大師兄啦！」

丁大毛道：「我是大師兄？好威風啊！」

東方快刀道：「威風極了！」

丁大毛站起身，向王八里和錢十郎道：「我們快走！」

東方快刀那有如許容易讓他一走了之？連忙一手捉住他，道：「走？去那？」

丁大毛道：「把師妹追回來，然後要她當着許多人面前下跪拜師。」

東方快刀喜道：「你果然想得週到，快去快去，不然追不上了，她跑得蠻快的。」

丁大毛向王八里和錢十郎示意離開。

錢十郎道：「我們還未結賬啊！」

東方快刀在催促，道：「回來才結賬未遲，快去，我在這裏等你們。」

丁大毛率先快步離開酒樓，王八里和錢十郎祇好跟着。

東方快刀望着他們快步而去，很感安慰，因爲丁大毛終於沒有令他失望。

＊　＊　＊

丁大毛略施小計，又輕易擺脫了令他頭痛的東方快刀。

他甫一步出酒樓，便四處張望，找尋唐瑩的影踪。

王八里道：「你眞的要替那老怪物把那妞兒找回來？」

丁大毛道：「這老不死是我一生人最怕見到的人，我怎會幫他？要擺脫他還來不及呢。」

「那你到處左張右望的，到底找甚麼？」

「找剛才那位姑娘，看她家住何處，姓甚名誰。」

王八里沒好氣地道：「她家住何處，姓甚名誰與你何干？」

丁大毛道：「這位姑娘很有性格，可愛極了，我喜歡得很，我要設法結識她，然後跟她共墮愛河，再和她結婚生子，怎地與我無關？」

錢十郎聽得呆住了。

王八里吃了一驚，道：「你要娶這個女子爲妻？」

「有甚麼不妥？」

「大大不妥。」

「如何不妥？」

「莫非你打算一生身處惡夢之中？」

「我不是那種一生祇懂嬌寵女人的混帳男人，所以不會一生身處惡夢之中，你放心。」

「她已被人寵壞了，這有甚麼分別？」

「分別很大。」

「你倒說來聽聽。」

「分別是寵壞她的是別人，不是我。」

「這沒有多大分別啊！」

「最大的分別是，女人被人寵的時候，她會大擺臭架子，無人寵的時候，她才對喜歡的男人死心塌地，唯恐你撇她而去，所以我永遠不會寵女人，好讓她對我死心塌地。」

王八里道：「臭小子說得倒深奧。」

丁大毛道：「難怪你至今尚未有老婆了，連這簡單的道理也不懂。」

三人在街上左右尋覓，不多久，果然看見唐瑩和那兩個青年就在前面不遠處。

丁大毛大喜，連忙快步跟上前。

王八里等着欣賞丁大毛如何在那小潑婦面前碰釘，也樂意跟着上去。

唐瑩終發覺丁大毛跟着自己，停下步，回轉身，瞪大雙眼，雙手叉着腰瞪着丁大毛。

丁大毛不是不識趣，而是天生的厚臉皮，繼續走前，走到唐瑩面前時，以責怪的語氣道：「爲甚麼用這種眼光望我？」

王八里在暗笑，看他如何碰着一鼻子灰。

唐瑩怒道：「你跟着我幹甚麼？」

丁大毛反客爲主，道：「我就是喜歡跟着你，你奈我甚麼何？」

那兩個青年大大不滿，正要開口向丁大毛惡言相向，王八里連忙以兇惡的眼神瞪着他們。

兩人見王八里樣子兇惡，登時不敢出聲。

唐瑩對那兩個青年很失望，也很憤怒，因爲他們連開口說一句話也不敢，當下向他們橫了一個冷眼。

兩青年見唐瑩對自己不滿，登時緊張起來。

唐瑩瞪住丁大毛，怒道：「你是那老不死的徒弟，你也不是好人了。」

丁大毛道：「姑娘錯了，在下與姑娘實在是同病相憐，所以我們應該同舟共濟，和氣共處才對，還有，對我說話要客氣點，知道嗎？」

唐瑩仍一肚子火，叫道：「你這無賴，你到底想怎樣？」

丁大毛道：「姑娘貴姓芳名？」

「我爲甚麼要告訴你？」唐瑩說完，轉身便快步而走，且走得很快，兩青年唯恐跟不上，也亦步亦趨的跟着。

丁大毛沒有行動，祇望着唐瑩背影在發笑。

王八里笑道：「你死心了沒有？」

丁大毛也笑道：「這是好的開始。」

王八里很感詫異。

丁大毛道：「她已對我留下了印象。」

王八里更感詫異。

丁大毛解釋：「若果一見面就對她說些讚美之言，她這一輩子就會對我不屑一顧。」

王八里道：「爲甚麼？」

「因爲她聽厭了，一個被奉承慣了的人，忽然有人搶白她，不留下印象才怪。」

錢十郎道：「大毛越說越深奧了。」

丁大毛道：「這很簡單，毫不深奧，祇是很多人不懂這個道理。」

王八里道：「下一步如何？」他顯然對丁大毛的求偶方式產生了興趣。

丁大毛道：「跟着她，看她家住何處。」說着快步從後跟着唐瑩。

王八里對這件事越來越感興趣，也樂意跟着他。

唐瑩見丁大毛從後跟着，心中越氣，走得也越急。

丁大毛三人離遠跟着。

雙方有如追逐一般在街上穿插。

不多久，雙方來到近郊處。

丁大毛離遠望去，祇見唐瑩在一間大宅前拍門，所以知她住處了。

沒多久，大宅大門打開了，唐瑩和兩個青年隨之閃身入內，而大門也關上了。

丁大毛終知道唐瑩住處，很感開心，不其然向大宅走去。

王八里與錢十郎跟着他。

丁大毛向大宅正門走前，向前一望，登時整個人愣住了。

一向反應不大的錢十郎也有了反應。

王八里望着丁大毛的表情，不明所以。

丁大毛仍呆望着大宅門樓上的一個牌匾。

原來那牌匾寫着「名劍莊」三個龍飛鳳舞的金漆大字。

這牌匾無論字體，色澤及大小，俱與程浩的名劍莊一模一樣。

王八里見了他的樣子，奇道：「臭小子，你呆着幹嗎？」

丁大毛望着他，道：「這裏是名劍莊？」

王八里道：「匾上不是寫得很清楚嗎？却在問我？」

「你師門不是名劍莊？」

「是。」

「這裏也是名劍莊？」

「是。」

「揚州城有兩個名劍莊？」

「是，這裏是東名劍莊，我師門則是西名劍莊。」

「這東名劍莊掌門是誰？」

「唐委，你爲甚麼不知道？」

丁大毛又呆住了，祇懂發呆。

王八里見了他的樣子，不禁皺眉道：「到底發生甚麼事？」

丁大毛忙道：「告訴我，到底發生甚麼事？」

王八里祇覺好笑，道：「我問你，爲甚麼反問我？」

丁大毛道：「告訴我，爲甚麼揚州城有兩個名劍莊？」

「這事揚州城人人皆知，你爲甚麼不知？」

「我不是揚州人嘛，快告訴我。」

王八里道：「名劍莊本來祇有

一個的，但十二年前一分爲二，一個在東，一個在西，所以有兩個名劍莊。」

丁大毛道：「爲甚麼後來一分爲二？」

王八里道：「這是上一代的恩怨，我那管他爲甚麼。」

「看來你是不知道個中原因了。」

「誰說我不知道？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你倒說來聽聽。」

「我師父和唐委是名劍莊的第四代弟子，我和大師兄這一輩是第五代。」

「我問你名劍莊爲甚麼會分裂？你却在說甚麼四代五代六代的，離題啦！」

「臭小子，我不是一路說下去嗎？聽着啦，名劍莊第一和第二代掌門人，都是把掌門人之位傳給大弟子的，但第三代掌門人唐訊師祖，却把掌門人之位傳給兒子唐委，當時我師父是門下大弟子，且比唐委年長十歲，武功更比唐委高得多，師父不甘心屈居唐委之下，就帶着我們這批名下弟子另起爐灶，在城西另立門戶了。」

「就是爲了這個原因而令一個門派分裂？」

「就是了。」

「既然第一二代掌門都把掌門之位傳給大弟子，唐訊爲甚麼違規？」

「原來第一二代掌門人因爲沒有兒子，才把掌門人之位傳給大弟子，唐訊師祖既然有兒子，就傳給兒子唐委了。」

「既然如此，也無不妥啊。」

「但我師父是大弟子嘛，按照上兩代做法，該傳給大弟子才對，也天經地義，但唐委則覺得，既然自己是掌門人之子，承繼掌門人之位才是天經地義之事，所以老實不客氣把掌門金牌據爲己有了。」

「揚州城三年一度的武林盟主選舉比武，據我所知，每個門派只能派一個代表參加比武，但名劍莊分東西，到底那一家派代表參加？」

「武林聯盟只承認一個名劍莊，上一屆的比武由東名劍莊的孟傾城勝出，因此唐委做了武林盟主。」

「你們西名劍莊則無資格參加？」

「對！」

「武林聯盟大會如何釐定東西名劍的參賽資格？」

「名劍莊有一個掌門令牌，大會是知道的，所以大會只承認掌門令牌，令牌在誰手上，誰就有資格參加，大會不想引起紛爭，所以向東西兩名劍莊作了這個規定，我師父因爲沒有掌門令牌，所以我們西名劍莊無資格參賽。」

「既然西名劍莊無資格參賽，你師父爲何叫冉少東勤加練習，以應付今屆比武？」

「因爲我們可以得回掌門令牌，所以有資格參賽，但一切都被你這個臭小子破壞了。」

丁大毛奇道：「我如何破壞了？」

王八里道：「你若不把掌門令牌交還我們，我們就沒有資格參賽了。」

丁大毛更奇，道：「你們的掌門令牌關我甚麼事？」

王八里道：「掌門令牌明明在你身上，是你從許長勝身上贏回來的，爲甚麼不關你事？」

丁大毛恍然道：「飛龍金牌就是你們的掌門令牌？」

「你說對了。」王八里道。

丁大毛懊喪道：「怪不得惹起這許多爭端了。」

「你知道就好啦！」

「飛龍金牌本來由東名劍莊擁有的是嗎？」

「是。」

「但爲何後來又流了出來，更落在那個地痞流氓許長勝手上？」

「師父不能名正言順成爲名劍莊掌門人而一直耿耿於懷，眼見唐委因爲有飛龍金牌的關係而做了揚州城的武林盟主，心中更不是味兒，大師兄很孝順師父，爲了令師父可以眞眞正正做名劍莊掌門人和武林盟主，便收買了唐委一個名叫雷坤的心腹弟子，把飛龍金牌偷了出來，豈料那雷坤嗜賭成性，把身上銀兩輸光了，竟以飛龍金牌作賭注，就這樣，飛龍金牌就輸給了許長勝。」

「所以你們四師兄弟就到處找許長勝下落了？你們師父叫你們出外面做點事，就是這件事？」

「對了，但我們遍尋許長勝不獲，却看見你這個臭小子把飛龍金牌掛在身上，後來才知道，許長勝把金牌輸了給你。」

丁大毛道：「這件事原來這麼曲折。」

王八里忽然呆住了，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

丁大毛奇道：「甚麼事？」

王八里夢囈般道：「不妙！」

丁大毛道：「如何不妙？」

「大大不妙。」

「如何大大不妙？」

「師父說過，叫我不可把飛龍金牌的意義和背後眞相告訴你的，尤其是金牌爲何流了出來更加不可說，但我竟然全都說了。」

「爲甚麼不可對我說？」

「飛龍金牌是大兄師叫人偷出來的，這事很不光彩，師父不想任

何人知道這件事，所以叫我們別提。」

「但現在你提了。」

「所以大大不妙。」

「放心，我不會把這件事宣揚出去的。」

「臭小子，你要怎樣和甚麼時候才肯把金牌交還我們？」

「飛龍金牌本來是唐委的，你怎能說交還你們？」

「我師父師母，還有小師妹待你這麼好，你難道不該幫我們西名劍莊這個忙？」

「在情在理，我眞該幫你們這個忙。」

「既然如此，馬上交給我吧。」

「莫非你覷覦金牌，才跟我化敵爲友？」

「臭小子，你實在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王八里頂天立地，會是這種人嗎？」

「我也相信你不是這種人。」

「知道就好了，快把金牌給我吧。」

「可惜得很。」

「可惜甚麼？」

「飛龍金牌被人搶去了。」

「你這不是耍我嗎？」

「死王八，臭王八，病王八，我已把你當友看待，我爲何要耍你？你竟不信我？我丁大毛是從來不騙朋友的。」

「我信你就是了，但爲甚麼叫我王八？」

「你名字不叫王八嗎？」

「我叫王八里。」

「我知道，簡稱王八。」

「我警告你，別這樣叫我。」

「我喜歡又怎地？死王八、臭王八，病王八。」

「臭小子，有一天我會想個好計謀出來整你一頓，以消我心頭之恨，你等着！」

「你這廢話留待下一輩子才說吧。」

二人又在作口舌之爭，越吵越是激烈，錢十郎眞怕他們一言不合，繼而大打出手，到時丁大毛可慘了，但錢十郎最後明白，這二人一刻不抬槓會整天渾身不舒服，所以不擔心他們會大打出手。

二人越吵越大聲，大宅內的人明顯然被他們爭吵聲驚動了，此時宅門徐徐打開。

丁大毛與王八里見宅門打開，竟自動停了口，並望着宅門。

宅門打開後，有三個人行了出來。

這三個人是唐瑩、孟傾城，還有丁大毛未見過的唐委。

孟傾城見了丁大毛，神態仍是那麼冷傲，道：「丁大毛，果然是你？」

唐瑩也道：「原來你就是丁大毛，幸而孟師兄認得你的聲音，所以出來看一看。」

丁大毛不理孟傾城與唐瑩，眼中只有那個外形威武的唐委，一拱手道：「前輩可是唐委掌門？」

唐委一點頭，道：「正是，丁小兄弟，可方便入寒舍一談？」說話彬彬有禮。

丁大毛一直心儀唐委，眼前唐委竟向自己作出邀請，求之不得之餘，也有點受寵若驚。

唐委向他作了個入屋的手勢。

丁大毛更喜，踏步便想進入，王八里一手把他拉住，道：「你不能進去。」

丁大毛道：「我等這天很久啦，爲甚麼不能進去？」

王八里道：「師父有令，西名劍莊任何弟子一律不能與東名劍莊任何人來往，違者逐出師門。」

丁大毛道：「那你先回去好了。」

王八里道：「你呢？」

丁大毛道：「我不是西名劍莊弟子，當然可以進入東名劍莊。」

王八里一想不錯，登時無言。

唐委又向丁大毛道：「小兄弟，請。」

丁大毛不作猶豫，舉步便跨進宅內，錢十郎則跟着他，王八里則站在宅外發呆，一時間不明唐委因何向丁大毛作出邀請。

宅門已關上，王八里只好掉頭離開。

* * *

唐委熱誠招待丁大毛和錢十郎進入屋內，雙方分賓主在大廳坐下，孟傾城與唐瑩則只站在一旁。

丁大毛發覺唐瑩一直以氣憤的神情望着自己，顯然被搶白過後顯得很不開心。

丁大毛再望向孟傾城，只見他仍一副傲慢態度，實在看不過眼，然後望着唐委，道：「唐掌門在武林中鼎鼎大名，又是揚州的武林盟主，晚輩敬佩得很，但有一點，晚輩想極也不明白，希望前輩多加提點。」

唐委道：「小兄弟但說無妨。」

丁大毛道：「以唐掌門的雍容氣度，且待人摯誠，毫無架子，但何解貴派竟有傲慢無禮，目中無人，自以爲是的人物呢？」

丁大毛明顯在繞彎罵孟傾城，孟傾城如何聽不出？登時怒得惡瞪住丁大毛。

唐委當然也明白他話中之意，望望孟傾城，見了他的態度，不由窘住了。

丁大毛見了孟傾城的反應，又道：「這種傲慢無禮，目中無人，自以爲是的人，眞不明白日子如何過，難道這樣活下去不覺辛苦的嗎？」

唐瑩忍不住，怒道：「丁大毛，你胡說八道甚麼？」

丁大毛反唇相稽，道：「難道我說錯了？」

孟傾城冷聲道：「丁大毛，說話小心一點。」

丁大毛道：「孟少俠呀孟少俠，你自己仔細想清楚吧，你這樣做人活得開心嗎？我可以肯定點說，你這人根本沒有朋友，因爲根本沒有人肯跟你這種自以爲是的人做朋友。」

孟傾城頓時臉紅耳赤，大概被丁大毛說穿了眞相。

唐瑩怔怔的望着丁大毛，好似佩服他能說穿孟傾城的內心世界。

最難堪的要算唐委，因爲孟傾城到底是他調教出來的弟子，丁大毛越說，他臉上的窘態越深。

丁大毛見了唐委的窘態，也很識趣，連忙把話題轉了，道：「不知唐前輩叫晚輩到府上有何貴幹？」

唐委一整臉容，露出眞誠的笑容，道：「只怕打擾了丁小兄弟。」

丁大毛道：「前輩，晚輩大毛乃快人快語，前輩但說無妨。」

唐委道：「那就恕我開門見山了，希望丁小兄弟能把飛龍金牌物歸原主，歸還我門下。」

「飛龍金牌在晚輩手上，前輩莫不是聽了貴派高足孟少俠之言？」

「正是！」

「晚輩曾向孟少俠言明，飛龍金牌早被强盜搶去，難道孟少俠沒有把晚輩之言轉告？」

「劣徒的確有向唐某提及過這點，祇是强盜如何得知金牌在小兄弟身上？」

「强盜當然不知金牌在大毛身上，强盜目的是要掠奪大毛財物，金牌也很值錢，强盜見了，如何會放過？」

「小兄弟可知强盜來頭？」

「相信祇是一些烏合之衆，流氓地痞之流，並無甚麼來頭。」

唐委有點失望。

唐瑩插嘴道：「祇要找到那些强盜，相信可以找回金牌了。」

孟傾城毫不客氣，對丁大毛道：「你認不認得强盜的樣子？」語氣頗似命令。

丁大毛見了他的無禮，心中氣極，正要反唇相稽，唐委見丁大毛不悅，忙對孟傾城責道：「放肆，我們有事相求丁小兄弟，該以禮相待才是，你這是甚麼態度？」

孟傾城很不願意的住了口。

唐委向丁大毛賠不是，道：「對不起，請恕劣徒無禮。」

丁大毛笑道：「前輩放心，大毛從來不跟這種人計較的。」

錢十郎終於開口道：「是啊，大毛爲人很大方的，從不記仇記恨，所以活得很開心。」

丁大毛接口道：「還有，我從來不喜歡奉承任何人，尤其是女人。」說時，有意無意望向唐瑩。

唐瑩好似明白他所指，意思是指不斷向自己討好的兩個師兄，也含有諷刺自己的意味。

唐委道：「小兄弟，認不認得向你下手的强盜？」

丁大毛道：「前輩之意，是派出弟子四出尋找强盜，從而奪回飛龍金牌？」

「唐某確有此意。」

「若然這樣做，前輩準會白費工夫。」

「何以見得？」

「金牌之上有圖案，且打造精緻是不？」

「是。」

「飛龍金牌乃純金打造而成，對强盜來說值價乃在於黃金的價值，並非來自圖案，是不？」

「是。」

「即是說，一堆黃金，無論你把它弄成甚麼樣子，和刻上甚麼圖案，甚至把它弄成一堆泥土模樣，也不減其價值，是嗎？」

「是。」

「前輩可明白大毛想暗示甚麼嗎？」

唐委道：「小兄弟之意，是强盜搶去了飛龍金牌，見了金牌上的圖案，爲求容易脫手，必先把金牌上的圖案熔掉，然後再出手變賣，即使把精緻的圖案毀去，甚至把金牌熔成一堆泥土模樣，也不減其價值。」

丁大毛道：「不錯，所以就算找到搶金牌的强盜，也不能找回金牌了，這不是白費工夫嗎？」

唐瑩插嘴道：「這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罷了。」語氣已改爲客氣多了。

丁大毛見唐瑩改變語氣，聽得舒服多了，笑道：「大毛推測不會錯的。」

唐瑩道：「你肯定？」

丁大毛道：「肯定！」

唐委有點緊張，道：「如何肯定？」

丁大毛道：「搶金牌的强盜既是城中的地痞流氓，當然很清楚城中的大小事情，飛龍金牌他們可能沒有見過，但貴派分裂爲東西兩派，這些地痞流氓無可能不知，飛龍金牌也絕無可能沒有聽說過，所以飛龍金牌一到手，他們見了金牌一面的飛龍圖案，另一面的金字圖案，已清楚言明金牌的來歷了，若果就這樣拿去變賣，豈非不打自招那是賊贓？所以除了大笨蛋之外，把金牌變賣前，必把圖案先行熔掉，甚或把整塊金牌的形狀熔成另

一形狀，如此脫手就易如反掌了。」

唐瑩道：「如此說來，飛龍金牌已在世上消失了？」

丁大毛道：「可以說，飛龍金牌存在世上的機會已很渺茫。」

唐瑩急道：「你知不知道，飛龍金牌對我們派多重要。」

唐委也嘆口氣道：「飛龍金牌沒有了，相信從此多事。」

丁大毛道：「此話怎講？」

唐委道：「名劍莊分裂了十二年，因飛龍金牌在唐某手上，揚州武林聯盟才承認我這掌門人的身份，現在沒有了飛龍金牌，程浩必會派出弟子與我東名劍莊弟子拚個高下，如此一來，名劍莊就變成自相殘殺，簡直是我派的耻辱，也作武林同道笑柄。」

丁大毛奇道：「程浩何以會派出弟子與貴弟子拚個高下？」

唐委嘆口氣，道：「因武林聯盟祇承認一個名劍莊，武林盟主比武也祇能有一個名劍莊弟子參賽，現在沒有掌門令牌，程浩為了加入武林聯盟，和參加武林盟主比武，必會派出弟子與我東名劍莊先比試，誰勝了，誰就是名劍莊的代表。」

唐瑩安慰父親道：「爹，你擔心甚麼？孟師兄必能打敗西名劍莊的弟子，到時爹不仍是堂堂正正的名劍莊的掌門人和應屆的武林盟主嗎？」

唐委道：「話是如此說，但爹總不想見同門操戈，況且來日方長，日後的紛爭必接踵而來，這能不令人煩惱嗎？」

丁大毛道：「要解決煩惱還不容易嗎？」

唐瑩喜道：「你有辦法解決？」

丁大毛道：「祇要唐掌門把名劍莊掌門之位雙手送與程浩，則萬事可解決了。」

唐瑩為之氣結，道：「你為甚麼不叫程浩承認我爹是名劍莊掌門？豈非一樣可以解決問題？」

丁大毛道：「說到底，煩惱來自虛名之爭罷了。」

唐瑩微怒，道：「甚麼虛名之爭？我爹的名劍莊掌門人身份，乃是爺爺臨終前傳下來的，那個程浩却以大弟子自居，非做掌門不可，所以才令名劍莊分裂罷了。」

唐委道：「武林盟主乃是揚州城武林的最高榮譽，每個人都渴望能坐上這個位，到時就可替門派光大門楣了，程浩所渴望的就是坐上盟主寶座，但首先，他必要成為名正言順的名劍莊掌門。」

丁大毛道：「唐掌門把掌門之位讓給程浩，然後讓其坐上武林盟主寶座，不是也可以替名劍莊光大門楣嗎？」

唐委道：「這祇不過替西名劍莊光大門楣罷了，我東名劍莊沾不上任何光彩。」

丁大毛道：「都是名劍莊呀，這有甚麼分別？」

唐委道：「分別在於名劍莊已分裂成東西兩派。」

丁大毛道：「還不簡單嗎？東西名劍莊統一起來，甚麼紛爭不就一下子解決了嗎？」

唐委道：「統一當然不是問題，但統一之後誰做掌門人才是最大問題，總不能有兩個掌門人，若是如此，跟沒有統一有甚麼分別？」

丁大毛道：「此事歸根究底，就是掌門之爭，一日不弄妥這一點，休想言統一了。」

唐委道：「你想想，唐某掌門之位乃是先父臨終前傳下來的，正是名正言順，那有輕易讓與他人之理？」

「但程浩身為大弟子，按照上兩代門規，掌門之位是傳給大弟子的，所以他也有其理由。」

「程浩該很清楚，上兩代掌門因為無子，才傳給大弟子，我爹既然有子，父傳子也無不妥，再說，掌門之傳位，根本沒有明文規定。」

「正是公說公有理，清官難審家庭事。」

「總之程浩要求兩派統一很簡單，承認我這個掌門人身份就是了。」

「看來很不容易。」

「的確不容易。」

「若果這一代不統一，到了下一代，兩派各有新一代掌門人，統一則更不用提了。」

唐委堅決的道：「既然飛龍金牌沒有了，我祇能等程浩派出弟子向我派挑戰，若果他調教出來的弟子能打敗我的弟子，我就把掌門之位讓與他。」

丁大毛接下去道：「然後東西兩派為了掌門之爭，將一路鬥爭下去，甚至磨擦因此而擴大，最後可能演變成互有死傷，仇恨越來越深，且把仇恨一代代傳下去，永無休止。」

唐委更堅決道：「他要跟我鬥下去，我還不奉陪到底嗎？」

丁大毛嘆口氣，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唐委轉變話題，道：「丁小兄弟何以跟西名劍莊弟子一起？」

丁大毛便把來揚州之目的說了，更坦言來揚州的目的是要拜在唐委門下，豈料抵達揚州城之後，找到了名劍莊，却是西名劍莊，不是心目中的東名劍莊，因而與程浩及其門下弟子相識等都說了，當中隱瞞了與冷烟飛等人為了飛龍金牌

而結下了恩怨，更不提如何收買市井之徒假扮强徒，來一幕英雄救美混進程浩門下。

雙方話題離開了東西兩派之爭，無所不談，這唐委外表嚴肅，却是健談之人，與丁大毛越說越投機，到了晚飯時間，唐委更留丁大毛與錢十郎一起用膳，丁大毛自是老實不客氣了。

飯後不久，天色入黑，丁大毛辭別唐委，唐委知道丁大毛回西名劍莊路途遙遠，且入黑不宜上路，便挽留他住宿一宵，丁大毛又來一個老實不客氣了。

有功武林　榮膺掌門

夜已深。

西名劍莊的大廳仍燈火通明。

程浩顯得坐立不安，冷烟飛、王八里等師兄弟陪着他在發急。

程浩望着大門，一臉焦急，道：「已這麼晚了，大毛和十郎為甚麼還不回來？會不會發生了甚麼意外？」

冷烟飛望着王八里，道：「丁大毛對你說，飛龍金牌已被人搶去了，可不可靠？」

王八里道：「看他不似說謊。」

冷烟飛道：「你肯定他不是說謊？」

王八里道：「當時我聽了，起初也不相信，還對他說別耍我，不料他大發脾氣，還說我已當你是朋友，為甚麼耍你？我丁大毛是從來不欺騙朋友的。這小子雖然詭計多端，但我相信他是對朋友眞誠的人。」

李一鳴插嘴道：「丁大毛明知自己不懂武功，但他拚死保護錢十郎，足可見這人對朋友的確以義氣為重。」

程浩道：「當日大毛受傷被抬進來的時候，我替他脫了衣服檢視傷勢，的確不見他身上有飛龍金牌，如此說來，金牌的確被當日向小靜輕薄的三個淫賊搶去了。」

冷烟飛道：「既是如此，待丁大毛回來之後，叫他描述淫賊容貌，然後我們廣佈人手，務必把淫賊找到為止，到時金牌豈不可以輕易到手？」

程浩道：「這些烏合之衆、市井無賴得了金牌之後，還不急急把金牌上的圖案毀去，再脫手變賣？」

冷烟飛不由冷了半截。

丘別離道：「如此說來，即使找到搶金牌的淫賊，也不能奪回金牌了？」

程浩無奈地點了點頭。

冷烟飛道：「既然東西兩派都沒有金牌，唐委要連任武林盟主不會如往年般順利了。」

李一鳴接口道：「不錯，東名劍莊起碼要過我們這一關，到時我們安排少東跟孟傾城決一高下，祇要少東勝了孟傾城，本屆武林聯盟一席位就屬於我們西名劍莊，唐委的東名劍莊祇能靠邊站。」

丘別離興奮地接口道：「祇要少東在盟主比武當日成為勝利者，本屆的武林盟主也屬於我們西名劍莊的。」

冷烟飛忽然沉吟地道：「既然飛龍金牌不在丁大毛身上，唐委為何還邀請丁大毛進入他東名劍莊？」

丘別離道：「唐委知道雷坤把飛龍金牌偷了出來，其後雷坤被逼供出一切，知道雷坤把金牌輸給許長勝，又知道許長勝後來又把金牌輸了給丁大毛，但唐委不知道金牌在丁大毛身上給人搶去了，所以才邀請他回家。」

程浩道：「為師最擔心大毛和十郎目前是否平安無恙，八里，你明天到東名劍莊打探一下，最好你把他們兩人平安帶回來。」

王八里應道：「知道啦，師父。」

* * *

枱上堆滿了豐富食物。

這是丁大毛和錢十郎的早餐，看來唐委對他二人倒不薄。

對於唐委的好意，丁、錢二人那還會客氣？當下據案大嚼，雖是大清早，但他們二人的胃口還眞不差。

此時，唐瑩和那兩個一直伴在她身邊，形影不離的青年走進丁、錢二人進餐的偏廳。

丁大毛知道，那兩個青年一個叫常金雄，一個叫宋英杰，是唐委的弟子，兩人都在熱烈追求唐瑩。

丁大毛有看見他們，但毫不理會，連正眼也懶得望他們一眼，祇埋首進食。

對丁大毛的視而不見，唐瑩有點氣，站在他們枱邊，手叉着腰，杏眼圓睜，叫道：「丁大毛，你好沒有禮貌，見了我也不打招呼一下？」

丁大毛就當他們根本不存在般，夾起一塊燒牛肉放在口中，邊吃邊作其欣賞狀，道：「這廚子眞他媽的倒有一手，竟把每道菜都燒得美味可口，尤其這燒牛肉，不太生，不太熟，入口香滑。」說完，又把另一塊燒牛肉往嘴裡塞。

唐瑩氣極，正想發作，常金雄已先開口，怒道：「丁大毛，我師妹在跟你說話，聽到了沒有？」

丁大毛無動於衷，把一塊燒牛肉夾在錢十郎碗中，道：「十郎，試試這塊牛肉，味道挺好的。」

錢十郎毫不猶豫，把燒牛肉放在口中，同樣對唐瑩三人毫不理

會。

唐瑩更氣，正想破口大罵，宋英杰忍不住叫道：「丁大毛，你這是甚麼態度？你想挨揍是不是？」

丁大毛皺着眉頭，望向門外，始終未望他們三人一眼，然後回頭對錢十郎道：「十郎，你聽到甚麼聲音嗎？」

錢十郎頗有點默契，搖頭道：「甚麼也沒有聽見。」

丁大毛道：「你耳朵有問題啦，有狗吠聲啊！」

錢十郎道：「是嗎？」

丁大毛邊吃邊道：「我隱若聽到有狗吠聲，是三隻狗，其中一隻是母狗。」

錢十郎道：「那另兩隻是甚麼狗？」

丁大毛道：「那當然是公狗了。」

唐瑩怒氣沖天，一手大力拍在枱上，怒叫道：「丁大毛，你太過份啦！」

丁大毛望着唐瑩，咧嘴笑道：「原來是妳，怎地一大清早發這麼大的脾氣？這對身體毫無益處啊！」

唐瑩叫道：「爹要我對你說，吃完早飯就馬上滾回西名劍莊去。」

丁大毛道：「唐掌門要大毛返回西名劍莊那是會的，但絕不會叫大毛滾回去，那個滾字，恐怕是唐大小姐畫蛇添足加上去吧？」

唐瑩氣得腮兒鼓起，見他一邊說，一邊吃得津津有味，更怒了，正要發作，常金雄比她先開口，怒叫道：「無論如何，你吃完就得馬上滾。」

丁大毛慢條斯理的吃，也慢條斯理地道：「我尚未拜唐掌門為師啊，怎可以這麼快就一走了之，這成何體統？」

常、宋二人為之失笑，宋英杰鄙視地道：「你要我們師父收你為徒，這不是痴人說夢話嗎？」

唐瑩道：「丁大毛，莫以為我爹給你住宿一宵就表示對你有好感，爹善待你，祇想從你口中知道飛龍金牌下落了，爹怎會收你這種人為徒？」

常金雄接口道：「師妹說得對，有你這種無賴弟子，簡直是名劍莊的恥辱。」

丁大毛笑道：「名劍莊有丁大毛這種武學奇材的弟子是光榮，有閣下這種毫無男子氣概的弟子才是恥辱。」

常金雄怒道：「你說甚麼？」

丁大毛斜睨着他，道：「堂堂男子漢大丈夫，要做的大事多着，可你這兩人却整天祇懂把時間花在討好女人之上，名劍莊的弟子都像你們這般沒出息的話，如何把師門武功發揚光大？這種人如何在武林立足？這不引來武林同道笑柄才怪，這不是名劍莊的恥辱，難道是莫大的光榮？」

常、宋二人被數落得面紅耳赤，也怒得身子在戰抖，若非恐怕受到師父責罰，早就二人上前圍毆丁大毛了。

丁大毛見他二人怒得七竅生烟的樣子，笑得更是開心，吃得也份外痛快，宋、常二人見了，簡直氣得死去活來，但又無言反駁。

唐瑩聽了丁大毛數落常、宋二人之言，似是大有同感，且暗暗點頭，常、宋二人見了她的反應，大為緊張，甚至緊張得有點手足無措，二人齊聲道：「師妹，莫聽這臭小子一派胡言。」

丁大毛抬頭望着唐瑩，笑道：「唐大小姐，請恕大毛一派胡言。」又望着宋、常二人，搖頭啐道：「女人若是嫁給你們這種男人，簡直是女人的不幸。」

宋、常二人怒火中燒，眞想衝前痛毆丁大毛一頓，最後還是抑制住這股衝動，但已怒得臉容也扭曲了。

唐瑩瞪住丁大毛，道：「吃完了沒有，若吃完了馬上滾！」

丁大毛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道：「我在等唐掌門收我為徒。」

宋英杰怒道：「師父會收你為徒？除非日出西山，日落東山。」

丁大毛笑道：「祇怕未必，大毛沒有猜錯的話，不出三天，說不定就在今天，唐掌門就會收大毛為徒了。」

唐瑩三人發出鄙視的冷笑。

丁大毛道：「你們不信？」

常金雄嗤之以鼻，道：「好大的臭口氣，也不想想到底自己是甚麼貨色。」

丁大毛道：「你們不信，我們打賭如何？唐掌門親口要大毛拜師，大毛就贏，否則大毛算輸。」

常、宋二人齊聲道：「要是你輸了如何？」

丁大毛成竹在胸的樣子，笑道：「任憑三位處置，就是你們要把大毛的頭拿下來也可以。」

唐瑩也一臉鄙視之色，道：「我們不會要你的人頭，任憑我們處置可以了。」

丁大毛道：「要是我贏了，那又如何？」

唐瑩道：「我們三個也任憑你處置。」

常金雄道：「就照師妹的意思吧！」

丁大毛道：「好，君子一言。」

唐瑩三人同聲道：「快馬一鞭。」

丁大毛道：「就此決定，三天為限。」

唐瑩三人也道：「就此決定。」

丁大毛不再理會他們，繼續進食，錢十郎一直沒停止過進食。

宋英杰望着丁大毛道：「姓丁的小子，要是你輸了，保証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常金雄接口道：「到時非把你折磨個夠不可。」

唐瑩也道：「那時莫怪我們不客氣了。」

丁大毛仍是不理他們。

此時，門外忽然傳來破口的叫罵聲：「他媽的唐委，你是烏龜王八蛋，縮頭烏龜，為甚麼不敢出來跟我打一架？你這到底是甚麼掌門人？莫非你怕了我這個老頭？馬上滾出來跟我大戰五百回合吧！」

這是東方快刀的聲音。

唐瑩怒道：「那老不死又來向我爹罵戰了。」

丁大毛大喜，放下碗筷便向大廳跑去，錢十郎不問因由便跟着他。

唐瑩不明所以，但也向大廳走去。

常、宋二人連忙緊緊跟在唐瑩兩側，且一副唯恐照顧不週的樣子。

* * *

東方快刀是個頭痛人物。

丁大毛及唐瑩等一共五人行到大廳，只見唐委坐在廳中，對於東方快刀這個頭痛人物眞的一籌莫展，除了任由他每天在門外大罵一兩個時辰之外，根本毫無辦法應付。

東名劍莊的大部份弟子都早已忍受不住，但唐委不許任何人外出應戰。

東方快刀仍在門外破口大罵，看來非要把唐委罵至應戰不可般。

衆弟子都知道，東方快刀天天在罵，早已罵出癮來了，若不跟他打一架以打發他，恐怕他以後會例行公事般天天上門罵不絕口。

這無疑對唐委是個極大困擾。

丁大毛行到唐委面前，道：「唐掌門，你怎能忍受這老怪物天天上門痛罵而毫無應付之策？」

唐委以凌厲眼神望住丁大毛，道：「大毛，這東方快刀聲言為了你才向我挑戰的，到底這是甚麼一回事？」

丁大毛一臉無奈道：「唐掌門有所不知，大毛與這老怪物其實素不相識，兩個月前，大毛偶然碰上他，豈料他硬要大毛拜他為師，大毛對他說，大毛心目中的師父是唐掌門，不是他，不料那老怪物竟說，要打敗唐掌門，以証明他的武功比唐掌門高，令大毛心服口服拜他為師，因此之故，他就天天向唐掌門挑戰來了。」

唐委在搖頭嘆息，甚是無奈。

唐瑩道：「那老不死見了我之後，也是好沒來由逼我拜他為師。」望着丁大毛道：「難怪你說我們同病相憐了。」

丁大毛對唐委道：「唐掌門，你何不出去會一會他？只要打敗他，他以後也不會再來罵個不停了。」

唐委氣道：「我為甚麼好沒來由的跟他打架？這簡直荒謬、胡鬧。」

丁大毛一副曉以大義的樣子，道：「你想想，若不應戰，這老怪物會天天上門罵戰當作吃飯般平常，他在門外大罵，旁人聽了會以甚麼眼光看待鼎鼎大名的唐掌門和名劍莊？旁人起初聽了會暗讚唐掌門胸襟廣闊，好修養，不與這老怪物計較，但日子一長，旁人恐怕會嘲笑唐掌門無膽應戰，怕了那老怪物，對唐掌門，對名劍莊及衆弟子的聲譽都大大不利，難道唐掌門從來沒有想過這一點？」

衆弟子聽了，都贊同丁大毛之言。

唐委動容，隨即又一臉無奈，道：「但我總不想打此無名一仗，這對我來說，實在是謊謬絕倫之事。」

一名弟子義憤塡胸，道：「就由我去會那老怪物吧。」

丁大毛忙道：「那老怪物目標是唐掌門，不是你。」

那弟子登時洩氣。

門外的東方快刀越罵越是起勁，越罵越是大聲，且聲若洪鐘，稱得上老當益壯，東名劍莊各弟子越聽越憤怒。

唐委越聽越頭痛，健康差一點準會給他活活氣死。

丁大毛望着唐委那困擾不堪的樣子，臉上發出不懷好意的笑容，忽然道：「唐掌門，要打發這老怪物，大毛有良方妙策。」

唐委有如在苦海找到明燈般，喜道：「眞的？」

丁大毛點點頭，似甚有把握，道：「馬上開門，我們出去。」

唐委吃了一驚，道：「開門？」

丁大毛道：「不開門如何打發他？」

唐委一臉疑惑，道：「關着門已夠令人頭痛的了，開門出去面對他，豈非更難應付？」

丁大毛笑道：「大毛不是說過有良方妙策嗎？」

唐委遲疑了一會，作出決定道：「大毛，那就看你的了。」說完站起身，向弟子叫道：「開門。」便向前院行去。

衆人跟着。

唐瑩一臉疑問，丁大毛到底如何打發這個令人頭痛欲裂的東方快刀？

常金雄與宋英杰在幸災樂禍。

* * *

名劍莊無人知道丁大毛號稱「鬼見愁」，同樣也是個頭痛人物。

頭痛人物對付頭痛人物才是上策，道理有如以暴易暴。

衆人已走到門前，唐委命弟子把院前兩扇朱漆大門打開。

東方快刀本來還在罵的，見門開了，登時住口，並且很滿意自己的方法。

東方快刀第一眼見了丁大毛和唐瑩這兩個「準徒弟」，先不理會唐委，因唐委在他心目中已是囊中之物，狠狠瞪住丁大毛和唐瑩，呱呱大叫道：「你這兩個小鬼原來都在一塊兒，你們兩個是不是想把師父活活氣死？」

唐瑩忍不住想反唇相稽，唐委忙叫她住口，讓丁大毛對付他。

丁大毛笑對東方快刀道：「我們如何把你活活氣死？」

東方快刀叫道：「你這兩個小混蛋，一個把人家酒樓的東西打個稀巴爛，然後一走了之，你丁大毛這混帳小子和錢十郎則大吃大喝，帳也不結就一走了之。」

丁大毛笑道：「後來怎樣？」

東方快刀暴跳如雷，叫道：「酒樓要我賠賞一切損失，我沒有錢，他們就逼我幹一個月粗活作抵償，否則抓我去坐牢。」

丁大毛仍一臉笑容，道：「既是如此，現在你該在酒樓上班幹活才對，怎地老遠跑來這裡大吵大鬧？」

東方快刀道：「我罵完就馬上上班去，所以今天比往日來得特別早，否則遲了上班就不好。」

丁大毛笑道：「你這人責任心倒重。」

東方快刀道：「那還用說？」

丁大毛正想說話，東方快刀望着唐瑩，叫道：「小娃兒，馬上拜我爲師吧，否則我絕不放過你，至於丁大毛，讓我打敗唐委才拜師未遲。」

丁大毛道：「你懂不懂武林規矩？」

東方快刀道：「甚麼武林規矩？」

丁大毛道：「唐姑娘是名劍莊門下弟子，即是已有了師承門派，若她拜你爲師，豈非有違武林規矩？唐姑娘年紀輕輕，尚且嚴守武林規矩，可你六十多歲了，却在逼她拜你爲師，毫不遵重武林規矩，這實在豈有此理之極。」

東方快刀道：「你胡說八道甚麼？」

「我如何胡說八道？」

「我打從八歲開始練武，前後共拜了八個師父，也沒有甚麼不妥。」

「你這老混蛋原來自幼就違反武林規矩，當年年少無知也就算了，但今天不但長大成人，屁股也打皺了，還在做這種武林中人不屑爲之的事？你不怕人恥笑，你收了這個背叛師門的徒弟也毫不光彩啊！」

東方快刀登時語塞，並在咀嚼丁大毛那似是而非的話，只覺得他說得不無道理。

唐瑩暗吁了口氣，開始對丁大毛另眼相看。

唐委在暗讚丁大毛詞鋒凌厲。

東方快刀思前想後了一會，終對唐瑩道：「小娃兒，算啦，我不想干犯武林規矩，算我們沒有師徒緣份。」頗有失望的感覺。

唐瑩大爲雀躍，望着丁大毛，喜道：「多謝你。」

丁大毛笑道：「應付這種脚色還不輕而易舉？」

宋英杰與常金雄見唐瑩對丁大毛假以辭色，登時大爲緊張，甚至有點手足無措，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

丁大毛望着他們三人，笑道：「你們很快就任由我處置了。」

三人正不明所以之際，此時東方快刀又叫道：「唐委，別浪費時間，我們馬上打四五百個回合，我打敗你之後，丁大毛就拜我爲師，然後我馬上上班去。」

東方快刀說完，正想向唐委衝前，丁大毛連忙阻止道：「等一等！」

東方快刀不耐煩，叫道：「還等甚麼？時間無多啦！」

丁大毛不理他，對唐委道：「唐掌門，馬上收大毛爲徒吧，這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

唐委一怔，登時明白丁大毛的安排。

東方快刀挑戰唐委，目的是遵守諾言，打敗唐委後才有資格收丁大毛爲徒，只要唐委把丁大毛收歸門下，丁大毛有了師承門派，東方快刀爲了遵守武林規矩，自然不能再强迫丁大毛拜師，東方快刀與唐委一戰自然也可以免了。

唐委望望東方快刀，又望望丁大毛，在猶豫不決。

宋英杰和常金雄簡直膽戰心驚，生怕師父眞的收丁大毛爲徒，又不敢出言阻止。

唐瑩也開始露出恐懼之色。

東方快刀不耐煩，又向唐委叫道：「唐委，你……」

還未說完，丁大毛叫道：「給我閉嘴，你看不見我們正在談判嗎？」

東方快刀一副穩操勝券的樣子，道：「好，讓你們談一會才動手不遲。」

唐委怔怔的望着丁大毛，道

：「你竟當這是談判？」

丁大毛咧嘴笑道：「話是這樣說，現在很明顯，唐掌門若不收大毛爲徒，姓東方的會一直苦纏下去，除非唐掌門眞的跟他打一架。」

唐委又在遲疑。

常金雄與宋英杰緊張得一顆心快要跳出來了。

丁大毛在催促道：「快決定吧，不然老怪物等得不耐煩了。」

唐委苦笑道：「你這小滑頭。」

丁大毛陪笑。

唐委道：「但你跟西名劍莊關係密切，若我收你爲徒，豈非加緊東西兩派的裂痕？」

唐委已含有弦外之音，丁大毛大喜，忙道：「放心，大毛只是西名劍莊的人客，跟對方毫無關係，更沒有投身其門下，絕沒有問題的。」

常金雄與宋英杰見了唐委的辭色，更感不妙。

唐委笑道：「你這小滑頭聰明得很，又的確是學武材料，若拜師我門下，他日必能把我派武功發揚光大。」

丁大毛得償素願，歡喜若狂，連忙在唐委面前跪下，並道：「師父在上，請受弟子一拜。」

唐委微笑着點頭，眼神似很欣賞丁大毛，微笑道：「好，先起來吧。」

丁大毛站起身，興奮難禁。

錢十郎道：「大毛，你心願達成啦！」

東方快刀呆住了，好似絕不相信眼前光景。

常金雄與宋英杰幾乎暈了過去。

唐瑩好一點，祇瞪目結舌的呆望着丁大毛。

丁大毛向唐瑩三人作了個勝利的微笑，然後望着仍在發呆的東方快刀，笑道：「老混蛋，你看見了沒有？我已拜在名劍莊門下，有了師承門派，想拜你爲師也不可以了。」

東方快刀恨得咬牙切齒，道：「氣死我啦，氣死我啦，氣死我啦……」

唐委望着丁大毛，正色道：「大毛，你豈能稱呼東方前輩爲老混蛋？」

丁大毛忙道：「對不起師父。」轉而望着東方快刀，道：「東方前輩，還要不要跟我師父打一架？」

東方快刀氣道：「你這混蛋小子拿我當大笨蛋啦！」

丁大毛奇道：「何出此言？」

東方快刀道：「既然你不可以拜我爲師，我爲甚麼還要跟唐委打架？這豈非很白費氣力？你這不是拿我當大笨蛋嗎？」

唐委長長吁了口氣。

丁大毛笑着從懷中摸出一錠銀兩，向東方快刀拋去。

東方快刀把銀兩接着，奇道：「爲甚麼給我銀兩？」

丁大毛笑道：「拿去賠償給酒樓吧，不用幹粗活了。」

東方快刀破口叫道：「混帳，我人雖窮，可人窮志不窮，爲甚麼以銀兩收買我？誰稀罕你的臭錢？」口是這樣說，話未說完已把銀兩放入懷中，且愼而重之。

衆人都不由覺得好笑。

東方快刀忽然怔怔的望住錢十郎。

錢十郎不斷在抓頭皮，雙眼不停在轉動，被望了個不明所以。

東方快刀忽然行到錢十郎面前，嚴肅地道：「你不是很想拜我爲師的嗎？」

錢十郎道：「從前是的。」

「現在呢？」

「不想了。」

「爲甚麼？」

「不知道。」

「混帳，爲甚麼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好歹也要找個藉口，快說。」

「不懂說。」

「你這笨小子莫非連說謊也不懂？」

「是。」

「是甚麼？」

「是不懂。」

「笨小子，你是不是想把師父活活氣死？」

錢十郎也被東方快刀纏得不耐煩了，也不與他多說，回轉身，「呼」的一聲跑進屋內。

東方快刀望着他如風消失，氣得大跺脚，叫道：「你這笨小子，未拜師已如此，他日拜了師，師父豈非天天要看你臉色？」本來要從後追入屋內，最終還是尊重人家的地方。

衆人又忍不住笑了。

常金雄與宋英杰非但笑不出，且表情奇苦。

丁大毛道：「東方前輩，時間不早啦，該回酒樓去了。」

東方快刀抬頭望望天，道：「時間的確不早了，該馬上幹活去。」說完快步而走，且甚是匆忙，趕着上班去。

丁大毛笑道：「你向酒樓作了賠償，那還用幹活？」

東方快刀很快消失了。

唐委終鬆了口氣，東方快刀的連日罵戰風波終於平息了。

衆弟子都一致稱丁大毛有功於師門。

* * *

丁大毛行了拜師之禮，及進行了一些儀式之後，便正式成爲東名

劍莊弟子。

禮成不久，王八里奉師命召丁大毛返回西名劍莊，唐委不欲加深兩派的裂痕，命丁大毛先回西名劍莊，且暫不可在程浩面前提及已投身東名劍莊之事，以免刺激程浩，丁大毛都答應了。

丁大毛要求唐瑩同行，唐委也答應了，但不能讓程浩知道唐瑩的身份，因程浩對東名劍莊成見頗深，丁大毛又答應了。

唐瑩先而不答應與丁大毛同行，但為了遵守「任憑處置」的諾言，且丁大毛替她解決了東方快刀的强逼拜師事件，唯有好不甘願的跟他同行。

常金雄與宋英杰簡直感到氣憤異常，但同樣要遵守「任憑處置」的諾言，也無反對的理由了。

唐委向丁大毛表示，待一個多月後的武林盟主比武完畢後，就正式授他武功。

丁大毛自是高興莫名，但對武林盟主比武之事仍有不明，因而問道：「揚州城為何有武林盟主選舉？」

唐委道：「十多年前，本地成立了武林聯盟，既有聯盟，當然要有盟主，武林聯盟成立之目的是各門各派聯合起來，制止一些江湖惡勢力的擴張，這十多年來，江湖上各大小黑幫懾於武林聯盟之威名下，行事才收斂多了，江湖上也平靜得多，老百姓也不受惡勢力的威脅過日子。」

丁大毛道：「做了盟主，豈非可以號令羣雄，威風得很？」

唐委道：「那當然。」

「那麼，為甚麼要廿五歲以下的弟子才可參加？」

「設年齡限制，目的有二，其一，不想用同一個人無限期參與比武，這會剝奪其餘門派做盟主的機會，設年齡限制最公平不過了；其二，是鼓勵各門派更加銳意栽培新一代。」

丁大毛恍然大悟。

門外的王八里已等得不耐煩，不斷在催促，丁大毛祇好暫別唐委，當下與錢十郎及唐瑩走出名劍莊。

常金雄與宋英杰目送唐瑩與丁大毛同行，好似想哭一場。

* * *

王八里在門外站得雙腿發軟，終見大門打開，丁大毛與錢十郎也走出來了，連忙大叫道：「臭小子，你好大的臭架子，要我等你這麼久。」

丁大毛正想開口，王八里見了唐瑩，奇道：「這妞兒怎地與你同行？」

丁大毛笑道：「她是我未來娘子，當然與我同行，有甚麼不妥？」

唐瑩登時愕住了。

王八里道：「她可是唐委之女？」

丁大毛道：「是。」

「你要帶她去西名劍莊？」

「是。」

「大大不妥。」

「如何大大不妥？」

「師父是不會歡迎東名劍莊的人。」

唐瑩怒道：「誰稀罕到你的西名劍莊去？」

丁大毛瞪着她，正色道：「那輪到你說話？」

唐瑩氣極住口。

丁大毛轉而和顏悅色望住她，微笑道：「從今而後，你祇要乖乖的，大毛必定會好好待你，否則你會有吃不完的苦頭。」

唐瑩祇好忍住不作聲。

王八里像見了千年怪事般，奇道：「臭小子，你如何把她馴服的？」

丁大毛笑而不語，祇往前行，王八里有點緊張道：「你眞的帶你的未來娘子去西名劍莊？」

丁大毛道：「起碼住上十來天。」

「我剛才不是說了大大不妥嗎？」

「笨蛋，你難道不能在你師父面前隱瞞她的身份嗎？」

王八里抓抓頭皮，祇好道：「那祇好如此了，但是……」一臉疑惑之色。

丁大毛道：「但是甚麼？」

王八里道：「你如何把她弄上手的？」

丁大毛又笑而不語。

王八里轉而以詢問的眼光望着錢十郎。

錢十郎不明所以，道：「為甚麼這樣望着我？」

王八里道：「大毛那小子如何把那妞兒弄上手的？」

錢十郎道：「你為甚麼不問大毛？」

王八里氣道：「那臭小子肯說，我還會問你嗎？」

錢十郎不理他。

王八里又轉而以詢問的眼光望着唐瑩。

唐瑩白了他一眼，冷聲道：「這是我和大毛的事，你多管甚麼閒事？」

王八里討了個沒趣。

丁大毛對唐瑩笑道：「我的未來娘子開始與我口徑一致了。」

唐瑩一再聽他稱自己為「未來娘子」，登時粉臉飛紅，且顯得有點靦覥。

王八里看在眼裏，實在不能不佩服丁大毛。

抵達西名劍莊後，程浩見丁大毛與錢十郎無恙歸來，才去了擔憂，又見丁大毛帶來個「未來娘子」，更替丁大毛開心了。

丁大毛稱唐瑩為「未來娘子」，其實祇是戲言，但這已可令程小靜傷心欲絕。

程小靜祇把這種心如刀割的感受埋藏於心裏，有淚也祇是暗流，因而無人知她被丁大毛傷透了心，丁大毛更不知程小靜為自己心裏淌血，每天祇沉醉於玩樂。

祇有渾噩的錢十郎稍有留意程小靜，但祇覺得她「很不開心」而已。

* * *

孟傾城在加緊苦練武功，因他知道西名劍莊的冉少東也非泛泛之輩。

自從飛龍金牌下落不明之後，唐委知道應屆的武林盟主將是東西兩派名劍莊之爭，孟傾城與冉少東這場龍爭虎鬥將勢所難免，儘管唐委不想同門相爭。

孟傾城獨個兒在後院苦練，練得汗流浹背，此時，常金雄忽然走了進來，道：「孟師兄，大門外有人找你。」

孟傾城沒有停止，應道：「甚麼人？」

常金雄道：「不知道，但那人說想跟孟師兄談一談飛龍金牌之事。」

孟傾城大為動容，連忙停止練習，以凌厲目光望着常金雄。

常金雄道：「聽那人語氣，好似知道飛龍金牌下落。」

孟傾城臉容冰冷，手執長劍，不加猶豫，便收步從常金雄身邊一擦而過，朝大門走去。

門開處，祇見一人站在門外。

那人竟是許長勝。

孟傾城顯然並沒見過許長勝，以凌厲眼光瞪着他，道：「你是誰？」

許長勝作個揖道：「閣下可是孟傾城孟少俠？」

孟傾城臉容仍舊冰冷，道：「正是！」

許長勝道：「孟少俠沒有必要知道在下是誰。」

「你想怎樣？」

「想跟孟少俠做樁買賣。」

「關於甚麼？」

「貴派想重奪的掌門令牌。」

「條件？」

「在下並不貪心，五十両銀子，孟少俠大可把金牌拿到手方付錢不遲。」

「金牌在哪？」

「孟少俠請移玉步，容在下帶路。」

許長勝轉身而行，孟傾城一臉自負，毫不猶豫便跟他而行。

* * *

荒郊之上，風光如畫。

許長勝繼續前行，孟傾城很有耐性的從後跟着。

山間小路，曲徑通幽。

許長勝忽然停步，回身望着孟傾城，道：「孟少俠，請在這裡稍候。」

孟傾城站着。

許長勝由分岔小路去了。

就在此時，路邊叢林忽然閃出八名手執單刀的大漢，甫一現身，其中七人連忙把孟傾城圍在核心，另一人則如鷹隼般站在另一邊盯着孟傾城。

這人是「長興幫」的伏一雷。

孟傾城被包圍住，但毫不慌忙，手中緊緊握着長劍，向包圍者掃了一週。

這包圍孟傾城的七人當中，其中三人正是月前在郊外路邊茶寮伏擊孟傾城的人。

孟傾城當然認得他們，見這些人與伏一雷一起，方知道月前向自己施放冷箭的偷襲者原來是「長興幫」的人。

孟傾城臉容冰冷，伏一雷比他更冰冷。

* * *

唐瑩再不敢在丁大毛面前亂使性子，否則有吃不完的苦頭。

丁大毛並不怕唐瑩刁蠻任性，因為他起碼有九十九種辦法應付，所以唐瑩在丁大毛面前也變得馴服多了，祇敢偶爾跟他抬抬槓，毫不敢逆他意見。

所以，丁大毛要唐瑩一起遊山玩水，唐瑩不敢說不，唐瑩雖然不喜歡丁大毛，但也不討厭他。

程小靜見了丁大毛與唐瑩一起，就覺心中刺痛，但仍極力爭取與丁大毛在一起。

丁大毛喜歡遊山玩水，除了有唐瑩在身邊之外，也少不了程小靜的份兒，錢十郎與丁大毛推心置腹，當然形影不離，王八里與丁大毛臭味相投，投契之極，當然也會同行了。

一行五人各騎着馬，在風光明媚的曠野上，一路迤邐而行，各人除了程小靜心中有事之外，都覺心情舒暢之極。

五匹馬並排而行，丁大毛與王八里照舊喋喋不休，大部份時間都在爭拗個不停，唐瑩偶然站在丁大毛一邊搶白王八里。

程小靜一路都是楚楚可憐的樣子。

錢十郎則一貫的沉默寡言，別人說話，他祇有聽的份兒，鮮有插嘴。

眾人再行一會，忽聞激烈打鬥聲，從另一邊山丘傳來。

眾人聽了此聲音，丁大毛與王

八里的爭执停了，丁大毛一臉好奇，道：「有人打架，過去瞧瞧。」

王八里道：「你這臭小子怎地如此愛管閒事，打架有甚麼好看的？」

丁大毛正想說話，唐瑩比他先開口道：「這是好奇，不是愛管閒事。」

丁大毛很滿意唐瑩的表現。

此時打鬥發出的呼喝聲，兵器碰撞聲越發激烈。

丁大毛連忙催快坐騎，繞道前面山丘而行，其餘各人亦相繼加快速度。

稍後，各人繞過山坡，向前望去，果見不遠處正有人進行激烈打鬥，場中有三人向一人圍攻，那被圍攻者雖然勇猛無匹，但已明顯不敵。

各人看了一會，唐瑩首先大驚失色，驚叫道：「孟師兄！」

丁大毛等人再看個眞切，雖然離遠，但清禁看見，那被圍攻的人果然就是孟傾城，圍攻者其中一人正是伏一雷。

孟傾城獨力對抗八人圍攻，其餘武功較次的五人都被他重創，倒地不起，餘下伏一雷和兩名大漢的武功甚高，孟傾城已獨力難支，雖是鬥志頑强，但已難以支撐，身上已頻頻中招，且全身染滿鮮血，看來受傷已是不輕。

丁大毛五人看在眼裡，已知孟傾城形勢不妙，五人中祇有王八里與唐瑩懂武功，但唐瑩武功祇是普通，且五人手上都沒有武器，雖是如此，唐瑩已忍耐不住，王八里同樣按捺不住，王、唐二人不約而同正想策馬衝前助孟傾城一臂之力，丁大毛連忙阻止，道：「別衝動，你們不是他們對手，況且孟師兄已身受重傷，這樣祇會作無謂犧牲。」

王、唐二人也有自知之明，但眼看孟傾城形勢危急，如何能坐視不理？王八里急道：「難道你忍心眼巴巴看着你孟師兄死在他們手上？」

丁大毛心裡如何不急，忽然道：「你們在這裡等我，別走開，否則誤事。」說完，策馬飛奔向打鬥處而去。

王八里與唐瑩看得呆住了。

伏一雷三人當然並不知道丁大毛是誰，見他策馬飛奔而至，也不理他，繼續向孟傾城圍攻。

孟傾城已成强弩之末。

丁大毛策馬來到打鬥現場不遠處，翻身下了馬，雖然動作有點笨手笨脚，到底也安然，接着他走到五個受傷倒地的大漢身旁，拾起一柄單刀，大叫一聲，便向打鬥場中奔去。

遠處的王八里、唐瑩等見了，簡直驚心動魄，他如此加入戰圈，根本就是以卵擊石。

伏一雷三人見丁大毛握刀衝了過來，毫不把他放在心上，伏一雷冷聲道：「送死的來啦！」正想先解決了丁大毛。

但此時忽聞丁大毛吼叫道：「孟傾城，今日我要跟你來個了斷。」

丁大毛說完，握刀便劈向孟傾城，並向伏一雷三人叫道：「三位老兄，請讓開，讓小弟解決這姓孟的小子。」邊說邊握刀向孟傾城亂砍亂劈。

孟傾城雖身受重傷，但要應付丁大毛，尚有餘力。

伏一雷起初還以爲丁大毛站在孟傾城一邊，豈料事情轉變，眼見孟傾城已成强弩之末，三人也就樂意站在一邊，看着眼前這小子如何對付孟傾城。

丁大毛向孟傾城亂攻一輪之後，尋得空隙，一脚把孟傾城踢了個四脚朝天。

丁大毛並不追擊，看着孟傾城慢慢掙扎起身，叫道：「孟傾城，我不會一刀把你解決，這實在太便宜你了，我要慢慢把你折磨至死，才能洩我心頭之恨。」一邊說，一邊猛向孟傾城打眼色，並示意他騎馬逃命。

孟傾城會意。

丁大毛回轉身，對伏一雷三人道：「三位老兄，多謝你們相助，把他打傷，否則小弟難以報此深仇大恨。」說時一臉感激。

伏一雷三人此時已懷着看熱鬧之心，站在一邊。

丁大毛再回轉身，望着孟傾城，叫道：「姓孟的，我取你狗命來啦！」話音一落，又握刀殺向孟傾城。

孟傾城在負隅頑抗，丁大毛一邊猛攻，又一邊打眼色，示意他向另一邊的馬匹退去。

孟傾城便一邊抵抗丁大毛的進攻，一邊退向馬匹處。

伏一雷三人已看得出丁大毛根本不懂武功，却把身受重傷的孟傾城逼得節節敗退，在三人眼中，這實在是一件賞心樂事，伏一雷嘴角發出冷酷笑容，對身邊同伴道：「這兩個傢伙很快會有一人死在對方手上。」

另一人道：「無論他們誰先死在對方手上，根本與我們無關。」

伏一雷道：「待其中一人死了之後，我們再解決另一人吧，現在先欣賞這一場好戲。」

孟傾城被丁大毛逼得一路後退，已接近馬匹身邊，丁大毛大急，邊打邊輕聲道：「孟師兄，快上馬逃命，不然他們快殺到來了。」

孟傾城已無力上馬，丁大毛也看得出，輕聲道：「詐作兵器脫手。」說完舉刀劈下，孟傾城舉劍擋格，詐作乏力，手一鬆，長劍應聲脫手。

丁大毛丟下單刀，叫道：「孟傾城，既然你沒有兵器在手，我若以刀勝你，實在勝之不武。」說着向孟傾城衝前，張開雙臂，把他一抱入懷，再將他整個人抱起。

孟傾城以僅餘氣力趁丁大毛將他抱起一刹，雙足借勢一蹬，便躍上了馬背。

丁大毛見他坐定了，正想與他合乘一騎逃走，此時候，伏一雷見事情不妙，方知道中了丁大毛之計，眼見孟傾城已騎上馬背，丁大毛亦想上馬，三人見狀，不約而同飛身撲向丁、孟二人。

丁大毛回頭一看，見三人如虎狼般殺到，已來不及上馬，忙叫道：「孟師兄，快走！」在馬身上一拍，那匹馬便馱着孟傾城邁開四蹄跑了。

丁大毛見伏一雷三人殺至，連忙拔足往山坡另一邊逃命。

孟傾城已神智模糊，根本不知丁大毛遭遇，催着胯下馬匹，只顧沒命前奔。

遠處的王八里、唐瑩等見了孟傾城終於脫困，本鬆了口氣，隨即見丁大毛受伏一雷三人從後追殺，登時大吃一驚，唐瑩叫道：「大毛哥，我來救你。」

唐瑩不顧一切，策馬便向丁大毛逃跑方向奔去，王八里見丁大毛被追得狼狽不堪，且情勢危急，亦策馬跟着唐瑩欲營救丁大毛。

丁大毛被伏一雷追得有如喪家之犬，見遠處王八里與唐瑩策馬來救，邊逃邊向二人大叫道：「孟師兄受了重傷，你們快照顧他，別理我，死一個總比死六個來得划算。」

王、唐二人不理，仍舊策馬奔向他，因二人眼見孟傾城騎馬已越去越遠，伏一雷再不能加害他，豈料二人心念甫畢，遠處的孟傾城忽然從馬匹急速去勢中墮了下馬，想必受傷之後乏力之故。

二人大吃一驚，也不知先救丁大毛還是先救孟傾城，正在猶豫之際，另一邊的丁大毛爲了逃避追殺，竟在山坡之上飛身而下，登時有如滾地葫蘆般一路向山下滾去。

唐瑩見狀，有如晴天霹靂，狂叫道：「大毛哥……」聲音响徹曠野，叫時眼淚如泉水般湧了出來。

同時，王八里見狀，也一顆心有如被撕裂開一樣，也叫道：「臭小子，你爲甚麼就此捨我們而去？」

伏一雷三人見丁大毛滾下山坡，又見另一邊的孟傾城自馬鞍滾了下來，伏一雷命二人追向山坡下的丁大毛，自己向孟傾城倒地處飛奔而去。

王八里與唐瑩見了，大感不妙，王八里叫道：「先救孟傾城。」

唐瑩望着滾下山坡的丁大毛，已是哭成淚人，叫道：「大毛哥又如何？」

王八里叫道：「別遲疑啦，能救一個是一個，否則孟傾城救不了，大毛同樣救不了。」

王八里說完，掉轉馬頭，向孟傾城倒地處奔去，務必搶在伏一雷之前把孟傾城救走，唐瑩雖然擔心丁大毛的生死未卜，也只好跟着王八里先營救孟傾城了。

王八里一邊策馬奔向孟傾城，回頭看另一邊，見程小靜和錢十郎坐在馬上發呆，便向二人叫道：「你們馬上返回名劍莊去報訊。」

錢十郎與程小靜如夢初醒，只好策馬而去。

王八里與唐瑩騎着馬，當然比伏一雷快，不一會，二人來到孟傾城倒地處，只見孟傾城已成血人，而且昏迷不醒。

唐瑩怒得目皆皆裂，想與正飛奔而來的伏一雷决一死戰，王八里知她心意，急道：「孟傾城受傷很重，快把他帶回去，否則來不及啦。」

唐瑩當知道性命攸關，連忙與王八里合力把孟傾城抬上馬背。

王八里眼見伏一雷如狼似虎般殺到，爲免拖延救治孟傾城，先叫唐瑩與孟傾城合乘一騎離開，自己則騎馬殿後作掩護。

伏一雷目送孟傾城被帶走，只能恨得牙癢癢的。

* * *

丁大毛自山坡翻滾而下，已遍體鱗傷，他見兩名虎狼大漢亦手持利刀自山坡追殺而下，便忍着全身痛楚，加快速度滾下山。

山下叢林面積相當廣闊。

丁大毛負傷在叢林內亂竄，然後藏身在密林之內。

那兩名大漢一時間未能尋獲他。

丁大毛在靜觀其變，此時只聽身邊不遠處其中一名大漢道：「算了，別再找啦，我們目的只是孟傾城，這小子並不重要。」

另一人道：「不知伏兄能否追上孟傾城，並把他殺了。」

「殺不殺姓孟的是另一回事，我們最大目的是令他不能參加武林聯盟比武，孟傾城即使不死也身受重傷，武林盟主比武是不能參加的了。」

「但伏兄好似非要殺他不可般。」

「姓孟的號稱是最出色的年輕高手，且此人氣焰囂張，毫不把任

何人放在心上，所以伏兄看不過眼才對他動了殺機，何況上次派出兄弟向他伏擊不成，反被他殺了一班兄弟，今次又被他重創五人，所以非殺他不可。」

「這姓孟的果然名不虛傳。」

「我們馬上和伏兄會合吧，再殺了程浩就大功告成。」

「對，遲了就很難下手，那時難免夜長夢多了。」

兩人說完，便覓路離開叢林。

丁大毛聽了他們下一個目標要殺程浩，大爲震驚，本想馬上離開去通風報訊，但又恐怕被兩人發現行踪，更怕對方是誘敵之計，所以先察看動靜爲要。

* * *

王八里與唐瑩一路上心急如焚，策馬飛奔往西名劍莊。

錢十郎眼見丁大毛被追殺，但他却很冷靜，他知道王八里與唐瑩會往西名劍莊，便吩咐程小靜往東名劍莊，告知唐委往救丁大毛，自己則飛奔往東方快刀工作的酒樓處，叫東方快刀一起營救丁大毛。

許長勝以飛龍金牌作餌，把孟傾城誘騙到荒郊，他功成並未身退，接着以同樣的手法往西名劍莊誘騙程浩。

東西兩派名劍莊對飛龍金牌極之重視，程浩果然很輕易的上當了。

程浩帶同心愛弟子冉少東，跟着許長勝而行，且對許長勝之言深信不疑，並對許長勝能替自己找回金牌更是連聲稱謝。

三人一路前行，行不久，忽見遠處有一人沒命的迎面飛奔而來。

三人不以爲意，繼續前行，但此時，忽聞那人大叫道：「程掌門，大事不妙。」

程浩頓時愕住了，他認得這是丁大毛的聲音，待他越奔越近時，定睛一看，那人果然是丁大毛，身上傷痕纍纍，登時吃了一驚，叫道：「大毛，發生甚麼事？小靜和十郎他們呢？」

許長勝見了丁大毛，也大吃一驚，連忙拔足便逃，丁大毛見了，正想開口，但程浩已知形勢不對，連忙把許長勝捉住。

丁大毛飛奔來到程浩面前，喘息一會之後便把一切情形說了。

程浩獲知孟傾城中伏受了重傷，此刻已把對東名劍莊的成見拋開，因爲到底都是同門之故，急道：「八里和唐姑娘一定把孟師侄帶回西名劍去了，我們馬上回去看看。」

冉少東道：「師父，這姓許的如何處置？」

丁大毛狠狠瞪住許長勝，道：「這傢伙是受伏一雷收買的，把他一劍殺了吧。」

許長勝連忙哀求道：「小人只是賺點花用罷了，一切與我無關，你們就饒了我吧。」

冉少東怒瞪住許長勝，「錚」的一聲拔出長劍，許長勝嚇得臉色變青，連忙下跪，道：「只要放過我，我便把眞相告訴你們。」

程浩道：「甚麼眞相？」

許長勝道：「你們答應放過我，我才說。」

程浩道：「好，我答應你，說吧。」

許長勝半信半疑，道：「你們眞的不傷害我？」

丁大毛怒道：「程掌門不是答應了嗎？甚麼眞相，快說！」

許長勝遲疑了一會，終開口道：「其實這一切都是冷烟飛的主意。」

三人聽了大震驚，丁大毛叫道：「你說殺孟少俠和殺程掌門是冷烟飛的主意？」

許長勝道：「千眞萬確！」

程浩怒叫道：「你胡說，烟飛怎會殺孟師侄和我？」

許長勝見程浩臉容憤怒，嚇得身子震戰，吶吶地道：「我怎敢欺騙你們？」

冉少東道：「眞相到底如何？說吧。」

許長勝道：「冷烟飛想做武林盟主，所以要殺孟傾城少俠和程掌門。」

程浩道：「即使他要做武林盟主，爲甚麼要殺孟師侄和我？殺了我和孟師侄，他就可以做武林盟主了嗎？」

許長勝道：「這件事其實與長興幫有莫大關係。」

冉少東冷聲道：「說下去。」

許長勝道：「這幾年，長興幫想大肆擴張，但懾於武林聯盟的威名之下才不敢太張揚，於是長興幫與冷烟飛勾結，他們會助冷烟飛坐上武林盟主之位，只要冷烟飛做了武林盟主，長興幫就可以爲所欲爲了。

「所以冷烟飛就收買了東名劍莊的雷坤，把飛龍金牌偷了出來，讓西名劍莊可以參加武林盟主比武，只要西名劍莊勝出，新一屆的武林盟主就是西名劍莊的程掌門了，到時，冷烟飛命長興幫的人殺了程掌門，冷烟飛身爲大弟子，很自然會繼承西名劍莊掌門之位了，到時，他非但是西名劍莊掌門人，更是武林盟主了。

「豈料事情有變，飛龍金牌竟然下落不明，所以冷烟飛與長興幫商議，先殺了孟傾城，令他不能與冉少東少俠爭比武的代表權，再殺程掌門，這樣一來，冉少俠只要在比武中取勝，冷烟飛不就成了武林盟主嗎？那時長興幫就可以爲所欲爲了。」

許長勝一路說，程浩與冉少東一邊聽得耳中嗡嗡作响，不相信這是事實。

丁大毛想起在叢林時兩名大漢的對話，又想起日前孟傾城在路邊茶寮受伏擊之事，覺得此事不無可能，說道：「莫非冷烟飛眞的勾結了長興幫？」

程浩似接受不了這個事實，叫道：「不可能的。」

程浩話音一落，忽有十多支箭自樹林「颼颼」連聲破空而至，程浩反應何等快捷，連忙張開雙臂，一掌推開丁大毛，另一掌把冉少東推開，然後再一個翻身避開冷箭。

程浩翻身避開冷箭之際，與此同時，忽聞兩聲慘叫聲，大吃一驚，回轉頭一看，見丁大毛並無中箭，再望向愛徒冉少東，祇見他背心中了一箭，那是因爲冷箭射來的範圍極廣，以致冉少東仍中了一箭，而另一聲凄厲的慘叫聲則來自許長勝，祇見他身上連中數箭，登時倒地死去。

程浩見愛徒中箭，一顆心快將裂開來般，叫道：「少東！」便向愛徒倒地處滾去，並把他抱起。

冉少東堅强無比，强打精神道：「師父放心，少東死不掉的。」

程浩心如刀割，此時，樹林忽然撲出十多人，丁大毛見狀，驚叫道：「程掌門，小心。」

程浩早聞風聲，放下冉少東，並把丁大毛一手拉到身邊，加以保護，然後面對伏擊者，一看之下，登時不敢相信眼前光景，與伏擊者一起的竟是自己大弟子冷烟飛，與伏一雷和追殺丁大毛的兩名大漢以及一些臉肉橫生、臉容冷酷的大漢。

衆人把程浩包圍住。

程浩狠狠瞪住冷烟飛，叫道：「你這畜牲，原來許長勝的話是眞的。」

冷烟飛冷笑道：「成大事者，就不惜大義滅親，師父，別怪我。」

程浩怒恨得臉容也扭曲了，氣得說不出話來。

冷烟飛臉容變得十分冷酷，望望倒地死去的許長勝，又望望冉少東，忽然吃驚地叫道：「少東？」

伏一雷也吃了一驚，望着中箭倒地的冉少東，詫道：「他就是你師弟冉少東？」

冷烟飛怒道：「他受了箭傷，如何參加武林盟主比武？」

伏一雷一臉怪責道：「你爲甚麼事前不說清楚他就是冉少東？」

冷烟飛懊喪地道：「他背向我們，看不清楚。」

伏一雷道：「他已受了傷，比武之期將至，看來不能參加比武了，你如何做武林盟主？我們的計劃豈非泡湯了？」

冷烟飛更是懊喪，無言以對。

程浩恨得青筋暴現，叫道：「畜牲，你大逆不道，今天我要清理門戶。」說完，吼叫一聲，拔出長劍便向冷烟飛殺了上去，冷烟飛仗着援手衆多，毫不慌亂也拔劍從容應戰。

伏一雷等人本來把程浩包圍住，師徒二人甫一動手，衆人忽然不約而同全都散開了，而且站在一旁，全都發出冷笑在看着他們師徒惡鬥。

冷烟飛吃了一驚，邊打邊道：「伏兄，你們爲甚麼不幫我？」

伏一雷冷笑道：「你已沒有利用價值，爲甚麼還要幫你？」

冷烟飛怒叫道：「你們實在沒有義氣。」

伏一雷道：「義氣？甚麼叫做義氣？」說完哈哈大笑，其餘人等亦相繼捧腹大笑，看着他們師徒相殘，彷彿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程浩對眼前弟子恨得無以復加，但到底仍是不忍心，以致每出一招都手下留情，反之冷烟飛情知好事被識破，已是豁了出去，爲了能脫身，每出一招都極之狠毒，那管對手是恩重如山的師尊。

丁大毛見程浩着着手下留情，這樣打下去，必遭冷烟飛毒手，忍不住叫道：「程掌門，你不殺他，他就會殺你，你何必留情？」

程浩聽了丁大毛之言，雖然痛心疾首，也祇好使出老練純熟的招數對付了。

冷烟飛武功雖强，但如何抵擋得住師父爐火純青的劍術，不一會，已被打得節節敗退，最後連手中長劍也被打脫離手，程浩劍尖一進，直指其咽喉。

冷烟飛被制住了，程浩祇要劍尖一送，他就命喪當場。

但程浩不忍心下手，額上冷汗直流。

冷烟飛也不斷在冒汗，且以懇求的眼神望着程浩。

丁大毛叫道：「程掌門，還等甚麼，快清理門戶吧。」

程浩表情異常痛苦，始終下不了手。

伏一雷等人看了一輪熱鬧之後，發出愉快笑聲，但此時，忽有數十騎人馬快速趕到，並有人大叫道：「一個也不能留。」

這數十騎人馬在前頭的是唐委、東方快刀、丘別離、李一鳴、錢十郎、程小靜及東西兩脈名劍莊的衆多弟子。

這些人是錢十郎和程小靜帶領之下前來營救丁大毛的救兵。

伏一雷等人見形勢不妙，連忙作好了迎戰準備。

程浩見了來人，忍不住望多了兩眼，冷烟飛趁他不加留神，忽然欺身而前，一個反手把師父程浩的長劍奪在手中。

程浩一個不留意，冷烟飛惡念陡生，正要一劍向程浩咽喉刺去，然後來個逃之夭夭，丁大毛見狀，大吃一驚，連忙不顧一切飛身而前，再攔腰把程浩抱住往地上一滾，冷烟飛這一擊登時落空。

程浩心神大亂才給冷烟飛有機可乘，幸得丁大毛眼明手快才避過這一劫，此時他怒得有如雷霆爆發，見冷烟飛握劍追擊，一手推開丁大毛，再一翻身而起，空手避了冷烟飛幾招致命狙擊之後，施展擒拿絕技，輕易把長劍自冷烟飛手中奪回手中。

程浩痛心加上盛怒，已是難以抑制，長劍甫一到手，便向冷烟飛作出無情痛擊。

冷烟飛怎會是其師父的對手？何況他還手無寸鐵？不消一刻，已被程浩連刺連砍，身中數十劍死在當場。

丁大毛但覺大快人心。

在另一旁的冉少東見了同門師徒互相殘殺，還以爲身處夢境，最後終被眼前光景弄得掉下眼淚。

程浩此時，也是傷心得全身在抽搐。

丁大毛上前安慰程浩，再把受了箭傷的冉少東扶起。

話分兩頭，東方快刀、唐委數十名東西名劍莊弟子氣勢如虹直奔向伏一雷等人，唐委叫道：「長興幫的狗腿子一個也不能留。」

數十人一同躍了下馬，並迅速把伏一雷十多人包圍住，唐委叫聲「殺呀！」數十件兵器便一齊向伏一雷等人招呼過去。

伏一雷等人武功不弱，但唐委、東方快刀、丘別離、李一鳴等都是獨當一面的高手，加上數十名武功也不差的東西名劍莊弟子，正是人多勢衆，伏一雷等人如何招架？

不消一會，伏一雷等人全部一個不留地盡數死在唐委等人手上。

這一伏，東西名劍莊合力大獲全勝。

唐委連忙走到程浩面前，一面關切道：「大師兄，你沒事吧？」

程浩面對師弟，加上大弟子死在自己手上，又想起師兄弟二人爲了名位之爭分裂達十二年，當眞百感交集，嘆了口氣道：「唐師弟，幸得你們及時趕到。」

唐委正想說話，瞥眼一看，見冷烟飛全身染血倒地死去，驚叫道：「冷師侄被長興幫的人殺了？」

程浩低沉地道：「他是被我殺死的。」

唐委吃了一驚，說不出話來。

丁大毛插嘴道：「冷烟飛勾結長興幫，要做爲禍武林之事，所以被程掌門殺了。」

唐委不明所以。

程浩道：「唐師弟，此事慢慢再向你解釋，我們馬上回西名劍莊去看看孟師侄吧，大毛說他傷得很重。」

唐委不知愛徒孟傾城傷勢，也心急如焚，當下毫不猶豫與衆人連忙上馬向西名劍莊趕去。

* * *

一衆人等返回西名劍莊之後，在大夫口中知道孟傾城受傷雖重，但無性命危險，才放下心頭大石，然後大夫又替冉少東治理了傷勢，大夫表示，冉少東身上中箭，幸沒中要害，性命也無碍，衆人都慶賀這是不幸中之大幸。

丁大毛向唐委解釋了程浩要殺冷烟飛的原因，東西兩派弟子方知道名西劍莊出了一個害羣之馬。

東方快刀忍不住叫道：「名劍莊就是名劍莊，爲甚麼要分東西兩派？又爲甚麼要有虛名之爭？這世上如此混亂，就因爲有太多紛爭了，名劍莊若不分裂，長興幫那有可乘之機？今天的事更加不會發生了。」

這番話，聽在唐委與程浩兩師兄弟耳中，有如當頭棒喝，羞愧得說不出話來。

東方快刀又道：「現在孟傾城和冉少東都受了傷，都不能參加武林盟主比武，正是鷸蚌相爭，漁人得利，應屆的武林盟主就此拱手讓了給其他門派了，這不是同門紛爭的結果嗎？」

東方快刀語帶教訓，以他前輩的身份，當然有這個資格，唐、程二人當着一衆弟子面前羞愧得無地自容。

東方快刀又道：「今次事件若不是這個做不成我弟子的丁大毛，長興幫和冷烟飛就詭計得逞，你程浩今天也休想活命，接下來，下一個受害者將會是唐委，名劍莊就會一下子之間毀在冷烟飛這不肖弟子手上，冷烟飛做了武林盟主，就會天下大亂了。」

衆人都覺得東方快刀言之有理。

程浩以感激目光望着丁大毛，道：「大毛，你挽救了名劍莊，也挽救了揚州地面的武林。」

東方快刀道：「難道錢十郎就沒有功勞？」

唐委道：「十郎，還有小靜也功勞不淺。」

丁大毛望着程浩，道：「程掌門，東西名劍莊本來是一家，有道是團結就是力量，如此分裂鬥爭下去，祇會惹人笑柄，何必呢？」

程浩與唐委互相凝視，由衷地

點了點頭。

東方快刀見程、唐之間因此事成見盡去，喜道：「好了，從今天起沒有東西之分，祇有名劍莊，大家統一了。」

程、唐二人相視點頭，都同意統一了。

王八里插嘴道：「統一之後，由誰做掌門人？」

程浩忙道：「當然由你們的唐師叔繼續任掌門人。」

唐委連忙推却道：「錯了，這掌門之位，該由大師兄出任。」

程、唐二人一下子之間，都在你推我讓，東方快刀看在眼裡，叫道：「你們都給我住口，別你推我讓啦。」

程、唐二人登時靜下來。

東方快刀道：「既然你們都你推我讓，依我這老混蛋之見，最佳莫如另立新掌門。」

衆人登時又靜默了。

王八里忍不住道：「由誰出任新掌門？」

東方快刀道：「名劍莊掌門之立，有無明文規矩？」

程、唐二人同聲道：「沒有。」

唐委續道：「祇要本門弟子，誰都可以當掌門是嗎？」

東方快刀道：「好極，我問大家，今日粉碎長興幫與冷烟飛陰謀的功臣是誰？」

衆人一致叫道：「是大毛！」

東方快刀點點頭，道：「不錯，就是丁大毛，名劍莊新掌門該由丁大毛出任，這最適合不過，因爲他與東西兩邊的人關係都維持得很好，眞是最佳人選。」

衆人都錯愕不已，丁大毛更呆住了。

東方快刀環視衆人一週，道：「難道丁大毛沒有資格？」

程浩道：「大毛出任本派掌門，我自然不反對，但大毛並非本門弟子，這實在有違本派門規。」

唐委微笑道：「大師兄有所不知，大毛的名字已錄在本派弟子名册之上了。」

程浩一個驚喜，道：「大毛已成爲本派弟子？」

唐委含笑點頭。

丁大毛對程浩道：「大師伯，因師父恐怕大師伯不高興，所以沒有相告。」

程浩喜道：「大毛已成了本派弟子，那太好了。」朗聲對衆人道：「各位弟子聽着，承蒙東方前輩推荐，名劍莊大弟子程浩宣佈，由今天起，將由本門弟子丁大毛出任第五代掌門人，衆弟子有沒有人反對？」

原東西兩派弟子都一致鼓掌稱好，衆人都一致認爲，由丁大毛出任新掌門，都不會得失東西兩派弟子，實在是兩邊討好。

丁大毛一個驚喜，笑道：「我竟成爲名劍莊掌門人，豈非過癮得很？」

東方快刀笑道：「你這小子成爲武林中唯一不懂武功的掌門人了。」

丁大毛笑道：「我很快正式學武的了。」

東方快刀對衆人道：「今屆的武林盟主比武，名劍莊已沒有適當人選參賽，等下一屆吧，到時由丁大毛參賽，下一屆不行，就再等三年，前後共六年，六年後，丁大毛才祇有廿三、四歲，未超齡，以丁大毛的資質，六年時間已可成爲高手了，到時武林盟主還不是由名劍莊重奪？」

衆人又一致鼓掌叫好。

東西兩派名劍莊終於拋開一切成見，在和諧歡樂的氣氛之下統一了。

王八里忽然把唐瑩拉到丁大毛面前，道：「臭小子，不不，這個……咳！丁掌門人，你與你的未來娘子何時成親？」

丁大毛笑道：「快啦，快啦。」

唐瑩粉臉飛紅，羞得無地自容。

衆人又鼓掌叫好。

程小靜有如萬箭穿心。

錢十郎把程小靜拉到丁大毛面前，責道：「大毛，你跟唐姑娘成親，那小靜又如何？我知道小靜姑娘很喜歡你。」

丁大毛笑道：「兩個都是我的未來好娘子。」望着唐瑩道：「妳負責跟我抬槓吵架。」望着程小靜道：「妳柔情似水，我會好好愛護妳。」

程小靜登時笑得甜蜜異常。

丁大毛笑望着唐瑩與程小靜，道：「妳們兩個從今以後要相親相愛。」

唐、程二人笑得合不攏口，相視地點頭。

衆人又是一陣歡笑聲。

錢十郎望着東方快刀，道：「大毛不是給了銀兩賠償給酒樓嗎？爲甚麼還要天天回酒樓幹粗活？」

東方快刀瞪着他，正色道：「別說這些廢話，快馬上下跪。」

錢十郎眨眨眼，皺眉道：「爲甚麼要向你下跪？」

東方快刀道：「下跪行拜師之禮。」

衆人又發出一陣笑聲。

（全文完）



明末綠林軼事／麥　長　庚・文
可　飛・圖

勾魂姹女



英秀俊傑　淑女好逑

天高雲淡，夜幕低垂。

四野寂寂中，一陣急驟的蹄聲由遠而近，緊接着，五騎健馬絕塵而來。

馬上五人一律穿「東廠」侍衛制服，腰跨單刀，氣焰萬丈，看他們那急急忙忙的情形，敢情是正趕着辦某種重大的案件哩！

當他們風馳電掣地經過一處山坳時，這一行人馬忽然停了下來。

原來，拐過山坳即爲一片墓地，在距官道約莫三丈遠處的一座新墳旁有一紅衣女郎跪伏墓前，嚶嚶啜泣着，雖然暮色蒼茫，看不出那紅衣女郎眞面目，但由於其所着衣衫單薄，使那跪伏姿態顯得特別惹火。

那五騎人馬當中，當先一位身材高大，顯然是領班模樣的人，向那紅衣女郎的側面微一注視之後，立即扭頭向其餘的四人揮揮手道：「你們先走一步，本座隨後就來。」

其餘四人恭應着，揚鞭疾馳而去。那爲首領班模樣的人立即飄身下馬，走近紅衣女郎身邊，曖昧地一笑道：「這位姑娘，已經天黑了，妳還不回去？」

那紅衣女郎抬起頭來，現出一張既美又艷的俏臉，似笑非笑地瞟了他一眼，却沒有答話，但使人詫異的是，她的哭聲雖然顯得那麼傷心，而俏臉上却沒有一絲淚痕，尤其是那雙勾魂攝魄的美目，只那麼一瞟，已經使得那位領班大人靈魂也出了竅，根本不會想到甚麼可疑不可疑了。

在色迷心竅的情況之下，那位領班大人竟然俯身伸手攙扶紅衣女郎的臂膀，涎臉笑道：「姑娘，我送妳回去好麼？」

紅衣女郎避開，說道：「男女授受不親，你怎可如此無禮。」

語氣儘管頗爲嚴肅，但那神情之間却無慍意，尤其是她那虛應的躲避更等於在鼓勵對方。

那位領班大人算得上是色膽包天，他在意亂情迷之下，順手抱着對方的嬌軀，業已雙雙臥倒於墳墓旁邊，而且，劍及履及地給紅衣女郎寬衣解帶起來。

紅衣女郎神情欲拒還迎，那位領班大人在色迷心竅之下更加手忙脚亂，恨不得多長出兩隻手來幫忙。

紅衣女郎羅衣方解，突地揚起纖指一點對方前額，似笑非笑叱喝道：「你呀，簡直是在作夢！」

那位領班大人涎臉笑道：「是啊！我委實是在作夢，但作的是雲雨巫山的旖旎夢。」

紅衣女郎搖頭道：「非也，你作的是死夢！」

領班大人訝問道：「此話怎講？」

紅衣女郎笑問道：「你是否來自『東廠』？」

「不錯。」

「你率衆夜行，是爲了追殺明室忠臣石中棠的公子石心磊？」

那領班大人點首訝問道：「妳怎會知道？」

「這個，你不用管，只回答我，是也不是？」

「是的。」

紅衣女郎笑了一笑道：「凡是想殺石心磊的人，都是要死！」

她話雖說得不好聽，但却是滿臉媚笑，體態極爲撩人。

那位領班大人心蕩神馳，正擬採取行動之際，只覺眼前一花，紅衣女郎手中的紅綾羅帶已套上了他的頸項。

領班大人心頭一驚道：「姑娘，這可不能開玩笑了。」

紅衣女郎雙手握帶，緊勒對方頸項，冷笑道：「誰有工夫同你開玩笑！你身爲『東廠』頭目之一，當也聽說過江湖上最負盛名的『勾魂三姹』的名號。」

那位色迷心竅的領班大人這時臉色大變，不，事實上，他的頸項被對方勒緊之後，早就變了臉色，此刻，不過是由眼神中迸出駭極的目光而已。

他的頸項被勒緊，不但眞氣與血脈不能暢通，連生命也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只有任憑對方宰割的份兒。

紅衣女郎又冷笑一聲道：「讓你死得明白一點，姑奶奶乃是『勾魂三姹』中的『追魂姹女』王小鳳。石心磊不但是人們所知的忠良之後，也是當世第一美男子，姑奶奶我已心儀於他，保護追求不遺餘力，而你竟想對其加以殺害，豈非活得不耐煩了？」

說完，使勁一勒，那位領班大人雙目暴睜，舌頭突出，雙腿一蹬，立告畢命。

「追魂姹女」王小鳳將那位風流美夢作不成反而賠了性命的領班大人的屍體一脚踢開之後，才冷冷一笑，起身整好衣衫，長身射向官道。

由墓旁到官道足有三丈距離，但她僅僅是那麼輕輕一縱，就已到達，而且，不差分毫地剛好騎在那位已死的領班大人坐騎上，絕塵疾馳而去。

不過一袋烟工夫，前面那四騎已遙遙在望。

可憐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領班早已死在王小鳳的紅綾羅帶之下，一聽到後面那急驟的蹄聲，還以爲是領班大人已作完了風流美夢急急地趕了上來。

因此，最後面的一個竟然頭也不回地揚聲笑道：「董大人，幹嗎不多溫存一下，咱們弟兄正在按轡徐徐而行地等着你哩。」

但他這幾句自以爲說得頗爲佻皮的話所換來的却是王小鳳那冷若寒冰的冷笑：「……等我來收拾你們的狗命！」

那四個侍衛一聽語音不對，不由心頭一震，一齊勒馬回過身來。

不錯，馬是他們「董大人」的馬，但馬上人却是一位千嬌百媚的絕代佳人。

這四個侍衛雖然是官府中人，却也是久走江湖的人物，目前這情形，他們心中自然都明白，他們的「董大人」必然是凶多吉少了。

但匆促之間，他們還是禁不住的同聲脫口問道：「我們的董大人呢？」

王小鳳手持紅綾羅帶，淡然一笑道：「你們那位董大人麼？正在鬼門關內等候你們哩！」

那四個侍衛已於問話的同時，不約而同地拔出了腰間的鬼頭刀，並紛紛的飄身下馬，將王小鳳圍在中央，站在前面的一個厲聲喝道：「賤人快說：……」

他的話還沒說完，眼前紅影一閃，「啪」的一聲已被王小鳳手中的紅綾羅帶揍得一個踉蹌。

王小鳳臉寒如冰地冷冷哼了一聲道：「你再出言不遜，當心我拉掉你的舌頭！」

這情形可使得那四個侍衛不由自主的退了兩步。

王小鳳掩口媚笑道：「想逃？姑奶奶給你們一個逃走的機會，你們可以分方向逃走，只要你們四個當中，有人能逃出十丈之外，我就放他一條生路。」

王小鳳這語氣大得能嚇死人，想想，也足能氣死人，因而使得那四個侍衛進又不敢，退又不是，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地呆立當場，作聲不得。

王小鳳忍不住「格格」地媚笑道：「侍衛大人，想不到你們只會在善良老百姓面前逞威風，事到臨頭却是比誰都來得窩囊。」

不等對方有甚麼反應，又立即含笑接道：「男子漢大丈夫，要逃就逃，要鬥就鬥，像這麼耗着，可不是辦法呀！」

站在她右邊的一個，一挫鋼牙，振聲道：「弟兄們，咱們拚了！」

其餘三人也同聲響應道：「是啊，咱們拚了！」喝聲中四道寒光

齊向王小鳳射去。

王小鳳嬌笑道：「來得好，這才是有點男子漢氣概……」

她口中說得輕鬆，手中的紅綾羅帶却辛辣得很，話沒說完，對方四人中已有兩人被捲飛三丈之外，一個倒栽葱，腦袋開花，死於非命。

剩下的兩個心膽俱寒中轉身拔足而逃。

王小鳳揚聲大笑道：「現在想逃，可來不及啦！」話聲中，雙手齊施，右手以紅綾羅帶一式「毒蛇出洞」直射向右邊逃跑的一個背後的「靈台」大穴上，左手一記劈空掌遙遙擊出。

那兩個逃跑的人，同時發出慘號，也同時畢命當場。

王小鳳看都不看一眼，僅僅冷笑一聲，策馬疾馳而去。

* * *

幾乎與王小鳳誅殺五個「東廠」侍衛的同時，在一個名爲青石鎮的鎮甸上也有一場鬧劇正在進行着。

青石鎮雖然是一個村落，但人口逾萬，一般居民於辛勤工作一天之後都三三兩兩地跑到街上閒遊，每當華燈初上，這青石鎮上的一條主要街道上總是行人如過江之鯽，摩肩接踵，顯得熱鬧之至。

此刻，在熙來攘往的人潮中，有一位美艷而又婀娜多姿的黃衣女郎隨着擠擁的人潮在閒蕩着。

由於這位黃衣少女綺年玉貌，又是單身一人，因而頓時引起其餘的遊人注意，年輕好事者怪叫連聲，羣相尾隨，品頭評足。

黃衣少女不但不以爲意，反而越發騷首弄姿，並不時回眸媚笑，以致跟隨之人也越來越多了。

另一批「東廠」侍衛五人也於此時到達大街上。

可能因爲遊人太多，不便騎馬，也可能準備找一適當食攤以進晚餐，因而老早便下了馬，在人潮中徐行着。

那五位侍衛發現黃衣少女之後，也被她那絕代風華吸引住了，而黃衣少女也是有意無意之間，朝那五位侍衛的身邊擠去。

而且，還借着人潮擠擁之勢，故意向那些侍衛身上撞撞碰碰的。

那些侍衛們對這飛來的艷福自然是又驚又喜，不會放過這揩油的機會。

可是，當他們看中一個食攤，準備坐下來進餐的時候，那黃衣少女却回首媚笑道：「諸位大爺，前面還有更好的地方哩！」

說着，還揚了揚手中的銅牌。

侍衛們之一笑問道：「還有多遠？」

黃衣少女一面把玩手中銅牌，一面媚笑道：「不遠，不遠，才不過把里路程。」

「還有把里路程，不用走了，就在這兒將就一點。」

「對，就在這兒將就一點好了……」

「嘻嘻……姑娘，妳也坐下來，陪我們喝一杯嘛……」

這五位你一句我一句地祇顧吃豆腐，却沒有人注意到黃衣少女手中把玩的那面銅牌。

這情形使得那黃衣少女不得不自己有進一步的表示。她故意以右手食中二指拈着銅牌，向對方一晃道：「嗨，諸位，認識這玩藝兒麼？」

侍衛之一「咦」了一聲，道：「這號牌，妳是由哪兒得來的？」

黃衣少女道：「是撿來的。」

接着又左手一揚道：「這兒還有哩。」

不錯，不但她左手還有，而且足有四面之多。

在一陣驚「啊」聲中，有人大嚷道：「我的號牌不見了。」

「咦，我的也不見了。」

「這是小偷，快抓住她……」

「對，抓住她……」

當這五位侍衛七嘴八舌時，那黃衣少女手中又亮出了另一法寶，那是一隻小型黃色公文袋，她嫣然一笑道：「還有這個嘛！」

這回她可不再耍寶了，說完之後轉身就走。

那五位侍衛也不顧得再進晚餐，紛紛吆喝着，飛身上馬，揚鞭疾追。

這情形使得那些看熱鬧的人羣也感到事態嚴重，自動紛紛散去了。

黃衣少女眞不簡單，她一看那五位侍衛追了上來，表面上顯得慌驚失措地拚命狂奔，一面回首笑道：「公爺們，怎麼這般小氣，幾塊破銅牌，一隻要飯袋，能值幾何呀？」

最前面的一個已追到五丈距離以內，他冷冷的道：「姑娘，將東西留下來，本座可以不究既往，放妳離去……」

這位侍衛的話說完時，已到達村鎮的出口處，與黃衣少女的距離已不足一丈了。

但那黃衣少女却忽然縱上一匹事先停放在那兒的健馬上，雙腿一夾，健馬便發出一聲長嘶，絕塵而去。

黃衣少女並回頭媚笑道：「公爺們，咱們比比看，究竟是誰跑得快？」

前面那人顯然是領班之人，以尺許之差未曾抓住黃衣少女，又怒又急之下，不由振聲喝道：「臭丫頭，待會抓住妳時，本座可非得好好地消遣妳一個夠的，才消我心頭

之恨。」

黃衣少女「格格」地一陣媚笑道：「公爺，別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本姑奶奶可是一番好意呀！」

她坐下那匹健馬脚程可眞夠快，才不過幾句話工夫已將後面五騎拋在十五六丈之外了。

這一行人馬一追一逃，追的破口大罵，逃的却是有說有笑。

片刻之後，已到達離鎮五里處的荒山邊，那位距離越來越近的黃衣少女忽然停了下來，飄身下馬，迎着那五位疾馳而來的侍衛媚笑道：「到了，諸位也下來歇歇吧！」

五個侍衛紛紛勒馬，拔刀飄落地面，將黃衣少女困在核心。

黃衣少女却是滿不在乎地呶呶嘴一哂道：「看你們這緊張勁兒……喲！這些東西還給你們！」

隨手一甩，五面銅牌已分別射落對方五人身前，連那隻小公文袋也甩落在那位領班面前。

當五人俯身撿拾銅牌時，黃衣少女却淡淡一笑道：「好好地佩帶起來，說不定待會兒閻王爺還要查問你們的身份哩。」

那位領班大人佩好銅牌時，將公文袋也重行揣入懷中之後，才注目沉聲問道：「姑娘，妳將我們引來這裏，當另有作用吧？」

「不錯。」黃衣少女俏臉一沉，揮手向右側丈遠外一指道：「你們五個先看看那邊。」

順着黃衣少女所指之處一看，那是一排五個剛剛掘好的墳穴。

那五位侍衛，當初祇顧追趕黃衣少女，兼以又是黑夜之中，根本就沒有注意到週圍的環境，此刻目光一觸之下，不由臉色爲之一變。

黃衣少女淡淡一笑道：「怎麼樣？這墳穴還合適麼？」

那位領班强作鎮定，沉聲道：「丫頭，妳知不知道我們是甚麼身份？」

黃衣少女道：「我當然知道，你們是專門以陷害忠良、魚肉良民爲職責的『東廠』太監走狗。」

那侍衛之一截口怒叱道：「臭丫頭，既知我們來歷，還敢……」

黃衣少女也截口道：「慢着，我的話還沒有說完，我還知道，你們此行是爲了追殺本朝忠良之後的石心磊公子，對不對？」

侍衛之一冷冷一笑道：「對，對極了。」

另一個却向領班沉聲道：「王大人，咱們先剝光她的衣服，消遣個夠之後，再把她埋在她自己所挖的墳穴中……」

「好主意。」

「我也贊成。」

黃衣少女注目那位領班笑問道：「王大人，你也贊成麼？」

領班點頭淫笑道：「本座當然贊成……」

黃衣少女含笑問道：「諸位大人，也想知道我是誰麼？」

那領班大人笑了笑道：「本座正想請教。」

另一個也笑道：「看妳的身手不錯，想必也有點來頭！」

「對，來頭還不小！」黃衣少女抬手指着自己的鼻尖道：「姑奶奶盧文燕……」

「盧文燕」三字出口，對方五人一齊駭然退後三步，那位「王大人」並張目訝問道：「妳……妳就是『勾魂三姹』中的「迷魂姹女』盧文燕？」

「是啊！」盧文燕媚笑道：「祇是這綽號可有點不雅……」

那位領班不禁喃喃自語道：「怪不得妳……」

盧文燕俏臉一沉，截口正容道：「現在，你們五個聽着，你們爲虎作倀，平時陷害忠良，魚肉百姓，已經罪不容恕，今宵，更要追殺石公子石心磊，更是罪加一等，但本姑奶奶體諒你們是上命所差，身不由己，所以原想僅僅加以處死了事，不過，由於你們方才對本姑奶奶的惡毒計劃，本姑奶奶必須叫你們死前多受點罪……」

那位領班「王大人」截口怒喝一聲：「兄弟們，咱們拚了！」話聲中，五柄單刀刀光霍霍光芒四射地一齊向盧文燕全身要害處招呼！

盧文燕冷笑一聲：「米粒之珠也放豪光。」

「錚」地一聲，銀虹閃處，「錚錚」兩聲連響，對方五柄單刀中已有四柄被削掉了寸許長的一截。

原來盧文燕手中的這柄匕首，是武林四大寶刃之一的「爛銀匕」以寶刃對付普通的兵刃，自然是有如摧枯拉朽，砍爪切菜似地啦！

這情形自然使那五個侍衛心底生寒，暗中興起逃生的念頭。

盧文燕是何許人，自然已從對方的神色和手上的招式中看出了對方的企圖，當下冷笑一聲道：「在我的話沒有說完之前，誰要膽敢逃走，我先挑斷他的脚筋。」

接着，立即振聲喝道：「現在，我決定你們的命運是活埋，有種的就逃走吧！」

「好一個狠毒的賤人！」隨着一聲怒喝，一柄斷刀電疾地向盧文燕的胸前射來，不，那是兩柄斷刀，不過，出手略有先後而已。

而且，斷刀出手，兩道人影緊隨着向外飛射。

目不暇給之間，祇聽盧文燕一聲冷笑道：「斷刀還你！」

也不知她使的是甚麼手法，那兩柄斷刀在射到她身前尺許距離時，竟突然間倒轉，比射來時更勁疾地向那兩個沒命飛逃的人射去。

寒芒閃處，那兩柄單刀不差分毫地剛好挑斷那兩人的右脚筋，一聲痛呼，同時倒地。

正當這兩個倒地的同時，另外三個也不約而同地往不同方向逃走。

他們想得不錯，三人向不同方向而逃，至少該有個人能僥倖逃離，只要有一個人能倖逃不死，就有報仇機會。

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他們三個的命運也一如先逃的那兩個，分別被他們自己的單刀挑斷了脚筋，倒地慘呼不絕。

盧文燕冷冷的一笑道：「雖然你們自找痲煩，却也省去我一番點穴手法。」

說完，疾如勁風似地繞場一週，但聽「叭叭叭」連响，那三個分別躺在不同位置的侍衛大人物已一個個直挺挺地躺在盧文燕那事先替他們挖好的墳穴中。

盧文燕美目一掃之後，忽然輕輕一嘆道：「活埋，也許過於殘忍一點，但對付你們這些失去人性的人，却也罪有應得。」

接着，立即取出事前放置一旁的工具，向墳穴中塡土，並且自我解嘲一笑道：「想不到這一扔，竟使你們暈了過去，不過，這樣也好，要不然，你們叫嚷起來，我眞下不了手來塡土哩。」

* * *

當「迷魂姹女」盧文燕活埋這五個「東廠」侍衛的同時，離她所在的另一處不遠的一座山谷中，十餘個「東廠」侍衛也遇上了痲煩。

那是當他們搜查過那一個山谷之後，準備離去之際，被一位綺年玉貌的白衣少女在山谷出口處將他們堵住了。

白衣少女艷如桃李，冷若冰霜地手持長劍站在谷口當中，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概。

這一批「東廠」侍衛共爲十三騎，爲首頭目是一個滿臉橫肉的彪形大漢，他一馬當先，眼看有一妙齡女郎擋住通道，不由揚聲喝道：「小姑娘，快些閃開！」

他話已出口，才猛然想起，黑夜荒山之中，一個敢於擋官差的單身少女會是好相與的？

念轉未畢，已是快馬加鞭，企圖由白衣少女的頭頂上空飛躍過去。

白衣少女怒叱一聲：「你想找死。」

寒芒一閃，香風拂處，這位領班大人的坐騎是通過了，但他那個人却被白衣少女像老鷹捉小鷄似地抓了下來，順手向隨後衝上來的人馬上一甩，嚇得後面的人一齊勒住了馬停了下來。

在一連串「唏聿聿」的馬嘶中，那位被扔得暈頭轉向的領班大人已墮落在白衣少女身前，戟指怒叱道：「丫頭，妳敢擋奉旨辦公的官差！」

白衣少女聲冷如冰地說道：「凡是想追殺石心磊的人，一律殺無赦！」

領班大人一怔之後，訝問道：「妳怎會知道這些？」

白衣少女微動櫻唇之間，那些侍衛中有一人驚呼：「陳大人，她，她……她就是……」

那人吶吶地說了半天，却沒有說出一個下文來。

那領班大人怒喝一聲問道：「她是甚麼人？」

那侍衛囁嚅地接口道：「是……威震江湖的『勾魂三姹』中的『奪魂姹女』方艷芬……」

白衣少女「格格」地嬌笑道：「想不到六扇門中鷹犬也有認識我方艷芬的，好，衝着這一點，我給你們一個機會。」

一頓話鋒，又沉聲道：「不論你們是一個個闖或是一窩蜂闖也好，只要能逃過我的一劍不死，我就放他活着回去。」

想想十三個人只要衝過她這一關，就可拾回一條老命。

但那十三位侍衛大人却仍然是一個個臉有驚容地拿不定主意。

方艷芬披唇一哂道：「縮頭一刀，伸頭也是一刀，你們也算是堂堂七尺之軀，何不做得像個男子漢一點。」

對方那十三人之中，有人附和叫道：「對啊，咱們豁了出去，管她甚麼『奪魂姹女』，衝呀，拚呀！」

此人可能是想利用一窩蜂瞎闖的機會企圖僥倖逃得性命，因此他說話之間，已「刷」的一聲一鞭將前面的兩騎健馬趕得向前疾衝，其餘十騎也在一串「唏聿聿」的長嘶聲中，向方艷芬身前衝了過去。

方艷芬一聲清嘯，騰身而起，只見一道長虹有如游龍似地環空一迎，人頭滾滾，血光迸射，那十二個侍衛竟無一倖免，只有那位陳姓的領班，老奸巨猾地躲在最後一騎的馬腹下，才倖逃一死，却也難逃斷臂之危，帶着一聲慘號落荒而逃……

* * *

在另一處的崇山絕谷中。

暮色蒼茫，十餘個「東廠」侍衛正圍着四個灰衣人和一個青衫書生在作殊死惡鬥。

四個灰衣人中，三個是中年文士，一個是半百老人。至於那位青衫書生則顯然是一個地道的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他的安全完全是靠外圍四個灰衣人在保護着他。

青衫書生長得眉清目秀，齒白

唇紅，算得上是一位美男子。

而且，他那翩翩丰采與高貴氣度更足以令人傾倒，儘管目前他是置身於如此險惡的環境中，但他所表現的從容鎭靜不由不令人欽佩，那情形就像是外圍這些兇殘的搏鬥與他毫無關連似的。

至於外圍的四個灰衣人，使的都是青鋼長劍，武功也很了得，尤其是那三個中年文士，更是長劍翻飛，有如生龍活虎似的。

儘管他們是以寡敵衆，也儘管他們都已傷痕纍纍，却仍然是浴血奮戰，咬牙苦撐下去。

那些「東廠」侍衛中，一個領班裝束的人怒聲喝道：「你們四個還不束手受縛。」

灰衣老人怒罵：「放你媽的狗屁！」

接着那領班人又沉聲喝道：「大家聽着，活活累死他們四個，至於石心磊那書呆子，可莫傷着他，上頭要的是活口……」

原來這位青衫書生就是這些「東廠」侍衛必欲得之而甘心的石公子石心磊。

那四個灰衣人悶聲不响地一直苦撐着。

夜已深，四野一片漆黑，而搏鬥仍在，三個中年文士中，有人以眞氣傳音向那灰衣老人說道：「朱正心，趁着我們三個還有力量阻擋追兵，趕快背公子乘黑突圍而去。」

那叫朱正心的灰衣老人熱淚盈眶，正在猶豫，那灰衣中年文士傳音叫道：「朱正心，事急矣，你還不背着公子突圍。」

朱正心含淚點了點頭道：「好，老奴遵命。」

說完，回身將石心磊向背上一搭，騰身而起，大喝一聲：「擋我者死！」

同時，那三個灰衣中年文士奮勇衝殺，在捨死忘生的情況下，居然給他們殺開一條血路，突圍而出。

朱正心背着石心磊一面狂奔，一面扭頭說道：「三位將軍，咱們一齊走呵……」

灰衣中年文士苦笑道：「咱們必須留下來阻擋追兵。」

另一灰衣中年文士道：「朱正心，快走，別管我們……」

那領班的侍衛冷笑道：「還走得了麼？」

灰衣中年文士嗔目怒叱道：「鼠輩，只要我們三個人還活着，你們這些狗腿子別妄想越雷池一步！」

「這還不簡單，」那領班的冷笑着沉聲喝道：「大家聽着，先剁了這三個，再去追趕石心磊的那個孽子……」

那位背着石心磊慌不擇路地沒命狂奔的忠僕朱正心，只聽得後面殺聲震天，金鐵交鳴之聲連綿不絕，他正感悲憤莫名、心痛如絞之時，那位少不更事的石公子却低聲問道：「朱正心，那三位叔叔怎麼沒跟來？」

朱正心禁不住熱淚盈眶地心頭暗忖着：「你那三位叔叔是永遠不會來了……」

但他口中却不得不故意安慰他的少主道：「他們很快就會趕來的。」

石心磊接道：「朱正心，你背着我走太累了吧，放我下來讓我自己走一段……」

朱正心搖搖頭道：「不，我不累！」

其實，他是一個久戰疲憊又是受傷多處的人，身背重負，沒命奔馳之下，又怎會不累，也幸虧他武功頗有根基，否則，怕不早已倒下來了哩！

可是，那後面殺伐之聲仍隱約可聞，這情形他又怎敢叫這位嬌生慣養的公子爺走這種根本沒路可走的山路哩，何況又是星月無光的黑夜。

好容易聽不到後面的殺伐聲了，但朱正心還是背着石心磊又走了五六里山路之後，才將石心磊放下來，坐在一株大樹下，一面包紮自己的傷口，一面也乘機休息一番。

因爲他自己最清楚不過，再這麼勉强下去，必然會倒下來。

石心磊怔怔的望着這位忠心耿耿的老僕，半晌之後，忽然又是長嘆一聲道：「朱正心，我們準備去那兒？」

朱正心苦笑道：「公子，這些你暫時不要問，祇要老奴還活着，一定帶你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石心磊問道：「那地方不會再有人要追殺我們了麼？」

「是的。」朱正心點頭道：「到了安全的地方，就不會有人追殺我們了。」

頓住話鋒，又勉强站了起來道：「公子，這兒不能久呆，我們還得繼續走。」

石心磊點點頭道：「走就走，祇是夜深了，我們總得找個能睡的地方才行啊！」

朱正心暗中叫苦不迭，但口中却祇好胡亂地說道：「公子，前面不遠處有一個山神廟，我們快點趕一程……」

朱正心這一信口胡言倒還眞給他說中了，兩人才走出里多一點，果然看到了一座破敗的山神廟。

這座山神廟雖已破敗不堪，但此時此地，作爲一個避風雨的臨時歇息之所倒也還能將就一下。

此時的石心磊不但疲憊不堪，而且飢渴難忍，老僕朱正心方在張羅枯草敗葉，準備作過夜用時，石心磊却連聲叫道：「朱正心，我好渴！」

但他話沒說完，一隻酒袋忽然凌空飛墮身前，那位「奪魂姹女」方艷芬靜悄悄立在門口，嫣然一笑道：「石公子，袋中有美酒，可以解渴……」

這情形，石心磊還不覺得怎麼樣，但那老僕朱正心却禁不住張目駭然問道：「妳是甚麼人？」

方艷芬嬌笑一聲道：「老人家，我是『勾魂三姹』中的『奪魂姹女』方艷芬。」

朱正心這才如釋負重地長吁了一聲道：「哦，原來是方女俠，久仰，久仰！」

這時候，石心磊已打開酒袋，準備以之解渴，但就當他以袋就唇之時，一股辛辣之氣嗆得他幾乎將酒袋扔掉，原來酒袋中所盛的竟然是上好的高粱烈酒。

他眉峯爲之一皺道：「這種酒怎能下嚥，是否還有『陳年花雕』，或者『女兒紅』……」

方艷芬苦笑搖搖頭，石心磊却向朱正心說道：「朱正心，你先弄點水來吧。」

方艷芬連忙道：「我這裏有水……」接着遞上水袋，並還送上一個「窩窩頭」。

石心磊先喝了兩口水，然後把玩着那「窩窩頭」，注目笑問道：「這是甚麼東西啊？」

方艷芬笑了笑道：「這是『窩窩頭』，可以充飢。」

石心磊皺眉道：「這東西又黑又硬，怎麼下咽？能不能弄點『銀耳羹』和『燕窩粥』來？」

方艷芬搖搖頭苦笑道：「荒山破廟之中，哪來如此珍貴的食物，石公子，眼前是在逃命途中，你就將就一點吧。」

說話間，她的俏臉一變，略一傾聽之後，立即促聲說道：「『東廠』追騎將至，石公子，你趕快先行逃走，由我與朱正心在這兒截殺那批殺不完的東西。」

石心磊含笑搖頭道：「我不走……」

方艷芬訝問道：「爲何不走？」

石心磊笑道：「方姑娘以一弱質女子，而且具有殺敵奇能，可惜我石心磊枉爲堂堂七尺之軀，却手無縛雞之力……」

方艷芬皺眉正容道：「石公子，目前不是談這些的時候。」

石心磊正容道：「姑娘，不論如何，我也要留此開開眼界。」

方艷芬對石心磊傾心已久，此刻儘管情況危急，但她爲了能在意中人面前逞能，還是欣然點頭道：「可以，不過，你必須先答應我一件事！」

石心磊道：「姑娘請說，能夠答應的事，我一定答應。」

方艷芬神色一整道：「石公子，『東廠』追騎甚多，而且其中有不少高手，僅憑我與朱老人家可能會阻截不住，到時候，你必須聽我的暗號，先行由廟後逃出，一下山，就有一家客棧，你祇要闖上那客棧的上房中，自會有人保護你。」

石心磊點點頭道：「好，我聽你的話就是了。」

方艷芬又再正容的補上了一句：「石公子，這是性命相關的事，可不能兒戲！」

「我知道。」石心磊點頭問道：「方姑娘，山下客棧中既然有妳的朋友，爲何不找他來一起殺敵？」

方艷芬笑了笑道：「公子有所不知，山下那個人與我亦敵亦友，除非眞不得已時，我不願意你接受她的保護……」

此時，「東廠」追騎已大批趕到，爲數總在二十名以上，方艷芬顧不得說話，匆匆地向石心磊說明聯絡暗號之後，立即與朱正心二人飛身出廟，奮力截殺，石心磊則躲在門後，向外面探看。

方艷芬雖然武功高强，但作爲她的助手朱正心却不但發揮不了甚麼作用，甚至還得由她分神去照顧。

因爲朱正心連番苦戰，傷痕累累，失血過多，又不曾好好的休息，兼以又飢又渴……這情形，教他怎能有力量殺敵呢？

方艷芬雖然大發雌威，一鼓作氣地殺死十來個强敵，而使敵方的攻勢爲之一滯，但她心中明白，强敵正源源不絕地趕來，在衆寡懸殊之下，自己必難久持，如不及早通知石心磊先逃，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心念電轉中，她一面狂殺敵，一面却不着痕跡發出了通知石心磊先逃走的暗號。

躲在廟中偷看的石心磊雖然不願獨自離去，但他也知此刻情況嚴重，是非走不可了。

略一猶豫之後，他祇好硬着頭皮摸索着由廟後逃出，依照方艷芬所告訴他的方向，一脚高，一脚低，也可說是連爬帶滾地逃向山下。

山下的官道邊是有一家客棧。

當石心磊吃盡苦頭，狼狽不堪地滾到山下時，已被跟踪搜索的「東廠」侍衛發現，並且高聲地吆喝着追了上來道：「在這裏……」

「石公子別走……」

「我們不會難爲你……」

石心磊心驚膽戰三步併作兩步，飛身走進客棧。

他走進客棧之後，那心情有如一艘航行於驚濤駭浪中的船兒駛進了一個安全的港口一樣。

方艷芬告訴他的是那麼含糊，此刻，敵人已越追越近，客棧中的人又大部份都已入睡，他究竟衝進那一間上房才對呢？

就當他惶急不知所措時，靠近他左首最近的一個房間中有流水聲傳出。

匆促之間，他根本沒思考到這「嘩嘩」流水聲是由何處而發，他直覺以爲既然這房間中有「嘩嘩」流水聲傳出，足以證明這人還沒有睡。

因而他一個猛衝向那扇門撞去。

沒想到那扇房門竟然是虛掩着，他這一撞，整個人都跌進房內，也同時發出兩聲驚呼。

這兩聲驚呼，一聲是石心磊發出的，另一聲却是發自「追魂姹女」王小鳳之口。

原來這位「追魂姹女」王小鳳正優哉悠哉地坐在浴盆中沐浴着，試想：目前這情形，怎不教他們兩人都驚呼出聲。

但事實上，王小鳳的驚呼祇不過是半聲，繼之的是一聲又驚又喜的嬌笑：「原來是你這寃家……」話聲中，房門又關上了。祇聽得王小鳳那又嗲又膩的話聲接着笑道：「石公子，請轉過身去，讓奴家先穿好衣衫……」

這位石公子可能是震得呆住了，連男女禮儀也忘記地在注意着美人出浴哩，要不然，王小鳳怎會要他轉過身去。

石心磊似已回過神，却是滿不在乎地說道：「看看有甚麼關係，我又不是沒見過。」

王小鳳「格格」地笑道：「好，看就看吧，原先，我認爲你是一個書呆子，却想不到你還是一位風流公子哩！」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一陣雜沓的脚步聲已傳進了客棧，爲首一個身材高大的「東廠」侍衛以粗獷的語聲叫道：「店家，店家！」

店小二連忙走了出來，哈腰笑問道：「爺們要投店？」

那侍衛沉聲說道：「不，我要找人！」

店小二滿臉堆笑道：「爺，你要找誰？」

那侍衛哼了一聲道：「方才是否有一個年輕書生闖了進來？」

店小二苦笑道：「爺，不瞞你說，小的是剛剛被你叫醒來的。」

那侍衛一皺濃眉，扭頭向他的手下沉聲喝道：「搜！」

這位侍衛大人發出命令之後，一串暴喝聲中，人影亂竄，「格格」地敲門之聲此起彼落。

在一片混亂中，這位侍衛大人自己却偏偏挑中了王小鳳所住的那一間房間。

也算他活該倒霉，本來，他那四個手下因搜不出甚麼名堂，也在向王小鳳這一間房前走來，如果他自己不動手敲門，就不致於吃這眼前虧了。

說時遲，那時快。

王小鳳房門一開，一盆又燙又熱的洗澡水已當門潑出，五個侍衛大人都無一倖免的被潑得一頭一臉，哭笑不得。

王小鳳嬌軀挺直，俏立當門，戟指那五個侍衛冷笑道：「你們身爲官差，無緣無故三更半夜擾人清夢，還要偷窺婦女出浴，本該立即處死，但本姑娘仰體上天有好生之德，特別從寬發落，各眇一目，以示薄懲。」話聲方落，手中浴巾疾揚，巾中的銀針電射，五個侍衛果然各眇一目，慘叫連連地抱頭而逃了。

這情形使得石心磊由衷地脫口稱讚道：「姑娘好高明的武功！」

王小鳳一面整理衣衫，一面回眸媚笑道：「『勾魂三姹』中人，還能差得了麼？」

石心磊道：「原來妳是『勾魂三姹』中人。」

王小鳳含笑接道：「是啊！我就是『追魂姹女』王小鳳……」

話沒說完，又忽然有所憶地一愕道：「怎麼？石公子已經見到過『勾魂三姹』中的人了？」

石心磊點點頭道：「是的，我見到過『奪魂姹女』方艷芬姑娘，我到這兒來也是她指點的。」

王小鳳「哦」了一聲道：「怪不得……」接着又美目流盼地嫣然一笑道：「現在，你在我身邊儘可放心，我敢保證，絕不會有人再欺負你！」

她的話聲才落，大門外適時有人接道：「那可不見得。」

王小鳳聞聲一驚，順手將石心磊向房間中央一推，同時冷笑一聲道：「有種，你就進來試試。」

王小鳳說完之後，才向門口看去，祇見沉沉夜色之中，大門外已聚了二十多個「東廠」侍衛，一個個手執單刀，怒目橫眉地向她注視着，其中一個領班裝束的人冷冷一笑道：「賊人，本座有辦法消遣妳的。」

扭頭一聲勁喝道：「王五、趙六聽令。」

「屬下在！」

「你們兩個將賊婆娘抓出來。」

「是！」兩個勁裝漢子持刀飛撲而入。

祇聽得一聲清叱：「鼠輩躺下！」

王小鳳手中的紅綾羅帶像靈蛇飛舞地閃了一閃，那王五、趙六二人已經乖乖地躺在地上了，連哼都不曾哼出一聲來。當然也不知道他們兩個究竟是死去還是活着。

這情形使那店小二和在一旁偸窺的人嚇得臉如土色，身子抖個不停，連那些平日裏殺人不眨眼的侍衛大人也一個個臉色大變，暗中驚凜不已。

那領班一挫鋼牙，揮手一聲怒喝道：「通通上……」一聲令下，二十來個侍衛兇神惡煞地吶喊着，像潮水般的湧進客棧。

王小鳳的紅綾羅帶利於遠攻而拙於防守。像目前這種大批强敵蜂湧而至的情形，她那根紅綾羅帶可就沒法發揮它的威力了。匆促中，她祇好重施故技，像對付方才那第一批一樣的以梅花針對付。

一連串慘呼聲中，最先衝上的三個已雙手掩臉倒地急滾，王小鳳順手奪下對方單刀，對那批前仆後繼、悍不畏死的侍衛們展開反擊。

那些侍衛們在他頭目驅使之下，一批又一批的衝了上來，王小鳳的身前已是屍積如山，慘不忍睹，但後面的人還是不顧一切不斷地向前衝。

好生惡死本是人之常情，那些侍衛們雖然是懾於頭目的淫威，不得不冒死向前衝，但眼前的同伴們慘死的情形，不由他們不感到心底生寒，而自然地在行動上也表現出來。

那位領班大人入目之下，心念一轉，立即揚聲發出非常具有誘惑力的命令：「大家聽着，誰能抓住那賊婆娘，今天晚上就賞給他逍遙一番……」

他的話聲才落，不遠處立即傳來一聲冷笑道：「好主意，本姑娘有賞。」

聲到人到，一道白影劃空疾射而來。

來人竟是那「奪魂姹女」方艷芬。

那位領班大人方自以為一句話而使士氣重振，却沒有想到另有强敵由後面趕來。

總算他身手不弱，不但以毫髮之差避過了方艷芬順手摑過的一記耳光，並且立即揮刀反擊。

不幸的是，儘管他身手不弱，反應也夠快速，但他所遇的對手實在太强了。

他一刀揮出，已失去對方影子，而背後又傳來一聲冷笑道：「本姑娘言出必踐，說過『有賞』就必定有賞！」

那領班不等她說完，手中單刀猛然一式「橫掃千軍」疾揮而出，口中怒喝一聲：「賊婆娘找死！」

「錚」地一聲響，那領班大人的單刀被人架住，他心中一驚，「啪」地一聲，已挨了她一記火辣辣的耳光。

方艷芬得理不饒人，乘着對方被她一記耳光揍得昏頭轉向之際，飛起一脚，將其踢飛丈遠之外，緊接着寶劍一揚，慘號連傳，那些蜂湧而來支援他們的頭目的人已倒下了三個。

客棧內孤軍作戰的王小鳳聽到方艷芬已趕來支援，精神大振，殺手連施，那些侍衛大人們在這兩位煞星的前後截殺之下，可恨不得地上有個地洞能鑽得下去才好。

方艷芬大喝一聲：「放下兵刃，可得免死！」

王小鳳連忙接道：「不，通通殺光，否則，他們還會捲土重來。」

方艷芬苦笑道：「殺得太多，有傷天和，咱們廢除他們的武功好啦！」

王小鳳揚聲答道：「好，妳看着辦吧！」

說話之間，在她的單刀連揮之下，又多了兩個枉死寃魂。

方艷芬再度振聲大喝：「放下兵刃者免死！」

那剩下來的十來個勁裝大漢這才如逢大赦似地紛紛拋下手中單刀。

方艷芬揚指凌空連點，廢去他們的功力後，才沉聲叱道：「將你們這些死傷的同伴立即弄走，快！」

正當那些垂頭喪氣的勁裝漢子們喏喏連聲之際，祇聽得王小鳳在室內發出一聲驚呼：「糟了，石公子不見了啦！」

方艷芬心頭一驚，飛身入內，同時皺眉說道：「方才，我還看見他嘛。」

接着，又「咦」了一聲道：「朱正心怎會被人點了穴道？」

石心磊雖已不見，但他的忠僕朱正心却安詳地躺在床上。

王小鳳皺眉道：「這個朱正心，是妳送來的？」

方艷芬點點頭道：「是的，我是由後面進來，將朱正心安置在這兒之後，才繞道從前門來的。」

王小鳳苦笑道：「好，我們先將朱正心弄醒問問清楚。」

說話之間將朱正心被制穴道解開，方艷芬連忙向朱正心問道：「朱老人家，是誰點了你的穴道？」

朱正心苦笑道：「老奴也不知道，方姑娘才衝出去，老奴感到週身一麻，就失去了知覺。」

方艷芬接問道：「那麼，是誰將石公子帶走，你也沒有見到了？」

朱正心苦笑着點點頭道：「是的。」

王小鳳微一沉思道：「我想，九成九是盧文燕幹的。」

方艷芬點點頭接道：「大概是不會錯了。」

當下，兩人約略一商量，並將朱正心安置在就近的獵戶家中之後，又相偕踏上征途。

* * *

當夜，黎明之前，另一處密林中。

「迷魂姹女」盧文燕與石心磊二人正好並肩坐於一株特大的古樹之下，共進乾糧。

石心磊的衣衫已全部換過了，是全新的，這當然也是盧文燕的傑作，不知在那兒順手牽羊得來的。

他們所吃的乾糧是饅頭、臘味加清水，比起方艷芬所備的那一份要精美得多了。

同時，石心磊也可能是餓極了，對這些並非是「銀耳羹」、「燕窩粥」的乾糧，居然也吃得津津有味。

一直到吃飽之後，這位養尊處優、不知人間有艱苦的貴介公子似乎精神也好得多。

黑夜中，他向着盧文燕問道：「盧姑娘，妳說過，另外兩位姑娘也要來的，為何到現在還沒有來呢？」

盧文燕抿嘴笑道：「石公子，她們二位正在奮勇殺敵，一時之間還沒法分得了身呢？」

石心磊問道：「三位姑娘之間究竟是敵還是友呢？」

盧文燕神秘地一笑道：「依公子的看法呢？」

石心磊笑了笑道：「依我看，三位姑娘之間志雖同而道不合，算是介乎敵友之間。」

盧文燕格格地媚笑道：「一語中的，公子可眞是可人兒。」

石心磊笑問道：「盧姑娘，妳們三位為何不惜冒生命危險，一再為我退敵解危？」

盧文燕抿唇媚笑道：「你猜猜看？」

石心磊皺眉道：「我就是想不透才問。」

盧文燕以纖指輕點箇郎前額，嫣然一笑道：「你是明知故問！」

石心磊傻笑道：「我是誠心請教。」

盧文燕含笑接問道：「你是讀書人，當知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意思吧？」

石心磊笑道：「這個我倒是知道。」

盧文燕「格格」的媚笑道：「現在，我說『英秀俊傑，淑女好逑』行不行呢？」

石心磊一怔，道：「這個……」

盧文燕正容接道：「石公子，我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們『勾魂三姹』之所以不惜冒生命之險，一再助你退敵解危，一方面固然敬重你是本朝忠良之後，另一面是基於『英秀俊傑、淑女好逑』的道理。」

石心磊聞言之後，連連搖頭笑道：「盧姑娘，妳們三位，請千萬莫加錯愛，否則，必然飽嚐失望的痛苦。」

盧文燕訝問道：「為甚麼？難道你眞是名副其實的石心人？」

石心磊苦笑的連連點頭：「正是正是。」

盧文燕笑道：「我不信！」

話鋒微頓之後，又抿唇媚笑道：「俗語說得好，柔情所至，能使百煉鋼化為繞指柔，在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原則之下，我倒要看看你這石心人究竟狠到何種程度？」

說完之後，縱體投懷，風情萬種地對石心磊加以諸般挑逗，但石心磊果然具有柳下惠坐懷不亂的操守，對目前這飛來艷福竟一點也不動心地正襟端坐，有如老僧入定。

這情形只恨得盧文燕銀牙暗咬，哭笑不得。

半晌之後，她才忍無可忍地在石心磊的大腿上擰了一把，恨聲說道：「你……竟把我盧文燕看得如此不值一顧……」

她的話沒說完，一隻飛鏢帶着破空之聲向着她電射而來。

她俏臉一變，張口將飛鏢咬住，同時將石心磊向中空的樹腹洞口一推，低聲沉喝道：「伏下去，別作聲……」

沉沉夜色中，遠處傳來一聲蒼勁的喝道：「大家聽着，朱大人已經親自趕來，即將到達，如果再使石中棠的孽子漏網，爾等全部提頭來見。」

四週圍立即發出一陣暴喏聲，顯然，石心磊與盧文燕二人已陷入重重包圍之中。

此時，雖已是黎明之前的一段最黑暗的時間，在四週一片漆黑中聽得一陣「沙沙」的脚步聲，和撥動枝葉的聲音越來越近。

盧文燕倒眞能沉得住氣，她手持「爛銀匕」，目光炯炯地靜待着，但眉宇間却是殺氣騰騰，俏臉上更含一絲冷笑。

遠處那蒼勁聲音問道：「怎麼不見有動靜？」

一個沙啞的聲音答道：「回馬大人，這幾個賊婆娘不但個個武功高强，而且人狡猾得很，她可能是……」

「少廢話！」那蒼勁聲音截口叱道：「你能確定石中棠那孽子眞在這裡？」

那沙啞聲音道：「回馬大人，片刻之前，卑職還聽到他們在說

話。」

那蒼勁聲音道：「那麼立即縮小包圍圈。」

「是……」

「是」的尾音未落，盧文燕的右邊遠處又發現敵踪，並傳出一聲驚訝：「在這裡……」

但那人說出三個字後，却發出一聲懾人心魄的慘號，接着聽到「砰」然倒地的聲音。

原來盧文燕手中這把寶匕，不但利於近戰，也利於遠攻，因爲「爛銀匕」的柄上還繫有一根不畏兵刃、伸縮自如的用天山冰蠶絲織成的帶子，因此，方才那個發現她的人，只見寒芒一閃，那柄「爛銀匕」已在他胸前開了一個洞後，又立即飛了回去。

繼這一聲慘號後，那沙啞聲音喝道：「大家上，剁了那賊婆娘！」

「颼颼」連响，十幾道人影一齊飛落盧文燕的身前。

但當那些人紛紛飄落的同時，只見盧文燕手中銀虹連閃，又發出了兩聲慘號。

兩聲慘號並未收到阻嚇作用，在那位「馬大人」厲聲督促之下，那些勁裝漢子更是從四面八方圍了上來。

盧文燕守着那樹洞口，目光烱烱地向四週掃視着，口中却向石心磊傳音道：「石公子，好好躲在洞中，不要動，也不要作聲……」

四週一片漆黑，除了聽到那些逐漸逼近的人拂動枝葉所發出的「悉悉索索」之聲外，甚麼也看不到。

沉沉暗影中，有人低聲說道：「那賊婆娘就在大樹底下。」

另一個問道：「是一個還是三個？」

「這個我就看不清楚啦！」

「但願祇有一個才好……」

那人的聲音沒有說完，寒芒一閃，代之的是一聲凄厲慘號，接着，寒芒一閃再閃……每一道寒芒過處，必然有人發出一聲慘叫，在這靜夜，聽來使人毛骨悚然。

顯然地盧文燕先發制人，主動開始攻擊了。

她武功高強，兵刃犀利，兼以在黑夜中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因而儘管敵方人多勢衆，却使得她每發必中。

片刻之間，最先逼近大樹週圍的人絕大部份已被她殺掉，因而使那些悍不畏死的人也不由得心膽俱寒，裹足不前。

這情形似乎逃不過那位「馬大人」的暗中觀察，那位「馬大人」立即振聲大喝道：「畏縮不前者殺！」

「馬大人」這一叫，大樹週圍又響起震天殺聲：「殺啊……」

「衝呀……」

那些人一窩蜂似的衝了上來。

在這情形之下盧文燕可不得不被迫放棄主動攻擊了。

爲了石心磊的安全，她不敢離開那個樹洞的洞口。

同時，她手中的「爛銀匕」也沒法應付衆多敵人。

剎那間，她當機立斷，右手握着「爛銀匕」，左手即由敵人的屍體拾起一把單刀，雙手齊施殺向敵人。

金鐵交鳴聲、喊殺聲、慘號聲……連綿不絕，奏成一支殘酷的瘋狂交响曲。

盧文燕雙手揮舞着單刀和「爛銀匕」，緊守樹洞口，使敵人無法越雷池一步。

她身前那一個半弧形的地面橫七豎八，躺着死狀奇慘的屍骸。

那些隨後攻上來的人竟然是踏在自己同伴的屍體上瘋狂地衝殺着。

是的，目前這些人都瘋狂了，也好像是痲木了。

盧文燕全身浴血，銀牙緊咬，機械地揮舞着單刀和「爛銀匕」，對於那些一個接一個地倒在自己面前的人，在她的下意識裡好像這不是人生父母養的血肉之軀了。

至於那些廝殺的人更是好像忘記了生死的分野，一個個前仆後繼地向前衝，向前衝……

這情形進行了足有頓飯工夫之久，已是夜盡天明。

在朦朧夜色漸退之中，躲在後面指揮的「馬大人」顯然已看清了眼前的情形，自己那麼多的手下竟然犧牲在一個年輕女郎手上，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急怒交逼之下，他大喝一聲：「大家聽着，不必再强行搶攻，以火箭集中射擊。」

在一片暴喏聲中，那瘋狂的衝殺停止了，全身浴血的盧文燕也暫時獲得了一個喘息的機會。

但敵方給她喘息的機會太短暫了，密如飛蝗的火箭已開始向她集中射來。

此情此景，她已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守住那個樹洞的洞口，揮刀格拒那些不斷飛射而來的火箭。一面却向石心磊問道：「石公子，你怕不怕？」

石心磊笑道：「有妳幫我守住洞口，當然不用怕啦！」接着又輕輕一嘆道：「姑娘，我連累妳了，這回，敵人對我是志在必得，妳一個人恐怕沒法照顧我了……」

盧文燕截口接道：「不，我還有足夠的力量……」

石心磊截口苦笑道：「姑娘，我看得出來，敵人太多，妳本事再大也殺不了那麼多，所以必要時妳還是自己逃命去吧。」

（未完・一）

上文提要：林子元十八歲那年，其父母被石猴殺害，他孑然一身到安南投奔姑母，其姑母在安南做「梳頭大嬸」，頗有名氣，便將姪兒介紹在廣泰來客棧做看更……安南之地的越女喜歡漢族男人，怕男人變心逃回唐山，因此十有八九皆學蠱術，其姑母生怕姪兒上當，將此風俗說明……其姑母顧客之一的花韵紅，這日，她帶林子元去法國餐廳……

蛇鬼山鬥蠱記

安南奇情詭譎故事／史可・文　金飛・圖

中計花臉求解蠱　輕易洩露眞八字

「亥時。」林子元說。

花韻紅口裏喃喃地說道：「十九歲十二月十二日亥時出生。」這樣反覆的念着，似乎要牢牢的記着。

林子元忍不住問道：「紅姑，你會算命？」

花韻紅搖搖頭道：「我不會算命的。」

「那末，你爲甚麼要問我的時辰八字呢？」林子元說。

「偶爾問問罷了，元哥……」

「紅姑，有甚麼吩咐？」林子元恭敬地應着。

「你到我的妓院裏去做打雜好不好？」花韻紅妙目斜視，等待林子元的答覆。

到妓院裏當打雜，這是林子元求之不得的。在妓院中做事，雖然是賤役，但却有機會和花韻紅親近。祇要每天能夠見着花韻紅，他就不計執役的貴賤了。

然而，林子元却不能立刻答應，他說道：「紅姑肯照顧我，那是教我感激的，不過，可惜紅姑說得太遲了，我已經答應廣泰來的掌櫃做店裏的看更人。」

花韻紅道：「做客棧的看更有甚麼出息？還是不要做吧，你的姑姑每天都到我那裏替我梳頭。你在院中當打雜，你們姑侄倆就可以時常見面了。」

林子元道：「這事我自己不能作主，待我問過姑姑，然後再答覆紅姑吧。」

花韻紅道：「如果你願意的話，我自然會對你的姑姑說去，用不着你說。」

「我極之願意。」林子元說：「紅姑肯提攜，眞是求之不得的。」

兩人說到這裏，洋葱湯已經熱騰騰的端上來，花韻紅才喝得一半，林子元已經喝完了。

跟着是黑椒牛柳，由那廚師親自推了手推車，載着爐子，來到他們面前才煎。林子元總算多了一種見識。

吃罷了餐，又喝了一杯咖啡，花韻紅一看時間不早了，便付了賬，和林子元一同出來。

花韻紅趕着回妓院去，等林娟來梳頭，在梳頭前，她還要洗澡。

林子元回到廣泰來，潘掌櫃問他道：「你吃過飯沒有？我們早已吃過了。本店的規矩是，公事留飯不留菜，私事飯菜不留的。我不能破店規，你如果沒有吃飯，我給你錢，到外面吃吧。」

「我已經吃過飯了。」林子元說道：「不用費心。」

潘掌櫃笑道：「初到的新客，總是喜歡到市上逛逛，吃點東西的。不過，以後你不要這樣常常到外面去吃，否則你這一份工資也不

夠吃。」

林子元唯唯答應着，心裏却說道：「我明天可能就不在這裏了，我才不稀罕這一份牛工。」

這天晚上，林娟沒有來看他。到了十二點後，客棧的大門關上，林子元開始值夜看更了。

林子元慣捱通宵，到了兩三點，他就坐在門外的籐椅上打盹。朦朧間他看見花韻紅站在她的面前，秋波盈盈，向他微笑。

「紅姑！」林子元站了起來，眼前的花韻紅倏然不見，他險些兒跌跤。定了定神，才知道是南柯一夢。

醒了之後，便不能再睡，但他思念花韻紅之心却是愈來愈切了。耳畔彷彿聽到花韻紅的聲音，「元哥元哥」的不時在呼喚着他。

那聲音是多麼的親切，多麼的甜蜜啊！林子元自出娘胎以來，就不會享受過這樣的耳福。

以花韻紅那樣美麗而成熟的女人，許多人在她身上花大量的錢，以求一親香澤，還不一定可得到。現在，花韻紅却主動地向林子元表示愛意。這樣，當然要使林子元神魂顛倒的了。

他睜着眼睛到天亮，直到店伙和潘掌櫃都已起來，才爬到床上睡覺去。

* * *

下午的天氣潮濕而炎熱，堤岸的街道上一片靜悄悄，人們誰都不願意冒這樣濕熱的天氣到街上走動，連街邊的咖啡檔的夥計，也躲在樹蔭下，撐起巨大傘子在打瞌睡。

咖啡檔左邊約二丈的地方，那兒有一株棕櫚樹，樹蔭下面一把紅綠相間的巨大布傘正張着，覆蓋了一張方桌子和幾張櫈。桌上放着兩杯咖啡，旁邊坐的是一男一女。他們正在低聲細語。

「昨天你和花韻紅去吃法國餐？」那女的問。

「是的。」那男的說：「我去寄信，在梁財信藥局門口，碰見了她，她就帶我到法國餐館去。」

說話的一男一女，不用說便知是林娟和林子元了。祇聽得林娟繼續道：「昨天晚上她告訴我，說要請你到妓院裏當一名打雜。」

林子元連忙說道：「是的，我今天正想和姑姑商量這一件事，姑姑，她是一番好意，我……」

林娟立刻截斷他的話，說道：「你怎樣？」

「我也想去，」林子元坦白地說：「在客棧裏當一名看更人，不會有甚麼出息的。誠如紅姑說，這是老年人的職業，不應由少壯的人去幹。」

「可是，」林娟說：「你在妓院裏當打雜，不怕別人譏笑你是個龜爪子嗎？你父親是個響噹噹的名教頭，兒子却在妓院裏當打雜，這豈不是有辱先人麼？」

林子元聽了，怔了一怔，半晌才說道：「姑姑，你不是也靠妓院吃飯嗎？」

「我是女人。」林娟說：「女人又不同，何況，我也不能算是在妓院裏頭的傭工。」

林子元默然無語，臉上却顯出一副惶然欲哭的神態，就像小孩得不到他心愛玩物似的。

「所以，」林娟溫和地說：「我絕不會讓你到妓院去。」

「可是，這不是辜負了紅姑的一番好意嗎？」林子元十分沮喪地說。

「爲着保全你父親的名譽，那祇好如此。」林娟說。

林子元徐徐地低下頭來，他幾乎要哭了。眼前這一個可以和花韻紅親近的機會，就快幻滅了，這眞是叫人傷心啊！

林娟看了侄兒這樣情形，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你心裏愛上了花韻紅，是不是？」

「我……」林子元一陣臉紅，話說不下去了。

「一發告訴你吧。」林娟說：「看來花韻紅她心裏也有你。男人當婚，花韻紅又美若天仙，你娶了她，照理是不錯，不過，她是個妓女，而你却是個天涯流浪的孤兒，你們兩人，是多麼的不相配。何況妓女出身的人，總是不甘食貧的，你娶了她定必沒有好結果。她看上你，不外是一時的衝動，想拿你這俊俏精壯的小夥子消遣消遣。如果你以爲她眞心的愛你，那就大錯特錯了。」

林子元仍然不說話，大熱天時，他的心却冷得快凝結了。

「這也難怪你。」林娟繼續說：「多少人都爲着花韻紅着了迷，何況你這樣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自然經不起她的誘惑。我這做姑姑的，不能眼看你墮入她的迷魂陣中，弄到身敗名裂，所以，特來提醒你，千萬不要答應她到妓院去當傭工。至於你嫌看更的工作沒有出息，待我慢慢的替你另找一份職業吧。」

聽了林娟這一番話，林子元祇好答應道：「我不去便了。」

林娟道：「你不去，花韻紅一定還要找你問的，你不要說是我阻擋你，祇往潘掌櫃身上推，說他不讓你辭職便了。」

林子元點了點頭道：「侄兒知道。」

黃昏，餘霞散彩，一天絢爛。林子元在店裏吃過晚飯，閒着沒事，悶得發慌，便對潘掌櫃說要到

外面逛逛，潘掌櫃說道：「出去散散步也好，但不要遠離市區。」

林子元答應着踱出店，一顆心却像失落了似的，迷惘地毫無目的地前行。要說他有目的，那就是要找尋他那顆失落的心。

但他的心已被花韻紅取了去，無法找得着了。

* * *

這時候林娟正和花韻紅梳頭。

「阿娟姑，」花韻紅臉向着梳鏡說：「你的侄兒甚麼時候來上工呢？」

「他恐怕不能來了。」林娟說：「他在廣泰來找到一份看更之職，上工才一天，忽然又辭工不幹，這不是開玩笑麼？」

花韻紅皺了皺眉，說道：「你實在不該介紹他去作這樣沒有出息的工作，埋沒了他一表人才。」

林娟道：「阿元人地生疏，找職業不容易，人家肯收留他，已經僥倖了。」

花韻紅道：「你還是叫他到我這裏來吧，我已經和老闆娘講好了，給他十兩銀子一月的工資，供食供住，粗重的工作用不着他做。祇是招待客人，就像酒樓裏的堂倌一樣，清閒得很。」

「謝謝紅姑的關照。」林娟說：「不過，現在說甚麼也不行了，廣泰來潘掌櫃會怪我。」

花韻紅對着鏡子笑了一笑，說道：「我知道你的意思，嫌妓院是下賤的地方，不想你的侄兒厠身其間，是不是？」

林娟連忙說道：「紅姑千萬不要多心，我絕對沒有這意思，祇因阿元上工才一天，實在不好意思叫他辭職，潘掌櫃也不會答應的。過得一兩月後再說。」

花韻紅臉上現着不高興之色，一雙清澈明亮的眼珠子在眼眶裏轉了一轉，再沒有說話。

林娟替她梳好了頭，退了出來又趕着和別的阿姑梳頭。花韻紅拿着畫眉的筆，匆匆在紙上寫了幾個字，懷在身上，然後穿上衣服，出局應酬去了。

到了洞天酒樓，她覰個空兒，把這一片紙，連同賞錢交給酒樓的夥計，說道：「明天你到廣泰來，找着一個名叫林子元的，把這張紙交給他，要當面交付才好。那林子元是唐山來的新官，年紀很輕。」

夥計答應一聲，把那片紙連同賞錢，放進口袋裏。

次日，林子元還在床上睡着未醒，潘掌櫃進來喚醒他道：「阿元，外面有人找你。」

子元一骨碌下了床，到外面去一看，來人却不認得的，注視着他問道：「閣下找那一個？」

「你就是林子元麼？這兒有一張便條，有人託我轉給你的。」說着把花韻紅託他轉達的字條遞給林子元，轉身便走了。這人就是洞天樓的夥計。

林子元展開紙條一看，喜得他整個人跳了起來，他怎也沒想到，花韻紅竟然會約他晤面。

他洗了個澡，穿上剛縫好的「點梅紗」衫褲，就向西貢河邊走去。驕陽如火，他熱出一身臭汗。

不一會，花韻紅一身淡裝，梳着一條大鬆辮，坐着人力車而來，瞧着她的打扮，誰不以爲她是天眞活潑的大姑娘，怎料她竟是紅透半邊天的妓女。

花韻紅下得車來，挽着林子元的手，說道：「你早來了？這兒太熱，我們下艇遊河去。」

林子元被花韻紅拉扯着上了艇，沿河而下，到了一處陰涼所在，花韻紅教艇家把艇泊好。涼風陣陣，暑氣全消，正是談心的好去處。

「元哥。」花韻紅銀鈴似的聲音說：「你姑姑不許你到我院裏來做工，是嗎？」

林子元囁嚅道：「不，是廣泰來的掌櫃老潘，不許我辭職。」

花韻紅道：「不要騙我了，我甚麼都清楚，你姑姑恐怕你在妓院中做工，對你將來的出路有影響，所以阻止你。這也是的，在妓院中做過事，一輩子也挺不起腰來，等於我們做妓女的，永遠不會被人看得起。」說着，突然感觸起來，聲音有點嗚咽，終於流下淚來。

林子元見花韻紅哭了，大是不忍，取出手帕子來，打算替她拭淚。

花韻紅把他的手推開，自己拿手帕抹了眼淚。歇了歇，又幽幽說道：「元哥，你知不知道我愛上了你？」

「知道。」林子元這時候有點受寵若驚，他想不到這兒的女人竟然是這樣坦白的。

「那末，元哥，你愛不愛我呢？」花韻紅一雙迷人的眼睛向他瞧着。這是一雙充滿了幻想和希望的眼睛。

「紅姑，我……」林子元訥訥地說：「我怎麼不愛你，你是天仙化人。不過，不過……」

「不過我已是殘花敗柳了！是不是？」花韻紅說。

「不是這麼說。」林子元連忙接上去，「不過我可不敢存這種奢望，我那一點配得上紅姑？」

「叫我韻紅吧。不要老是紅姑紅姑的叫我。」說着，她把身子投進林子元的懷裏，並且伸出一雙玉掌，在林子元的臉頰上撫摸。

這時候，林子元即使是鐵鑄成的，到了也不得不化爲繞指柔了。

他終於吻了花韻紅的香唇，吻了她的眼睛。

「元哥呀！」花韻紅突然抱着子元狂吻，「是你親口說過愛我的了，如果你是騙我的話，你可當心。」

「我不騙你。」林子元說：「但你不嫌我窮，也不嫌我是個無依無靠的孤兒嗎？即使你不嫌我，也怕我沒有能力養你。」

花韻紅道：「我若是嫌棄你的話，還會和你到這裏來嗎？我知道你沒有錢，但這並不成甚麼問題的，我總有辦法可想。祇要我們兩心相愛，那就行了。」

到這時候，林子元除了痛吻花韻紅之外，還有甚麼話可說的呢？甜蜜的愛情，把這一對癡心男女浸着；甜蜜的時光，却在悄悄地溜走。

「我得回去了。」花韻紅惆悵地說：「用不着山盟海誓，我們這就訂下終身，在這小艇子裏。」

船夫賣力地把小艇上撐着，逆流而上，去勢特別慢，到得碼頭，又是一個黃昏了。

林子元扶花韻紅上得碼頭，幾輛人力車一齊上前爭生意。花韻紅却沒有上車，站着對林子元說道：「你既不能到我院裏來，那也不勉强你，暫時就在廣泰來棲着身。一兩個月後，我設法籌點錢給你做生意，待你生活安定，我就除牌嫁給你。我早已向老闆娘繳了身價，是自由身，隨時可以從良的。」

「那眞是太好了。」林子元說：「不過這一兩個月的日子，却教我難捱。」

花韻紅笑了笑，說道：「不會難捱的，你我仍然可以時常見面，我一有空，便會約你。」

兩人在碼頭上分了手，花韻紅坐上人力車便去。林子元却是走着回店的。

掩不住眉宇上的喜色，林子元走進賬房來，老潘正在記賬，見了林子元，把老花眼鏡一推，問道：「你到那裏去來？那一個找你？」

林子元心想：「潘掌櫃是姑姑的人，一般是老頑固，花韻紅的事，不能讓他知道。」

當下便撒個謊道：「是昨天才認識的一個朋友，他也是花縣人。」

潘掌櫃再向林子元瞧了一眼，沒說甚麼，繼續記他的賬，林子元換了衣服，洗了個澡，再到床上躺着，尋他的好夢去了。

自此之後，花韻紅隔一兩天便約林子元到外頭去見見面，雖則見面的時間很短暫，而且都是白天。但墮入愛河中的男女，却認爲這樣的晤面也是甜蜜滿足的。

* * *

林子元和花韻紅幽期密約的事，不久便給林娟知道了。通風報訊的人，也許就是廣泰來的掌櫃老潘。

她覺察了林子元和花韻紅的關係後，暗叫不妙，知道到了這地步，已不是用話能勸止林子元的了，除非把他和花韻紅分隔開。

她把這意思和潘掌櫃說了，老潘也認爲這樣最好。恰巧廣泰來到了一幫行販，他們從西貢附近各小埠販運土貨到堤岸來，土貨沽清，又販運一些布匹瓷器，以及內地所缺乏的日用品回去。潘掌櫃於取得林娟同意後，便向這一幫客商推薦林子元參加他們這一夥，作爲押運員。這幫客商見林子元力健身强，又賣潘掌櫃的面子，一口就答應了。

事前，林娟和潘掌櫃都沒有對林子元說起。臨到要出發的那天，林娟到廣泰來客棧，找着林子元，這才向他說出。

林子元一怔，說道：「侄兒人生路不熟，怎可以當押運員？」

林娟說道：「又不是要你領路，祇是隨着叔伯們押運着貨物走便了，貨物是用牛車裝載的，你們都坐在車上，用不着步行，一點也不辛苦。叔伯們在這條路上，是來往慣的，他們自然會照顧你。你不是嫌當看更沒有出頭的日子嗎？現在，你的機會來了，跟着人家來往幾次，這條路你摸熟了，將來就可以自己做生意，說不定從此發達。」

林子元不敢違拗姑姑的話，祇得答應了。這時潘掌櫃已經把林子元的隨身行李拿了出來。

「怎麼，現在就走嗎？」林子元驚駭地說。

「是的，人家的貨物已上了車，馬上就得出發。」潘掌櫃這樣對他說。

這一來却眞是苦了林子元，他連向花韻紅話別的時間也沒有。

林娟在旁催促道：「快跟叔伯們上車吧，沿途小心點，一切要聽叔伯們的話，內地不比埠頭，降頭多得很，何況你此行要經過蛇鬼山麓。」

「蛇鬼山」，這是多麼可怕的地名？但林子元想要問問時，已經沒有機會，一羣商人已把他擁上車了。

車子名爲「牛車」，却用兩匹馬來拉。大抵從前是用牛拉的，近日才開始用馬。一輛車子，共有四匹馬，兩匹在拖拉時，其餘兩匹便拴在車後休息。車身和美國西部初期的篷車，沒有甚麼不同，祇是較高而已。

這一隊車子共有三輛，分別由六個越南人駕駛，兩個人駕一輛。

這些御者們也是輪流駕車，輪流休息的。

三輛車的目的地各不相同，最遠的一輛，要到北都河內，其次是奠邊，最近的一輛是到古調。古調就是「蛇鬼山」麓了。

林子元押的是到古調這一車，他不想去得太遠，以便早日回程後與花韻紅相見。

和林子元同車的，是兩個漢人，一個越人，兩個漢人一個叫鍾全，一個叫簡安，都是從化人，那個越南人，姓阮名希達，是南圻某省的土著，鍾全、簡安僱他作嚮導的。

阮希達人很和藹，中國話說得很流利，帶有濃重的廣西口音，要不是他有一排漆黑發亮的牙齒的話，就會把他當作廣西人。據他自己說曾在廣西住過一個時期。

阮希達年紀約四十來歲，十分健談，他最佩服的是劉義（劉永福）。車子一開行，他就娓娓向林子元談及黑旗將軍劉永福怎樣殺法國人的故事。這故事，鍾全、簡安聽過了不知多少次，但林子元聽來却是新鮮的。

林子元待他把故事說完，這才問道：「阮叔叔，蛇鬼山是甚麼樣的一個去處，那兒是不是有鬼有蛇的？」

阮希達笑道：「每一新客到來，都是這樣的問我，其實『蛇鬼』是住在山裏一族土人，這族統名『蛇鬼』，蛇鬼人面目黧黑，身體瘦小而矯捷，還沒完全開化。他們並不時常下山，但也沒有人敢深入山區去。」

「怎麼沒有人敢進去？」林子元說。

「山中共有五個蠱王，法術高深，他們祇消把眼睛向你凝視片刻，你就中蠱了。要是他使用毒蠱，可以馬上置人於死。他們還會用『飛蠱』，那更可怕。」阮希達說到這裏，向林子元笑了笑，問道：「你怕不怕？」

林子元把肩一聳，說道：「怕，聽見也怕了。但是，阮叔叔，甚麼叫飛蠱呢？」

「飛蠱是無遠弗屆的降頭。」阮希達說：「他們能念咒使蜈蚣、毒蟲、毒蛇生翼，飛到他們要下蠱的地方去，把人咬死，即使遠在海防、河內或西貢，飛蠱一樣能到達。」

林子元有點不相信，說道：「都市住了這許多居民，飛蠱縱能飛到那地區，也不容易從一百幾十萬人中，找出他要害死的人來吧？」

「阿元哥，」阮希達十分嚴肅的說：「你年輕，見事不多，自不肯相信，但却是不可不信的。蠱王祇要知道要害的人生辰八字，就可以教飛蠱直接找着那人，一點不會錯。」

「生辰八字麼？」林子元驚駭地說。

阮希達點了點頭，答道：「不錯，是以在越南，不論是誰，也不會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告訴別人聽的。」

林子元聽了，暗叫不妙，他記得和花韻紅同在法國餐館進餐時，花韻紅就把他的生辰八字套問了去。而那時他不知道生辰八字關係是這樣重大的，否則就胡謅個假八字騙她。

「她無緣無故問起我的生辰八字，這不是準備整蠱我麼？」林子元想着，背上冷汗直淌。

阮希達見林子元雙目發呆，覺得奇怪，忙問道：「阿元哥，是不是你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告訴了別人？」

林子元本擬對阮希達直說出來，但轉念一想：「花韻紅這樣的愛我，怎會向我下蠱，何況她是漢女，漢女也不懂得這一套，我竟疑心起來，這不是發痴麼？」當下便搖搖頭答道：「不是的，我沒有把生辰八字告訴別人。不過，聽你說得這樣詭異神秘，一時嚇得呆了。」

鍾全插口道：「詭異的事可多哩，我曾親眼見過一個女人變成蟒蛇，全身都變蛇了，祇賸下一個頭沒變，仍然是個女人頭，但已說不出話了。左鄰右里恐怕駭人聽聞，定要她的丈夫把她的頭砍了下來，她的丈夫不忍下手，鄰里們就用繩子縛了她，牽出屋外受斬。臨死的時候，這女人頭還向丈夫流着眼淚呢。眞慘！」

林子元聽得汗毛直豎，問道：「這女人爲了甚麼事，被人整蠱成這樣？」

鍾全道：「後來我聽人說，這女人與她的家姑不和，起先她想向婆婆下蠱，但被發覺了，她的家姑請來更高明的蠱師，把她整成這樣。至於是也不是，那就難說。」

簡安到這時也開腔了，他對林子元說道：「年輕人都是新頭腦，不相信有這等怪異之事，現在，你聽了這故事，總該相信了吧，老實告訴你，我們現要到的地方，隨時隨地都有降頭，尤其是接近蛇鬼山麓，那兒是連三歲小孩，都會用蠱術和生客開開玩笑的，一旦中了降頭，雖不致有大害，但要找降頭師父爲你解法，少不免要破財。」

林子元道：「如此說來，豈不是步步都是危機嗎？」

簡安道：「可不是麼？到內陸的人，一定要謹守三項戒條。」

「那是甚麼戒條？」

「第一不要好奇，」簡安說：「

無論甚麼事，都別上前去看，更不可用手撥弄。第二是不要貪心，就算有一錠金子掉在路上，也別拾取。第三是不可貧嘴，人家說甚麼千萬別加嘴上去。能夠謹守這三樣，就可以減少許多危險了。」

林子元唯唯受教，路上果然十分謹愼，祇緊隨着阮希達，寸步不離。

路上無話，這一天已到了大叻。林子元從車廂望出去，祇見前面是一座高山，自從離開西貢，一路都是平原，到現在才見着山面。

林子元向阮希達問道：「阮叔叔，這兒就是蛇鬼山了？」

阮希達道：「那裏便到了，還早着哩，此去還有好幾天路程，到了班和，就差不多了。」

林子元再問道：「此去蛇鬼山，還要多少日子呢？」

「要是路上沒有躭擱，四天之後，便可以到達班和，在班和住宿一晚，第二天上午便可以到古調了。」

「在古調還要躭擱嗎？」

「當然要躭擱個兩三天，甚至三四天。」阮希達說：「等山上的蛇鬼下來買貨，貨賣清了才能起程回去。」

林子元道：「那末，豈不是要二十多天才能回程麼？」

「這也沒有甚麼奇怪。」阮希達說：「作商販的，沒有故鄉，隨處都是家。」

阮希達說得輕鬆，但林子元却惦念着花韻紅，恨不得馬上回到堤岸去。日子久了，眞敎他沉不住氣。

車隊到了大叻，就在鎮上的土人茅舍前停下來。茅舍裏原住的土人，把整間屋子讓了出來，給這一隊行販住，林子元是押運員，照例要在車廂裏睡的。

這一晚，林子元在矇矓間，彷彿有人在他的耳邊輕輕地說：「四十天內回到堤岸，四十天內回到堤岸……」

林子元睜眼看時，甚麼也沒有見着，車廂內外，祇是一片漆黑。

「怪事！」林子元心裏想：「難道是花韻紅給我的命令麼？抑或是我心裏懷着鬼胎？所以有此怪夢？」

他猜測不出，這敎他怎能猜測得出呢？

林子元胡思亂想，過了一晚。四野蛙聲，擾亂着他的愁腸。

清晨，車隊繼續出發。鍾全、簡安的車子向西，其他的兩輛向北，分道揚鑣。

四天之後，已到班和了，這已是中圻的區域，深入內陸。遠處一列列的山，峯巒起伏，近處是竹，稻田，一望無際。

班和雖然稱為鎮，却人烟不多，疏落地建了些竹寮，大約有百多家人。

在班和鎮裏做生意的，全是花縣或從化這兩縣人，越南人懶得做生意，祇去種植。在這種肥沃的土地裏，祇須撒下種子，便自然長成，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根本不用理會。

在班和鎮，卸下了一部份的貨物，交給鎮裏的商號。不外是布疋、瓷器、油糖、煤油、蠟燭等。鍾全、簡安等，和這些店號的老闆，計好賬，收了錢。原來他們做的全是賒賬生意。

住了兩日，正要前往古調去。突然降下大雨，路上泥深沒膝，不好走，一住就是十天，祇把林子元急得坐臥不寧。

好容易路上的泥濘稍乾，車子才繼續向古調進發。古調比班和更少人，祇有四五十間竹寮。其中有一家是姓鍾的，與鍾全是同鄉同族兄弟，名叫鍾成。

鍾成見貨車來了，並派人到蛇鬼山去，通知蛇鬼族人，教他們來交易。

蛇鬼山的人既沒有錢，也不要錢，他們根本不知道錢是甚麼。他們買東西，是以貨易貨。蛇鬼族人最需要的是食鹽、糖、油、布匹和瓷器，而他們用以交易購買的是玉桂、荳蔻、蛇皮、山藥等。

鍾成的消息到達蛇鬼山之後，第二天便見蛇鬼人聯羣結隊而來，果如阮希達所說的，個個面目黝黑，身軀短小，行動敏捷。他們光着脚板，不穿衣服，祇用整匹的布來纏着身子。頭上戴的是越南一般人所戴的尖頂竹帽。

林子元眼見蛇鬼人用荳蔻換一斤鹽或糖，兩斤玉桂，換一匹布，十張蛇皮換一隻碗或瓦釜。心裏暗道：「難怪他們要深入到這種地方來做生意，原來利潤是這樣大的。」

兩天的交易，貨車裏的貨物已去了十之八九，賸下來的，就放在鍾成這裏，算是一干人的食宿費。而鍾成因此也就成為古調最富裕之人了。

回去時車中載着的貨物，運到堤岸，是論兩出售的，這是一千倍以上的利潤。

離開古調，回到班和，林子元屈指一計，已足足四十日，不獨林子元歸心似箭，便是鍾全、簡安又何嘗不然。

在班和住了一晚，次日上車的時候，阮希達見了林子元，大吃一驚，急忙叫他下車，仔細朝他的臉上一望，說道：「不好了，你中了蠱。」

林子元聽說，連眞魂也嚇了出

竅，呆了半晌，才說道：「阮叔叔你……你怎麼知道的？」

阮希達道：「你中的是花臉蠱，你的一邊臉，已呈現藍色了。眞是那裏說起？」

車子沒有鏡子，林子元看不見自己的臉，但阮希達這樣說，料不會是騙他的。

這時鍾全和簡安也走過來向林子元的臉上細看，大家都「咦」的一聲呆着。

林子元頓覺渾身的血液都凝固了，良久良久，才擠出兩點眼淚來。

阮希達安慰他道：「你不要着急，這種蠱算是『善蠱』，不會要命，頂多使你臉上藍一塊白一塊，有如大花臉，教人看着就怕。可是，你怎會中了這種蠱的呢？」

林子元這時心裏雪亮，所中的蠱，一定是花韻紅所下的蠱，那次她問他的生辰八字，便是準備向他整蠱的。

可是，林子元當着這許多人面前，怎好意思把花韻紅的事和盤托出呢？何況，這蠱又不會致命的。

他詐作思索，一會兒後，對阮希達道：「我也不知道怎樣會中蠱，眞是奇怪得不可思議。」

「有沒有和土女打過交道？」

「沒有。」

「眞的沒有？」

「我可以發誓，」林子元說：「阮叔叔，我到越南來，還不到一個月就跟你們出發了，怎會認得土女？」

林子元雖然隱瞞了花韻紅的事，但他却沒有向阮希達說謊，到越南之後，直到現在為止，他沒有和土女打過交道。

「這就奇了。」阮希達說：「這分明是土女所使的『善蠱』，這女人一定是對你又愛又恨，才會下這種最輕最輕的降頭，如果不恨而愛，當然不會下蠱，要是恨你深了，所下的蠱不止於此。土女愛情郎，是拚命愛的，你若背棄了她，她也拚命的恨。至少也用降頭使你終身殘疾，受一輩子苦，肯這樣輕描淡寫，畫花了你的臉便算數麼？」

鍾全插嘴道：「既然是『善蠱』，到大叻時，用黃蟮血塗塗，或者破費一兩幾錢，請個法師來解術，那就好了。別多躭擱，我們這就走吧。」

林子元祇得上車，在車上，他愈想愈明白，但他並沒有恨花韻紅之意，反覺得自己對不起花韻紅，受這輕微懲罰那是應該的。

* * *

花韻紅在林子元離開堤岸的第二天，才知道林娟教他當押貨員去了。

起先她十分憤怒，怪林子元不辭而別，但後來她轉念一想，這件事一定是林娟的主意，不能怪子元。

這晚上，林娟到花韻紅的房間來，要替她梳頭，花韻紅道：「今晚我不梳頭了，妳坐下來，我和妳說幾句話。」

「紅姑身上有甚麼不舒服麼？」林娟說着，便在椅子上坐下。

花韻紅把服侍的使女支了出去，然後對林娟問道：「妳的侄兒不在廣泰來了？」

「是的。」

「那為甚麼不教他到我的院裏來？」

林娟道：「事情是這樣的，廣泰來的潘掌櫃，介紹他去當行販的押貨員，我覺得這職業也不錯，至少可以見識見識，所以便讓他去了。」

花韻紅按下愠怒，問道：「他要去為甚麼不來告訴我一聲？」

林娟道：「他不應該來打擾你的，他又不是妳的甚麼親人，再說，我也是臨時才得到通知，更沒有時間來通知紅姑你。」

花韻紅忍不住了，她臉一沉說道：「娟姑，妳知道我和子元已訂下終身嗎？」

林娟一愕，說道：「有這種事嗎？阿元沒有告訴我。」

「我料妳是必已知道了的。」

「眞的不知。」林娟說：「阿元從沒有向我說過。」

花韻紅唇邊現出一個冷峻的微笑道：「元哥不說，因為明知你不會答應，所以待成事實才對你說。」

林娟道：「這是他會錯意，紅姑肯嫁他，那是最好不過，我怎會不答應？」

「妳嫌我是青樓妓女，下賤的女人？」

「我沒有這意思。」

「妳有。」花韻紅說。

「眞的沒有。」

「妳敢和我去斷鷄頭燒黃紙麼？」

花韻紅咄咄的辭鋒，迫使林娟沉不住氣，她把腰挺了一挺說：「我不會因這點小事去誓願的。」

「娟姑，」花韻紅說：「這不算是小事，破壞別人婚姻，還是小事嗎？」

林娟冷冷的說道：「老實說吧，紅姑，我的侄兒，不會娶妳的。就算一時受了妳的誘惑，也終會清醒過來。」

花韻紅夷然道：「聽了妳的話，我倒要看看他怎樣的清醒，娟姑妳敢跟我打賭？他在四十天內定必回來，一回來就和我結婚。」

「你有甚麼把握？」林娟困惑地向花韻紅望着問。

「元哥已把時辰八字告訴了我，」花韻紅臉露得色道：「這還怕他不會回來嗎？」

林娟聽說，不由得震驚了，她知道子元的八字落在花韻紅手上，那就十分麻煩。

「妳要用法術拘他回來？」林娟凝眸向花韻紅注視着：「可惜妳是漢女，不懂得這一套。」

花韻紅笑道：「妳不知道我的母親是土女吧。我的父親就是因爲背棄了她，回唐山去，蠱發身死的。」

林娟聞言大震，關於花韻紅的身世，她不大清楚，一向以爲她是漢女，現在才知道她的母親是土女。如果她眞是土女所生，懂得蠱術，就不稀奇。林子元的生辰八字落在她的手上，事情就十分棘手了。

在堤岸西貢住着的降頭師父，向不以法術傳給漢女，尤其是妓院中的漢族妓女。當漢族妓女爲了要維繫情郎時，可以請他們作法，但中了降頭的人，祇要花幾個錢，也可以請他們解禳。

林娟久客越南，所有降頭師父她都認得，假如花韻紅請師父落降頭，那末，她也可以請師父解法，雖有麻煩，但威脅不大。

可是，她萬料不到花韻紅竟是會下降頭的，她親自下手，那就不是一般降頭師父所能解的了。

林娟在這種威脅下，惟有向花韻紅表示讓步，但花韻紅不管，仍然念動咒語，把「花面蠱」術，施在林子元的身上。

* * *

林子元等人到了大叻，阮希達便帶他去見降頭師父。依林子元之意，這種「善蠱」如果是花韻紅所施，不解也罷了，他知道回到堤岸，花韻紅定會替他解去的。

但在鍾全、簡安極力慫恿之下，姑且一試，當下便和阮希達到了降頭師父家裏。

降頭師父姓吳名江，住在郊區一間小竹寮裏，和他同住的，祇有一個女兒吳秀，吳秀今年十七歲，出落得千嬌百媚。越南的女兒早熟，十七歲的吳秀，像上了漿的水蜜桃，令人垂涎。但吳江擇婿甚苛，吳秀至今仍然未嫁。

林子元被領到吳江家中，阮希達道了來意。吳江朝他臉上望了望，說道：「這花面蠱容易解。你過來，讓我馬上替你施解術。」

說着，教女兒吳秀把法水拿過來。口中念念有詞，約一頓飯的時候，他教吳秀用面巾蘸着法水，向林子元的臉上抹去。

吳秀領命，上前給林子元拭抹，隨抹隨去，露出原來的膚色來，白白淨淨。

「好了。」吳江對林子元說：「你的降頭已經解除，讓那施降頭的女人，自作自受吧。」

林子元聽了，不禁一怔，急問道：「怎樣自作自受？」

吳江道：「凡是施蠱的如果被人破法，他自己就身受其害。施術的人，這時恐怕已經花了臉，而且加倍難看。」

林子元大驚，心裏想道：「施術的人如果眞是花韻紅的話，豈不害了她麼？」

林子元寧願自己的臉花了，却不願花韻紅花了臉。花韻紅天姿國色，把臉弄花，那是多麼可惜的事。何況，花韻紅是靠姿色生存的，把臉弄花，無異斷絕了她的生命綫。

於是他向吳江說道：「請你不要讓那落降頭的人自作自受，行不行？」

吳江搖頭道：「凡是解蠱，都是和下蠱的鬥法，除非對方親來求和，否則這一鬥定必要加倍還擊的。」

「不，」林子元幾乎要哭出來：「不要這樣，我不要解蠱了，寧可作一輩子大花臉。」

阮希達聽了，大是驚訝道：「元哥，你情願做一輩子的大花臉，却不願對你施降頭的人變成花臉，這是甚麼緣故呢？難道你知道向你下蠱的人是誰？」

林子元顯得非常侷促，說道：「不十分知道，大概是……」

吳江微笑道：「大概是個女人吧？不過，你現在說已經來不及了，我的法術已經使了出來，無法收回。」

林子元這時簡直呆住，向阮希達白瞪着眼。阮希達說道：「我怎知你有這許多內情，你早說我就不會帶你來打擾法師了。」

吳秀這時捧了一杯茶來，遞給林子元道：「林哥兒，你喝杯茶定定神吧，事情做了出來，有甚麼可追悔的？」

林子元接過吳秀手中的茶，慢慢的喝着，當這一杯茶喝完，他的心理已開始變化，覺得即使花韻紅的臉花了，那也是自作自受，與他無涉。

於是，他別過吳江父女，和阮希達一同出來。

次日，林子元隨着車子離開大叻向西貢進發。

奇怪的是，林子元這時的心中已沒有花韻紅的印象，他所念念不忘的，祇是吳法師的女兒吳秀。吳秀那種天然樸實的美，結實而微帶褐色的肌肉，比花韻紅可愛得多了。

（未完·一二）

香車夫人

新派俠義倫理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風小月等人在客棧遇襲，風小月對付陸明春時，南宮中原偷襲；柳映紅、如花被馬進河纏住；雲飄、歐陽宏和似玉遇到「香車夫人」……端木燕在屋脊上居高臨下聲援，他們制服了南宮中原等二人……風小月建議藏身朱府地道，結果被許多蒙面人圍困，風小月認出崑崙派的馮敬陽，才知是一休禪師利用混一幫的權勢欲鏟除……

丐幫之主邀獨鬥　別有用心通消息

哎唷聲中，蒙面漢不是中了暗器，便是因爲閃避暗器而被柳映紅一口氣居然傷了六七個人。

雲飄掄起馬進河的身軀，喝道：「待雲某來會會他們！」崑崙二子不知他手中那人是甚麼身份，恐誤傷了同伴，投鼠忌器，十分狼狽！

風小月精神大振，猛地按下棒尾上之機關，「嗤」地一聲，尖端暴長，刺進范長陽之小腹：「你送我長箭，風某來而不往非禮也！」

馮敬陽見師弟受傷不淺，急忙道：「大家暫退！」他率先由一條秘道退出，其他人挾起死傷之同伴，也忙不迭退了。

風小月忙問：「背後情況如何，來的是甚麼敵人？」

端木燕招手道：「快走此道！」原來她心思縝密，發暗器助風小月等人後，便拉着歐陽宏先去探路。眾人立即閃入岔道去。歐陽宏在前帶路，左拐右轉，一聲不響，不久便見他推開一扇石門，眾人魚貫而入。歐陽宏舉起火摺子，但見裡面是個寬十數丈的「山洞」，地面平滑，經過人工整修，此處最低限度可藏三四十個人：「咱們可先在此歇一歇，估計他們沒那麼快找到。」

風小月問道：「此處你以前來過否？」

歐陽宏點點頭：「可惜咱們無水無糧食，躲不了太久。」

風小月又問雲飄：「大哥，剛才那些蒙面人是朱府的護院麼？」

「好像不太像……」雲飄遲疑地道。忽然他心頭一動，反問：「老弟那邊之敵人，又是甚麼身份？」

「他們來自九大門派，大多數是崆峒派及武當派的弟子，帶頭的是崑崙七子的老大及老七！」

雲飄沉吟道：「聽你如此一說，愚兄也覺得我那廂的蒙面漢亦似是九大門派的弟子，唔，這就奇怪了，咱們做了甚麼事，值得九大派掩殺？哼，他們把咱當作武林大魔頭，眞是荒天下之大謬。」

風小月嘆息道：「小弟也想不通，除非是青城派的長眉道人，暗中搞的鬼。」

端木燕插腔道：「那些蒙面漢之中，似乎沒有青城派的弟子。」

「此乃欲蓋彌彰，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做法。」

「不，愚姐對長眉頗爲了解，此人嫉惡如仇，性情偏激，但心術不壞，而且頗守信諾，他與你之約定一年之期未屆，應該不會自毀招牌。」

風小月苦笑道：「如此小弟就更加猜不出是誰要陷我於萬劫不復之境了。」

柳映紅忽然道：「搞鬼的應該是那個不男不女的妖怪，甚麼『香

車夫人』，姑奶奶一見到他，就想作嘔。」

端木燕秀眉緊皺：「但這妖怪跟混一幫有何關係？」

柳映紅又問：「混一幫是甚麼組織？怎地未曾聽過？」

風小月乃將他所知道的，扼要地講述了一下：「看來此事非常複雜，說不定牽涉到一宗武林陰謀，咱們可能祇是人家的犧牲品，也許有人借混一幫之力量以達到其個人目的，剷除咱們祇是某人『借兵』之藉口，否則為何他們誰都無法說出風小月之罪行？」

端木燕頷首道：「風弟所分析極是，則咱們形勢及環境將更加惡劣，必須小心應付，同時須揪出這個陰謀者。」

風小月道：「因小弟之不幸，而連累了諸位，實在心中不安，今後所有危險的事，請讓小弟一力承擔。」

柳映紅白了他一眼：「弟弟，你說這話是甚麼意思？看不起姐姐麼？莫看咱們是女人，可絕不遜於男子漢。」

「小弟不是這個意思。」

端木燕截口道：「如今不必再討論這個問題，先審問一下南宮中原吧，也許他知道內情。」

羣豪一聽登時精神一振，雲飄將南宮中原拋在風小月身前，道：「老弟，你來問他，他若不老實，不妨出手毒辣一點，反正這廝也不是甚麼好人。」

風小月點點頭，拍開南宮中原之穴道，他一「醒」來便問：「此處是何地？」

「此乃咱們之秘密巢穴，南宮先生，風某敬你是條漢子，不想以刑相對，不過希望你能識時務，否則撕破臉皮，吃苦的一定是閣下。」

南宮中原乾笑道：「某家不知閣下要某如何識時務。」

風小月道：「很簡單，我問你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若有隱瞞，便休怪風某不客氣。」

「祇怕某家所知道的，未必能滿足諸位。」

「少廢話！」風小月沉聲問：「希望第一個問題你便能好好合作，聽清楚，你為何廁身朱府？目的何在？」

「此事某家早已告訴過你，乃是為了避開仇家。」

風小月倏地站起身，慢慢走到南宮中原身前。南宮中原啞穴雖解，但痲穴依然受制，他見風小月不言不語，反而心頭吃驚，半晌方囁嚅地道：「此乃實話，閣下若不相信，某家也無辦法。」

風小月倏地厲聲道：「你以為風某是初出茅廬的雛兒，我會相信你胡言亂語？如果你是為了避仇，又何必事事强出頭，替朱英雄出謀獻策。」

「那是某家後來又不甘寂寞而已，並無其他目的。」

「好，第一個問題風某且不深究，但第二個問題，希望你的答覆能令咱們滿意，否則不會有第三個問題。」風小月頓了一頓方問：「朱英雄是甚麼人？」

出乎意料的，這次南宮中原答得十分爽快：「他是少數民族，祖先由西北邊來此處，一直以漢人自居，故此某家認為他蟄居在此，必有圖謀。」

這個答案更是出人意料，端木燕忍不住問道：「他是何族人氏，有何圖謀？」

「他好像是韃靼人，祖先被瓦刺脫歡打敗，便南下避仇，同時娶漢人為妻妾，至朱英雄已是第四代。估計他的所謂圖謀，大概欲復國。」

雲飄喃喃地道：「韃靼是蒙古之支系，他們還想恢復大元帝國？哼，大概是看錯了老皇曆。」

風小月則續道：「你如何知此秘密，是朱英雄親口告訴你的？」

南宮中原搔搔頭：「非也，此乃其子朱少豪無意中透露的，不知為何朱家的人來了中原後，雖然每代均娶妻納妾，但均祇得一子單傳，而且一般都很晚才得子，朱英雄的兒子今年才十歲。有一次因他頑皮以戒尺打他的頭，他居然勃然大怒，說不許打他的頭，某追問下他才說，韃靼人是不准打頭的，因為這是極端蔑視對方之行逕，少豪再三告誡某家不許問其父詳情。」

柳映紅截口問道：「你可曾問過？」南宮中原搖搖頭。

風小月道：「大概閣下跟朱英雄是志趣相同，『識英雄重英雄』，故此才鼎力扶助他。」

「朱英雄從未跟某提及此等事，怎說得上志趣相同？」

「照你所說，是你自己一廂情願，希望有朝一日他能成事，閣下也好榮華富貴。」

不料南宮中原居然直認不諱：「他要復國，並不等於要滅大明，人各有志，有何不可？」

「第三個問題是『香車夫人』又是甚麼人？」

「此人叫安華，武林中知其名者極少，他性格怪誕，喜扮作女人，平日行事動作與女人無異，不過某却知他是個男人。」南宮中原喘了一口氣方續道：「他練的是邪功，聞說功效猛，速度快，故朱英雄跟隨他學習。」

「他跟朱英雄是甚麼關係？」

「好朋友吧，反正他們之關係不比尋常，某家進朱府時，安華已

跟他有密切之關係。」

柳映紅問：「莫非他也是韃靼人？」

「此人到底從何處冒出來的，某家至今尚未摸清楚，覺得他十分邪門。」

「他跟一休禪師也是好朋友？是少林寺的一休。」

南宮中原深沉道：「某家在朱府幾年，祇見過一休來找他兩次，但還有一次曾聽下面的人提及。每次一休來時，都跟他在密室相處，他們在幹甚麼事，說甚麼話，外人均不得而知，包括朱英雄。」

「一休每次來朱府多久？」

「有一次來了三天，最後一次祇不過很短暫的時間，也許他不止來三次，祇是某家不知道而已。」

端木燕接問：「以一休之身份地位，當不可能與邪氣十足的安華交往，你對此事難道不覺得奇怪，可曾問過朱英雄？」

「某家當然覺得十分奇怪，曾以此問過朱英雄，他一則推說不知道，二則推說不干涉朋友與他人交往。」

風小月再問：「第四個問題，照你所知朱英雄跟九大門派中人是否有來往？」

南宮中原詫異地道：「閣下怎會問這種問題？憑朱英雄之德性，九大門派會跟他來往？某家從未見過。」

「事實如此，九大門派的弟子在朱府內襲擊咱們，這又該如何解釋？」雲飄道：「閣下若果故意隱瞞，終有一日會被咱們發覺，屆時閣下之下場，便十分悲慘了。」

南宮中原苦笑一聲：「好死不如惡活，至此地步，某家還有必要隱瞞麼？」

雲飄道：「再問你一事，朱府之內，尚隱藏了甚麼高手？朱英雄之武功，與閣下比較又如何？」

「朱府之內，不見有比在下及安華武功更高的人，至於他在外面有沒有收羅了甚麼高人，某便不知道了。」南宮中原吸了一口氣，續道：「朱英雄表面上之武功不如某，但某却一直認為他深藏不露，朱世傑能在朱府地下建造一座龐大的『地下城』，絕不是簡單的人，一定是位武林高手，但某家却從未見過他施展過家傳絕學。」

「朱府的地下城你熟悉麼？」

「朱府裡的人，除了朱英雄外，某家敢說沒有一個人是熟悉的，因為門戶路徑太多，他又不放人到下面自由摸索，怎可能熟悉？」

風小月見再問不出甚麼，便封了其暈穴，再解開馬進河的穴道盤問。大體上馬進河所知道不如南宮中原，但他對朱府一般事務之了解又多過南宮中原，最重要的是他曾下來地下城數次，路途比較熟悉。

風小月問他：「閣下為何甘心在朱府屈就？」

「不能說是屈就，這也是一份職業，何況朱府付的酬金十分豐厚。」

「如此說來，閣下是完全為了錢才進朱府的？」

「不錯，實情如此，在下沒有大志，祇想出家，同時亦厭倦了江湖生涯。」

風小月問道：「你知道那幾個出口？假如能帶咱們安全離開，咱們便放你一條生路，讓你回家團聚，如何？」

馬進河道：「朱府可能還有人，那邊的出口是不能走的，不過馬某還知道有個出口，但在郊外……祇是路徑太複雜，也許要摸索一陣才能找到。先此聲明，絕不是故意的。」

風小月道：「是善意的還是故意的，咱們還分別得出來。你知『香車夫人』叫甚麼名麼？」

「我會聽朱老爺叫過他，好像叫安華。」

「朱英雄之武功怎樣？他夫人叫甚麼名？學武麼？」

「夫人好像未學過武，她很少出外院，在下祇知道她姓蘇。至於朱老爺，他學過武，但看來不怎樣高明！」

雲飄忽又接腔問道：「朱家跟岳震天有甚麼關係？」

馬進河沉吟道：「他們很少來往，但在下覺得應該是對好朋友。」

風小月急忙加上一句：「為何你有此感覺？」

「因為有一次，府台經過家門，突然內急要進來借地方方便，在下便趕緊進內堂向老爺報告，便無意中見到老爺跟岳大俠在耳語……若非好朋友，又怎會面貼面在耳語，一定是在商量一些祇有他倆才知道的事！」

「你很聰明。」風小月對他突然大感興趣。「你知否地下城有個出口就在岳震天家麼？」馬進河十分驚詫地搖搖頭。「話說畢了，如今要利用你的雙腿了，請帶路！」

* * *

密室的門打開之後，風小月先向兩側看了一下，不見有人，便揮手請馬進河在前帶路。一路上人人小心翼翼，步步為營。走了近兩里遠近，風小月突然揮手止住羣豪停步，因為他聽到地道彎角處有呼吸聲！

端木燕立即排衆而前，她右手一揚。祇見一顆黑色的小彈飛出手去，到了彎角處，居然能夠拐了個彎，羣豪剛看不到彈子，便聞「蓬」

的一聲響，緊接着幾個蒙面人狠狠的跳了出來，端木燕早已料到有此效果，暗器接連出手，一片慘叫聲中，雲飄和風小月已衝了出去，不過幾個照面，便解決了七八個蒙面人。

柳映紅見已沒有敵人了，恨恨地道：「你們就不會留一個給姑奶奶！」

風小月笑道：「大姐何必心急，前面還不知有多少道埋伏，多少個敵人哩！」當下羣豪繼續前進，行動迅速，幸好再無遇到敵人。

馬進河道：「出口就在前面！」他跑在最前面，果然跑到盡頭。「上面就是。」

「請閣下把出口打開！」

馬進河略為猶疑，囁嚅地道：「馬某體高不夠，可否請個人墊墊脚？」

風小月毫不思索便走前蹲下。「你踩在我肩上吧！」

馬進河再猶疑一下，方踏上去，風小月便挺直身子，馬進河雙手在洞頂上摸索了一陣，便將出口推開。一道白光立即透了進來。馬進河猛吸一口氣，雙手在洞緣微一用力，身子便竄了上去。

端木燕問道：「上面有沒有人！」話音未落，風小月已如一支離弦之矢般射了上去。祇見一羣蒙面人急奔而來，馬進河有點手足無措。

風小月掣出如意棒，道：「有一羣惡犬攔路！」下面的雲飄及性急之柳映紅已先後竄了出來，風小月恐在洞口動手，會對在地道內的朋友造成危險，是以反向人羣衝過去，也不打話，見人便打。

柳映紅長鞭出手，直捲過去，道：「留幾個給大姐！」她雖是女子，但性子跟男子漢差不多，說打便打，十分乾脆，雲飄見狀祇好留在洞口，保護下面的人上來。

首先躍上來的是如花，接着歐陽宏將南宮中原抛上去，然後才是似玉她們上去，押後的則是端木燕。

如花和似玉也雙雙殺進重圍，風小月和柳映紅早已各自撂倒兩個對手，可是敵人却越來越多，倒地四個，又來了十來個。雲飄道：「看來今日咱們不開殺戒是不行的了！」當下祇留下端木燕，其他人也殺了過去，馬進河左右為難，又不敢逃跑，祇好站得遠遠的！

風小月殺得性起，出手再不留力，七招之後，又刺斃一個，其他人見他神勇，相顧駭然，風小月問道：「你們到底是甚麼人？」

那些人不作聲，風小月不由怒道：「少爺打了小的，不怕大的不出面！」話音剛落，倏地聽到一道裂帛似的嘯聲，直透雲霄，嘯聲由遠而近，來勢極快！

武林中有此功力之人，寥寥可數，風小月等人暗自心驚，料定必還有一番惡鬥，是故各人全力以赴，慘叫聲登時此起彼落，又解決了五個蒙面人！

此與同時，但見一條人影飛落場中，羣豪抬頭望去，祇見來人鶉衣百結，頷下長着一匹如鋼針般鋒利的髫子，雙眼精光四射，他衣衫雖破舊，臉上油汚處處，但眉宇間極具威嚴，有種攝人之氣概，雙方不由自主地住了手。

端木燕低聲道：「此乃丐幫幫主金展雄！」難怪其氣勢及氣度均遠勝「駝丐」賴叫天。

端木燕聲音雖低，但仍讓金展雄聽見，反問：「小妮子是甚麼人，居然認得要飯頭子？」

「晚輩端木燕，從未見過幫主，不過是以氣度推論耳，尚幸言中，不致貽笑大方！」

風小月接道：「端木姐姐的父親即名捕端木盛！」

金展雄輕哦一聲，再看了她幾眼，然後轉問風小月：「閣下便是近來搞得武林驚風惡浪的風小月？」

風小月苦笑道：「晚輩正是風小月，不過幫主之言却令人費解，晚輩實情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正是欲說無從！」

金展雄輕哼一聲，道：「空穴來風，豈能無因？要飯頭兒最討厭人家婆婆媽媽，大丈夫敢作敢為，方為好漢，少廢話，你敢跟某單打獨鬥麼？」

端木燕急道：「幫主不分青紅皂白，便要動手，似乎有失身份，何況連日來咱們惡戰連場，體力消耗甚大，對風少俠而言，亦大不公平了！」

風小月也想開腔，忽然耳際聽到一個細如蚊蚋的聲音：「小伙子快答應，要飯頭兒另有安排，不會讓你吃虧！」他心意一動，抬頭望去，祇見金展雄正向自己打眼色，便高聲答應。

金展雄大笑。「這才不愧是武林小魔頭的身份！」回頭對那些蒙面漢喝道：「你們都給我退後一點，免受池魚之災！」

雲飄道：「雲某不才，也想領教一下幫主之高招！」

金展雄冷冷地道：「閣下還無此資格！風小月，你準備好了麼？」

風小月拉開雲飄，踏前兩步。「請幫主賜教！」

金展雄板着臉道：「金某不會佔你便宜，祇要你能接得住要飯頭兒五十招，今日便放你們一條生路；如果你們喜歡羣毆，咱們也可奉陪，在附近還有一百多人，你們自信跑得了麼？」

雲飄道：「金幫主，雲某再斗膽問一句，到底咱們犯了甚麼瀰天大罪，要九大門派聯手撲擊？」

風小月揮揮手，道：「金幫主，晚輩已準備好了，請出招！雲大哥，你們退後一點！」他不知為何，對金展雄十分相信，一個有這等氣派的人，會當眾食言麼？金展雄嘴巴說得狠，神情却舒坦，更增風小月之信心，深信他對自己沒有惡意。

金展雄哈哈大笑。「金某怎會落人話柄，說我以大欺小？先讓你三招，風小月，你須好好利用這三招，三招之後，金某可就不再客氣了！」

「謝謝！」風小月立即運功於臂，淵停岳峙挺立着，並不急於出手。金展雄神色有點驚詫，似想不到這年輕小子有此份功力。

蘭心低聲道：「大哥，你要小心……」

端木燕急道：「不要騷擾他，讓他全神貫注應戰，今日咱們之生死，全在於他能否應付這五十招！」

過了兩盞茶工夫，金展雄道：「風小月，你一味拖延，可挽回不了敗局！」風小月充耳不聞，依然如石像般，挺立如山，但雙眼神采燦爛。

不但雲飄等人覺得他功力又有所精進，連金展雄也頗為驚詫，深覺十年後的武林，必是這小子縱橫捭闔之戰場，屆時能與他匹配的高手，寥寥無幾。

又過了三盞茶工夫，方聞風小月低聲道：「有僭！」如意棒抬起，棒尖泛起幾朵碗口大小的棍花，引而不發。金展雄雙眼閃過一絲不易察覺之驚慌。

風小月慢慢走前，棒勢不變，動作十分緩慢。柳映紅心中暗罵：「這小子搞甚麼鬼？這般打法，三招不是白讓了？笨蛋！」但見她神色凝重，又不敢開腔提醒他。

不料，金展雄臉色比風小月更加凝重，一襲破袍如風帆般倏地漲起，風小月前進一步，他竟退後一步，這刹那，羣姝方意識到風小月絕不是笨蛋，他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必定是驚天動地之一擊。

距金展雄後側十多丈處，有座小樹林，金展雄雙脚微轉，背後對着樹林，慢慢後退，忽然他亦不退了，破袍倏地垂下，就在此刻，但聞風小月暴喝一聲，踏前一步，如意棒先緩後急地刺出！

棒尖劃圓，罩住金展雄全身大穴，但見金展雄如同背後繫着一條長繩，此時被人用力拉扯，身子猛地向後急退！同時風小月去勢倏地加快，凌空躍起，如意棒急刺，棒尖激得空氣嘶嘶作響！

「第一招！」

無奈他去勢快，金展雄退勢更快！第一棒落空，雙方脚尖在地上一點，一進一退，繼續前進：「第二招！」如花高聲叫着！

第二招依然落空！可惜第三招剛使出，金展雄已射進樹林，風小月如風疾進，祇見樹林裏落葉捲起，自樹頂飛起，蔚成奇觀！

敵我雙方見狀，一顆心都緊張得快跳出口腔，因兩人在樹林內惡鬥，看不清戰況，而深感可惜！

由樹頂上捲起的落葉越來越多，遠看就似是一大羣受驚的鳥兒，在樹頂上急促地盤旋！「小鳥」越來越多，到後來就似是龍捲風般，旋轉的速度越來越快！自樹林空隙處，依稀見到兩條人影倏起倏落，忽進忽退，乍高乍低，時分乍合，戰況十分激烈！

柳映紅輕輕一嘆：「風小弟功力之高，實在出人意料，經此一役，不論他勝負，必能躋身當今武林一流高手之列！」

端木燕亦讚嘆道：「江山代有才人出，依小妹之見，今日他之功力，已勝過先父全盛時期矣！」

雲飄道：「莫說兩位，就是雲某也是至今方知他功力精進如斯！如雲某沒有料錯，以今日其功力，不亞於九大門派掌門人！如今他尚年輕，他日前途更加不可限量！」

如花四姝聽人讚其愛郎，更是心花怒放，但內心又恐風小月最後會受傷。

樹頂上之落葉倏地停止旋轉，接着便如下雨般猛地降下。落葉撞及還長在樹上的樹葉時，發出一陣沙沙的聲音，動人心魄，衆人均料到，五十招已屆，却不知勝負結果，忍不住慢慢向樹林走過去。

就在此刻，只見風小月及金展雄分頭自樹林之左右方走出來。但見他倆衣衫破裂，頭髮散亂，神情均甚狼狽，但風小月却神采奕然，金展雄則如鬥敗公鷄。如花歡呼一聲，如小鳥一般飛進風小月的懷裡，也不怕衆人睽睽，摟着他問道：「大哥，你沒受傷吧？」對於愛人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勝負，而是身體，她相信只要留得青山在，愛郎終有一日能勝過對手。

風小月輕輕推開她，只以猿臂輕擁其蜂腰，道：「愚兄沒有受傷。」同時向雲飄等人打招呼。

柳映紅道：「小弟，你有了美人，便忘了大姐，到底你贏了沒有？」

「小弟沒有贏，金幫主也沒有輸，承他重諾守信，五十招一屆便停手，謝謝大姐你們之關懷！」

猛聽金展雄道：「咱們退！老

要飯不能失言！」衆蒙面漢便隨他走得乾乾淨淨。

風小月道：「咱們也快走吧！」

歐陽宏問道：「咱們去何處？」

「從何處來，便往何處去！」

* * *

他們是從「淮安七梟」秘密巢穴不遠的後山來的，故仍然返回小村，此處比較偏僻，而離岳陽又不太遠，確是個理想的地點。

柳映紅見屋子不大，只有三間臥室，便笑着道：「咱們九個人，每間房須住三個人，這對風小弟可有點不便。」

風小月不明所以，道：「有何不便？只恐簡慢兩位姐姐哩！」

柳映紅體高，笑得花枝亂顫：「大姐是覺得對不起弟弟，地方這麼少，又沒有多餘的臥室，小弟要跟四位妹妹親熱，不是很不方便麼？」旁人都失聲大笑，只有風小月和四美臉紅過耳。

歐陽宏道：「待老朽跟蘭心姑娘去採購食物，諸位想吃甚麼菜？還有，咱們在此要住多久？」

風小月道：「隨便吧，不要走得太遠，就買兩天的量吧！二妹，你比較精明，請你陪他倆一道去，萬一有事，也有個照應。」

待他們二人走後，柳映紅便問：「小弟只在此住兩天？」

風小月反問：「大姐和燕姐還想在此住下去？」

「大姐不是這個意思……嗯，反正咱們閑着無事，便幫你把事料理好再談吧！」柳映紅反問：「在此住兩天，大概弟弟已另有計劃了？」

端木燕則問：「到底你跟金幫主之鬥，情況如何？」

「他留力，故意將內家眞氣向上發射，其實外面看來咱們鬥得激烈，實則是大家湊合演一齣好戲。」

端木燕輕呀一聲：「這裡頭有文章，快說來聽聽！」

「在比鬥之前，他已先用『傳音入密』告訴小弟，不必驚慌，只管答應跟他單打獨鬥……」

如花插腔道：「因此你才答應？可把咱們嚇壞了！」

風小月續道：「到樹林裡，他又跟我交談，咱們便做了一齣好戲，給九大門派的弟子看，他則不時跟我交談，最後約我在明天晚上三更，再到決鬥之樹林裡詳談！」

如花急道：「說不定這是他之奸計，大哥如果要去者，咱們都陪你走一趟！」

風小月忙道：「他對愚兄絕對沒有惡意，你們不必擔心，何況我料他必也有苦衷，故此還是依諾單槍匹馬赴約。」頓了一頓續道：「也許明夜會有意想不到之收穫！」

端木燕沉吟道：「愚姐也覺得金展雄與衆不同，應該值得信任，咱們也須保住風少俠之英名，不可讓他失諾，或被譏爲膽小鬼！」

柳映紅道：「小弟，你那份功力，眞大出咱們之意料，也不知你是怎樣練出來的，外子苦練數十年，功力都不如你！」風小月忙謙虛一番，自此練武更勤。

* * *

月色中天，大地一片銀輝。郊野那座小樹林更顯得觸目。

風小月不敢大意，四顧不見有異方迅速向樹林疾馳。一入林，便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自耳際裡響起：「小伙子果然是信人，你不怕老夫設餌引你上鈎？」

風小月笑道：「九大門派掌門，如今只剩下金幫主還值得信任矣！」他見金展雄坐在一棵大樹上，便也躍起，坐在另一端的樹枝上，那樹枝只挫了一挫，迅即恢復原狀。

「好功夫，你今年多大歲數？令師是那位高人？」

「晚輩剛滿二十六歲，請幫主體諒，因家師有言在先，晚輩不能透露其名諱！」

金展雄微微一笑：「不管他是誰，能把你調教至此境界，必是世外高人了，可惜要飯頭兒無緣相識！」

「晚輩代家師感謝幫主對他之賞識！」風小月道：「今夜月色雖好，料幫主不會約晚輩來此談風說月！」

金展雄輕笑道：「値此良夜，開口便談正事，不嫌煞風景？要飯頭兒雖然讀書不多，却也非村夫之輩，前日見面之後，老夫總覺得少俠不類是大奸大惡之人！」

風小月哈哈笑道：「晚輩本就不是，不知幫主所聞的是如何形容晚輩之不是？」

「你因何要跟九大門派作對？」

「晚輩與人無仇，爲何要跟九大門派作對？何況晚輩還不致於如此狂妄，有此膽量要跟九大門派過不去！」風小月微顯激動：「事實上是九大門派要擊殺晚輩！」

金展雄語氣平和地道：「正如少俠所言，你與九大門派無仇無恨，不會跟九大門派作對；相反，九大門派亦不會無緣無故要殺你？此事你應該早已揣摸過，可想到或查到甚麼原因？」

「不然！九大門派行事未必以仇恨爲先，而是以利益爲先，也許他們有非殺晚輩之原因，但絕對與晚輩之行逕爲人無關！」

「此話怎說？」

風小月這才自去年說起，如何被人寃枉殺死好友布天星，他又如何調查，最後在襄陽新月池畔洗脫

寃名，今年又遇「香車美人」，發生一連串的事故，他說得十分詳細，足足說了近半個時辰。

金展雄亦聽得十分仔細，還不時插腔問清一些細節，過了半晌方道：「依你這般說，根本跟九大門派無甚關係嘛，而你所作所爲，也不算過份……這就奇怪了！」

「不知幫主聽到的又是些甚麼？大概他們把晚輩形容爲殺人不眨眼之混世魔頭了！」

金展雄頷首道：「金某心有所疑，是故才來聽你解釋！假如少俠眞的這般壞，金某不可能不會耳聞，當然他們說你大概是某個魔頭之後或弟子，故專門跟九大門派弟子作對！」

「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幸好幫主有主見，否則晚輩就更加悲哀了！」

「所謂眞金不怕洪爐火，你若是寃枉的，終有一日會還你清白！」金展雄反問：「既然你與九大門派無寃無仇，何來要誣蔑你？所謂空穴來風，事必有因！」

風小月長嘆一聲：「也正是此問題，一直困擾着晚輩，若知道原因還好辦！如今是被人蒙在鼓內，才更加叫人氣餒。」稍頓又問：「向你說晚輩閑話的，未知是甚麼人？」

「乃武當派之掌門懷玉！適才你曾提及少林一休禪師曾到朱府與『香車美人』相會一事，要飯頭兒想知道一件事，少俠有否認錯人？」

風小月斬釘截鐵地道：「沒有，我見過一休，而且在四年前，他還暗中點撥過晚輩之武功，又怎會認錯！」

「這就奇怪了，一休之爲人，要飯頭兒知之甚詳，他是位守清規的出家人，怎會做出那種事來？」金展雄換了個姿勢，續道：「安華此人你以前可會見過？」

風小月搖搖頭，反問：「混一幫是甚麼組織？幫主對之熟悉否？」

「聞未所聞，也許安華尚非其眞姓名，朱英雄若是韃靼人，他有復國之志並不奇怪，但安華此人與少俠無寃無仇，何事要汚辱你？」

「還有一事，晚輩欲一併請教的。」風小月問：「幫主是否會聽過長河幫白凌天之名諱？」

這次金展雄答得十分乾脆：「聽過，此案跟他又有何關連？」

「他是布天星之哥哥，他爲了乃弟之死，暗中出過大力。」

金展雄沉吟不語，良久方道：「此案十分奇怪，謎團一個接一個，連金某也被搞糊塗了！」

「不過長河幫也有個好處：他們不是混一幫的同路人！」風小月話出口之後方覺得有語病，連忙打圓場：「晚輩並不認爲混一幫的人全是壞的，但却覺得有人在暗中操縱，一休禪師是否眞的插手幫務？」

金展雄眉頭一揚，道：「一休本身要料理少林，又是個與世無爭的高僧，混一幫的事……大事他過問，一般事務他不可能插手。」

「晚輩斗膽問一句，混一幫日常幫務由誰主理？」

金展雄沉吟不語，風小月忙又改口：「若幫主覺得爲難，便不用答覆，不過晚輩之言，是否有一定之道理？」

金展雄不由自主地點點頭，半晌方道：「日常幫務是由長眉道長負責，但實際上他也不可能丟下青城派的派務，而跑到中原料理混一幫。」稍頓又道：「幫務實質是落在其副手懷玉道長！」

「武當派掌門？難道他不用掌管武當派派務？」

「一來武當派地靠江夏，二來武當派弟子衆多，懷玉老道幾位師弟都能替他分勞。」

「難怪！難怪懷竹一直對晚輩這般『熱心』？」風小月抬頭問道：「幫主知他爲何這般『熱心』麼？」

金展雄微微一笑。「沒有證據，金某不便揣測！」

「看來晚輩只是武當派的一隻棋子而已，他們志在武林，根本不在乎我！」風小月吸了一口氣，「雖然沒有証據，但晚輩身份不同，却可揣測一下……」他說至此，故意住口，拿眼望着金展雄。

金展雄呵呵笑道：「少俠當然可以暢所欲言，而且金某也希望聽聽你之高見！」

「晚輩聽了幫主之介紹，突然有個念頭，認爲此乃武當派在武林中之地位，不甘居於少林之下，而策劃的一場陰謀，目的是壓倒少林，而由武當控制武林，當然幫主或武當弟子不認爲這是陰謀，而是大志，但不管如何形喩，主謀者必是武當派！」

「還有其他高見否？」

「朱英雄有復國之夢，也許他有其潛在勢力亦未可知，故他可能只是被利用而已，至於『香車美人』之身份，就比較難以確立！」風小月越說越快，「此只是晚輩一己之見，未知幫主以爲然否？」

金展雄不置可否：「如今武林如同一盤散沙，的確需要整頓，況九大門派數十年來，人材凋落，以致邪魔外道氣焰囂張，正派人士是該有所作所爲了！」

「難得幫主有此襟懷，却不知爲何不登高振臂呼顲？」

（未完・九）

上文提要： 高翔刺瞎土星的眼，也被禁錮了，金星警告他勿插手，高翔正陷於兩難境地時，在海達倉庫被困的木蘭花，在木星的手槍指嚇下也走進此屋……木蘭花利用外套的遮掩避過紅外線的監視，利用小刀挖穿木板……二人死裡逃生，木蘭花用里賓度留下的手槍指着滿桶黑炸藥，讓高翔安全逃離……戴藍布套子的人聽說木蘭花已死，現身用槍指着高翔等……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魏力·文 可飛·圖

血戰黑龍黨

死裏逃生追敵踪 百密一疏受掣肘

高翔的額上出汗，方局長的額上也出汗，穆秀珍也在驚惶失措中驚醒過來。

就在這時，方局長和高翔兩人停在外面的車子，喇叭陡地聲響起來。那時正是凌晨時分，木蘭花的住宅又是在近郊，在夜闌靜寂的境地中，突然之間，響起了驚天動地的喇叭聲，那藍衣人呆了一呆。

穆秀珍站在藍衣人的側面，她是三個人中，唯一沒有舉起雙手來的人，因為她剛才心中哀痛莫名，根本沒有聽到那藍衣人的命令。

這時候，她一見那藍衣人一呆，雙手猛地一推，將一張黑色的沙發，向藍衣人推了過去。那沙發是不銹鋼脚的，有着輪子，經穆秀珍用力一推，向前迅速地滑了過去，撞在那藍衣人的身上。

而高翔也早已向前撲了過去。

「啪」，「啪」兩下槍响，不會比拍手掌更大聲些，客廳中的燈被流彈打碎，眼前一黑，高翔一拳揮出。

他手上的戒指，自對方的下頦直划到對方的臉頰上，在那藍衣人的慘叫聲中，還有裂帛之聲，那當然是他有稜角的寶石戒指，已劃穿了藍衣人的頭臉。

藍衣人的身手也不弱，他中了一拳，立時抬起頭來，膝蓋頂在高翔的肚子上，高翔向後猛地退了出去，方局長拔槍在手。

「砰砰砰！」他連放三槍。

玻璃碎落，窗子被打開，那藍衣人跌出了窗子外。

方局長連忙趕到窗前。

「小心！」高翔大聲叫着。

方局長陡地站住，又是「啪」地一聲，子彈呼嘯着在他面前尺許處掠過。

方局長出了一身汗。

他又向窗外放了幾槍，才走近窗口。在黑暗之中，他看到有一輛汽車，正向市中心的方向疾馳而出，當然是那藍衣人已經走了。

穆秀珍開着了另一盞燈，經歷了剛才的險事，她臉色十分蒼白。

「穆小姐，」高翔撫着肚子，坐了下來：「你救了我一命。」

「而你，」方局長指了指高翔：「則救了我一命。」

「蘭花姐，蘭花姐呢？」穆秀珍哭問：「為甚麼沒有人救她？」

高翔的臉上現出了慚愧的神色來，他低下了頭，一言不發。穆秀珍的話，像是利劍在刺着他的心一樣。

「秀珍小姐。」方局長沉痛地叫着。

「我不要聽，我不要聽！」她捧着頭，向樓上奔了上去，衝進了房門，伏在床上，放聲大哭起來。

樓下，方局長和高翔兩人面面相覷，過了片刻，方局長才說道：「我們走吧，她是一定要痛哭一場的，那是免不了的事情。」

高翔嘆了一口氣，兩人低着頭，走出了屋子，來到了車旁。

到了車旁，兩人一齊抬起頭來。

在那時候，他們才想起，救了他們的，正是那突如其來的喇叭聲。正由於那喇叭聲，才使那藍衣人呆了一呆，給了穆秀珍一個機會。

那麼，是甚麼人在按汽車喇叭呢？

兩人向汽車中望了一眼，車中並沒有人。

他們回頭看去，仍隱約可以聽得穆秀珍哀哀的痛哭聲傳了出來。

他們一齊嘆了一口氣，上了車子，疾馳而去。

* * *

穆秀珍伏在床上，祇覺得身子像是在向一個深淵中跌去一樣，她緊緊地抱着枕頭，淚水像是小河一樣地淌了下來。

突然間，她聽到了「啪」的一下，房門被關了起來的聲音。

穆秀珍呆了一呆，抽噎了一下。

接着，她聽到了一個極其親切，極其熟悉的聲音，道：「秀珍，哭得那麼傷心，誰欺侮了你來哩！」

穆秀珍在床上陡地一個翻身。

木蘭花站在床前。

穆秀珍要揉揉眼睛，才能肯定那是木蘭花。

木蘭花是有潔癖的，但這時木蘭花的身上，却汚穢不堪，連臉上也有幾道黑灰。

「或許鬼魂和人不同吧。」穆秀珍心中想。

她一點也沒有害怕的感覺，祇是一面哭，一面道：「蘭花姐，你回來了，很好，你雖然死了，但是你可得仍要時時回來看看我哇！」

穆秀珍話一講完，又放聲大哭了起來。

木蘭花走到窗口，向外看去，見方局長的車子已馳遠了，她才笑了起來，在穆秀珍的鼻尖上指了一指，道：「你以為我是鬼魂麼？」

「你不是麼？」穆秀珍睜大了眼睛。

「怎麼你越來越傻了，你看我像是鬼魂麼？」

穆秀珍抱着枕頭，坐了起來。

她呆呆地望着木蘭花：「你不是鬼魂，那就是說你沒有死，可是方局長却說你已經死了，他是個不會說謊的人，噢，蘭花姐，我給你弄糊塗了。」

「等會我向你一說，你就明白了，你快穿衣服，我們還有事。」

穆秀珍破涕為笑，以最快的速度穿好了衣服，木蘭花則抹了抹臉，拉了穆秀珍到了她們兩人共用的書房之中。

在書桌上，放着一具如同收音機也似的儀器，在儀器的頂部，有着一塊四寸見方的螢光板，上面正有一點綠光在閃耀着，移動着。木蘭花提起了這具儀器，道：「我們走。」

穆秀珍從抽屜中取出了兩柄手槍來，給了木蘭花一柄。

「蘭花姐，我們帶着這具遠距離追踪儀，去追踪甚麼人？」

「黑龍黨在遠東的首腦！」木蘭花的回答很簡單。

兩人下了樓，進了車子，木蘭花將那具儀器平放在膝上，穆秀珍駕車。

「我們要追踪的目標，離我們兩哩八十碼，正在向南移動，我們追上去。」木蘭花一面看着儀器上的指針，一面道。

穆秀珍踏動油門，車子向前飛馳而出。

她們的車子開得極快，一路上，穆秀珍不斷地問木蘭花，究竟為甚麼方局長和高翔以為她死了，而她竟活着回來。

但木蘭花並不回答。

她只是不斷地道：「快，快，我們的目標，還在繼續移動，而且速度相當快，他轉向東南了。」

「喂，你回答我一個問題可以不？」穆秀珍大聲問。

「甚麼問題？」木蘭花笑着，抬起頭來。

「這具儀器，我知道並不是單獨使用的，必需要將一具不斷發出無綫電波的儀器裝置在被追踪的目標上，你說你是在追踪黑龍黨的首腦，那你是怎麼在他的車子上裝上這具無綫電波發射器的？」穆秀珍問。

「那太簡單了，剛才，在按喇叭之前，我已經將那具無綫電波發射器裝好了。」木蘭花仍是留心觀察着螢光屏上的那小綠點。

「噢，」穆秀珍不免有些垂頭喪氣：「原來突然按響喇叭的是妳。」

「咦，是我又有甚麼不好？」

「好是好，只不過本來是我救了高翔的，如今却是你救了他的了。」

「傻瓜，誰救了還不是一樣，你得小心駕駛，如今我們離目標已只有半哩了，我們的目標已經停了下來，這裏是甚麼區？」

「是東城區。」穆秀珍回答。

「我們將速度減低些。」木蘭花一面注視着儀器上的螢光屏，一面說。

螢光屏上的那點綠色越來越大，終於大到如同手掌一樣，幾乎

全部螢光屏都成了綠色，而且，自儀器那邊發出了「嘟嘟嘟」的聲音來，距離表上的指針已指在「零」字上。那就是說，要追踪的目標，已經在二十呎之內了。

木蘭花關上了那具儀器，又命穆秀珍熄了火，汽車聲靜了下來。

這裏是位於半山的高尚住宅區。

這時候天色微明，城市中最靜的時候。

木蘭花看到了那輛汽車，那是曾停在她家門前，被她偷偷地裝上了無綫電波發射器的那輛車子。車子在一幢花園洋房內的車房中。

木蘭花並不下車，她坐在車中，手托着額，在仔細地思索着下一步的行動。

到目前爲止，她雖然歷盡驚險，但總算佔着上風，那全是她的機智換來的。

當她在海達倉庫的走廊退出，要高翔先走的時候，她已經下定決心，要將黑龍黨的這個標點毀去，可以給黑龍黨徒一個下馬威。

起先，她只是想到自己如何可以安然後退，但是她一轉念間，便又想到，她可以假裝在爆炸中死亡，使黑龍黨徒鬆懈下來。

她自然知道黑龍黨徒是十分精明的，可能根本不會相信她已死亡，而到她家中去調查——木蘭花正希望那樣，如果是那樣的話，那麼她就可以先隱伏在屋子外面，然後再在黑龍黨徒所用的交通工具上，放上能發射無綫電波的示蹤器，展開遠距離的跟踪。

以後事情的發展，和她預料中的一樣，所以使她能夠根據無綫電波，來到了這幢花園洋房之前，那當然是指揮總部了。

可是，木蘭花在海達倉庫的副倉中，能夠在如此猛烈的爆炸中，安然脫身倒也不是簡單的事。

在高翔還沒有翻過牆去的時候，木蘭花便已經看到，靠着牆，有一隻五十三加侖汽油桶改成的大水桶，而那條窄巷，則是斜着向下的。

她在高翔一翻過牆去之際，便立即後退了三步，到了牆邊，一伸手，將高翔那條有鈎的皮帶，取了下來。

那時，她的手槍仍然指着走廊另一端的那桶炸藥。當她抬頭看去時，她也看到那對準了她的槍管，她將皮帶的鈎子扣在槍機上，身子又向前跨去，回到了走廊中。

這一切，只不過用了她二十秒鐘。她將手槍夾在門縫中，手持着皮帶，向外退來，一退到了門口，她立即身子反躍而起。

她早已認明了那隻鐵桶的所在，一跳恰好跳進了那隻鐵桶，也就在她一跳之際，皮帶一緊，扳動了槍機，子彈射出。

木蘭花將手槍夾在門縫上時，是瞄準了那桶炸藥的。她之能不能成功，全在她這一拉，子彈是否能射中那桶炸藥這一點上。

因爲炸藥一爆炸，大震動一定使得樓上的人來不及放槍，而如果不爆炸的話，上面的十來支槍，一定會在木蘭花的身上開幾個洞的。

木蘭花成功了，她剛躍進了桶中，驚天動地的大爆炸便立刻發生。

爆炸的震動力使得大鐵桶倒下，向下滾去。一路上都有碎磚大石，向大鐵桶砸下，但是大鐵桶却保護着木蘭花，木蘭花手中還握着高翔的皮帶，等到大鐵桶滾到了小巷的一端，木蘭花跳出桶來，她已經離開危險區了。

她看到高翔冒着濃烟衝前去，也看着他退後出來，她悄悄地離去，在自己屋旁藏匿起來。

她希望黑龍黨徒夠精明，精明到思疑她可能沒有死而到她家中來找她。

她等了半個小時，便如願以償了，一輛藍色的車子在她家不遠處停下，車中一個瘦長的藍衣人躍了下來，向她的屋子略一端詳，便爬了上去。

在那藍衣人爬進了她和穆秀珍兩人的臥室之後，木蘭花便沿着另一條水管，爬進了她們的書房，她在書房中取了那具無綫電波發射器，放在那輛藍色車子的行李箱中，便退到了屋邊。

那時，方局長和高翔兩人也來了。

她在外面看着，到了緊急關頭，她便去按動汽車喇叭，給穆秀珍等三人以反抗那藍衣人的機會，然後她又回到了樓上，和穆秀珍見面。

木蘭花這時坐在汽車中，她已經可以肯定，這幢花園洋房的地位，一定比海達倉庫還來得重要。然而她却沒有法子明白那瘦長個子的藍衣人是甚麼身份。

從那藍衣人動作矯捷，出言傲慢這一點來看，他絕不是普通的黨徒。

木蘭花會見過「金星」，那是一個胖子。土星里賓度當然已在爆炸中死亡，那麼，是不是說，在本市，黑龍黨的黨魁中，除了「金星」、「土星」之外，還有一個厲害人物呢？這幢花園洋房，是不是窩藏薩都拉的女兒阿敏娜的地方呢？

她仔細地考慮着。

穆秀珍却不耐煩起來，道：「蘭花姐，你在等甚麼，等天亮麼？」

「不，」木蘭花說：「我在等天亮前的那一刻黑暗，你在車中等我，車門虛掩着，靠牆停着車，不可以驚惶離去。」

「我和你一齊去。」穆秀珍忙道。

「那我們就回去，今天晚上，我換一個人駕駛汽車再來過。」木蘭花回答得十分堅決。

穆秀珍嘟起了嘴，一言不發。

木蘭花知道她在生氣，但是也知道她一定會照自己的吩咐去做的。

她輕輕地打開車門，身子一閃便滾在地上，一直滾到了牆邊，才貼着牆站了起來，向前面指了指。

穆秀珍將車子慢慢地開到了木蘭花指定的地方。

她們的車窗玻璃是特製的，像有一種太陽眼鏡一樣，從外面看去，是看不到裏面情形的。

木蘭花沿着牆迅速地走去。

不一會，她已到了後門的旁邊。

後門鎖着，木蘭花到了門旁，取出了百合鑰匙，輕輕地將門推開，閃身而入，又慢慢地將門關好。

天色十分黑暗，而木蘭花的動作又靜得像一隻貓一樣，迅即閃過了天井，到了房子的後門邊上。

這時，在房子二樓，一間有大露台的房間中，正燈火通明。

但是由於房間以南窗戶上，都掛着極厚的絲絨窗簾，所以一點光綫都不外露。

這間房間，就是當薩都拉在極壞的氣候下降落之際，「金星」和「土星」用望遠鏡觀察飛機場的地方。這時，「金星」仍躺在那張安樂椅上，他的臉上，也依然望着那本裸女雜誌，看不到他的臉，只看到他肥胖的身子在不時轉動。

在另一旁，一張書桌之旁，一個人正在伏在案頭，在一架無綫電收發報機之前，緊張地工作着。

「金星，」那人回過頭來，「太陽說，一切照舊進行。」

「關於我呢？」金星的聲音有些緊張。

「太陽說，你也消滅了木蘭花，只要能夠取得薩都拉的保證，一切可以免論。」

在裸女雜誌之下，「金星」似乎鬆了一口氣。

他略欠了欠身子，道：「報告『太陽』，我們一定設法完成任務，並建議給『土星』的家屬以五萬英鎊的撫卹金。」

那報務員又工作了起來。

當他工作到一半的時候，在他身邊，一張鋼架上的電視機突然響起了一陣「嗚嗚」聲，而有一盞小紅燈，正在不停地閃耀。

「討厭的貓！」那報務員咕嚕着，按了電視機上的一個掣。

電視螢光屏上，現出了一個十分模糊的畫面，那是由於光綫不足的原故。但就算畫面模糊，也可以看得出，那是有一個身形十分窈窕的人，正在沿着牆向上迅速地爬來！

報務員吃了一驚，失聲道：「金星！警報電視上出現人影，有人向我們房裏攀來。」

「金星」坐了起來，但立即又躺了下去。

他臉上的那本雜誌還沒有落下來。

「通知地下室的工作人員，通上電話。」「金星」下着命令。

報務員拿起了直通電話，他對着電話講了兩句話，立即便有兩個人推門進來，站在「金星」的身後。「金星」則仍然懶洋洋地躺着。

而電視上的畫面，在這時候忽然消失，變成了一片灰白。

「金星，來人已將我們的電視攝影機毀去了。」報務員臉上的神色十分驚惶。

「金星」向身後兩人揮了揮手，那兩人立即推着那張安樂椅，到了牆邊的一扇暗門之後，暗門打開，他們三個人一齊走了進去。

報務員從抽屜中取出了手槍，但是他却立即又將槍放了回去。

他重重地放下了聽筒，他的手還按在聽筒上，人就僵住了。

木蘭花手中的一柄鋒銳的匕首，已抵在他的後頸上，而當他一呆之際，木蘭花更伸手勾住了他的頸，將那柄匕首在他的眼前晃了一晃。

那報務員的臉色煞白，被木蘭花拖得向後退去，退到了椅旁，木蘭花用力一按，將他按在椅上，低聲喝問：「阿敏娜被你們囚禁在甚麼地方的？」

「我……不知道。」

木蘭花冷笑了一聲，鋒利的匕首在那報務員的上唇輕輕地刮了一刮，「刷」地一聲，將那報務員的上髭，刮下了一邊來。

「你不知道？」

「我……確是不知……這是機密，只有『金星』和『土星』知道。」

那報務員的身子，在不斷地發着抖。

木蘭花以那柄匕首沉重的錫柄，在他的頭上重重地擊了一下，那報務員頭一側，昏了過去。

這時，在外面，第一綫曙光已開始射入屋中了。但是在屋中，當木蘭花熄了燈之後，却還是一片沉黑。木蘭花將那報務員的外衣迅速地脫了下來，穿在自己的身上。

她來到了暗門之前。

她伸手在牆上摸索着，不一會，便摸到了一個按鈕，她用力按

下去，暗門無聲地打開。

木蘭花連忙閃身，背貼着牆，向內看去。

裏面是一間佈置得較爲簡單的起居室，有兩個人正坐在一張圓桌前玩撲克。

木蘭花認得那兩個人的，那兩個人，就是「金星」的保鏢。

他們正在聚精會神地玩着牌，連暗門已無聲地打開也不知道。

木蘭花從靴統中取出了一柄管子十分細長的槍來。那並不是手槍，而是一柄玩具水槍，只不過這柄槍的射程十分遠。

當然，裝在槍中的不是水，而是十分强烈的痲醉劑。

木蘭花慢慢地舉起槍來，向兩人瞄準，她一方面自己以手帕遮住了鼻子，一方面用力一提槍柄，一股看來和水沒有分別的液汁向前射了出去。

當那個大漢聽到了「嗤」地一聲，而抬起頭來觀看時，他們已經被那種强烈痲醉劑噴得滿頭滿臉了。

在他們的臉上，現出了一個十分惶惑的神情來。兩人不約而同地伸出手來抹拭，但是，他們的手只伸到一半，頭便向下垂去，伏在桌上了。

木蘭花閃進了暗門，裏面的那間房間並不大，「金星」並不在房間中。

當然，木蘭花是知道那一定另有暗門，通向一間更秘密的房間，「金星」大約是在休息，所以兩個保鏢才在外面守候的。

木蘭花以輕巧的脚步在房間中來回地走了一遍，已經發現壁上的那個木架，可能是暗門，她在木架旁邊摸索着，突然，外面電話鈴聲響了起來。

木蘭花立即退到了外面，拿起了聽筒。

「嗨，經過檢查攝影機並沒有被毀，只不過歪向一邊，你看到的所謂人影，一定是一隻貓兒，明白了嗎？」那面傳來粗暴的指責聲。

木蘭花鬆了一口氣，當她剛才接聽電話的時候，她的心情是十分緊張的，這時，她粗着喉嚨，沒好氣地道：「或許是吧！」立即放上聽筒。

她向那躺在椅上，昏迷不醒的報務員看上一眼，又在他的臉上，噴了一下痲醉劑，又迅速地回到了那個木架的旁邊。

這一次，她才在木架旁站定，便聽得那木架發出了一陣極其輕微的聲音，向旁移了開去！

木蘭花連忙一閃身，貼牆而立。

木架移開了三呎許，一個肥胖、臃腫的身子，便向外踏了出來。

木蘭花只看到背影，雖然那胖子的頭上包着一大幅毛巾，看來像是剛洗完了頭，但木蘭花也可以知道他是「金星」。

她不等「金星」發現裏面的情形，便立即踏前了一步，匕首向前伸出，按住了「金星」的後心，冷冷地道：「好了，我們該好好來談一談了！」

「金星」的身子陡地呆住。

「嘿嘿，」他居然還能發出冷笑，說：「木蘭花？」

「不錯，鬼魂出現了，你還能逃避麼？」

「我想你不敢開槍，槍聲一響，你還走得脫麼？」金星的聲音，此際不再是懶洋洋的了，木蘭花只覺得「金星」的聲音，在聽來並無懶洋洋的感覺之後，仍然十分耳熟。

可是，在一時之間，木蘭花的印象却又十分模糊，想不起在甚麼地方，曾經聽到過這樣一個聽來帶着極度自傲的聲音。

「你錯了，」木蘭花回答，「我抵住你的，是一柄鋒利的匕首，而不是手槍，但是却一樣可以取你的性命，只消我向前輕輕地一送。」

「好，算你勝利了，你要甚麼？」「金星」的聲音，聽來仍是十分傲慢。

「阿敏娜，我要她。」木蘭花沉靜地回答。

「木蘭花小姐，我在想，你的身手，你在遠東方面的名氣，都使你足夠資格成爲我們黑龍黨核心部份的一員，『土星』死在你的手下，我向『太陽』推荐你代替他的位置，好不？」「金星」好整以暇地說。

「阿敏娜在甚麼地方，你帶我去見她！」木蘭花嚴厲地低喝。

「不，我沒有這個打算。」「金星」的聲音，竟越來越鎮定。

木蘭花心知「金星」必有所恃，可是她却不知「金星」恃着甚麼。她如今還佔着上風，「金星」爲甚麼竟能如此鎮定呢？

她將手中的匕首又向前伸出了少許，道：「你想作英雄……」

木蘭花的這一句話還未曾講完，「金星」的身子反而向後陡地退來。

他的身子突然後退了幾寸，木蘭花手中的那柄匕首是極其鋒銳的利器，立即插進了「金星」的背心，約有五寸。

木蘭花的匕首，是抵住「金星」的致命部位的，插進了五寸，那正好刺中心臟，「金星」是會立即喪命的了。木蘭花心中不禁愕然，不明白爲何「金星」忽然會有這樣愚蠢的行動。

她後退了一步，等着「金星」肥

胖的身子倒下地去。

可是，「金星」的身子却並不倒，他反而迅速地轉過身來，手中多了一柄手槍，槍管像是青蛇一樣地指住了木蘭花。

在那一瞬間，木蘭花實是呆住了！

她實在難以想像，爲甚麼一個人在心臟部位中了匕首之後，竟能不倒下，而且還能泰然自若地轉過身來，以槍對着敵人。

「木蘭花小姐，請坐。」在木蘭花驚愕莫名間，「金星」已開口說話。

他的語氣十分鎮定，十分自然，一點也沒有受傷之後，痛苦的感覺。

木蘭花連忙向他看去。

她才一和「金星」打了一個照面，便不禁呆了一呆，不自由主地坐了下來。

她看到了「金星」的眞面目。

那是一張有着十分兇殘神情的臉，眼中的神色冷酷之極，以致使他的眼珠，看來像是兩塊棕色的石頭。木蘭花在一眼之間，只看出他是一個拉丁人而難以確定他的國籍。

這一切，都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事，也不足以使木蘭花不由自主地坐了下來。因爲「金星」當然可以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也可以是一個拉丁人。

但是，使得木蘭花吃驚的是，「金星」的臉皮瘦削，顴骨高聳，那只是一個瘦子所應有的頭臉，而絕不會是一個胖子的頭臉！

然而，「金星」的身子，却那樣肥胖臃腫！

木蘭花的錯愕驚駭，自然只是極短時間的事情，她立即明白了一切。

同時，她也暗恨自己百密一疏，爲甚麼當以匕首抵住了「金星」的背後，聽到「金星」那種傲慢自大的聲音之際，不仔細地想一想是在甚麼地方聽到那樣的聲音的。

如今，她已想起來了。

那是昨晚在她自己家中，她躲在屋外時，隔着窗子，聽到過那個聲音的。

那就是上她家來確定她是不是眞的已死的藍衣人的聲音。

「金星」就是那個藍衣人！

「金星」本來就是個瘦子，而絕不是一個胖子，他那種懶洋洋的聲音是裝出來的，他的肥胖，是因爲他的身上，穿了厚厚的棉皮衣，這也就是爲甚麼匕首刺進了他的背部，他可以毫不受傷的原因，因爲厚棉皮衣保護着他。

木蘭花這時甚至想起，當她以匕首指着「金星」時，「金星」以爲指着他的，是一柄手槍，那當然也是隔着橡皮或者海綿的原故了。

木蘭花明白了一切。

可是却遲了。

如果她早一步明白的話，她可以眞的槍來抵住「金星」，使「金星」不敢反抗。

但如今，她却只有坐在沙發上，對着「金星」手中的槍口！

「覺得奇怪麼？木蘭花小姐。」「金星」冷酷地問。

「一點也不，一個瘦子，冒充一個胖子，這有甚麼稀奇？」木蘭花冷冷地回答。

「當一種神秘的事被揭穿了秘密之後，都十分平淡無奇。」「金星」仍以那種傲慢的聲音回答着：「如今，你還想見阿敏娜麼？」

木蘭花忍受着「金星」的揶揄，她吸了一口氣，道：「想見的。」

「金星」的左手在他胸前一拉，一條拉鍊拉了開來，他身上臃腫的海綿衣服退了下來，也還穿着那件藍衣服，深藍色的衣服，使他的身子看來更瘦而已。

「你將見不到她。」「金星」冷然回答。

「甚麼？」木蘭花怒道：「你們竟殺害了一個無辜的小女孩？」

「你放心，」「金星」冷冷地笑了起來：「我們還不致於笨得去殺一隻會下金蛋的母鷄。」

「好，只要阿敏娜還活着，我就一定要將她自你們的魔掌之中救出去！」木蘭花斬釘截鐵地說。

「我看這個可能性不大。」

「可能不大，並不等於沒有可能！」

「好，我佩服你的勇氣。小姐，但是根據我們黨中的慣例，你是要被極其殘酷地處死，來爲『土星』報仇的，除非你肯代替『土星』的位置的。」

「如果這樣的話，」木蘭花鎮定地道：「我願意在你死了之後，代替你的位置。」

「金星」臉上那種殘酷的笑容漸漸擴展，使他的臉看來簡直像一頭狠。

木蘭花嘆了一口氣，閉上眼睛……

* * *

在屋外，這時天色早已大亮了。

穆秀珍在車子內，實在等得不耐煩了，她不住地張望着那幢花園洋房。洋房中靜悄悄的，似乎甚麼事情也未曾發生過。

但是，木蘭花却還不出來！

穆秀珍舉起腕表看看，已經八點半了。

她再也沉不住氣，打開車門，走出了車子，在那幢花園洋房的門外徘徊。

她從大鐵門中望進去，只見幾

個穿着白衣服的工人，正在打掃大廳。

她忍了好一會，才隔着鐵門向裏面招了招手，叫道：「噢！」

一個女工抬起頭來，望着她。

穆秀珍招手，道：「你過來。」

那女工走了過來，隔着鐵門，來到了穆秀珍的面前。

「甚麼事？」女工人問。

穆秀珍覺得十分難以發問，她猶豫着，那女工人看了一下，道：「我明白了，你是要進來！」女工人是拿着掃帚出來的，這時，她伸手一拔，竟拔下一截掃帚柄來，而且，那不是掃帚柄，而是一支槍。

「進來吧！」女工人沉聲喝着。

穆秀珍目瞪口呆！

* * *

穆秀珍苦笑着，搖手道：「不，我不想進來了。」

那女工已打開了鐵門，喝道：「進來！」

穆秀珍做了一個鬼臉，說道：「進來就進來，只不過你這柄槍，別……別指……着我。」

她一面說，一面怯生生地指着那女人手中的槍，使那女人以爲她的心中十分害怕。那女人將槍伸得更前一些，喝道：「別廢話，快進來。」

穆秀珍一看到那女人將手槍伸了過來，立即揚起手掌來，掌像刀鋒，向那女人的手腕疾切了下去。那女人怪叫了一聲，手中的槍已跌落下來，穆秀珍順手抓住了那女人的手腕。

穆秀珍的柔道功夫，當然比不上木蘭花，但是却也極有根底，她一手抓住那女人的手腕，便將那女人向門內直抛了進去。她只聽得裏面有人在大聲呼喝，她連忙退到了牆邊，喘了一口氣。

這時，她已沒有多作考慮的餘地了，她略停了一停，立即跳進了車子，向前疾馳而去，等到車子轉了幾個彎，看到後面沒有人追踪，她才將車子的速度減低，但是她的心中却是焦急非凡。

木蘭花進了那幢花園洋房已有那麼久了，像是一進去就消失了一樣，音訊全無，那只怕凶多吉少，自己一個人又沒有力量去救她，那怎麼辦呢？

她駕着車，在路上兜着圈子，想要回到那幢花園洋房，硬闖進去，看個究竟，但是她終於下定了決心：去向方局長和高翔求助！

她駕着車，直駛向警局，到了警局之後，她才知道方局長和高翔兩人，全在市立第三醫院，她連忙又轉向醫院。

在市立第三醫院頂樓的一間病房中，有着三個人，一聲不出，臉上都十分憂愁，看他們的情形，像是他們正在等待着甚麼。

半躺在床上的，是一個相貌十分威嚴，膚色黝黑的阿拉伯人，他的傷勢已經差不多好了，只有左手還吊着繃帶。

在床邊不斷來回踱步的，則是高翔。方局長坐在床邊，仰天望着天花板，像是想在雪白的天花板上找出一點綫索來。

「薩都拉先生，」還是方局長首先打破那難堪的沉寂，「如果令千金有甚麼不測的話，那麼我實是要遺憾終生了。」

「哈哈，」薩都拉勉强地笑了一下，笑聲中充滿了焦急之意，「方先生，我想不會的，因爲黑龍黨方面，至今還未曾和我直接接觸，他們對我，究竟有甚麼要求，也未曾提出來，我想他們還不會對阿敏娜採取不利行動的，你們放心好了。」

「薩都拉先生，那你是不是準備答應黑龍黨徒對你提出來的要求呢？」高翔問。

「那要看甚麼要求，」薩都拉的聲音十分莊嚴，「如果爲了救阿敏娜而要我犧牲所有私人利益的話，我都可以做得到的，只怕黑龍黨所要求的，是要損及我國家的利益，那我就無法可施的了！」

他講到後來，容顏不禁黯然。

「他們爲何還不來與你接觸呢？」方局長問。

「我也不明白，唉，我實是不明白。」薩都拉回答。

正在這時，門外突然響起了剝啄聲。

三個人的神情頓現緊張，方局長大聲問：「甚麼人？」

「護士，」門外傳來了嬌滴滴的聲音，「替病人作例行的測量體溫。」

「其實我已經沒有甚麼了，」薩都拉拍着自己的額角，「進來。」

門柄旋動，門被推了開來，一個護士推着一輛小車子，車上放着各種瓷瓶，走了進來，到了薩都拉的床邊，將探熱針塞進了薩都拉的口中。然後，她退開幾步，像是要去拉窗簾。

當高翔發現那護士生得十分美麗，但是却十分面生的時候，那護士已經退到了屋角。控制着整間房間了，她手中也多了一柄連發手槍，沉聲道：「好，你們兩位舉起手來，轉過身去。」

也就在這時候，方局長看到，口含探熱針的薩都拉，已經閉上了眼睛，側着頭昏睡了過去，探熱針也隨即從他的口中跌落下來。

痲醉藥！探熱針上是有着烈性痲醉藥的！

女護士的手槍指着，方局長雖然有十幾個得力探員分佈在醫院的

四處，但是遠水却救不了近火，他和高翔兩人只得轉過身，舉起手來。

他們聽得那女護士發出了幾下口哨聲，接着又冷冷地道：「上次我們請到了冒牌的薩都拉先生，但這一次總不會弄錯了。」

「你們會全部不得好死！」高翔的心中十分忿恨，可是這時，在手槍的指嚇之下，他却又英雄無用武之地，所以他只好狠狠地詛咒起來。

女護士格格地嬌笑了起來，就在這時，房門突然啪地一聲，被人撞開來，方局長和高翔兩人，立即轉過身去看時，只見兩個穿着醫院雜役制服的人，推進了一架手術床來，到了病床邊上，將薩都拉抬了起來，放在手術床上，蓋上了白布，向外推去。

高翔和方局長兩人看了，心中不禁暗暗叫苦！

因爲警方對醫院的監視固然嚴密，但是也絕不會去揭開白布，看看手術床的重病人的。

女護士笑聲不絕，道：「方局長，當眞抱歉，我們又在你的監視之下，將人弄走了！」

高翔的身子動了一動，像是想不顧一切地反抗，但方局長立即道：「高翔，不要妄動，他們全是殺人不眨眼的兇徒。」

那女護士聽了，却還十分得意，道：「給你說對了，局長大人，其實，這件事和你們全然無關，只是你們要來管閒事！」

高翔側着頭，看着那兩個人推着手術床出病房去，心中一點辦法也沒有。但是，就在手術床將要推出門外之際，却突然發生了意外。

一個人急匆匆地衝進房中來，恰好和那架手術床撞了一個正着。

那一撞的力道極大，令得推床的兩個人，一個站不穩，向後跌倒，手術床也退回病房中來，高翔一聲高叫，趕緊身子伏地，向那女護士滾了過去，女護士放槍，她已在手槍上裝了滅聲器，看情形，她本來是準備在手術床離開病房之後，便殺人滅口的。

高翔滾動得十分快，子彈在他的身邊擦過，不等女護士再發第二槍，他已滾到了女護士的腳下，雙手抱住了女護士的小腿，用力一扳，那女護士身子倒了下來，第二槍射中了天花板上的燈，燈泡碎裂的聲音，遠比槍聲來得響亮。

那兩個倒在地上的人，站起來想逃，可是方局長早已拔槍在手了。

他們兩人，高舉起手來，不敢再動。

而高翔也已制服了那女護士，將那女護士手中的槍奪了下來。女護士臉無人色地坐在病床上，只是不住地喘氣。

一切的經過，還不到一分鐘。

在門口，撞到了手術床，這時正扶着手術床而立的穆秀珍，才一進門，便看到了這樣驚心動魄的變化，她不禁莫名其妙！

高翔轉過頭來，向穆秀珍笑了一下。「多謝你了，冒失小姐。」

「怎麼一回事？」穆秀珍問。

「我們的表演還精彩麼？」高翔掠了掠頭髮。

「快，快去救蘭花姐！」穆秀珍不暇去理會這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立即提出了她來此的目的。

「甚麼？」高翔吃了一驚。

「蘭花姐找到了黑龍黨頭子的住所，可是進去了許久還沒有出來，我們快去救她！」穆秀珍見高翔和方局長兩人，只是瞪着眼望着自己，心中更是焦急異常。

高翔和方局長兩人互望了一眼，方局長嘆了一口氣，道：「穆小姐，你受刺激太深了，還是在醫院中休息一下吧！」

「放屁！」穆秀珍大叫：「你們再不去救蘭花姐，她可能死在黑龍黨手下了！」

「她不是已經和黑龍黨總部同歸於盡了麼？」高翔懷疑地問。

「沒有，傻瓜，她甚麼事也沒有，只不過如今却在危險之中！」

「穆小姐，你將事情講明白一些好不好？」方局長皺着雙眉。他還以爲穆秀珍是因爲木蘭花之死而刺激過甚，語無倫次。

穆秀珍是一個性急的人，這時叫她從頭到尾，源源本本地將事情講一遍，是沒有這個可能，她急得頓足道：「你們去不去？」

「小姐，你也得說明，我們到哪裏去啊！」

「唉，我不是說過了麼？蘭花姐沒有死，昨晚她和我一齊到了黑龍黨頭子的住所，她進去了未曾出來，我們要去救她！」穆秀珍總算耐着性子，又將事情以最簡單的話講了一遍。

高翔和方局長兩人明白了，方局長立即召來探員，吩咐將女護士和那兩個人帶到警局去。醫院中的醫生已經來檢查薩都拉被痲醉的程度，正在替他輸送氧氣，令他快些清醒。

而高翔和方局長、穆秀珍，以最快的速度，衝出了醫院。高翔和穆秀珍上了穆秀珍的車，方局長則奔到警車旁邊，去發命令，調動警方的精銳，去包圍那幢花園洋房。

二十分鐘之後，高翔和穆秀珍首先到達了那幢花園洋房之外，兩人跳下了車子，將身子貼在圍牆上，慢慢地向鐵門靠近。

（未完・四）

江湖踪雲生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九手抓鬼

上文提要：錢神通告訴沈形雲，輸錢的幾位老板欲再邀他賭天九牌，他邀錢老板合夥，但他不敢，並告訴沈形雲：這些人加一起便是一座閻羅殿……三女中的牡丹仍執行少幫主的指令，沈形雲不再憐香惜玉……孟婆用惑術贏錢，沈形雲大吼一聲才震醒了賭坊的人，孟婆不忿，二人黃河沙灘見眞章，孟婆被斷一臂，此時來了老情人丁杰，替她解了圍……



情人相見細盤算　笑裏藏刀有陰謀

沈形雲看看孟婆，道：「她也與桂家有交情？」

丁杰道：「我與桂浩然有八拜之交，這位是我多年好友，如今她已受了傷，且看丁某薄面，放她走人吧！」

孟婆大叫：「丁老虎，你的虎威何在？只要合咱二人之力，必殺得此小子！」

丁杰叱道：「便是四個合力也休想得逞，妳今還不快走呀！」

孟婆道：「他……這小子你聽說過？」

丁杰道：「江湖傳言中的江南第一奇人就是這位小兄弟，妳害他的命，他不殺妳已經不錯了！」

孟婆吃驚，道：「難怪我的手段全失效，操他娘親的，我這是遇上尅星了吧！」

丁杰對沈形雲道：「小兄弟，看我薄面，如何？」

沈形雲道：「我不爲已甚……」

丁杰立刻點點頭，他轉而拉過孟婆，二人走到五丈外，只聽丁杰道：「你在甚麼地方遇上汪大少的？」

孟婆指向黃河渡口，道：「就在渡口茶棚下，我遇上知府師爺，那老小子認得我，他力邀，我才答應！」她轉而看看沈形雲又道：「這小子的功夫嚇人吶，他五毒不侵，內功精純，實是江湖少見高手！」

丁杰道：「妳眞的不知道汪大少爲何找上沈公子？」

孟婆道：「汪大少眞的未告知我呀！」

丁杰似是十分失望的道：「蘭兒呀，妳不以爲這中間必有大問題？」

「甚麼問題？」

丁杰小聲的道：「我就坦白告訴妳，這姓沈的自南京而來，他姓沈，傳言南京的沈百萬有個聚寶盆被人盜去了，這姓沈的八成就是爲了沈百萬的聚寶盆而來！」

孟婆吃驚道：「哇呀呀，聚寶盆呀！」

丁杰道：「這消息再加上我那好哥兒桂浩然一家的慘禍連在一起，這件事有得熱鬧的！」

孟婆道：「眞可恨，我的一臂斷了！」

丁杰道：「蘭兒，快找地方把斷臂養息好，我在桂竹園常進出，我以爲可能咱二人有聯手的機會！」

孟婆道：「好，我這就找地方躲起來，這種事你可不能卯了我喲！」

她說着伸出一手摸着丁杰的面頰，又道：「咱們吶，這三十年各行其事，卯掉了咱們的好時光，想

起來眞的叫人可悲呀！」

丁杰一嘆，道：「是可悲，如果咱們不爭强好勝，我丁杰早就是你們虎牢關的佳婿了！」

兩個人唏噓幾聲，那孟婆一頓腳便往黃河渡口走去，她連頭也不回的走了！

沈形雲一直站在那裏，雖然雙方相距五丈遠，但他站在下風頭，聽得一淸二楚。

沈形雲心中冷笑，這大漢原來也是有爲而來，那麼他會不會與桂家有甚麼瓜葛？

沈形雲看着丁杰哈哈一笑的走過來。

丁杰衝着沈形雲一抱拳，道：「好了，我把這毒物打發回虎牢關去了，她不會再對你兄弟有任何的威脅了！」

沈形雲道：「那是她聰明，只怕她並未眞的回虎牢關，她會嗎？」

丁杰笑笑道：「不提她了，咱們不用再在此地吹西北風了，回城去喝一杯！」

沈形雲道：「丁大俠請便，我還有事去辦！」

丁杰道：「如果兄弟眞有事，我不勉强，我也要趕去桂竹園了。」

他橫橫手，又道：「有機會必向兄弟你請敎！」

沈形雲道：「請代我致意桂姑娘！」

兩個人哈哈一笑，各自奔向開封城的方向。

江湖上有太多的人總是在一聲哈哈中化解許多不必要的爭執，當然，也有不少「哈哈」的背後隱藏着各種奸詐，只不過那得由當事人才體會得到！

沈形雲就體會出丁杰的笑「笑裏藏刀」！

＊　＊　＊

沈形雲剛剛走到大家樂賭坊外面石階下，便聽得一聲哈哈笑，錢通神走出來了。

「啊哈，你終於回來了，回來就好！」

沈形雲道：「你不問我怎麼打發那毒女人？」

「當然想知道，說眞的，你是如何收拾那女人的？」

沈形雲一邊往內院走，一邊道：「斷她一臂以示儆尤，如此而已！」

錢通神忙問：「把她坑去的銀子弄回來了嗎？」

沈形雲道：「甚麼銀子？她坑你有多少？」

錢通神道：「哎呀，她弄去我幾百兩銀子呀！」

「幾百兩？那不算甚麼，今夜不是有賭局嗎？運氣好你只需一把就撈回來了！」

錢通神道：「有你，哎，我不抱希望啊！」

沈形雲道：「錢老板，別那麼說，我也是靠運氣呀，我又不是神仙！」

「你不是靠運氣！」

這句話不是錢老板說的，因爲錢老板一聽，他就有些不高興！

這句話是石大丹說的。

不錯，石大丹就在二門後迎上來了。

沈形雲見是石大丹，他未忘記二人的約定，他以爲石大丹必是有了「偷天換日」風氏兄弟二人的消息，立刻對身邊不高興的錢通神道：「我臨時有事，咱們晚上賭桌上再見了！」

沈形雲要同石大丹再走出賭坊，錢通神戟指石大丹對沈形雲道：「喂，沈公子呀，你怎麼同這種不仁不義小人混在一起了，他……」

「他此刻是我朋友！」

「甚麼朋友？他配？」

「過去不配，但此刻是，再見了，錢老板！」

沈形雲與石大丹二人匆匆的走出賭坊外，錢老板立刻楞在當地！

錢老板喃喃自語：「怪了，江湖上眞的是沒有永遠朋友，江湖上更無永遠敵人，操！」

＊　＊　＊

石大丹帶着沈形雲匆匆的奔出開封城，二人越過禹王台奔入一座林子裏，沈形雲道：「喂，去那兒？」

石大丹站住了，他對沈形雲道：「咱們就在這兒說，大冷的天附近不怕有人聽到！」

他還故作神秘的一笑，又道：「對你，太重要了！」

沈形雲一聽，全身熱血在沸騰了，他等着的消息就快知道了！

他一手拉住石大丹，光景眞怕他跑掉：「快說，他們兄弟藏在那兒？」

石大丹搖搖頭，道：「你說江南一對神偷呀！」

「不錯！」

石大丹道：「我還未打聽出來呀！」

沈形雲臉皮一緊，好似被人捉弄一般，道：「爲何神秘兮兮的把我叫來此地？」

石大丹一笑，道：「我以爲對你而言同樣的重要，絕不亞於尋找風氏兄弟！」

沈形雲一怔，道：「甚麼事情？」

石大丹道：「我這消息足值上千兩銀子呀！」

沈形雲道：「值不值那得由我琢磨！」

石大丹道：「是這樣的，我在四更天找地方去睡大覺，你是知道我睡在賭坊那個通炕的大床上，可是不料我出茅房，在二院的客屋發現一件事情！」

「甚麼事情？」

石大丹道：「賭坊中的坐枱老大同錢通神兩個人在設計着要對付你！」

沈彤雲道：「他們要怎麼對付我？」

石大丹道：「他們弄了一隻箱子，箱子裏全是天九牌，算一算我看就有四五十副之多！」

「唷，那麼多呀！」

「是的，我在暗中聽那坐枱老大說，每人推一次莊他們就換牌，他們必是設計要坑你，所以我先守在二門等着你……」

他笑笑又道：「這是大消息，難道不重要？」

沈彤雲一笑，他隨手取了一張百兩銀票塞向石大丹，道：「只值這個數！」

石大丹也收了，他笑笑，道：「如此說來，你找風氏兄弟更重要了？」

沈彤雲道：「不錯，我再加一千兩銀子，你如果知道風氏兄弟何在，消息確實，我立刻送你兩千兩銀子！」

他撂下這句話，立刻往城中走去。

石大丹未走，石大丹又去一個地方了。

* * *

沈彤雲抬頭看天色，就快午時了，昨日一夜辛苦，天亮又與那毒奶奶在黃河岸折騰，此刻必需要大睡一場，否則今晚就無法應付賭局。

就在他剛進二門，錢通神已站在二院大廳前，道：「沈公子，你總算回來了，怎麼同那種不仁不義小人在一起，實在有失身份！」

淡淡一笑，沈彤雲道：「我知道今晚有賭局，錢老板，我需要睡一覺，你別來打擾我！」

錢通神道：「便是睡覺吧，也得把肚皮塡飽呀，空着肚子怎會睡得着呀！」

沈彤雲還眞有些餓了，他點頭一笑，道：「好，我陪錢老板喝一杯！」

錢通神帶着沈彤雲來到大客房中，只見兩個伙計正在往桌上上大菜！

沈彤雲道：「如此多的菜，不會是咱二人吃吧？」

錢通神哈哈一笑，道：「另外兩位你沈公子不陌生，他們剛由新鄉轉回來！」

沈彤雲道：「新鄉？誰？」

大客房的一邊傳來一聲洪笑，只見兩個大漢併肩走了出來，沈彤雲一看便笑了。

「龍堡主呀，咱們又遇上了！」

那二人正是龍家堡的堡主龍升天與大掌鞭龍剛。

錢通神立刻禮讓道：「坐，坐，大家坐！」

沈彤雲也不客氣，拉把椅子坐下來。

這酒席一邊換了人，換成由男的侍候人，三個美人不見了，這中間有原因，當然，這原因只有沈彤雲明白。

三個美人有兩個下不了床，想走動那得等幾天！

* * *

龍升天坐在沈彤雲對面，他擧杯對沈彤雲道：「老弟台，你的賭技令老夫稱奇，便是再輸吧，也認了！」

沈彤雲喝了一杯酒，笑笑道：「我只是運氣好，哈……」

龍升天又對錢通神道：「咱們今天要大幹一場了，你說是不是？」

錢通神聽得直點頭，但沈彤雲立刻明白龍升天的這句話中有話，只不過他淡淡的並不放在心上。

龍升天看着沈彤雲，又道：「且等這一回咱們賭過，如果沈公子仍然那麼好的運氣，龍某便也認了！」

沈彤雲淡淡一笑，道：「有時候一個人不但要靠運氣，便賭技上也要高明！」

他猛吃幾口菜，因爲他確實餓了！

他才不管龍家堡堡主的驚怒表情，放下筷子又喝了一杯酒，接道：「我的賭技是一流的，而且我這個人也有個大毛病！」

一邊的錢通神急問：「你也有毛病？」

沈彤雲道：「人人都有毛病，會賭的人更有毛病，要不然好日子不過跑到賭場送銀子，這不是毛病是甚麼？」

龍升天道：「你老弟的毛病是甚麼？」

沈彤雲道：「我喜歡贏別人的銀子！」

龍升天道：「每個人都想贏別人銀子！」

沈彤雲道：「我不一樣！」

「甚麼地方不一樣？」

「只要我想贏，我會一直的贏下去！」

錢通神道：「你不是說你不會賭牌九嗎？」

沈彤雲一笑，道：「賭過一次之後我已學會了呀！」

錢通神怔住了！

龍升天道：「你老弟台眞聰明呀！」

沈彤雲道：「最聰明的人才會賭，只不過有時候聰明與笨蛋二者是很難分得清楚的！」

龍升天冷冷一哂，道：「領教，領教！」

沈彤雲又是幾口大菜吞下肚，他自斟大杯酒喝了幾杯，便橫橫手站起來了。

先是，他衝着龍升天與龍剛二人一抱拳，道：「我需睡一覺，咱們晚上見！」

龍升天道：「我說過，今夜有大戰，你老弟必需養精蓄銳！」

錢通神道：「再多吃些呀！」

沈彤雲道：「夠了，錢老板，我回客房了！」

他開門就走，頭也不回的走了！

龍升天咬牙對錢通神道：「錢老板，我再問你一句，你需以實相告！」

錢通神道：「龍堡主，你請問！」

龍升天道：「你是不是找來這傢伙，你們合作在牌九上弄詭呀？」

錢通神道：「龍堡主，我敢嗎？」

他伸頭看看外面，又道：「你們幾位我一位也惹不起，我怎會擺各位的道，我還輸了給他三千八百多兩銀子呐！」

龍升天道：「最好你沒有，娘的皮，今夜龍某人必會逮住他！」

錢通神道：「龍堡主，我可以坦白的告訴你，今夜我也要整他！」

「你怎麼整這小子？」

錢通神對一邊的伙計道：「去，把大掌枱找來。」

那伙計拉門就走，匆匆的奔出去了。

錢通神對龍升天道：「龍堡主，等一等我的大掌枱來到，你問他就明白了。」

龍升天道：「你們發現甚麼了？」

錢通神道：「娘的，可也費了我們不少功夫，總算發現些毛病出來。」

龍升天急問：「毛病？毛病出在那裏？」

錢通神尚未開口，那大掌枱的「五手遮天」伍曼天已匆匆走進門來。

「坐，你坐在這兒！」錢通神拍拍一邊沈彤雲坐過的地方。

伍曼天還是先向龍堡主施了禮才坐下。

龍升天急問：「大掌枱，我問你，你們老板說，你曾發現姓沈的小子有毛病被你發現？」

伍曼天點頭，道：「不錯！」

「甚麼樣的毛病？」

伍曼天道：「姓沈的在牌上動手脚！」

「怎麼個動手脚，你說仔細！」

伍曼天以手比劃着，道：「姓沈的不知用的甚麼手法，他把幾張大牌捏得微微變了形，那只有動過手脚的人才會以法眼看出來。」

龍升天道：「那麼光滑明淨的牌，怎會捏變形，這太過神了！」

伍曼天道：「我也想不通，只不過在我伍某人的經驗中，憑我這殺場老軍，總算被我想出來了。」

「你想出甚麼來了？」

伍曼天道：「我以水銀滴在平整的天九牌上，却見有少許水銀停滯在牌背面上方不滑落，三十二張牌中，只有那猴王與天地六張牌能留住水銀少許，別的牌就不一樣了，別的牌是光滑平整的。」

龍升天一聽火大了，他吼罵：「操他親舅娘的，敢同咱們玩詐呀？」

他「唬」的站起來，對大掌鞭道：「走，幹掉那小子！」

龍剛也火了，他抽刀，但錢通神搖手了。

「慢慢來呀，別急躁呀！」

龍升天道：「慢甚麼？」

錢通神道：「要揭穿詐賭，那得當場才行，事後是不會認賬的，何不等到天黑賭桌上修理他？」

他似是得意的又道：「這姓沈的武功了得，但憑咱們大伙聯手，他必然完蛋，到那時咱們叫他把所有贏的全都吐出來！」

龍升天仍然忿忿的道：「我饒不了這小子！」

那伍曼天一邊又笑道：「龍堡主，你放心，今夜咱們備了幾十副天九牌，推一副咱們換一副，他便是有通天的本事，也休想再搞鬼了！」

龍升天雙目一厲，叱道：「不行！」

伍曼天一怔，道：「怎麼不行？」

龍升天道：「如果換新牌，我們如何拆穿他玩詐呀，不行，還是用原來的兩副牌！」

錢通神道：「也有道理，只不過今夜只怕有得一場搏殺了！」

龍剛一邊嘿嘿笑，那龍堡主聳動鼻子，道：「老實說，咱們今夜就是來找姓沈的好看的！」

錢通神道：「眞要交手，我希望另闢戰場，龍堡主呀，我這兒不合殺人呀！」

龍升天重重的道：「再說吧！」

他擧杯喝着酒，邊喝還邊罵不絕口，當然他是在罵沈彤雲！

* * *

有人這麼說：「背後受人罵，這個就走運啦！」

沈彤雲以爲他並未走運，因爲

那個秋菊就在他房中半天不離去。

秋菊對沈彤雲道：「她二人躺在床上不起來，有點氣似乎來自鼻孔裏，你，你是怎麼搞的嘛？」

沈彤雲道：「我甚麼呀，我想睡一覺，今晚有賭局呀！」

秋菊急問：「司徒大公子也來嗎？」

「來呀，人還是上一回的幾個人呀！」

秋菊一聽，立刻往外就走，「砰」的一聲，沈彤雲把房門關緊了。

他要大睡養神吶！

＊　＊　＊

天快黑了，那年頭人們都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句話，只不過這句話在賭坊就不相襯，天黑才是生意上門的好時光。

此刻，前院的房中早賭上了，兩邊廂房中傳來擲骰子聲，帶起的是陣陣吆喝聲與哄笑，後院客房中，沈彤雲也睡足了，他正在束腰帶蹬狐靴準備上桌了。

沈彤雲忘不了今晚的一場豪賭。

客房中穿衣悉索聲，立刻引起房外人的注意。

房門外一共三個人，三個美人兒，是的，門外三美正是芍藥、牡丹與秋菊三女。

三女又着意的打扮，早就守在沈彤雲的房門口半個多時辰了。

此時房中傳出穿衣聲，秋菊立刻拍門，道：「沈官人呀，你開門呀！」

沈彤雲立刻把門拉開來，他還半帶驚的道：「怎麼，妳們……二位起床來了？」

他說的當然是芍藥與牡丹二人。

那芍藥有氣無力的道：「官人呀，今夜你有牌局嘛，咱們非起來侍候官人不可！」

沈彤雲心中冷笑，因爲他太明白了，她三人必需出馬，那是爲了司徒文正的關係，如果今夜少了司徒文正，她三人便不會如此緊張了。

沈彤雲心中好笑，但臉皮却帶些迷惘之色，道：「三位姑娘呀，我算甚麼人物，那麼重要，非由妳三人侍候呀，實在沒必要，還是秋菊姑娘一人奉陪就夠了，芍藥與牡丹二位姑娘還是回屋去躺着吧！」

那牡丹與芍藥二女臉上塗了胭脂，自然看不出一臉的蒼白，只是從二人出氣便知道二人元氣大損！

沈彤雲雖然如此說，芍藥與牡丹仍然堅持着不走開，沈彤雲只得對二女點點頭，道：「好罷，我不堅持，咱們可以走了。」

三女伴一男，沈彤雲愉快的轉入偏院，早聽得錢通神在大客房門口笑道：「來了，來了！」

沈彤雲道：「只差我一人嗎？」

錢通神道：「不錯，怕是酒菜快涼了！」

沈彤雲一聽酒菜二字，立刻走進房中，他在三女的侍候下，立刻大吃大喝起來。

房中果然全是上一回幾個霸主，那司徒文正冷笑瞧向芍藥三女，三女立刻微點頭。

司徒文正放了三個女子在此，他是有用意的，當然三女只有聽他的命令行事了。

一頓吃喝之後，沈彤雲忽的對三女道：「三位姑娘，今晚這兒必大賭，爲了不使我自己分心，妳三位先回去，如果今夜我的運氣佳，天明以後分紅，去吧！」

他這是找機會當着司徒文正的面把三女趕走，這樣，三女便不會再受司徒文正的逼迫了。

果然，三女不看錢通神，三女齊看司徒文正，那司徒文正却笑了，道：「沈朋友，她三人不會只侍候你一人吧？還有我們吶，對不對？」

司徒文正這麼一吼，房中的人齊點頭，芍藥三人也只好點頭笑了。

三女不能走，錢通神插口道：「有她三人在，咱們夜來不寂寞，快吃，完了就上桌！」

大伙一陣笑哈哈，很快的便圍在那張紫檀木的大方桌邊上了，只一看位置，與那夜的相同，沈彤雲淡淡的道：「不知今夜咱們誰的運氣好，哈……」

「砰！」

兩副天九牌擱在沈彤雲的面前來，放牌的正是錢通神，他笑對沈彤雲道：「那夜你一人贏，呶，你先推幾莊，咱們再輪推！」

一笑，沈彤雲點點頭，只不過當他低頭燈下照，他立刻把這兩副牌指向錢通神，道：「這牌……」

沈彤雲把三十二張牌先是合在一起成方塊，然後夾牢了在燈下仔細看，不由搖頭，道：「這兩副牌有毛病，咱們君子不玩詐！」

大伙一聽全楞了！

原來那龍升天已把那夜輸的實情轉告了大伙，於是大伙決定再以這兩副牌叫沈彤雲推莊，目的就是要當面拆穿沈彤雲詐賭！

但此刻沈彤雲却說這兩副牌有問題。

龍升天立刻問道：「沈公子，你說這兩副牌有問題？」

「不錯！」

「你能說出是甚麼問題？」

沈彤雲道：「牌面不平整呀，細心的人只一瞧就會認出甚麼牌了，只要稍做手脚，那還了得？」

他說着，把牌又放下來，以手

去摸，然後把不平的牌全部找了出來。

沈彤雲在暗中又做了手脚，他一共挑撿出九張牌不平坦，他應該只挑六張牌的，也正是猴王一對、天地牌各一對才對，但沈彤雲高明，他在換牌中又捺壓了三張牌，那是三張不重要的牌。

大伙一看，是三張雜牌，這樣大伙便不能再懷疑沈彤雲上一回只取那三副大牌了。

果然，這光景看得大伙也楞了！

錢通神問一邊的伍曼天，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伍曼天未開口，他也不知情。在場的沒人知情，但沈彤雲淡淡的道：「有別的牌嗎？錢老板！」

「有，當然有！」

他對伍曼天又道：「把這兩副被王八蛋弄走樣的牌收回，換牌！」

錢老板這是罵沈彤雲的，可也令沈彤雲微微笑了。

於是，一隻皮箱放在桌面上，那伍曼天取出兩副牌，道：「沈公子，你看這兩副牌可好？」

沈彤雲一笑，道：「我瞧瞧！」

他又把牌攏合起來，斜面，正面的在燈光之下看了一個仔細，更翻過牌身檢查每張牌，點點頭，道：「這是新牌，無瑕疵！」

錢通神道：「沈公子，由你開始了！」

沈彤雲也不客氣，他把一副牌翻了又開，開了又翻，然後雙手洗牌，疊牌，流暢至極的把牌推出去了！

他雙手搖着骰子，道：「下，各位下吧！」

大伙沒有人知道沈彤雲會不會弄詐使詭。

東大街來的「寶和錢莊」大老板歐陽太斗木然的看看龍升天，他發覺龍升天正把一張一百兩銀票押枱面。

龍升天身後站着他的大掌鞭龍剛，這大個子鼓着毛茸茸的腮幫子瞪着核桃也似的兩隻大眼目不轉睛的盯緊了沈彤雲，那光景只要沈彤雲玩詐稍有不愼的被他看到，他就會立刻出刀！

歐陽太斗也把一百兩銀票押在門前，鏢客齊長風似乎是受了交代，斜斜的站在沈彤雲的左後方，他同龍剛一樣，盯緊了沈彤雲。

馬道街老鳳翔銀號的大掌櫃周大年也押了一百兩銀子在門前，鏢客毛玉只是一味的衝着沈彤雲笑，他好像表示出這一回看你還能玩甚麼花樣出來。

對面的天雷幫大幫主司徒文正仍然與「八卦刀」皮不邪併肩而立，司徒文正也一樣的一百兩銀子押桌上。

錢通神與他的坐枱老大併肩站在龍升天一邊，這是兩家合一門。

錢通神才剛把一百兩銀票押門前，沈彤雲却衝着他一笑，道：「錢老板，怎麼樣，咱們還要不要合作？」

不料他這句話一出，天門的司徒文正一掌拍在桌子上，大罵：「操他娘的，原來你們上一回合作整爺們呀！」

龍剛距離錢通神最近，暴出一掌抓個牢，右手出掌打上了。

「叭！」

「哎呀！」

錢通神大叫：「誤會了吧！」

齊長風與毛玉兩人是鏢客，兩把刀已架在錢通神的脖子上了！只要主子一聲殺，錢通神就得腦袋分家。

皮不邪厲叱：「少主，你只一句話，屬下叫他吞的全部吐出來！」

司徒文正連聲哼，沈彤雲道：「喂，你們眞的把天下最好的好人冤枉了！」

司徒文正叱道：「殺了他再殺你！」

伍曼天急搖手，道：「我老板根本不同沈公子合作，上一次原打算合作，可是爲了對各位爺們有交代，就未曾合作，要不然我老板也不會輸了幾千兩銀子了！」

錢通神直叫：「太冤枉人了！」

司徒文正道：「剛才明明姓沈的說『還要不要合作』，這會是假的？」

沈彤雲道：「我的意思是上一回未合作成功，這一回我問他要不要合作，話不聽淸楚你們就如同羣狠爭食似的要把錢老板吃掉，太不客氣了！」

龍升天沉聲道：「是這樣嗎？」

沈彤雲一笑，道：「各位怎不用用大腦？我們如果合作，我會在這個節骨眼開口問嗎？」

大伙一楞，沈彤雲又道：「上次贏了大家，如果錢老板與我合作，這一回他當然還合作，這是不用多問的，難道這一點各位也未想到？」

他這麼一解釋，大伙也信了，他還一聲笑，對錢老板道：「你呀，約來的都是大豪，與狠共舞，與虎豹爭强，我心寒寒吶！」

刀收起來了，挺冷的天，沈彤雲見錢老板的額上冒汗珠子，嚇的！

錢老板無奈的道：「你推你的莊，冒出那麼一句模稜兩可的話來，我看你是在坑我了！」

沈彤雲道：「對不起，對不起，咱們不閒話，我這就擲骰子了！」

大伙又各就各位了！

「猴子，雜子，七個點！」

天門的司徒文正當先接過牌，他瞇着眼仔細看，第二把牌也送到了木門，歐陽太斗搓搓雙手才接牌。

第三把牌，沈彤雲自己的，最後一把出門的。

沈彤雲不細看自己的牌，他立刻當先翻開了。

大家不看自己的牌，一齊低頭看完莊家的牌。

「嚄唷，好！」大伙齊叫了。爲甚麼大伙一聲歡叫？原來莊家是個憋十！鵝四配長六！

莊家憋十大家樂，司徒文正哈哈笑，道：「娘的，怎不多下幾百兩，操！」

他才下了一百兩，大家都是一百兩押門前，這是問路押，頭一把總是客氣些。

三門的一齊看自己的牌，沈彤雲臉無表情的不出聲，他好像等着賠銀子了！

「操他娘！」

這是出門的龍升天在罵，隨之「砰」的一聲響，兩張牌他砸下來，嚄，竟然是猴子坐板櫈，憋十一個！

錢老板也怔了一下，他看看身邊的伍曼天。

伍曼天直搖頭，他不開口。

就在這時候，天門的司徒文正怒喝一聲：「操你老娘的，好大的一個憋十吔！」

大伙看去，天門的竟然是梅花碰關公，兩張大十不一樣，氣得他捶桌子！

這時候大伙齊看歐陽太斗的牌了。

歐陽太斗一聲叫：「不要大不要小，一個點兒就好！」

他邊叫邊仔細瞧手中的兩張牌，此刻好像另兩門同仇敵愾的樣子，希望末門的贏！

歐陽太斗大吼：「紅，紅呀，紅了才是地字九！」

嚄，另兩門的不看牌就明白，末門的必是一張七個點，七點遇上地牌，這是地字九，牌九中九點是大點，歐陽太斗叫的是地牌，只不過他叫到後來罵上了。

「操你先人祖奶奶，猴頭跑到我家來！」

兩張牌他放下來，正是丁三當瓶蓋，蓋住瓶身七個點，也是好大的一個憋十！

牌九是有規定的，憋十也要比身份，且看誰的憋十身份高！

眼下的別比了，沈彤雲的憋十最大！

沈彤雲哈哈一點，道：「娘的皮，這不是運氣是甚麼？憋十也通吃，哈，哈……」

一屋子的人只他一人笑，別的人不笑了，大伙忿怒的直想吃了他！

於是，這第二把牌又推出來了。

「下，下呀，各位，捨不得娃子打不着狼，下吧！」

龍升天冷笑，道：「娘的，神氣起來了！」

沈彤雲道：「你老堡主幾曾見過有人贏了銀子還抱頭大哭一場的？」

龍升天冷哼一聲，一把銀票砸在門前了。

一笑，沈彤雲見這一回枱面上少說也有兩千兩銀子之譜，不由點點頭道：「這才稱得上是豪客呀！」

「嘩」的一聲骰子出手，他叫了一聲：「五！」

他自己把第一把牌收在門前，再把三門的牌分別送到各人門前。

只不過三門的人不取牌，等着要沈彤雲先把他的牌掀開來。

沈彤雲當然明白，他不細看也不細摸，「砰」的一聲兩張牌他掀開來。

沈彤雲不由罵了一聲：「娘的老皮，蠻好的一張大老天，却偏偏走了梅花運——兩個點！」

「哈……」大伙見他罵，全笑了。

司徒文正加上一句：「姓沈的，前一回你盡拿大點，你今威風何在呀？哈……」

他用力的撿起面前兩張牌，還把一張交在皮不邪的手上，道：「你叫牌！」

皮不邪先是看了一下牌，立刻大叫：「少主呀，金四銀五板櫈腿呀！」

司徒文正雙目一厲，道：「你叫甚麼？」

「五以下的就贏了吔！」

「娘的皮，這麼漂亮的一張大人牌，却配個長板櫈，操他娘！」

兩張牌放下來，只不過也是兩個點，比莊家的兩個點小了兩級，引得沈彤雲呵呵笑了。

這時候，出門的龍升天自己一個人瞧他的牌，他連錢老板也不讓！

只見他口中喃喃：「有天我歡喜，有地也可以，出家人不貪財，隨便一張都可愛……可愛……你媽的……」

只見他突然一句罵，桌前兩張牌攤開來，竟然是一張雜七配五點，最小的兩個點子。」

這光景氣得他吹鬍子又瞪眼，差一點出拳！

那末門的還在兩張牌上虛空的劃符咒，歐陽太斗口中叫：「神仙一把抓，銀子到我家……」

（未完・八）

古桃源傳奇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申幹臣等人欲運靈柩去侯家灣，却被王承斌截下欲驗看，此際水陸總巡「金眼鵰」姜公紀來了，打開棺蓋，坐起之人竟然是幫主公孫敖……公孫敖分派任務後，他率萬壇主等急追趕假扮他的「幫主」；侯俊彥、龍學文押申幹臣回總堂；南振岳與衞勁秋則去侯家灣……「霹靂掌」尉遲烱率人到內堂找宮姨娘，却中了她的陰山「寒蛇神香」……

逃之夭夭宮姨娘　眞假幫主難分辨

四名香主依然一動不動，泥塑木雕般站在那裡，他們身不能動，口不能言，心頭可是十分清楚，此時眼睜睜瞧着壇主中人暗算，倒了下去，這份惶急，當眞無可言宣。

正當此時，門下傳來一陣雜沓的腳步之聲，由遠而近。

「啓稟壇主，本壇香主侯俊彥、龍學文，奉幫主令諭，押解叛幫要犯前來，有事面報壇主。」

宮姨娘臉色微微一變，低喝道：「妳們還不把他扶起來，坐到椅上去？」

兩個青衣使女一邊一個，立時架起尉遲烱，重新坐到椅上，那個叫白蘭的出指如風，就在尉遲烱的背脊上，連點了幾處大穴。

尉遲烱依然雙手擱在膝蓋上，挺起脊樑，大馬金刀的端正坐着了，祇是雙目微闔，像在閉目養神。

宮姨娘也回到椅上坐下，抬臉道：「叫他們進來！」

「是！」有人在門口應了一聲。

一會工夫，侯俊彥、龍學文相繼走入，他們身後，緊隨着兩名東壇武士，押着一個五花大綁的青袍老人，在階前站停。

宮姨娘瞧得心頭一震，兩道柳眉禁不住微微一皺。

侯俊彥、龍學文跨上石階，就瞧到堂上尉遲壇主和宮姨娘，尉遲壇主身後，恭立着四名武士，堂上肅靜得沒有半點聲音。

立即一齊躬下身去，由侯俊彥說道：「屬下參見宮姨娘，尉遲壇主。」

宮姨娘含笑道：「兩位香主請，方才這裡發現敵踪，尉遲壇主誤爲敵人所傷，此時不宜說話，幫主命你們前來，可有甚麼事嗎？」

說到這裡，故意「咦」了一聲，道：「那不是申壇主？他犯了甚麼事呀？唉，幫主也眞是的，幹麼要發這樣大的脾氣？」

申公豹申幹臣身上被點了幾處大穴，又有牛筋繩索，綑綁得緊緊的，但他神志却是十分清楚，此刻好像待罪羔羊一般，低垂着頭，不敢稍抬。

侯俊彥目光一溜，瘦削臉上有了喜色，連忙躬身道：「申壇主叛幫犯上，陷害幫主，事爲幫主察覺，密令西壇萬壇主，總巡堂姜堂主當場拏下，命屬下兩人，押解前來。」

宮姨娘坐着的身子驀地一震，急急問道：「幫主呢？」

侯俊彥道：「幫主此刻已和萬壇主趕赴衡山去了。」

宮姨娘粉臉發白，跺跺脚道：「有這等事？」

她看來感到坐立不安，竭力鎮定着點點頭道：「兩位香主辛苦

了，快快請坐，我還有話說呢。」

一面回頭朝兩個青衣使女叱道：「你們站着幹麼，還不給兩位香主搬椅子過去？」

兩個青衣使女嬌「唷」一聲，立即端了兩把椅子，移到下首，口中說道：「香主請坐！」

龍學文跟在侯俊彥身後，進入堂上，發覺尉遲壇主閉目不動，連身後四名香主也表情木然，連瞧也不朝自己等人瞧上一眼。

這情形換在平時，原也不足為奇！

但自己押來的是叛幫犯上的東壇壇主，這是何等大事，他們四人依然視若無覩，聽若不聞，豈不大悖常情？

心中正在疑竇叢生之際，耳中聽到青衣使女說道：「香主請坐！」

陡覺一縷勁急指風，悄無聲息的襲上後腰，要待閃避，已是不及，一個人就頹然朝椅上坐了下去。

宮姨娘連瞧也沒瞧，抬手道：「叫他們把申幹臣押上來！」

兩名東壇武士押着申幹臣，走上石階，兩個青衣使女早已一手一個，把他們點倒。

宮姨娘身形一閃，掠到申幹臣身邊，纖手連拂，粗如拇指的牛筋繩索，宛如刀削一般，寸寸斷落，很快伸手拍開申幹臣穴道。

這一瞬之間，祇見她臉罩寒霜，跺脚道：「你們怎會弄到如此糟法？」

申幹臣好像判了死刑一般，臉如死灰，躬身道：「屬下該死，祇是……」

宮姨娘冷峻的道：「這件事糟透了，眞是該死，祇是甚麼，還不快說？」

申幹臣道：「幫主似乎早有安排，是那姓龍的小子告的密……」

宮姨娘道：「那天我就聽姓龍的小子和公孫敖低聲說話，我早就要你們留神着他……此刻事不宜遲，你速持公孫敖令旗，立刻準備船隻，並挑選幾名東壇武士，把尉遲烱等人帶走。」

申幹臣唯唯應「是」，抬頭請示道：「大姑從那裡下山？」

宮姨娘冷笑道：「後山此時正在姜公紀全力圍搜之下，咱們正好堂堂正正從前山出去。」

* * *

南振岳、衞勁秋聽到前山接連傳警，別過金眼鵰，率着東壇屬下數十名武士匆匆趕返總壇。

眼看四週火炬通明，身穿紫色勁裝的南壇武士，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來往巡邏，戒備森嚴，心中不禁對南壇尉遲壇主的調度有方，暗暗感到欽佩！

兩人在大門下馬，南振岳回頭笑道：「衞兄，看來尉遲壇主早有準備了！」

衞勁秋道：「祇不知前山發生了甚麼事故？」

進入大門，一路上站崗的紫衣武士紛紛向兩人行禮，兩人無暇多說，穿過走廊，逕自跨入南壇，發現屋中空無一人，坐鎭總壇的南壇堂主不知去了那裡，連押解申幹臣回來的侯俊彥和龍兄弟也不見影子。

南振岳心頭不禁犯疑，立即招手叫來一名紫衣武士，問道：「尉遲壇主到那裡去了？」

紫衣武士躬身道：「壇主親率四位香主，一起進入後院去了。」

南振岳道：「方才回轉總壇的侯香主、龍香主呢？你可曾見到他們？」

那紫衣武士道：「屬下就在崗位上，沒有走開，看到侯香主、龍香主進來，兩位香主因壇主正在後院，也到後院去了。」

南振岳點點頭，道：「衞兄，尉遲壇主既然在後院，我們趕去見尉遲壇主再說。」

衞勁秋道：「龍兄說得極是！」

南振岳揮揮手，命紫衣武士退去。

那紫衣武士躬躬身，正待退下，忽然接着又道：「報告龍副壇主，方才申壇主從後院出來，傳下幫主令旗，護送宮姨娘上衡山去了，副壇主可曾知道？」

南振岳心頭一震，吃驚道：「甚麼，申壇主下山去了？」

那紫衣武士應道：「是，是，申壇主是奉幫主之令，接宮姨娘去的。」

衞勁秋接口道：「龍兄，祇怕後院有變，咱們快走！」

兩人那敢怠慢，脚下加快，匆匆朝後院進去！

剛穿過兩進院落，祇見通往後院的甬道上，站着兩名紫衣武士，看到兩人進來，立刻施了一禮，攔在前面，恭敬的道：「龍副壇主請留步，方才壇主有命，任何人未經壇主許可，不得出入，兩位暫請稍候，容屬下進去通報。」

南振岳聽得一怔，衞勁秋已瞋目喝道：「龍副壇主有火急要事，和你們壇主面商，躭誤不得！」

話聲一落，身形輕旋，一下點了兩人穴道，說道：「龍兄，事不宜遲，我們快走！」

南振岳也知事情緊急，看他把兩人制住，也就舉步朝裡走去。

這一路上，每一道門戶都有紫衣武士守衞，衞勁秋也不和他們多說，出手迅速，一一點了他們穴道，兩人脚下加快，一會工夫，便已趕抵內宅。

祇見兩扇朱門大開着，裡面庭

院廣敞，一目所及，直達二門，但却黑沉沉的不見一絲燈光，靜寂如死！

華麗的廳堂，在一片夜色之中，寂寂無人，更使人感到事情有變！

南振岳在門前停下步來，心頭微生猶豫！

衞勁秋已嗆然撤下長劍，低聲道：「龍兄，難道尉遲壇主也有了意外？」

南振岳瞿然一驚，不期而然的伸手摸摸巨闕劍柄，道：「咱們進去瞧瞧！」

兩人進入大廳，仍然是一片沉寂，也絲毫不見有任何打鬬痕跡，再進去是一重寬廣院落，兩排廂房中，也寂無聲息！

這重院落左首，是一道圓門，裡面是龍門幫幫主東海龍王的書房，兩人穿出圓門，走入書房，再由書房轉入內宅，依然不見半個人影。

這一情形，已是十分明顯，賊人們必然潛伏着接應的人，釋放了申幹臣之後，可能連尉遲壇主和龍學文等人全都擄走了！

南振岳不禁頓足道：「咱們遲來一步，看來尉遲壇主和舍弟等人，定是全被申幹臣劫持去了！」

衞勁秋道：「申幹臣從前山出去，姜總巡業已親自趕去，為今之計，我們不如先會合了姜總巡再作計較。」

南振岳心急龍學文安危，點點頭道：「衞兄說得有理，我們快走。」

兩人退出內宅，剛剛趕到前廳，祇見金眼鵰姜公紀在廳上。

這位龍門幫水陸總巡，此刻鬚髮戟張，滿臉怒容，顯然他從前山巡視回來，也許方才接連傳警，發生了甚麼事故。

金眼鵰姜公紀一眼瞧到兩人，立即回身道：「龍老弟兩位，想是剛從內宅來？」

南振岳拱拱手道：「總巡來得正好，尉遲壇主和侯香主舍弟等人，只怕全已被賊人劫持去了。」

金眼鵰頷首道：「老朽已經知道申幹臣、宮姨娘假傳幫主令旗，劫走尉遲壇主，和令弟等人，早在半個時辰前出山去了。

「唉，這眞令人百思不解，別說尉遲壇主武功造詣，江湖上已罕有對手，就是憑他的經驗見聞，老謀深算，也絕不至於被賊人所乘……」

他沉吟了一下，抬目道：「此事只怕幫主也深感意外，目前幫主去衡山，而且衡山之役，關係本幫至鉅，尤其今晚發生了此一變故，幫中多人被擄，衡山一役，就更顯得重要了。因此，老朽之意，想請龍老弟辛苦一趟，趕去衡山面報幫主，不知龍老弟意下如何？」

南振岳忙道：「總巡吩咐，兄弟當遵命，只不知幫主是去衡山那裏……」

金眼鵰姜公紀沒待他說完，笑了笑道：「衡山祝融峯下南嶽宮，龍老弟既然答應，老朽有一不情之請，就是龍老弟必須馬上動身，再遲只怕來不及了。」

南振岳道：「兄弟遵命。」

衞勁秋接口道：「小弟陪龍兄同去。」

金眼鵰姜公紀道：「有衞香主同行，自然最好不過，老朽已令他們在山下準備了一艘快艇，兩位晚餐，就到艇上去用吧！」

南振岳、衞勁秋兩人知道事態緊急，依言立即動身，趕赴衡山而去。

但是他們還是遲了一步。

衡山祝融峯山麓的南嶽宮，是衡山派的發源之地。

宮中一切建築，完全像宮殿一樣，正面有七十二根大柱，象徵衡山七十二峯，金碧輝煌，雄偉莊嚴，冠於全山。

這時已快近傍晚，夕陽銜山，晚紅流霞！

南嶽宮大門前，來了四位不速之客。

最前面一個是相貌清奇，臉色紅潤的白髯老者，第二個是身穿葛衫的禿頂老者，後面跟着的是兩名勁裝中年漢子。

這四人剛一走近宮前，一名勁裝漢子立即搶在前面，朝正在宮前站着的一個青袍道人拱拱手道：「請道兄通報貴派掌門一聲，龍門幫公孫幫主專程拜訪。」

要知道龍門幫雄霸長江上下流，三十年來，替江湖黑白兩道排難解紛，隱隱成了武林中的盟主，聲譽之隆，超過了九大門派！

這青袍道人聽說來的是鼎鼎大名的龍門幫幫主東海龍王公孫敖，不由大吃一驚，連忙躬身稽首道：「是，是，小道這就進去通報。」

說着如飛朝宮中奔了進去。

東海龍王公孫敖微微一笑，舉步而入。手捋銀髯，仰臉瞧着這座宏偉無比的大殿，果然氣象莊嚴，不愧是衡山一派發祥之地！

正當此時，只見從殿側轉出一個藍袍老道，趨近東海龍王公孫敖，稽首道：「公孫幫主、萬大俠賁臨，貧道兄弟有失迎迓，快請到客廳奉茶，敝師兄立刻就到。」

東海龍王公孫敖和禿龍萬三勝自然認識他，這老道人正是衡山掌門靈均道人的師弟「衡山四靈」靈光道人。

東海龍王公孫敖呵呵一笑，拱手道：「道兄請了，老夫兼程趕來，是為了一件極關緊要之事，面

告靈均道長，時間無多，道兄毋須客氣，就請領老夫到貴掌門人靜室再談不遲。」

靈光道人因龍門幫幫主東海龍王公孫敖突然找上南嶽宮來，心中正感詫異，猜不透對方來意。

這時聽到東海龍王公孫敖的口氣，說得如此鄭重，知道定然關係重大，一時那敢怠慢，連忙稽首道：「既然如此，公孫幫主請隨貧道來。」

說完，便自側身領路，陪着東海龍王公孫敖朝裡走去。

經過兩進殿宇，折入左首一道圓門，便是一條白石鋪成的長廊，一邊是一個長方形石砌水塘，沿著水塘是一道朱漆雕欄，凭欄就可俯瞰塘中來去自如的金色鯉魚！

一行人堪堪踏上長廊，只見長廊那頭轉出兩個道人。

前面一個年在六旬以上，頭簪一支火紅珊瑚如意，身上也穿着一襲火紅色道袍，頦下一部蒼髯，貌相清古，身後一個也在六旬左右，身材頎長，生得清癯白皙，五綹花白長髯，藍袍懸劍。

這兩位老道人正在急步朝外走來。

靈光道人連忙低聲道：「大師兄，二師兄親自迎迓公孫幫主了。」

他口中的大師兄，二師兄，自是衡山派掌門人靈均道人和他師弟靈運道人！

那靈均道人一眼瞧到東海龍王公孫敖，立即遠遠打了個稽首，洪聲道：「無量壽佛，貧道沒想到公孫幫主大駕莅臨，有失遠迎，幫主勿罪！」

東海龍王公孫敖抱拳還禮，大笑道：「公孫敖遠上寶山，有擾道兄清修！」

靈均道人連連肅客，親引衆人，進入一間精緻敞廳，雙方互相介紹了同行人員，分賓主落坐，道童獻上香茗和幾色精美茶食。

靈均道人含笑道：「公孫幫主遠莅寒山，必有見教，貧道洗耳恭聆。」

東海龍王公孫敖拱拱手道：「道兄好說，公孫敖兼程趕來，實是爲了貴派和敝幫之事……」

靈運、靈光同時臉色微微一變，靈均道人含笑道：「善哉善哉，往事如煙，貴我兩派，三十年前一場誤會，已有武當玉虛、崆峒孤鶴，兩位道長斡旋，早已化戾氣爲祥和，公孫幫主領袖羣倫，爲江湖排難解紛，貧道心折已久，舊事何用再提？」

東海龍王公孫敖搖手大笑道：「道兄誤會了，公孫敖此來，實因……唉！此事兄弟直到現在，還不十分清楚……」

靈均道人暗暗忖道：「人說東海龍王公孫敖雄才偉略，怎的說話如此吞吞吐吐？」

東海龍王公孫敖仰臉吁了口氣，續道：「一月之前，江湖上盛傳黑風婆又將重出江湖，此人昔年被江湖黑道擁戴，窮兇極惡，爲害甚烈。如果傳言屬實，平靜已久的武林，勢必又將引起軒然大波，因此兄弟特命敝幫中壇壇主插翅獸鍾千鈞趕赴雲南，覷探動靜……」

靈均道人低喧道號，肅然起敬，稽首道：「公孫幫主關懷武林安危，義擧仁心，貧道至感欽佩。」

東海龍王公孫敖捋髯微笑，續道：「兄弟要鍾壇主前去，實因他熟諳雲貴情形，不料不久以前，兄弟接獲密報，隨鍾壇主同去的一位任香主在烏羅司附近傷重致死，可惜傳言之人語焉不詳，但據兄弟推斷，可能本幫之中，已有奸細……」

說到這裡之後，似乎言猶未盡，微一停頓之後，道：「不料三天前，在侯家灣松林中，發現鍾壇主屍體，胸口一處掌傷，極似貴派『火靈掌』所傷！」

「火靈掌？」

靈均道人目光一凜，徐徐說道：「近十年來貧道約束本門弟子，不得私下衡山，此事貧道自當嚴究……」

東海龍王公孫敖道：「道兄且聽兄弟把話說完了，以兄弟推想，此事也許另有陰謀，因爲當晚兄弟也被賊人暗施手脚，用毒藥迷昏過去……」

「啊！」靈均道人和他兩位師弟不禁低啊一聲！

東海龍王公孫敖却呵呵大笑道：「但兄弟因在數日前接獲密報，事先已有防範，不料歹徒居然偷天換日，把兄弟迷昏之後，假冒兄弟，以鍾壇主喪在貴派『火靈掌』爲藉口，發號施令，率同敝幫兩壇弟兄，趕來貴派尋釁。」

靈均道人雙目射出逼人光芒，凜然道：「有這等事？」

東海龍王公孫敖接着說道：「兄弟對敝幫，雖然已有安排，但恐引起貴派和敝幫之間的誤會，同時兄弟如不親自趕來，恐怕也難以阻止得住。」

靈均道人修眉微皺，忍不住問道：「公孫幫主想必已知這假冒幫主的究屬何人？」

東海龍王公孫敖道：「這個兄弟也不大清楚，只是從這些人的擧動看來，其中似有極大的陰謀……」

仰首看看天色，又道：「兄弟雖是兼程趕來，但敝幫的人，也可能將在日落之後趕抵寶山，貴派最

好事前有所準備，免爲所乘。」

靈均道人稽首道：「幫主高誼，敝派至爲感激。」

一面回頭道：「二師弟，出去吩咐本宮弟子，多加注意，如果發現敵踪，盡量避免衝突，好在有公孫幫主在此，即速前代通報。」

靈運道人躬身領命，匆匆出去。

靈均道人又道：「四師弟，公孫幫主遠來，你要他們吩咐廚下，準備素齋。」

靈光道人也領命起身，朝外走去。

一會工夫，兩名道人已在廳上擺上酒席，靈光道人回入客廳，堪堪坐下。

突然聽到一陣急促的脚步之聲，一名青袍道人急步奔入，在廳門外躬身道：「啓稟觀主，龍門幫幫主親率百名武士，來到宮外，二觀主特命弟子前來通報。」

東海龍王公孫敖微微一怔，道：「他們倒是來得好快！」

靈均道人已站起身子，稽首道：「公孫幫主是否和貧道同時出去？」

東海龍王公孫敖雙目之中突然暴射逼人光芒，霍地起立，大笑道：「兄弟自然和道兄同去。」

靈光道人、禿龍萬三勝，和兩名香主也同時站起。

靈均道人讓東海龍王公孫敖走在前面，自己隨後相陪，大家離開敞廳，朝宮外走去。

行經大殿，靈均道人忽然住步，稽首道：「貧道之意，公孫幫主請在殿上稍息，貧道先去聽聽他們來意，再來恭請，不知幫主意下如何？」

東海龍王公孫敖微微一笑，道：「道兄高見極是，兄弟在此等候無妨。」

靈均道人又行了一禮，便自帶着靈光道人飄然朝大門外出去。

禿龍萬三勝待靈均道人走後，嘿嘿笑道：「這老道士分明信不過咱們！」

東海龍王公孫敖却在殿右一把椅子上坐下來，手捋銀髯，微笑道：「老夫遲一步出去，正是出其不意，可收攻心之效。」

這時已是上燈時候了，南嶽宮大門外，點起八盞明角燈，柔和燈光，照得宮前廣場一片通明！

靈運道人已從二代弟子中選出了三十名高手，此刻早已佩帶長劍，恭候在宮門之外。

靈均道人偕同師弟靈光道人緩步跨出宮門。

靈運道人立即迎了上去，稽首道：「龍門幫公孫幫主，親率幫中高手，聲言要見大師兄……」一面低聲的道：「據小弟看來，此事確有蹊蹺！」

靈均道人微微頷首，凝目望去，果見夜色中，當前一位銀髯飄胸，手持龍頭杖的老者，正是龍門幫幫主東海龍王公孫敖。

此人無論面貌、衣着、神態，當眞和已在宮中的東海龍王一模一樣！

龍門幫幫主的左右兩側分站兩人，左首是北壇壇主滿天飛花宋伯通，身後站着四名香主和五十名黑衣勁裝武士。

右首是中壇代理壇主羅慕賢，身後也站着四名香主和五十名黃衣勁裝武士。

這些武士手上各自捧着雪亮的鋼刀，挺身肅立，隊伍整齊，一望而知是一支久經訓練的勁旅，武功全都不弱！

靈均道人瞧得暗暗點頭，難怪龍門幫崛起江湖三十年來，隱然已成領袖武林的盟主地位，看來果然不同尋常！

心念轉動，人已跨下石階，打了個稽首道：「貧道靈均，恭迓來遲，不知那一位是龍門幫的公孫幫主？」

龍門幫幫主目光陰森，嘿然道：「老夫便是。」

靈均道人身爲一派掌門，數十年修爲，見多識廣，和龍門幫幫主目光一對，心頭便已踏實！

現在宮中的東海龍王神光湛湛，正而不邪，對面這位龍門幫幫主目光陰隼，只此一點，眞僞已判！

但他臉上却絲毫不露，慌忙稽首道：「無量壽佛，公孫幫主貴臨，正是衡山派無上榮寵，請到宮中奉茶。」

龍門幫幫主冷冷的道：「不用了！」

靈運、靈光道人見他對掌門人這般無禮，不禁臉色微變！

靈均道人依然含笑道：「幫主夤夜光臨，必有見教……」

龍門幫幫主不待他說完，陰聲道：「不錯，老夫此來，就是爲了要向貴派討一個人，道兄要是顧全兩派免傷和氣，只須交出此人，老夫立時就走，絕不動你衡山派一草一木。」

聲音低沉，但口氣之大，却是狂傲不可一世！

靈均道人聽得暗暗一驚，心想：原來他們早已知道東海龍王就在咱們宮中，這麼說來，他們是爲他一人來的。

心中不禁感到作難，如論江湖道義，東海龍王既然來了，自己總不能讓他們從衡山派手中抓回去。

但如果權衡利害，這是他們幫內之人，自己衡山派實在犯不上包庇一個已失權勢的東海龍王。

心念疾轉，一面故作不知，抬目問道：「幫主可否說得明白一點？」

龍門幫主手捋長髯，嘿然笑道：「道兄下問，請恕老夫直言，龍門幫索取之人，就是衡山四靈中的神猿劍客紀嘯天！」

靈均道人聽得一怔，心中暗暗叫了聲慚愧，自己身爲一派之主，居然會想到出賣東海龍王！

上門索人，而且索取的又是自己三師弟，這分明只是尋釁的藉口而已！

靈光道人臉露憤色，冷笑道：「衡山派近十年來，閉關自守，不問江湖是非，但武林各門各派還從沒有人敢對衡山派稍存輕視，龍門幫……」

靈均道人沒待他說完，已經喝道：「四師弟住口！」

一面却朝龍門幫幫主稽首道：「貧道忝掌衡山一派，不知紀師弟何事得罪貴幫？還請明白見告。」

龍門幫幫主陰隼目光瞥過靈光道人，喉間發出一陣咯咯冷笑，手捋銀髯，回頭吩咐道：「羅副壇主，你告訴他們。」

他似是沒把衡山掌門瞧在眼裡，不願多說。

只見中壇代理壇主羅慕賢躬身領命，臉上突然露出悲憤之色，大聲說道：「本幫插翅獸鍾千鈞壇主，數日前遭人暗算，傷重致死，發現胸口有一掌印，乃是衡山獨門武功『火靈掌』，經本幫調查結果，係神猿劍客紀嘯天挾怨行兇，暗下的毒手。」

龍門幫幫主等他說完，厲笑道：「哈哈，道兄聽清楚了吧？冤有頭，債有主，貴派不知可否把紀嘯天交出，讓兄弟帶走？」

他言詞咄咄逼人，一時倒把一向足不出宮的靈均道人問得答不上話來！

靈均道人眼看對方越來越是蠻橫，不由低喧一聲道號，說道：「無量壽佛，貴幫鍾壇主之死，敝派必有交代。」

龍門幫幫主傲然冷笑道：「好個眞相未明，紀嘯天既然不在山上，就委屈道兄，隨老夫到君山一行，亦無不可！」

嗆！靈光道人聽得勃然大怒，厲喝道：「你們是存心尋釁來的了？」

龍門幫幫主仰首看看天色，赫然笑道：「釁非我啓，這麼看來，你們衡山派當眞不惜一戰！老夫好言相商，既然不聽，龍門幫爲已故壇主復仇，說不得只好血洗衡山了！」

說到這裡，突然回頭道：「宋壇主，老夫限你十招之內，把他收拾了，讓他們瞧個榜樣！」

這一着，當眞毒辣！

滿天飛花宋伯通出身峨嵋，精擅各種暗器，使人防不勝防，遂有滿天飛花之稱，憑武功，宋伯通絕難在十招之內，勝得靈光道人，除非施展暗器。

但這麼一來，衡山派和峨嵋派的樑子也結定了。

滿天飛花宋伯通自然聽得出幫主口氣，心頭不期然一凜！

靈均道人修眉微皺，連忙喝道：「四師弟不得造次！」接着擺手道：「宋大俠且慢！」

一面抬頭朝龍門幫說道：「幫主要貧道隨去君山，貧道爲了兩派不傷和氣，自當遵命……」

龍門幫沒想到自己只是藉口出的難題，對方身爲一派之主，竟然一口答應，一時也不由怔得一怔！

靈均道人接着又道：「只是貧道想請幫主見過一人，再作定奪。」

靈運、靈光聽掌門人這麼一說，不由相視微微一笑。

龍門幫幫主冷漠的掃了南嶽宮一眼，陰嘿道：「想來你們還有撐腰的人！」

靈均道人仰天一聲朗笑，道：「幫主言重，敝派那有撐腰的人，所憑仗的，無非就是貴幫幫主罷了！」

說到這裡，迅速回過頭，朝靈運道人吩咐道：「二師弟，去請公孫幫主出來！」

這當眞是驚人之言！

滿天飛花宋伯通、羅慕賢，以及站在他們身後的北中兩壇香主、武士，莫不聽得大奇！

龍門幫幫主似乎深感意外，但也有些不信！

靈運道人早已身形一閃，飛掠入宮。

不過片刻工夫，只見靈運道人陪同一位銀髯飄胸，身材偉岸，而有懾人氣度的老者，由南嶽宮大門，緩步走出。

果然又是一位龍門幫幫主，無論身材服裝，從頭到脚，沒有一點不和站在宮前的龍門幫幫主相同！

滿天飛花宋伯通、羅慕賢瞧得傻了！

他們身後的香主、武士們也傻了，個個目瞪口呆，相顧失色！

龍門幫幫主這時也不禁身軀一震，陰隼的目光閃出驚詫之色！

跟在東海龍王身後的，是西壇壇主禿龍萬三勝和西壇名下兩位香主！

這可瞧得廣場上龍門幫的人無不感到驚疑萬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東海龍王才一現身，立即仰天一陣呵呵大笑，手指對面龍門幫幫

主，雙目精芒暴射，洪聲說道：「老夫就早算定你今日會來，你敢偷天換日假冒老夫，公然率領北、中兩壇前來衡山，企圖掀起兩派殘殺，如今當着老夫，還不束手就縛？」

聲音洪亮，神態嚴肅，使人有不怒而威，不敢逼視的威儀！

龍門幫幫主目光陰毒，厲笑道：「衡山派居心叵測，居然着人假扮起老夫來了，嘿嘿，就憑你這般說法，本幫弟兄就會相信你是眞的了？」

東海龍王敞笑道：「你當老夫不知你是誰嗎？哈哈，告訴你，你們陰謀已洩，申幹臣叛幫犯上，已在君山後山，被老夫生擒，命人解回總壇，宮姨娘等人，也由尉遲壇主奉老夫密令，悉數拿下。

「老夫兼程趕來衡山，就是爲了遏止本幫弟子，免得受爾蠱惑，和衡山派啓釁。」

龍門幫幫主聽到這裡，不禁心頭大凜，色厲內荏，怒喝道：「你假冒老夫，居然還編造出一派胡言，老夫面前，豈能容你放肆？」

東海龍王捋髯微笑道：「甘嬷嬷，妳模仿得像老夫舉動，可惜學不像老夫的……」

龍門幫幫主一頓手中龍頭杖，大喝一聲，回頭道：「宋壇主，還不與我把此人拿下？」

滿天飛花宋伯通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甚麼陣仗沒有見過？但像今晚這般離奇之事，當眞還是第一次遇上！

兩個幫主，眞假難辨，一時使他不知所措，但還是摘下長劍，緩緩走出。

禿龍萬三勝大喝道：「伯通兄，此人假冒幫主，你還要聽他指揮，甘心叛幫嗎？」

東海龍王大笑道：「宋兄隨老夫多年，難道連老夫的聲音都聽不出嗎？」

滿天飛花宋伯通瞧着兩位幫主，當眞不知如何是好，心頭恐慌，朝萬三勝苦笑道：「萬老三，這眞把兄弟弄糊塗了，我……只好誰都不聽。」

話聲一落，立即一揮手，率着手下四名香主，五十名黑衣武士，一齊向旁退下，站到一邊。

他這一舉動，表示在兩位幫主眞假未明之前，以他爲首的北壇暫守中立，誰也不幫。

羅慕賢由香主擢升副壇主不久，在幫中的資望身份，和滿天飛花宋伯通差得甚遠，在這種情況之下，自然唯滿天飛花宋伯通的馬首是瞻。

此刻眼看北壇壇主率衆退下，也立即一揮手，率着中壇武士退到邊上。

龍門幫幫主目射光芒，突然厲喝道：「你接老夫一枴！」

人隨聲到，龍頭枴一招「白雲出岫」，猛向東海龍王直搗過來。

東海龍王大笑道：「來得好！」

運起功勁，一招「驚濤拍岸」，劈出一股强猛絕倫的掌風，擊向龍門幫幫主搗來的龍頭枴上撞去。

他內功深厚，這一掌勁道之强，眞個非同小可，激蕩暗勁，如同有物，擊在龍門幫幫主龍頭枴上，枴勢立時被撞向得向下沉去！

東海龍王一擊出手，口中朗笑一聲，身形陡長，雙掌開闔，連環劈擊出手，掌影如山，倏然之間，接連攻出九招！

這九招不但迅快絕倫，而且掌風呼嘯，潛力强勁。

龍門幫幫主一時失神，手上空自握着一支粗如鵝卵的精鋼龍頭枴，大有施展不開之感，連封帶退，才把東海龍王這一輪急攻讓開，已被逼得連退了五步。

滿天飛花宋伯通突然大喝道：「好傢伙，果然是冒充的，咱們差點上了他的惡當，弟兄們，別放走了假冒幫主的賊人！」

手上長劍一揮，五十名黑衣武士立時朝龍門幫幫主圍了上去。

羅慕賢奇道：「宋壇主可是瞧出破綻來了？」

滿天飛花宋伯通大笑道：「幫主成名數十年，一支龍頭枴，武林中無人能擋，那有他這般膿包？」

羅慕賢悚然一驚，點頭道：「宋壇主說得不錯，這斷放他不得！」

說話之時，伸手從肩頭撤下長劍，振腕道：「中壇兄弟聽着，咱們要替已故的鍾壇主報仇，就得先把這假冒幫主的賊人擒下來！」

中壇五十名黃衣武士轟應一聲，手挺刀刃，同時圍了上去，和北壇武士會合，在龍門幫幫主身後，列成半圓形的陣勢，堵住了他後退之路。

那龍門幫幫主確實是個假的，他雖然一拐在手，似非所長，封解東海龍王的九招搶攻，已顯得碍手碍脚。

連退五步之後，站停身子，陰惻惻笑道：「你當我怕你了嗎？」

手腕一抖，龍頭枴疾射而出，「呼」的一聲，凌空飛出數丈之外，直插入山石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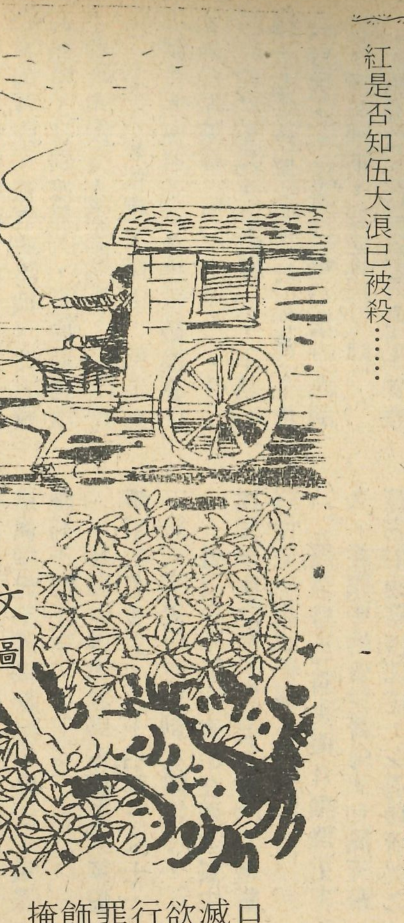
人也同時欺身而上，直向東海龍王撲到，右掌一揮，五指半伸半屈，猛向胸前抓落！

這一招迅疾絕倫，怪異無比！

東海龍王微感心頭一凜，只覺他抓來右手，五指指尖所取之處，竟然籠罩了胸前所有死穴，封讓全都不易！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白艮與貝海濤看過二公子的致命傷，說出是被沙成山所殺，於是伍大浪才追來，然而，他雖以丘蘭兒爲人質，仍鬥不過沙成山……扁奇化裝成伍大浪的樣子，欲混進去伺機救出被囚的人……沙成山安置好丘蘭兒，離方家集尚有一日路程，在野店裡遇到冷若水與他爹娘等……秦紅又找上沙成山，他便打探秦紅是否知伍大浪已被殺……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 彥 五・文　可 飛・圖

彎月刀

武林老爺秦百年　掩飾罪行欲滅口

方小雲淒涼的道：「我爲我爹在那一刻蒙蔽心智抱歉，唉，都那麼大年紀了，竟然還會充滿着可怕的貪心……」

沙成山嘿然一聲，道：「但他還是做了，而且是對我沙成山下手！」

方小雲低聲道：「沙大俠，我可以求你借一步說話嗎？」

沙成山冷冷的道：「難道妳敢去鎮上？妳該知道有多少江湖人物會集在方家集？」

方小雲無奈的道：「我知道，而且都是爲奪寶而來，但是……」

方小雲拉去頭上面紗，沙成山大吃一驚，道：「方小雲，妳怎麼變成這模樣，臉黃肌瘦的，好似大病過一場！」

方小雲點點頭，道：「不錯，我是病了一場，你知道我是怎麼病的嗎？」

沙成山當然不知道，方小雲指着一處小草棚下，祇見是個菜園子，一邊的草棚尚且鋪着乾草！

方小雲面對着沙成山，道：「沙大俠，希望你能相信我每一句話！」

沙成山重重的道：「希望妳每一句話都是實情！」

沙成山不再開口，他雙目烱烱直視着方小雲……

方小雲環視着四週，然後坐下來，道：「沙大俠，病後我很累，你也請坐下來吧！」

沙成山坐在方小雲對面，夜風甚涼，方小雲雙臂環抱着，低喟的道：「上次在廢宅裡被你發現後，我便很快的跳入水井中，沙大俠，你一定很奇怪吧？」

沙成山想起那夜追着方小雲，到了廢宅水井邊便失去了踪跡，想不到的是方小雲會從水井中遁去！

楞然的，沙成山道：「那祇是一口水井，你怎會從那裡逃走？」

方小雲道：「那口水井下面有個斜坡，不到三尺寬的洞通往槐樹坡中央，祇要人潛入井中，找到那個小洞，便由小洞潛上去，三丈不到就是一個山洞了！」

沙成山頓然大悟，道：「好哇，原來那口水井下面尚有個洞，難怪我追到井邊失去了人影！」

方小雲嘆口氣，道：「我就是因爲井水太涼才受了風寒，這一病就是半個月，直到這兩天才又出來，因爲……」

沙成山怔怔的問：「難道妳爹娘在井裡？」

搖搖頭，方小雲道：「我爹娘不在井下面，但我爹很苦，沙大俠，我爹不知怎的，他痛苦得幾乎要自刎而亡，我娘也幾乎發瘋……」

沙成山大驚，立刻問道：「妳說甚麼？方小雲，妳該不會又在騙我吧？」

方小雲已雙淚直流，聞言抽噎的道：「沙大俠，祇要你答應不殺害我可憐的老父，我就帶你去見他們！」

沙成山挫着牙，道：「妳爹恩將仇報，實在可惡，依照沙某作風，他是死定了的，不過……」

方小雲立刻跪在沙成山面前，道：「沙大俠，祇要你點個頭，方小雲願意侍候你一輩子！」

沙成山重重的道：「可惡的方寬厚，偏有妳這麼個孝順女兒……」他思忖了一下，又道：「妳起來吧，我看情形，或許我不對他下手！」

方小雲叩頭而起，道：「沙大俠，槐樹坡山腹中有個大山洞，祇有兩個出入口，一處是在山後的飛瀑後面，另一處便是水井下！」

沙成山楞然驚奇的道：「那條瀑布後面尚有洞口？倒是大出沙某意料，難怪我踏遍槐樹坡，就是找不到可疑之處，哼！妳爹也眞狡猾，他把大宅子蓋在槐樹坡，原來他早就知道那個山洞了！」

方小雲立刻緩緩拉着沙成山一臂，道：「走吧，我帶沙大俠進洞去！」

點點頭，沙成山道：「方小雲，妳該不會同妳爹一樣，設大毒計來害我吧？」

方小雲立刻掩臉啜泣，道：「除了爲我可憐的爹娘請命之外，方小雲還能做些甚麼事出來？」

她一頓，又道：「等你見了我爹娘之後，你便知道我的話是眞是假了！」

沙成山不能不小心，他跟着方小雲從槐樹坡的密林中往後坡走去，一路他看得十分清楚！

二人走到飛瀑一邊，祇見方小雲從一個凸出的岩石邊閃過一叢枯草，立刻就是下墜的瀑布在她的身邊落去，差半寸未濺上她的身子！

沙成山跟着躍過去，不由得一聲冷笑，道：「外面的人又如何會知道這個地方會有個山洞？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方小雲貼着崖壁小心的踩着光滑石頭，橫身走到瀑布中央，立刻便閃身走入洞中！

沙成山也緊緊的跟着走進去！

外面的月光微微，直到轉過兩個彎，前面方見一盞長明燈掛在崖壁上面！

沙成山發現這洞窟外濕內乾，裡面是個天然石洞，直到走入三十幾丈深處，洞中傳來一聲淒厲慘叫：「啊！」

方小雲立刻哭道：「沙大俠，我爹又痛苦起來了！」

沙成山急問道：「妳爹得的是甚麼病？」

方小雲忿然的道：「我看那本秘笈有問題，我爹練了一個月，身子便開始消瘦下去，還以爲是功力增强了呢，不料後來全身一點力氣也沒有，人也變得皮包骨，而且他的性情也變了，變得像個瘋子。最近更是時而全身痛苦不堪，這時候怕又犯了！」

沙成山心中已然明白大半，冷冷的，他對方小雲道：「還有多遠？」

方小雲指着前面，道：「再轉個彎便到了，沙大俠，你答應過我不加害我爹的，希望你能實現諾言！」

沙成山點點頭，道：「他已得到了懲罰，我沙成山不爲已甚！」

方小雲立刻施禮不迭，道：「謝謝你，沙大俠，方小雲此生任你差遣！」

沙成山在燈下，果見方小雲病懨懨的，心中也是不忍，忙伸手讓道：「快帶我去見妳爹娘！」

遠處傳來方老太的聲音，道：「是雲兒嗎？妳替妳爹買的藥帶來了嗎？」

此刻，沙成山才知道，方小雲是潛往鎮上買藥去的！

方小雲立刻應道：「娘，我把沙大俠帶來了，沙大俠能來，女兒以爲比買藥重要多了！」

方寬厚大吼一聲，道：「天啊！我完了！」跟着他又狂吼一聲，斜刺裡便往洞壁上一頭撞去！

但聞方老太一聲尖叫，奮不顧身的一把摟住方寬厚雙腿，道：「老爺，你不能就此死去呀！」

方小雲撲上前去，猛力托起方寬厚上身，哀哀叫道：「爹，我已經懇求沙大俠不爲難你了，而且……而且……」

方小雲涙眼婆娑的回頭望着忿怒的沙成山！

沙成山緩緩走近方寬厚身前，沉聲道：「方寬厚，秦百年的兩件寶物呢？」

猛然喘着大氣，灰白的鬍子顫抖不已，方寬厚道：「一念之差令我死無葬身之地，要殺要剮方寬厚毫無怨言，你動手吧！」

沙成山見方寬厚幾乎變了一個人——骨瘦如柴，雙目深陷，臉色泛青，了無生氣，便冷冷的道：「沙某已經答應你女兒要求，不再殺你！」

他環視洞中，祇見棉被破舊，鍋碗一堆，光景相當淒慘！

方寬厚微微搖搖頭，道：「沙大俠，殺了我吧，活着對我是一種痛苦，殺了我也使你除去一個不肖之徒，你應該殺我！」

方老太沉重的道：「老爺子，別練那害死人的神功了，你就少說

一句話！」

沙成山冷然的道：「秦百年的東西呢，拿來！」

方小雲從他爹手中接過個錦緞包裹，沙成山一看就認出是那天水井下面自己取上來的東西！

方小雲已悲忿的道：「沙大俠，這本秘笈必然是個幌子，而且又是十分狠毒的陰謀，眞正的『百竅神功秘笈』仍然在秦百年的手中，我們都受騙了，包括沙大俠在內！」

沙成山取出那本裝訂得相當美觀高雅的小册子，上面正方體字「百竅神功修練心法銓釋」。

頁內圖形文字說得十分清楚，另外有一張紅筆草圖，圖的下方註明——功力練成，方能取圖！

笑笑，沙成山道：「薑是老的辣，秦百年眞有一手，高招！」

方寬厚嘆口氣，道：「沙大俠，方寬厚怎有臉再見你？我……」

沙成山冷哼一聲，道：「你還是見到我了！而且在這種悲慘情形之下！」

方寬厚點點頭，口水不能自制的往外淌，宛似一個癡呆之人，他猛然抓過一把鋼刀，右手高舉，便往自己的左手臂上斬去！

方小雲一把未抓住，尖聲大叫！

方老太全身往上撲了個空！

一團黑影抖然飛到，「噹」的一聲響，方寬厚手上的鋼刀飛撞出兩丈遠！

沙成山緩緩的走過去，伸手拾起擲出的那本眞假難辨的「百竅神功秘笈」！

如今的方寬厚一點力道也沒有，沙成山擲書擊落他手中鋼刀之後，便見方寬厚一家三口相擁大哭起來。

沙成山搖頭嘆惜——方寬厚如果不是一念之貪，他那裡會兄弟鬩牆，自己更遭到焚家之災，而如今又落得如此悲慘下場？

緩緩的坐下來，沙成山道：「方捕頭，當初你是在臥虎山取得這兩件東西嗎？」

點點頭，方寬厚拭淚，道：「不錯，正是這兩件東西！」

沙成山翻動着秘笈，問道：「你是如何開始苦練的？怎會變得如此凄慘？」

方寬厚拍地咒罵，道：「秦百年這個老東西，他必定在轉移目標，故弄障眼法，他把眞的秘笈收藏着，卻弄了這本害死人的東西！」

他喘了幾口氣，又道：「當初我開始按照每頁上的說明苦練，不料順氣變成逆氣，四肢百骸開始酸楚。還以爲自己在脫胎換骨，豈料越練越不對勁，連我本身的修爲也盡數喪失，我……我形同個廢人了……」

沙成山咬咬牙，道：「果然被我料中，更讓我認清龍騰、虎躍兩處的人心腸是如此的陰狠毒辣！」

方寬厚重重的道：「沙大俠，方某不死，無以向你交代，但求你能放過她母女二人，我就感激不盡了！」

沙成山立刻手扶方寬厚肩頭，道：「剛才我不殺你，是因爲妳女兒的苦苦哀求，如今是我沙成山要求你不能死！」

方家三口全都一怔，方寬厚眨着無神的眼光，問：「沙大俠，你這話是甚麼意思？你應該殺我的。因爲你有太多理由殺我，而且你殺了我，沒有人會有理由找你報仇，爲何你反而要求我不死？」

他重重的又道：「沙大俠，我明白了，你覺得我死了太便宜我了，是嗎，讓我不死不活的受着痛苦挨着折磨，比死還令你快活，是嗎？」

搖搖頭，沙成山道：「你錯了，方捕頭，沙某不是那種慘無仁道之徒，放心，我不但要你活着，而且也將想盡方法醫治你，但是……」

方小雲驚喜的撲向沙成山，道：「沙大俠，我沒有看錯人，你果然是方小雲心目中的英雄，我……我……」

羞怯的低下了頭！

方寬厚立刻問道：「果眞如此，方某敬你如神，但有吩咐，便請直言！」

沙成山沉思一陣，道：「方捕頭，五更時份，我僱一輛篷車在槐樹坡北方三里處候着你們，我要送你們到一個地方去！」

點點頭，方寬厚道：「不見天日的日子我眞過怕了，我們準時前往！」

沙成山對方小雲道：「祇有五更時份，那些江湖中人才會離開槐樹坡，但你們仍應加倍小心！」

方寬厚一聲嘆息，道：「眼前我這模樣，怕不會有人再認識我了！」

沙成山冷冷的道：「我要帶你們去個令你們驚異的地方！」

方小雲立刻問道：「明晚是我要去會見我爹的兩位師弟之日，他們怕要苦候一夜了！」

沙成山道：「我會設法轉告他們，我得走了！」

沙成山把兩件「寶物」塞入懷裡，獨自一人從瀑布右面岩石中鑽出來，月亮已開始西沉了！

* * *

沙成山絕對不敢繞上槐樹坡，因爲柳仙兒一定會在那兒等着他的到來，如果被柳仙兒知道，她必然下手搶奪，如此反倒害了百毒門門主冷泉夫婦二人了！

四更天，沙成山穿房越脊到了平安客棧，他把一個伙計從床上拎起來，低聲道：「別多問，馬上替我套輛篷車，快！」

那伙計見是不怕鬼的沙成山，自然不敢多問，匆匆替他拉出一輛雙轡馬車，低聲問：「客官，你這是要做甚麼？難道……」

沙成山一瞪眼，道：「你又多口了！」

伙計指着客房，問道：「你的朋友每日人參燉老母雞，他要是問起你來，我怎麼回答？」

沙成山立刻低聲道：「叫他盡量保養身子，等着大幹一場！」

伙計一怔，又問：「還有……還有……」

沙成山又是一瞪眼，他已上了篷車，怒叱道：「還有甚麼事？」

伙計四下望望，又道：「還有個姑娘，她常來找你，我怎麼說？」

沙成山當然知道伙計說的是柳仙兒，笑笑，道：「你告訴她，我去替她找東西了，叫她不用急！」

伙計又問：「找甚麼東西？」

沙成山揚起馬鞭，伙計立刻跳到台階上，馬鞭子不重，兩匹馬立刻往方家集北方馳去了！

柳仙兒怎會知道沙成山又一次黃牛，寒冷的夜，冰涼的風，凍得她直在樹上打哆嗦，如果沙成山在，自己往他懷裡一蹭，熱呼呼的自然也就不冷了！

然而，沙成山沒有來，柳仙兒躍下樹的時候，氣得大聲罵着——沙成山，我罵你這狠心的東西，你死到哪兒去了，害得我白守到天明！

柳仙兒還得向冷若水去報告，然而她又能報告甚麼？沙成山根本沒有出現！

此刻，一輛篷車正飛馳着，車聲「咕哩隆咚」響，兩匹馬半張着大嘴巴，趕車的似乎有着一股子無處發洩的怒氣，不時的在馬屁股上抽一鞭！

不錯，篷車裡面坐着方寬厚一家三口人，趕車的卻是「二閻王」沙成山！

車內，方小雲隔着一層厚厚的帆布篷問沙成山：「沙大俠，還有多遠呀？」

沙成山重重的道：「就快到了！」

車內，方小雲又道：「一路顛簸，我爹的身子……」

沙成山立刻又道：「叫你爹能睡就睡一覺，再有半天工夫就到了！」

方小雲幽幽的道：「我爹能睡就好了，自從練那勞什子的功之後，如今他每日能睡上兩個時辰算是不錯了。如今一連兩天的車子顛簸，我爹的眼皮子重，可是就是無法睡！」

沙成山的鞭子抽得更加勤了，兩匹馬奔跑着，還不時的扭轉馬頭，齜牙咧嘴，宛似恨透了沙成山一般！

就在這時候，忽然迎面馳來一匹馬，馬上面坐着個姑娘，沙成山立刻就認出是秦紅！

於是，沙成山使力的攏住韁繩——「吁」！

迎面，不錯，正是秦百年的女兒秦紅！

嘻嘻一聲笑，秦紅悄聲道：「喲！是沙大俠呀，怎麼不騎你的馬，反倒趕了輛大車來，幹甚麼呀？」

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沙成山道：「公事，找秦老爺子！」從秦紅的話中，虎躍山莊尚未曾知道伍大浪等被殺之事，他放心不少！

秦紅抿嘴一笑，道：「公事？敢情你已尋到我爹的失寶了？」

沙成山點點頭，道：「不錯！」

秦紅一愣，旋即笑道：「你趕着大車而來，敢情就是要運你的十萬兩銀子了？」

沙成山仍然臉無表情的道：「不錯！」

忽的仰臉巧笑，秦紅道：「沙大俠，方寬厚一家慘死，東西不知被姓方的藏在何處，你是怎麼得到的？」

沙成山重重的道：「那是我的事，秦姑娘，妳請帶路吧！」

秦紅嫩嫩的俏臉上小嘴一牽，秦紅斜睥拉轉坐騎，道：「好，我帶給你去見我爹，不過……」

她又是斜睥一笑，緊接道：「可千萬別令我爹失望喲！」

笑笑，沙成山道：「不會令他老失望，或許……或許大吃一驚是有的！」

驚異的望了沙成山一眼，秦紅道：「大吃一驚？甚麼事會令我爹大吃一驚？」

沙成山冷冷一笑，道：「到時候你就會知道了，何必急着問？」

秦紅突然拔空而起，人在空中，一個十分漂亮的身法便併坐在沙成山身邊，巧笑道：「沙大俠，如果我是你，便立刻回頭！」

一怔，沙成山道：「是嗎？道理何在？你爹不是以十萬兩重金要沙某爲他尋寶嗎？如今寶已尋獲，我這是送寶來的，爲何反叫我回頭？」

秦紅半晌，才道：「你尋的一定不是眞的！」

沙成山冷冷道：「妳怎麼知道？」

秦紅坦然的道：「兩個無憂門女子從關天水家中盜走寶物，方寬厚中途又盜去，如今方家已成絕戶，我不信你從那裡會得到失寶，莫非你弄個假的來騙人？」

冷酷的一聲笑，沙成山道：「騙人？不錯，這中間一定有人玩奸使詐騙人，不過不是我沙成山！」

秦紅立刻怒目相向，道：「也不是我爹！」

沙成山道：「是與不是，眞相總是會大白的，秦姑娘，妳還是騎妳的馬吧！」

秦紅雙肩一晃，道：「沙成山，你討厭我跟你坐在一起？」

她想起沙成山與柳仙兒在床上的那一幕，冷冷又道：「我比那個妖女還難看嗎？」

沙成山重重的道：「是我不配，秦姑娘，妳爹大概也不願看到她女兒跟一個江湖浪子坐一塊吧？」

秦紅側臉逼問，道：「別管我爹，沙成山，你說，我同那個苗女比較，你眞的喜歡她？」

沙成山冷淡的道：「苗女的心是毒的，但她忠於她的門派，忠於她的主人，她仍然値得令人敬佩，不像一些自以爲武林世家的人，暗中做出令人不齒之事，哼！」

秦紅立刻臉色一緊，道：「你是在說我？」

淡淡一笑，沙成山道：「我可並未指名道姓，秦姑娘，妳請吧！」

秦紅冷哼一聲，道：「我偏不走，難道你要推我下車？」

沙成山一聲乾笑，道：「秦姑娘，聞得龍騰山莊的二公子擄人老婆不成而被人殺死在沙河岸，這事你們虎躍山莊有甚麼表示？」

秦紅咬咬牙，道：「我爹聞得此事之後，便立刻派伍總管率領四位高手趕去幫忙，這幾日應該有消息傳來了！」

沙成山聞言，相當寬心的一笑，道：「江厚生很幸運，哈……」一楞，秦紅臉色寒寒的道：「沙成山，你這話甚麼意思？」

沙成山笑笑，道：「江厚生有兩個兒子，如今雖然死了一個，他還有一個接續江家香煙，尚不致於絕後，妳說他不是很幸運嗎？」

秦紅咬咬嘴唇，道：「沙成山，聽你的口氣恨不得我舅舅絕後，是嗎？」

沙成山淡淡的道：「你舅舅絕不絕後關我沙成山何干，不過，他的另一個兒子如果也要搶別人老婆，我眞擔心他會絕後！」

秦紅冷笑得比迎面吹來的西北風還冷，她重重的道：「江少强死了，然而沙成山你看吧，那個殺死他的人會死得很慘！」

沙成山抖着韁繩，道：「這我可以想像得出來，不用秦姑娘說！」

秦紅指着前面山崗，道：「前面就是獅頭山，東面一道高牆，你把馬車停在那兒就可以了！」

沙成山搖搖頭，道：「我把馬車停在牆外？秦姑娘，妳沒有弄錯吧，我是來送還老爺子的兩件寶物。另外還要運走十萬兩銀子，我如果把馬車停在高牆外，還得走進山莊，幹甚麼？我有毛病呀！」

秦紅重重的道：「沙成山，我眞的弄不清楚，對你是一種甚麼樣的感覺？不過既然你不聽我的，你就駕車進莊吧！」

秦紅拔身而起，空中擰腰挺身，雙腿分開，忽的又坐上她的白馬上，猛的一拍馬腹，白馬揚起尾巴便飛一般的往一個山頭下面馳去！

篷車內，方小雲低聲道：「沙大俠，這位秦姑娘很關心你，祇是……她似乎不善於對你表達！」

笑笑，沙成山道：「我不敢高攀，方姑娘，有件事情我必須先要向你們說明白！」

方小雲立刻應道：「一切我們都會聽沙大俠的吩咐！」

方寬厚喘息的道：「沙大俠，不料我這幾天不再練功之後，加上車子兩天的顚簸，氣血好像有些順暢了！」

他喘了一口氣，又道：「原來是往獅頭山的『虎躍山莊』，也好，見到這位盛名的『武林老爺』秦百年之後，倒要請教他了！」

沙成山立刻沉聲道：「到了虎躍山莊，聽我的呼叫，你們再現身！」

方小雲道：「當然，我們要當面揭穿秦百年的陰謀！」

前面，一座圓形石頭山，山上的松柏青中泛黑，一條五丈寬的大道，繞着這座圓形小山往東西伸延。

祇見青竹搖曳，梅花一片之外，有一道清澈溪流從另一方向流過來，一座石橋便搭建在溪流上！

此地風景之美，宛如世外桃源！

令人感到十分不配襯的，倒是山下的那座城堡似的大牆，莊嚴得有些威嚴，倒把這一片柔和的美景平添不少殺氣與血腥味！

沙成山的篷車緩緩的馳近高門樓，四個大漢已抱拳施禮讓道，其中一人對沙成山道：「沙大俠，恭喜你了！」

臉無表情，沙成山道：「莊主金安？」

那人立刻笑笑，道：「莊主已經在大廳前面候着了，你請！」那壯漢要上車，敢情要把篷車馳往馬

廐去！

沙成山伸手攔住，道：「不用，我把車趕到大廳前面，辦完事立刻上路！」

那壯漢一楞，沙成山已抖着韁繩進了莊門！

四個大漢併肩看着篷車走進莊，誰也未開口，但四個人的臉上却是相當冷酷！

沙成山的篷車剛剛停在巨型正廳前面的平台石階下面，偉岸威猛，滿臉紅光的「武林老爺」秦百年撫髯從正廳的落地雕花大門中走出來，他的身邊是秦紅，緊跟在他身後面的，是兩個老人與一個壯年巨漢！

沙成山一向獨來獨往，對於這三人他一個也不認識，雖然，他曾聽過不少人物！

錦袍紫墨色，夾褲是淡藍色，秦百年笑指沙成山，道：「來來來，沙老弟台，我先給你引見三位高人！」

沙成山跳下篷車，但却並未上到正廳前的玉石鋪的大平台上，他淡然的衝着另外三人抱抱拳，先自我介紹：「在下沙成山，一介莽夫，請多指教！」

秦百年已指着右面兩位老人，道：「二位均已超過甲子，一位是遠自白山黑水前來的長白老人『鐵扁擔』顏如玉，另一位是山西長都八卦門耆儒『鬼爪手』李長泰！」

秦百年指着左邊雙目泛赤嘴唇寬厚壯漢，又道：「這位就是中原有名的『怒黃河』冉再生，從風陵渡到洛陽，在黃河水面無人能出其右！」

沙成山再度抱拳，笑道：「久仰！久仰！」

三個人冷冷的點着頭，但無一人開口說話！

秦百年伸手讓，道：「沙老弟台，紅兒說你已找到老夫失寶，可喜可賀，請進來吧！」

不料沙成山搖搖頭，道：「秦老，虎躍山莊名滿武林，聲譽之隆，如日中天，聽上那有我沙成山的座位，沒得倒辱沒了秦老爺子的威儀，我還是站在這兒自在些！」

秦百年心中暗自忿怒，臉上却一團和氣的道：「曾記得上次百花谷我曾說過，請你來我莊上痛飲。這次又替老夫把事情辦成，豈能不進來喝一杯？請吧，我的沙老弟台！」

沙成山仍然不爲所動，却緩緩的道：「秦老，俗氣的客套已用不着了，請問你老的寶物果眞是轉手藏在關天水的家中嗎？」

秦百年一怔，道：「不錯，伍總管不是早告訴你了？」

點點頭，沙成山又問：「關天水的東西是被兩個『無憂門』女子盜走，是嗎？」

秦百年見沙成山口氣不善，冷下臉來，道：「有甚麼話你就直說吧！」

沙成山嘿嘿一聲笑，道：「大概你已知道兩個女子是怎麼死的，當然，當時方捕頭取走兩件寶物之事，你老也很快知道。秦老爺子，我說的可是實情？」

撫髯點點頭，秦百年道：「不錯，伍總管向我報告的！」

沙成山冷笑一聲道：「如此說來，關天水家中藏的果是你老的兩件寶物了？」

到了這時候，秦百年硬起頭皮，道：「若非是老夫寶物，又何必花十萬兩銀子請你暗中代爲尋找？」

沙成山突然自懷中取出一個錦緞包裹，道：「是這個嗎？」

秦百年雙目暴睜，沉聲道：「且容老夫過目之後方能確定！」

沙成山笑笑，道：「十萬兩銀子呢？」

冷沉的一哼，秦百年道：「你是想一手交銀一手交東西？」

沙成山重重的道：「我管不了這是不是你的寶物，我祇知道從關天水家中失去的就是它。而你老也是爲它出價碼請我找的，這東西確實是從兩個女子身上得到，秦老爺子，你該不會反悔吧？」

秦百年仰天哈哈一笑，道：「沙成山，敲詐勒索竟然敲到老夫頭上來了，我看你是吃了熊心豹膽了！」

他一頓，又道：「方捕頭得了此寶之後全家死絕，寶物早被姓方的毀去，江湖中不少人在方家集到處找尋，你却爲了十萬兩銀子，弄個假東西來訛詐老夫，沙成山，你休得搬磚頭砸自己招牌，老夫不吃你這一套！」

嘿嘿一聲冷酷的笑，沙成山道：「秦百年，百花谷中你暗自救活百毒門一名女子，你敢承認嗎？」

秦百年楞然的無以爲對！

沙成山已接道：「這名女子叫柳仙兒，你在她重傷之下加以施救，就在她悠悠醒來的時候，故意說出寶物藏在項城大徒兒關天水家中，也好引起柳仙兒的注意去轉告『苗疆百毒門』知道！」

秦百年當然不承認，但他身邊的秦紅却臉色一變！

沙成山又道：「百毒門盜寶的時候，早已有人轉告方寬厚，這個轉告之人必是你派去的，是嗎？」

秦百年怒叱道：「沙成山，你越說越不像話了！」

冷冷的，沙成山又道：「伍總管要我爲你尋寶，你們却又把寶物落在方家集之事廣爲宣揚，引來了西陲二十四鐵騎，更引來了川南龍

爪門，甚至關洛雙雄與八大門派的人，是嗎？」

秦百年大怒，道：「我不同你胡扯，寶物拿來我看看！」

沙成山却對秦百年兩邊三人拘拳道：「三位做個見證，這件東西我交給你！」

一邊，顏如玉、李長泰與冉再生三人齊齊點着頭，沙成山右手一抖，錦緞包裹直飛秦百年之手！

秦百年匆匆打開一看，哈哈笑道：「老夫猜得不錯，果然是你隨便找來東西搪塞，沙成山，你也未免太天眞了吧！」

沙成山重重的道：「難道這不是方捕頭暗中奪得的東西？」

秦百年冷冷的叱道：「你以爲方捕頭一家死絕，便想以此來欺騙老夫？當知東西是我的，對與不對祇有我清楚，沙成山，你是從哪裡取得的！」

沙成山立刻道：「我是由方捕頭那裡取得的！」

秦百年毫不放鬆的道：「方捕頭人已死，死無對證，你如果能把方捕頭弄活，祇要他說這東西是從那兩個無憂門女子身上所得，十萬兩銀子我立刻命人替你搬上車！」

沙成山忽然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秦百年怒叱道：「否則你休想得到半兩銀子，我們之間的買賣從此一筆勾銷！」

沙成山猛古丁一聲暴喝，道：「方捕頭，你們都出來！」

祇見篷車帆布掀起，方小雲第一個跳下篷車，身後面，方老太架着骨瘦如柴雙目深陷的方寬厚，三人十分艱辛的下得篷車！

秦百年雙目幾乎突出眼眶外！

秦紅更是一聲驚呼，道：「沙成山，剛才我還跳上你的馬車，怎麼未曾發覺他們三人？」

一笑──冷冷的笑，沙成山道：「那是因爲妳以爲我是駕車取銀子，一定是空車，加上我把他們藏得好！」

落在地上，方寬厚抖着已經蒼白的鬍子──兩個月的苦練，倒把鬍子練白了！

他重重的仰視着秦百年，道：「秦百年，這兩件東西就是方某取自無憂門兩個女人身上的東西，甚麼『百竅神功』，兩月苦練，差一點要了我的老命！」

秦百年沉重道：「原來你沒有死？」

方寬厚指着天，叫道：「上蒼有眼哪！秦百年，你弄個害人的東西，却把眞的藏着，武林中的人都找上方家集！我方寬厚成了衆矢之的，你……你……」

哈哈一聲洪笑，秦百年道：「不錯，老夫就是懲治武林中貪念之人，你所練的就是『挫陽縮筋』與『經脈滯流』之術，祇要練上三個月，你必然內腑乾裂而亡，可惜你竟然沒有死，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他一頓又道：「應死而未死，方捕頭，你也算是命大之人了！」

方寬厚戟指秦百年，道：「我如仍在衙門當差，必不饒你！」

冷冷的沉下臉來，秦百年道：「小小一個項城縣衙還不放在老夫眼裡！」

沙成山正要開口，秦百年取出一張圖，對沙成山道：「沙成山，你應該得到十萬兩銀子，這裡是我的寶庫圖，我在裡面放了十萬兩銀子，你去取吧！」

沙成山搖搖頭，道：「秦百年，我不會再上你的惡當了，我就站在此地，請你派人把銀子搬上車，我立刻走人！」

哈哈一聲笑，秦百年道：「原來大鏢客也害怕上當，我高估你了，沙成山！」

方小雲突然指着秦紅，道：「沙大俠，這個姑娘我見過，她曾在夜裡到過我家被毀的宅子裡，不錯，就是她！」

笑笑，沙成山道：「方家集我遇到過她，也聽她說的話──要我儘快找回她爹的失寶，哼！」

秦紅怒叫道：「沙成山，你現在一定很恨我？」

沙成山重重的道：「我不配！」

秦紅立刻對她爹道：「把銀子給他，叫他們走！」

秦百年冷哼一聲，道：「如此便宜？」

沙成山嘿嘿笑，道：「我等着你的十萬兩銀子，秦老！」

不料，秦百年突然對兩邊的三人道：「我寧願把十萬兩銀子分與三位，也不願白白把銀子送給你這頑劣之徒！」

「長白老人」顏如玉的臉上一紅！

「鬼爪手」李長泰却伸頭看了「怒黃河」冉再生一眼！

這三個虎躍山莊的貴客都未開口，雙目中流露出不同的眼神！

沙成山冷酷的道：「秦百年，你拿自己的威望、名譽、地位不顧，而失信於沙某？難道你這『武林老爺』四字要改成『武林無賴』不成？」

秦百年大吼一聲宛如旱雷：「沙成山，你敢在我虎躍山莊撒野？」

淡然的，沙成山道：「如有必要的話！」

秦紅急得臉上泛赤，道：「沙成山，你不會讓一讓，少說一句？」

沙成山重重的道：「如今我祇要我應得的十萬兩銀子，別的我管不了！」

秦百年望望身邊三人，沉聲道：「沙成山，我相信你來虎躍山莊的時候是暗中潛來，換句話說，方家集那面的人沒有一個會知道，我如果硬把你四人留下來，天下誰會知道你們在我這兒？」

說完，他又望向顏如玉三人！

這情形十分明顯，如果顏如玉三人聯手做了沙成山，天底下誰也不知道是秦百年的手段！

更明顯的，是顏如玉三人如果聯手殺了沙成山，他三人一定守口如瓶，絕不會洩露出去！

不料顏如玉三人仍然未爲所動！

沙成山已側臉走出五步，他又病懨懨的垂下雙手，道：「符合我來時的意料，秦百年，你或是他們三人，甚至四人聯手，沙成山這裡全接下了！」

在台子上面，秦紅叫道：「沙成山，你一定要同我爹做對？你……你眞的對我一點也不瞭解？」

沙成山未開口，「怒黃河」冉再生緩緩走下台階。

他怒目直視沙成山，道：「我們本來不願意多事，更想勸秦老爺子把十萬兩銀子交給你。然而你的飛揚跋扈，令冉某十分不高興，借此機會與你切磋一番，沙大俠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吧？」

沙成山望着這個滿臉粗鬍子眼珠子有一半幾乎彎在眼眶外的壯漢，沙啞道：「如果切磋武技，冉兄何不等沙某辦完正事，我們約地再鬥，如何？」

冉再生哈哈笑着反手拔出背上兩隻飛叉，道：「天這麼高，地這麼大，等你拿了銀子，我到甚麼地方去找你？就在這兒吧！」

台子上，秦百年已高聲道：「久聞冉老弟飛叉絕技冠絕宇內，今日倒要瞻仰一番了，哈……」

沙成山冷笑道：「秦百年，你表現越來越見惡劣，竟然趕鴨子上架了！」

冉再生大怒，沉道：「娘的老皮，你把老子比做鴨子？」

沙成山一笑，道：「不比鴨子聰明多少，姓冉的，有一件事情你沒有弄明白！」

冉再生咬咬牙，咧着寬而厚的大嘴巴，道：「甚麼事老子沒弄明白？」

沙成山沉聲指地，道：「這裡不是黃河，這裡沒有鯉魚！」

冉再生毫不示弱的道：「雖然不是黃河，老子一樣收拾你，雖然沒有黃河鯉，老子就拿你當魚精！」

笑笑，沙成山有些無奈的道：「如此說來，你我免不了一拚了？」

重重的點着頭，冉再生道：「沙成山，有一件事情我向你表明白，冉某不在乎你的銀子，即使勝了也不會分你應得的銀子！」

沙成山臉色一緊，笑笑，道：「冉兄，憑你這句話，沙成山稱你一聲兄台，你出招吧！」

忽然，冉再生橫三步退半步，同樣的步伐，他是越走越快，快得幾乎在追逝着流走的時光！

沙成山並未稍動，他仍然病懨懨雙手下垂，一副等着挨宰的樣子！

台子上面，秦百年冷沉道：「同江湖一流殺手較量，必需一擊而中，沙成山的成名絕學可是久已失傳的『寒江月刄』，江湖上甚少有人躲得他這一殺招！」

他的話聲高吭，當然在提醒飄動疾走的冉再生！

果然，石台下面發出一聲怒吼──

「殺！」

殺聲在空中激盪，人影已騰起三丈，那幽浮似的形象無法辨認，六隻飛叉已閃耀着成束的冷芒從六個不同的角度，幾乎同時間勁射向一個目標──沙成山！

沙成山並未閃掠，他左手橫拍，右腕力抖，「銀鍊彎月」發出極光一片！

空中立刻響起叮噹之聲不絕於耳──但見六支飛叉如遇巨石般的往外反彈！

然而，那宛如爆開的銀花上方，冉再生却天外飛虹般的雙手掣着一把尖刀直往沙成山那團極光中穿去！

冉再生的眞正殺手──「黑龍搶珠」，快得難以令人相信的速度，已穿過敵人的極光──尖刀直指敵人咽喉！

祇見沙成山猛然挫身下地，狂怒的叫道：「寒江月落！」

是的，沙成山此刻不能不用此招以應付當前危機！

台子上面，秦百年大叫道：「冉老弟小心！」

便「長白老人」顏如玉與「鬼爪手」李長泰二人也爲之動容不已！

他們自信也無法破解沙成山的這一絕招──一片極光中突然冒出那麼怪異的一刀！

沙成山的肩頭上裂開一道口子，祇有半寸長，雖然在流血，他却看也不看一眼！

冉再生可就慘了！

脖子上面雖然祇劃破皮，但連到胸上可見肋骨，落地之後跌在地上。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獨孤二郎知道三江內府伕侍風月宮的人再次販賣婦女，於是二郎再次沒收他們的金銀，每個姑娘給二十兩，叫她們覓地遷居……二郎去找娘親，說起武功，他自信心十足，余凝霜教訓他爲人應戒驕，二郎欲帶娘親去猴兒坡住，丘文山急出面阻止，而余凝霜也不同意，當知道他欲應戰風月宮，其母勸他等一郎……齊大妹子又傳來消息，申屠十方……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宮主不敵破天荒　二郎應戰冷咪白

大桌上坐了三個大男人，齊大妹子輕飄飄的坐到申屠十方的對面了。

雙目依然亮晶晶，像齊大妹子這種精明的女人，眼睛多少帶着勾人的意味。

她眨呀眨的露笑容，柔柔的看着申屠十方。

申屠十方也覺這齊大妹子有點媚，媚過了頭。

「聽說大掌旗要找我呀！」

「不錯。」

「我受寵若驚呀！」

「別那麼說，我親來是爲了不叫我此生遺憾。」

齊大妹子一笑，道：「人生遺憾是窩囊，遺憾人生不快活，大掌旗何許人也，大人物呀，手下人馬無數，分旗自塞上延伸到江南，直跨南七北六省，無處沒有飛馬幫的馬場，有甚麼還叫你當家的遺憾呀。」

申屠十方道：「你應該知道，在本大掌旗的內心深處，永遠無法忘掉一個人。」

「武林第一大美人，余凝霜？」

「不錯。」

「唔，原來大掌旗是爲了余凝霜而來呀！」

她頓了一下，又道：「那就往北去伏牛山老君嶺呀，何必走南到雲夢。」

齊大妹子這一招，正是她撒網捕魚手段，而且面前這條大魚肥呀！

申屠十方未開口，滿面黯然之色。

甘天龍道：「大妹子，咱們三人就是去了一趟老君嶺之後才轉而來到你這兒。」

「怎麼了？」

「人不在了。」

「怎麼會呢，這幾年不是都在那兒嗎？」

「老君洞中我們進去了，發覺那兒死了個毒王李歧旺，余美人不見了。」

「余美人不見了？這可是大消息呀！」

申屠十方開口了：「爲我打聽余凝霜的下落。」

齊大妹子道：「申屠當家的，祇要你的吩咐，我們立刻照辦。」

申屠十方道：「我不會虧你們的。」

「哈……」齊大妹子笑了。

江上飛道：「看看，看看，聽說有銀子就樂歪了。」

齊大妹子道：「實在一句話，多日未有生意上門了，今天才等到。」

申屠十方道：「老板娘，你估計需要多少時間？」

齊大妹子道：「時間就是金錢

呀！」

「你開價！」

齊大妹子忍不住想放屁，太興奮的人都會有此反應。

祇不過她還是忍住了。

菜上桌子了，酒還加熱送上來，齊大妹子道：「三位，你們先吃着，我去合計合計再來議價。」

齊大妹子起身，提壺、斟酒，然後吃吃笑着走到了櫃前。

她取過一個算盤，左掌托着算盤，右手五指撥弄着算盤子兒叮噹響，她這是一加一二加二三下五去二的低頭合算起來了。

其實她合算個屁，純粹是在鬧開心，逗那江上飛三個大驢蛋。

想想看，人家余美人今年三十多歲了，還美呀，還不放過「一親芳澤」的企圖呀。

其實江湖上還眞有不少這一號人物，他們是不達目的誓不休，無他，江湖的一股子霸氣在作祟。

申屠十方就是這號人物，否則，他就以爲申屠風流冠江南就有了缺憾。

齊大妹子重重的放下了算盤，她走到了桌邊提酒壺，再爲江上飛三人把酒斟上，笑了。

甘天龍道：「看你的算盤子兒撥弄了老半天，你說說，這一回你打算敲咱們大掌旗多少錢？」

齊大妹子道：「先收定金白銀一千兩，我立刻派人馬圍着老君嶺四週方圓五百里，來一個一馬掃的仔細找。」

江上飛道：「一千兩呀！」

齊大妹子道：「一千兩不多呀，你爲我算一算，我至少派出五十人吧，這騎馬的有一半，他們至少要十天半月吧，算算這吃喝住，大伙每人分不了幾兩了。」

申屠十方道：「行，我給，但在時間上，我希望不要太久。」

齊大妹子道：「我們盡量，祇不過如果咱們找到了，而且也說服余美人與大掌旗見上一面，二人對談一番，這光景大掌旗你願意出價多少？」

申屠十方雙目一亮，道：「眞如此呀，哈！」

江上飛道：「加你五百兩。」

「噗吒」一聲，齊大妹子笑了。

甘天龍道：「你要多少？」

齊大妹子道：「你二位呀，在這方面你們是『落水的貓逃上岸……抖不起來』的人物。」

甘天龍雙目一瞪，申屠十方道：「果眞有此機會，本人出你五千兩銀子，絕不食言。」

齊大妹子幾乎想跳起來歡呼萬歲了。

「好，咱們就這麼說定了。」

齊大妹子手一伸，又道：「定金一千兩。」

申屠十方對甘天龍道：「取一千兩銀票給她。」

甘天龍無話說，自袋中取了一千兩銀票放桌上，齊大妹子取在手上抖兩下，笑道：「人呀，不就是爲了這玩意兒，每天跑東到西受那風吹日曬之苦呀，更被那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九這十個不起眼的數目字攪和得暈頭轉向，吃苦挨刀還受罪，唉，發明這些的人吶，眞缺德。」

她雖然如此的說，但還是小心翼翼的把這張大銀票折疊起來塞入袋中了。

這也就算是生意成交了，且等以後是不是皆大歡喜了。

酒再醇難抵美人恩，菜再香難消單思愁，申屠十方對齊大妹子道：「我在興隆集等消息，想不想五千兩銀子，那得看你們的服務精神了。」

齊大妹子道：「我們必盡力而爲，定不叫大掌旗你失望，安啦！」

申屠十方站起來了：「付帳，走！」

甘天龍付銀子，齊大妹子攔住了。

「不，我齊大妹子這一頓酒菜有光榮，老實說，若在平時，我齊大妹子用八抬大轎也抬不來申屠大當家的大駕，何敢再收銀子呀！」

甘天龍笑笑，道：「頭一回見妳大妹子大方，哈！」

於是，飛馬幫的三人出了門，上馬往北門外馳去，走得不見了。

齊大妹子哈哈笑，她笑彎了腰。

兩個伙計也笑，這世上有多少人呀，爲了賺上一兩銀子也拚命，拚命的爭，拚命的奪，滿街小販賺小錢，吆喝得嗓門也破了。

看看人家老板娘，稍加手段就是上千兩銀子到手，賺銀子就像是喝口冷水一樣輕鬆平常。

齊大妹子正要往後屋去向丘文山報功的吶，不料門外忽然來了風月宮的人。

齊大妹子心口一緊，但她還是嘻嘻笑的迎上前去。

來的不是別人，乃風月宮宮主冷風香與五花瓣之一的丹桂，加上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

齊大妹子一聲笑，道：「時光匆匆呀，上一回君山一別，晃晃眼就多日了，冷宮主快請雅座坐呀！」

冷風香祇是冷哼一聲，她拉了少女走到那間小廂房中，丹桂一邊站，她重重的道：「上酒菜！」

齊大妹子對伙計吩咐：「快，把咱們最好的女兒紅熱上，最乾淨可口的菜端出來，小心侍候宮主。」

冷風香指着一邊椅子，對齊大妹子道：「坐！」

「哎呀，有宮主在，那有我齊大妹子坐的地方。」

「坐下來，我可以告訴妳！」

齊大妹子歪着屁股坐下來，道：「宮主，你想告訴我甚麼呀？」

冷冷的，冷風香道：「我自會慢慢的告訴妳。」

很快的送上了酒菜，齊大妹子分別為冷風香與那少女把酒斟上，一邊的丹桂目露凶芒，好像要殺人。

齊大妹子全身戒備，她心中明白，那個在老君嶺逃走的水仙與另一女子，必向這冷風香報告了，余凝霜同她的兒子二郎離開了老君嶺，而且那瞎了眼的余凝霜又好了，能看見了。

想也知道，冷風香得知這消息，她必會親自出馬了。

冷風香喝着酒，她忽然雙目一厲，道：「我的水仙向我報告，有個老太婆提到本宮的娘，她是誰？」

齊大妹子道：「哎呀，宮主呀，原來為了這件事呀，我齊大妹子也是碰巧遇上了。」

「碰巧，你遠去老君嶺，幹甚麼？」

齊大妹子道：「難道宮主忘了，你們還花銀子託我為你們打探那兩個少年人的下落呀，我為了認眞服務，才親自出馬的嘛！」

冷風香道：「那已是數年前之事了。」

「可是我們是不達目的絕不罷手。」

冷風香道：「那老太婆是甚麼人？」

齊大妹子道：「我可以坦然的告訴冷宮主，我去老君嶺除了找兩個少年之外，我還有找毒王！」

「你找毒王？」

「是的，請毒王鑑定，冷宮主為甚麼定要我齊大妹子吃那包點心！」

冷風香却淡淡的道：「毒王怎麼說？」

「死了，毒王死了，所以余美人也下山了！」

冷風香道：「我先問你，那老太太是甚麼人？」

齊大妹子道：「我先要知道，那包點心是甚麼做的！」

冷風香嘴角一撩，道：「毒藥，但不會把人毒死！」

齊大妹子道：「目的是甚麼？」

冷風香道：「你太愛銀子了，需索一再令我生厭，所以本宮要控制你，祇要你吃了那包點心，你會頭痛欲裂，非有我的解藥不行，如此，你就非為我辦事不可。」

她頓了一下，又道：「你很精明，死不吃。」

齊大妹子如果殺得過這幾人，她非殺人不可。

齊大妹子却笑笑道：「對於冷宮主的坦白，齊大妹子十分佩服感激。」

「你可以對本宮說出那女人是誰了吧！」

齊大妹子道：「那是當然，我齊大妹子感於冷宮主的直言不諱，這次不再索討銀子了。」

一頓之後，又道：「那位前輩不是別人，她乃江湖傳奇人物，人稱大酒簍子的東方美是也！」

「東方美？」

「不錯，想當年她武功高絕，一心愛上了那位天南奇叟司馬龍，而司馬龍却並不愛她，司馬龍愛的是何雙雙，也就是宮主的母親！」

冷風香臉色泛白，咬牙不語。

齊大妹子又道：「然而令堂並不愛那司馬龍，令堂愛的是令尊冷公元，他們才是天生一對地長一雙的美夫妻，而司馬龍却像鬥敗的公雞一般，發誓自囚在高山寒洞中，他自囚了十七年之久！」

冷風香道：「在甚麼地方？」

口氣不善，想去殺人！

齊大妹子道：「人已死了，一死百了啦！」

「便宜他了。」

齊大妹子道：「至於那位老太太東方美呀，至今我也不知道她去了那裏了。」

冷風香道：「你既然知道得如此清楚，也必然會對那死心眼的老太太說出司馬龍的地方，而老太太也必會前往，說，司馬龍死在甚麼地方？」

齊大妹子聽得一怔，心想：「這女人眞叫偏激，還不放過人呀！」

心念間，她淡淡的道：「那得先找到那位少年人才知道，現在不知道。」

冷風香忽的右手中食二指彈出，一縷銳風令齊大妹子全身一哆嗦，不旋踵間，齊大妹子全身冷得嗦嗦發抖，上牙打下牙，打得咯咯響！

齊大妹子快縮成一堆了，冷風香却站起來，道：「一天十二時辰，你每隔一個時辰發寒半個時辰，等你想通了，告訴我那老婆子去的方向，我自會為你解除痛苦的。」

「我是眞的不知道呀，冷宮主！」

「哈……」冷風香道：「你雖精明得不吃我給你的點心，但也一樣能控制住你，哈……」

她起身就走，齊大妹子可慘了。

冷風香走出了齊家酒館，她回

頭對伙計道：「我會再來的。」

伙計聽得直點頭，不敢開口多說話。

兩個伙計都知道這風月宮的女人厲害，誰惹上誰倒楣！

等到冷風香三人走遠，小朱拔腿奔到小廂房，見齊大妹子哆嗦得厲害，扶了齊大妹子便弄到了後屋裏。

「老闆娘，你躺下來，且看當家的怎麼說。」

小朱還為齊大妹子把被子蓋身上，轉身關上了房門，他往前面去了。

心中仍是卡卡的為齊大妹子擔心事。

齊大妹子拚了命的把大床機關開啓，她打着顫抖呼叫了。

「當……當……家的喲……」

齊大妹子呼叫了五七聲，才聽到丘文山的回應。

「怎麼了，打擺子了呀！」

「當……當家的……呀……我……快救我呀！」

「好了，別叫了，你挺着，我過去。」

這光景大約過了一盞茶時光，有個軟轎抬進了齊家酒館，人們知道，那是齊大妹子殘了雙腿的丈夫回來了。

丘文山至今仍坐軟轎，他不走路。

尤其是雲夢出現了風月宮的人，他更不會在地上走，他以為還不到他走路的時候。

現在，軟轎進入後院，抬轎的抱起丘文山走入門內，回身再把門關上！

於是，丘文山一躍上了大床，他發覺老婆在打哆嗦，臉上灰慘慘！

「我看看，我看看你是怎麼了！」

齊大妹子道：「那……冷風……香指頭遙指……我……我就全身冷……起來……」

丘文山一聽之下，冷冷的道：「不急，這是風月宮的寒冰指，我一看就知道。」

「有法子解嗎？」

「有……」

「那你快動手呀，我……快僵了……吔！」

丘文山立刻運起他苦練有成的「七斗陰風指」，祇見他雙手併起四指疾點，盡點在齊大妹子的胸前四處大穴上，齊大妹子全身猛一彈，彈起二尺高，被子也落下地。

丘文山收指疾拍，拍在齊大妹子的後腦杓！

「哈！」齊大妹子大大的吐了一口氣，她似乎好多了，也舒服的張開了雙臂，抱住了丘文山！

「你如果此刻叫我壓你，你就會癱在床上一輩子！」

齊大妹子一聽，嘆口氣道：「那就算了。」

丘文山道：「我如果未習這七斗陰風指，今天我也沒辦法救你！」

齊大妹子道：「這個女人眞狠心，她果然叫我吃點心是想控制我！」

頓了一下，她又道：「她是一計不成來二計，今天她還想控制我呀！」

丘文山道：「好了，我問你，她問你甚麼了？不從她的心意就對你下陰手呀！」

齊大妹子道：「我就是不告訴她，娘的老皮，她不出銀子我就不會告訴她！」

丘文山不開口，他等着大妹子說下去。

齊大妹子鬆鬆全身筋骨，覺得已完全恢復正常了，這才又對丘文山道：「冷風香她要問我的是大酒簍子東方美如今在甚麼地方，當家的，你想想，這項消息多麼的重要呀，至少我索價一千兩吧！」

「混蛋！」丘文山好像眞的火大了，他戟指發了呆的齊大妹子，又道：「你是豬呀，個笨蛋女人，你還沒有年過五十，你是不是得了老人癡呆症了！」

「當家的，大妹子我又有甚麼不對了？」

「你怎麼不多想一想呀，冷風香要找東方美，她絕不會是同東方美去套交情，我肯定她是去殺了東方美，這東方美也不是好惹的，何不叫她二人殺一個你死我活，之後，咱們再抽冷子撿便宜，娘的，個笨蛋，這比索她一千兩銀子重要得多了。」

齊大妹子一聽怔住了，半晌才木然的道：「對呀，我眞的叫銀子冲昏了頭了！」

丘文山冷哼一聲：「備轎！」

他的兩員大將抬了轎子到門邊，那丘文山一躍上了轎，匆匆的抬出城不見了。

齊大妹子喃喃的道：「還是我的當家的有頭腦，對，叫他們去狗咬狗一嘴毛吧！」

她走出了內室，回到了前堂，忽見進來一個女子，祇一看便知道是風月宮的人。

「噫，你怎麼好了？」

齊大妹子一笑，道：「姑娘幹甚麼？」

「送藥給你吃呀，吃了你就不冷了！」

「我不用吃藥了，我願意把東方美的消息告訴你們冷宮主了，我不要她的銀子！」

那女子道：「你變得聰明了。」

她說完回身就走，走到街南頭

去了。

齊大妹子心想：「又要送我藥物呀，打算在我最痛苦的時候，飢不擇食的吞食了你們的毒物，我才眞正成了一頭大笨豬了。」

眞快，忽見冷風香匆匆的進了酒舖門，她怒視齊大妹子道：「你是怎麼好起來的？」

齊大妹子淡淡的道：「冷宮主，你就別問這些了，我這裏把你想知道的告訴你，如何？」

冷風香道：「先告訴我，何人能解本宮的陰風指打穴法？快說！」

齊大妹子道：「冷宮主如果再對我齊大妹子下手，對不起，以後甚麼也不對你說！」

怒目直視，冷風香道：「司馬龍死在甚麼地方？東方美去了甚麼地方？」

齊大妹子道：「就在那大別山中最高峯上，地名叫做三仙岩，而且是埋在山洞中。」

冷風香道：「除了這件事情之外，另有一事要你去辦，你有甚麼說詞？」

齊大妹子道：「冷宮主請說。」

冷風香道：「余凝霜不見了！」

齊大妹子道：「而且余凝霜的雙目也好了！」

冷風香怒道：「余凝霜身邊有個少年人！」

齊大妹子道：「那少年人是余美人的兒子！」

冷風香全身震抖，道：「少年人的功力打敗了我貼身侍女水仙……」

齊大妹子道：「獨孤二郎習了天南奇叟司馬龍的武功！」

冷風香再是一震，又道：「他母子二人去了甚麼地方？」

齊大妹子冷笑了。

她也不再回答了，因爲她又想到了銀子。

冷風香道：「怎麼不回應了？」

齊大妹子道：「該說的我全說了！」

冷風香道：「我在問你，余凝霜母子二人下落！」

齊大妹子道：「不知道。」

「爲我去打聽，而且要盡快的打聽。」

「可以，但這要花銀子。」

一怔，冷風香道：「苦頭沒吃夠嗎？」

齊大妹子道：「冷宮主，我手下人馬上百，沒有一人拿過你風月宮薪水過日子，我們憑甚麼爲風月宮跑腿受罪呀，你不能憑武力欺壓我們這些可憐人吧？要我們爲你服務，那得有銀子！」

冷風香叱道：「你好厲害的一張嘴巴！」

齊大妹子道：「盡是實在話，冷宮主多體察！」

冷風香終於開口軟化許多，「你要多少？」

「現在不能說。」

「爲甚麼現在不開價？」

齊大妹子道：「一方面他母子也怪可憐的，另一方面，我得先同我們上百人大家討論討論！」

冷風香道：「甚麼時候聽消息？」

齊大妹子道：「我告訴大伙，這是風月宮要償兄弟們一口飯吃，叫大伙把價碼開低一點，至於多少，冷宮主呀，那就等你從大別山區回來之後，齊大妹子再告訴你。」

冷風香回身便走，那丹桂拉了少女緊緊的跟了上去，走出一段路，那少女開口了：「姨，這女人不怕我娘，她很會說話。」

「有機會殺了她！」丹桂的話聲很高，好像故意叫門上的齊大妹子聽到似的。

這少女不是別人，正是丹桂生的，也是當年丹桂在北方伏牛山區大山裏，同那獨孤無名共宿三日夜懷的女兒，如今少女成了冷風香的女兒，她的名字叫冷咪白。

在風月宮中，大家對這少女的暱稱是咪咪白！

* * *

雲山迷濛，浩渺煙霧中清晰的看到三個白色影子，宛如白露絲鳥一般直往高山之頂飛掠，那身法之快直如流星狂瀉，好不驚人。

那座高山，也正是大別山三仙岩的所在。

不錯，冷風香與丹桂、冷咪白三人來了，在冷風香的心中，江湖上甚麼人膽敢打她娘的主意，這人就該殺！

冷風香便是知道司馬龍已死，她仍然要找來碎司馬龍的屍，當然也饒不了東方美，因爲東方美有甚麼資格同她的娘爭風吃醋，而東方美更不該在老君嶺前傷了她的人！

現在，冷風香找來了，找到了三仙岩！

三仙岩依舊刮着大風，三塊巨石成「品」字形的矗立在山頭上，那冷風香迎着大風，運足了功力厲聲大吼：「東方美，大酒簍子，你出來領死吧！」

這兒亂石成堆，難辨山洞在何處，但冷風香却以內力迸出巨大的吼聲，立刻之間，雲爲之散，風爲之狂刮不已，好像山也爲之動了，那四山迴應中，忽然傳來一聲低沉蒼老的聲音：「誰呀，吃撑了沒事幹，跑上高山大吼大叫的幹甚麼呀！」

聲音雖低，却很有份量，大風久久刮不散！

冷風香示意丹桂與女兒咪白，

這二人立刻背對背的貼在一起平起雙掌嚴防偷襲！

冷風香又是一聲吼：「本宮已找來了，老乞婆，你也該出來了吧！」

突然，地洞之中傳來一聲大吼叱：「滾！」

也祇是這麼個「滾」字，又沒有聲音了。

冷風香大怒：「滾？那得勞你大駕動手了，單祇是吼一聲，嚇誰呀！」

「眞是的，想安安靜靜的陪陪我的心上人，也會有人前來打擾我們，實在……」

祇是一頓間，忽又聽地下傳來老太太的聲音：「阿龍，我親愛的阿龍，有人來打擾我們了，別煩，也別同這批小輩們一般見識，由我阿美出去把他們打發走，阿龍，千萬別生氣喲！」

就這麼幾句話，忽聽得響動之聲傳來，好像地皮在移動，冷月香急忙後閃！

猛古丁一片石頭四散飛撞，猶似山崩地裂一般，便在這片飛石中，現出一個手提酒袋的瘦女人來！

是的，大酒簍子東方美自石洞中破石而出！

她桀桀怪笑，白髮飄飄，雙目有稜直視對面三個人。

東方美指着冷風香三人，叱道：「你們必是風月宮的人吧，來得好呀，哈！」

她回頭對石洞中大叫：「阿龍，你就爲了風月宮那個臭女人何雙雙，自囚山洞十七年直到老死，可是人家却拿你當笨蛋，而且還找來了，阿龍呀，你別怕，有我阿美在，她們邊也摸不到你的！」

冷風香已氣得臉焦黃：「你敢罵我娘呀，你這老酒婆子死定了！」

「唷……」東方美笑笑，道：「就憑你？哈……」

「老君嶺下你傷了我的人？」

「老婆子只以一口酒教訓了那個丫頭，怎麼，你是爲這事找老婆子拚命？」

冷風香道：「那只是其一……」

東方美道：「若只爲此事，那就算了，你們下山去吧，以後千萬別再來！」

她好像要回洞了，但冷風香又道：「最主要的是要把司馬龍碎屍萬段，他不應該打我娘的主意二十年……」

東方美猛一震：「甚麼？你還想把我阿龍碎屍萬段？你你……太殘忍了吧！」

冷風香道：「這不是殘忍，這叫報復！」

東方美仰面狂喝幾口酒，雙目厲芒畢露：「你這個可惡的女人，江湖上早傳你掌風月宮之後，對付江湖朋友手段殘忍，出手要人命，老婆子獨處高山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想不到垂死之年，你還不放過我們，當眞是目中無人，凶殘成性！」

冷風香厲叱一聲，「嗆」的一聲拔出金劍！

她的那把劍當年曾在君山之上與中州一劍獨孤無名對過招，如今她也不敢大意，金劍出鞘了！

只見金光疾閃，一片光芒罩向東方美！

那東方美提着酒袋閃得快，她看上去要逃走了，不料金光閃掠中，一道凌厲的銳芒反手打，空中發出「噹」的一聲響，東方美的手上多了一個金環！

冷風香大怒：「三招之間取你老命！」

她再一次撒出一片劍芒，疾殺中發出呼嘯，而東方美忽的掠過這道金芒，人不見了。

冷風香一怔下，冷咪白大叫：「娘的後面！」

冷風香轉身回殺，她仍然劈個空！

冷風香冷然的忽然併指自右脅下點去，她用了十二成陰風指功力！

指風颯颯中，東方美低呼一聲：「唔……」

突然，又聽得彭的一聲大震，冷風香的金劍落地了，她的右臂已抬不起來了。

東方美在中了陰風指的同時，她狠狠的以手中金環砸在冷風香的右肩頭上。

她本來打向冷風香的頭上的，但冷風香一招得手便要往外閃，她閃過了要命的一擊！

雙方閃開來，東方美疾出指自點穴道，阻住那股子陰寒之氣逆流上身！

「可惡啊，老婆子一念之慈，未殺了你，你却以陰風指偷襲我老婆子！」

丹桂飛身而上，大吼一聲：「殺！」

眞玄，東方美雙肩搖擺，忽的人又貼在丹桂的背後，這光景冷風香大叫：「搬移大法！」

忽見金環打橫疾撞，撞在丹桂的腰眼上。

「啊！」丹桂大叫一聲往前撞去，早被冷咪白一把拉住，丹桂已扭着腰雪雪呼痛不已。

冷咪白尖聲道：「老太婆，還有我呢！」

她舉刀欲撲，冷風香厲叫：「退下！」

冷風香試着右臂，她知道骨頭裂了！

「走，我們回去！」

她走，丹桂與冷咪白二女也立刻退走，這三人中傷了兩位，走得十分艱苦！

冷咪白扶着冷風香，道：「我眞想殺了老妖婆！」

冷風香一句話也不多說，急匆匆的走了。

東方美不是仁慈，她心中明白，冷風香的那一指很重，如果不及時靜下來調息，非僵死不可！

老太太急了，喝了酒，把石頭匆匆的堵住洞口，她在洞中開口了。

「阿龍唷，怎麼得了喲，你的阿美中了陰風指了呀！」

只不過東方美在洞中運功抵擋體內的那股冷流，這事她折磨了三天半才眞正又恢復了功力！

* * *

齊大妹子守在酒鋪子裡已經快半個月了，她奇怪爲甚麼不見人到來。

如果她等的人不來，齊大妹子的損失就大了。

有多大，大得肯定丘文山又會罵她是個猪，是個不折不扣的大笨蛋！

齊大妹子不是等別人，她等的是洞庭風月宮的人，最好是風月宮兩位宮主出現。

可是已經快半個月了，怎麼不見有人來？

齊大妹子肯定風月宮會來人的，因爲她們需要打聽余凝霜與獨孤二郎這母子二人的消息！

多年來，風月宮兩位自視極高殺人不眨眼的女人，她們一心要毀掉獨孤無名的家，她們不但要拆散這家，而且還要這個家的每個成員都痛苦，而且受盡折磨！

她姐妹二人更陰毒的一招還未到使出來的時候，那一招才眞正叫缺德的陰毒！

那一招又是甚麼陰損？

那可是當初爲甚麼冷風香要把獨孤無名的兩個兒子分別由天地雙煞帶走的主要原因了！

冷風香要石一刀與石二刀二人把一身所學傳授給石一郎與石二郎，然後在風月宮中，她姐妹二人再調教出兩個女子，冷咪白與冷咪紅，等到武功練成，由冷風香主持，叫這兩對少男少女決鬥，她要看着由她姐妹一手調教出來的女兒殺死余凝霜生的兩個兒子！

要知道冷咪白與冷咪紅二人也是獨孤無名的女兒，如此便是兄妹相殘，生死却不放在冷風香與冷月嬌二人心上，相反的，她們更快樂。

這種兄妹相殘而樂了她們的計劃，也只有她姐妹二人知道，丹桂與海棠是不會知道的！

女人的詬恨，有時候是很可怕的，尤其是武功高强的女子，更可怕！

就在齊大妹子坐在前堂發呆的時候，忽見街上匆匆走過一個少年人，齊大妹子一怔，立刻拔腿奔出門。

那少年人也發現齊大妹子了，他笑笑，但也被齊大妹子拉住了！

少年人不是別人，獨孤二郎是也。

「少爺，你去那兒？」

「雞公山！」

「你去那種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幹甚麼？」

「半月之期了，我赴約！」

「哎呀我的媽，你怎麼沒忘掉了，决的甚麼鬥，你不但不要去决鬥，也別去猴兒坡當山賊了，留下來吧！」

獨郎二郎道：「我如果不赴約，猴兒坡九十九條人命就完了！」

齊大妹子道：「人都是爲自己想，你怎麼替那批無賴山賊幹呀，別去了！」

「大嬸，我如果不去，以後日子不舒服！」

「他們不會只去一個人吧，你却是一個人！」

笑笑，獨郎二郎道：「我打算他們去一堆人，我是不在乎人多的！」

他說完轉身而去，去得眞快，就好像怕齊大妹子拖拉他似的，走遠了！

齊大妹子怔怔的道：「同他爹一個脾氣！」

她往回走，一邊還大叫：「小朱！小朱！」

伙計叫着來了：「哎，老板娘！」

齊大妹子道：「快去找丁三，叫他跑去雞公山，有甚麼消息快送過來！」

丁三者，飛行太保也，小朱拔腿就走，出城門不見了！

* * *

又是那座荒山頭，當年，獨孤無名就曾在這個地方以劍震斷了飛馬幫大掌旗申屠十方的金劍。

現在獨郎二郎也來了，是巧合還是重演歷史，那就難以分辨了！

只不過地方是相同的，對方也是三個人，三個白衣裙子隨風飄的女子。

出乎意料之外，這座山頂上也另有這三個白衣女子，其中一個少女他認識，那天他同她在齊家酒館門外，曾同她交過手。

另外兩個女子，獨孤二郎就不認得了！

獨孤二郎剛站定，便見那少女指着獨郎二郎對身邊的兩個女子道

：「是他呀，我見過！」

獨郎二郎道：「不但見過，也交過手！」

少女不是別人，冷咪紅是也！

冷咪紅身邊二女，一人是她的親生娘海棠，另一人叫玉梅！

二女怒視獨孤二郎，却又聽冷咪紅道：「喂，你原來是個山賊呀！」

獨孤二郎道：「你們却聽官府人擺佈呀！」

「甚麼叫擺佈，我們同官家是朋友！」

獨孤二郎道：「你們不知道官家販賣人口呀！」

忽聽海棠叱道：「這關你甚麼事？」

獨孤二郎回叱：「我們同官家幹上，又關你們何事！」

那玉梅叱道：「你找死！」

一邊，冷咪紅道：「上一回我是不小心才着了你的道，所以我娘叫我到江湖上多走動，多磨練，喂，今天你可要小心，我不會再大意的！」

海棠道：「咪紅，姨一邊掠陣，你小心出招！」

冷咪紅一跳跳到獨孤二郎的面前，她手上舉着一把短劍，道：「拔出你的刀吧！」

獨孤二郎道：「用刀是要流血的！」

「你怕死！」

「不是我怕死，是我擔心會傷了你！」

冷咪紅大怒，叱道：「殺了你這狂徒！」

只見她雙足點地，屈起雙膝，雙手握劍，刺向了獨孤二郎。

那獨孤二郎搖動上身，直不楞的來一個倒栽葱，他的頭重重的砸在地面上，兩條腿交叉踢出十一腿，硬生生的逼退了冷咪紅的一連十劍！

這種殺法，實在罕見，但獨孤二郎使的却是大輪迴中的「古樹盤根」身法。

獨孤二郎很得意的一挺站起，不料四支花葉鏢颯颯响的射來了！

獨孤二郎想不到站在一邊的兩個三十來歲的女人會偷襲他，鏢急，人急，兩女也已騰空殺來。

獨孤二郎幾乎失去先機，他騰空四丈，閃過四支葉飛鏢，人在半空才騰出雙手出招！

獨孤二郎又把佛抄手使出來了。

但見他空中搖雙肩，突然頭下足上雙手抓，他雖然沒抓住海棠的臂，却抓牢了玉梅的一臂，兩個人尚未落下地，那玉梅已大聲尖叫：「啊！」

於是，刀掉了，玉梅落地出腿不及，早被獨孤二郎摔出三丈外，她滾下山坡五七丈才被樹擋住。

海棠落地再出刀：「殺了你！」

一邊，冷咪紅也再揮劍撲上，她更是大叫：「殺！」

冷咪紅也凶殘起來了！

獨孤二郎一聲長嘯：「殺！」

他舉雙手，雙手虛空疾抓，雙方尚差五尺，但海棠已覺銳風襲身，不由大吃一驚，這少年人了得！

海棠大叫：「咪紅小心！」

獨孤二郎的雙掌，發出了巨大的指風掌勁，敵人的刀劍還未及身，他已把對方的刀劍以勁風阻在五尺外！

那冷咪紅劍一偏不要緊，早被獨孤二郎一掌拍落手中短劍，不由又是一聲尖叫。

海棠唯恐冷咪紅受到傷害，拚了命的抖出二十一刀又踢出十七腿，大叫：「快走！」

獨孤二郎一個六錯步，他雙掌疾拍，口中冷叱：「走！我是不會殺你們的，如果再殺，難保我不失手！」

他閃出五丈外站住了！

海棠收刀，那玉梅也走上來了！

「咱們估計錯了！」

「是的，我們小覷這個小山寇了！」海棠仍以爲只不過一個小小山賊，怎能同她們比？

那冷咪紅甩着仍然發痛的手，道：「好個小子，我們沒完沒了，我還會找你的！」

獨孤二郎道：「找我？好呀，風月宮又怎樣，風月宮嚇不了我的！」

海棠叱道：「小小一個猴兒坡有甚麼了不起呀，你回去等着，早晚叫你知道風月宮的手段！」

獨孤二郎哈哈一笑，道：「歡迎各位去猴兒坡，猴兒坡有個水簾洞，那兒野猴有幾百隻，怪了，牠們只一見了女人就發情，又是咬又是扯，扯光女人的衣裳，你們如果不怕呀，那就去試一試！」

海棠冷叱：「可惡！」

她拉了冷咪紅又對玉梅，道：「我們走！」

「哈……」獨孤二郎大笑！

就在這時候，荒林中傳出大笑聲，獨孤二郎抬頭看，嚄，樹叢中冒出幾十人！

這幾十人全都經過僞裝，不仔細看是看不見的！

每人把僞裝脫掉，原來是霍長山六匹狠率領了山上兄弟四十個下來了。

「你們來幹甚麼？」

霍長山哈哈笑，道：「頭兒呀，半個月不見，你可好！」

王天笑接道：「同人約鬥呀，兄弟們怕你上當，所以咱們暗中也

來了！」

毛六笑道：「娘的，怪了，官兵們一個也沒來，便是那個內府總管也不見他露面！」

獨孤二郎的道：「你們怎知那風月宮的人多驕傲呀，她們出馬是不會再派別人助拳的，那對她們而言，太沒有面子了！」

霍長山點頭道：「對，準是這個關係，娘的，反倒是咱們來了。」

李度山道：「頭兒呀，回去吧，山上大擺慶功宴。」

尹七道：「當家的也看看兄弟們場子上耍大刀。」

獨孤二郎道：「各位，你們回去吧，回去多練游擊戰，你們祇要發覺敵人中有穿白衣的女子，別打了，荒山之上快找地方去躲藏，如果祇有官兵們幾十人，那就上前去打一仗。」

霍長山道：「當家的，你不要咱們了？」

獨孤二郎道：「我有事，事情辦完我回山。」

霍長山道：「多少天呀，當家的才會再上山。」

獨孤二郎道：「很難定個期限，各位，再見了。」

霍長山這些人見獨孤二郎走去，全呆住了。

直到獨孤二郎走得快看不見了，他們才大聲的喊：「當家的，你多保重呀！」

祇不過獨孤二郎已繞過一片荒林不見了。

霍長山嘆口氣，道：「你們看看，看看咱們當家的，人家小小年紀，功夫了得，可人家也是人呀，咱們也是人，爲甚麼祇會揮刀砍，遇到高手就完蛋？」

徐大壯道：「老大，咱們這就回去練，咱們大伙一齊練，不信練不好。」

霍長山道：「對，且莫忘了當家臨走贈言，叫咱們多練游擊戰。」

有個嘍兵道：「霍大頭目呀，甚麼叫游擊戰？」

霍長山想了一下道：「這游擊戰嘛，顧名而思義，應該是能打則打，打不過了就挾着尾巴快逃。」

李度山道：「這游擊戰呀，我以爲是神出鬼沒的戲法，比方說，咱們這幾十人，突然殺進附近的劉家寨，搶些錢財就走人，叫他們防而難防，我們發財。」

毛六撫掌笑道：「對，對，就是這種戰法，哈！」

霍長山道：「走，回去研究研究，咱們打游擊也不錯。」

這批人匆匆的走了，走回猴兒坡去了。

* * *

「時光催人老」，這句話對一般人而言，那是很正常的一句話，沒有人會懷疑這句話有甚麼不對。

大伙也都能接受的話，就不會被人懷疑。

可是這句話反過來說，說成了「時光不能催人老」，肯定會有人不相信，不相信的結果便是懷疑，不信。

祇不過江湖上就有人時光催不老，至少這十多年來，這三個人看起來仍然同當年自苗疆北上入陝南太山的老頑童苗大公，江上漁翁水伯以及中州一劍獨孤無名三人而言，他們仍然是原來的模樣。

三人之中，水伯與苗大公就不用多言了，而「中州一劍」獨孤無名爲甚麼不再想他的妻子兒子了？

嗨，這十幾年呀，獨孤無名過的日子那眞的是無憂又無慮，平淡得就如同一個有力氣的大伙計一樣。

一個人忘了過去，忘了過去的一切，而且甚至武功也忘了，天天傻呼呼的發呆發笑，這個人還有甚麼憂愁可言，還有甚麼事情值得他牽腸掛肚的？

獨孤無名就像個傻蛋一樣令水伯與苗大公二老懷疑他是不是與中州一劍獨孤無名是同名同姓的普通人。

那一年苗大公與水伯二人救了獨孤無名之後，先是找上了大通湖苗族瘋婆子爲獨孤無名解毒。

毒婆子也是毒瘋婆子，她以毒蠱爲獨孤無名吸毒，因爲毒婆子發覺獨孤無名中的毒很特別，她以毒攻毒爲手段還是把獨孤無名救活了。

祇因爲獨孤無名的身份，他們發覺他太過虛弱，便合力把獨孤無名移到了陝南的黑龍嶺下黑龍廟，那兒住了一位高僧叫了塵，也是苗大公的方外老友。

黑龍廟祇有一座小院子，兩邊禪房共四間，那了塵聽說這獨孤無名乃中州一劍，熱烈的招待。

事情應該可以順利的把體內餘毒療好的，豈料就在這黑龍廟中第三天，獨孤無名突然發了高熱，病了。

這一病病得還眞不輕，他昏迷中口不擇言，不是大叫便是大笑，苗大公是名大夫，用盡方法爲獨孤無名醫病，兩個月之後，獨孤無名的病好了，但病中體弱，身體內的餘毒又起了作用，於是，獨孤無名傻了，而且也不會說話了，也笨了，笨得不知東南西北了。

獨孤無名眞的倒楣，他開始過着他悲慘的日子。

一個不會說話的人，就是個傻子，一個分不出東南西北方向的人，當然是個笨蛋。

如果這消息被風月宮的冷氏姐妹知道，她姐妹肯定會樂歪了。

黑龍廟中住持了塵大師，身邊祇有兩個徒弟，洗洗燒燒的工作由他二人擔待，但日子久了，二人便拉了獨孤無名同他們一起幹活。

怪了，獨孤無名幹起活兒來有勁極了，那上山砍柴薪，溪中挑水洗衣，他全幹，廟中他也一樣擦擦掃掃。

有一年冬天，獨孤無名在院中掃雪，門內坐在火爐邊的了塵、水伯、苗大公三人在下棋，苗大公撫鬚嘆道：「老漁翁呀，至今我懷疑，他是不是那中州一劍獨孤無名呀，嗯！」

下棋的水伯不抬頭，祇淡淡的道：「我早就以爲他是同名同姓的人了。」

忽的，了塵大師起身不下棋了。

「老衲有辦法，知道他是不是眞的中州一劍獨孤無名，你們等着。」

有意思的事情發生了，水伯與苗大公二老也站在門下觀看，祇見了塵大師取來兩把寶劍走到院中，他突然大聲叫道：「獨孤無名，接劍！」

了塵拋劍給正在掃雪的獨孤無名，他本人手中長劍劍指南山起手式。

「噹」的一聲劍落地了，獨孤無名傻呼呼的直搖頭。

「拾起來，同老衲過幾招。」

獨孤無名低頭拾劍，劍剛拾起，冷焰疾閃，了塵的手中劍已點在獨孤無名的心口上了。

獨孤無名一哆嗦，劍又跌落地上了。

收劍，一嘆，了塵大師道：「他不是，他甚至如何拿劍也不會。」

收回兩把劍，了塵重回屋中，苗大公也呆了。

水伯道：「我看你是蒙古大夫，你連他的病也摸不清楚，你徒具虛名。」

苗大公道：「老漁翁，咱們住在大山中，那比洞庭湖清靜多了，祇要了塵不趕咱們走，住在此地也快活。」

了塵哈哈一笑，道：「有二位老友陪老和尚過苦日子，老和尚求之不得，哈！」

這麼一住就是多年，獨孤無名似乎樂此生活不思親了，他可是一年聽不到他吐出一句話，他也不嫌彆得慌。

黑龍廟建在深山中，走到有人煙的地方，至少要走上大半天，平日裡這兒不見外人來，眞是個清靜無爲的好地方，祇不過獨孤無名幹的活兒太重了，兩個小和尚也長大了，長大的和尚甚麼也叫獨孤無名幹，連他二人的衣衫也叫獨孤無名爲他們洗，夜裡還倒尿壺。

這尿壺在北方是必需品，每一戶的大床下不是尿盆就是一把夜壺，無他，冬天太冷了，伸手床下提夜壺，放入被窩好方便，所以夜壺也得天天的洗乾淨。

這洗幾隻夜壺的事情便屬於獨孤無名的專門工作了。

獨孤無名無怨言，他還傻哈哈的笑，就好像他很滿意他這些年在黑龍廟的工作似的。

站在斷崖上，苗大公抬頭看山坡，祇見獨孤無名挑了一百多斤的柴薪下山來，山溪水涼他不在乎，淌着冷水過了溪，那溪水潺潺發出嘩啦嘩啦的響，苗大公驀然吃一驚，水流一去不回頭，果然山中無歲月。

他心中想出一個好點子，人便匆匆的奔回黑龍廟。

苗大公見水伯又與了塵大師在對弈，他走過去：「我要下山一趟。」

他出此言，了塵猛抬頭。

水伯叱道：「嗨，嗨，老郎中，你想撇下我不管呀！」

苗大公道：「我不會拋下二位不回來，一方面我想找找昔日老友，看看他們有甚麼妙法子救救他，另外，我去找江湖上的包打聽。」

水伯道：「找包打聽幹甚麼？那是要花銀子的。」

苗大公道：「我祇要求那包打聽，打探一下中州一劍獨孤無名的人在那兒呀，他如果告訴我獨孤無名在甚麼地方，那麼，多年來煩我心胸的這個人，他眞的祇是個同名同姓的人了。」

了塵道：「不妨一試。」

水伯道：「十多年了，還試呀，白費功夫。」

苗大公道：「閒着也是閒着，少則半月，多則一月，我必回來。」

老頑童苗大公還眞乾脆，他祇留下一句話：「你們下棋，我走了。」

他走到了廟門口，那獨孤無名在使力的劈柴呐，獨孤無名似乎不認得苗大公的樣子，呆呆的看着苗大公。

「獨孤無名呀，你等着，我下山爲你去驗明正身去，唉，老夫七老八十的還看不開，重入江湖了吔！」

「咳……」看上去獨孤無名在笑，聽起來是傻笑，聽的人不知他的身份沒關係，如果知道他的身份，難過呀！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十不全老人」叫江歡，他已決定篡權，並廣招人手，其中「恨天手」洪峯最獲得他勝任，洪峯還帶來了女兒洪天嬌，豈料她與辛南星青梅竹馬……唐耕心勸燕雁返幫注意江歡，若十二日譚起凰回幫有意外，可利用「火神」魯純放煙火，屆時白道方面前往聲援……進攻前夕，金天聲等三人守夜，來了一武功奇高女子，用的兵刃是鉞……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所托非人反受困　大權旁落眞失算

返回客棧，幾位長輩也都出動了，有人在爲三位左手專家療傷，

顏君山道：「是甚麼人？」

小唐說了一切，大家都猜不出此女的身份。

這工夫冷雪舫在小唐身邊低聲道：「耕心兄，這女子的身段有點熟！」

「見過？」

「我忘了在甚麼地方見過。」

唐耕心道：「我沒有這感覺。」

顏君山道：「咱們此來，本是一張極有利的暗牌，現在身份已經敗露了！」

* * *

「燕姑娘……」魯純被自己的火器炸得面目皆非之後，幸「火谷老人」爲他治療得法，還勉强可以看。

祇不過他十分自卑，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敢見燕雁。

今天和燕雁不期而遇在鬥牛坪上，燕雁居然向他露齒一笑，不像是把他當作鬼一樣看待的樣子。

魯純內心開了花，却終是敵不過自卑，他正要迴避離去，燕雁道：「魯純，幫我找件東西。」

「姑娘丟了甚麼東西？」

「一枚珠花，上面有一粒金鋼鑽……」

「這是要找的，我來幫姑娘找……」

二人找來找去，由棧道上來到深谷中。

「姑娘會把珠花失落在深谷中？」

「近來我來過兩次，甚有可能！」

「姑娘來此幹甚麼？」

「等我爹，過去我爹經常在此等石綿綿。」

「對對！幫主的確常來。」

「魯純，近來很少看到你！」

「是……是的。」

「怎麼？生疏哩？」

「不……不……祇不過我怕姑娘看到我這樣子會倒胃口！」

「朋友嘛！這是甚麼話？再說，人的好壞也不能以外表去衡量！」

「姑娘是天仙，我要和姑娘接近，至少也要像個人樣子才行，可是我，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

「魯純，不准你這麼說，我對你還是一樣。」

「姑娘，過去妳要是說這話，我會三天三夜睡不着。可是現在，我知道沒有資格了！」

「魯純！看着我！」

魯純不敢看她，燕雁扳過他的臉，道：「我是凡人，你也是，我以爲最重要的是情感，你有情感嗎？」

「姑娘，我有的是情感，尤其是對姑娘。」

「好，此後我們會更密切地來往，你眞能和我一條心嗎？」

「能能！姑娘，我可以發誓！」

「不必！在緊要關頭，只要你和我一條心，一致行動就成了，你能作得到嗎？」

「當然能，在緊要關頭，姑娘就是要我去死，我也不會皺皺眉頭的！」

「好！」她拍拍他的肩胛，道：「我已經開始相信咱們之間確實有友誼存在了！」

「當然有，爲姑娘我可以去作任何事！」

「太好了，魯純，以前爲甚麼我就沒有發現你的優點呢？是你沒有顯露出來？抑是我太粗心大意沒有注意？」

「姑娘，我相信是妳粗心！」

「也許，我們上去吧！」

「怎麼，姑娘不找那枚貴重的珠花了？」

「一枚珠花哪有友誼重要……」

魯純激動地摸摸後腦，桃花運來了，城牆也是擋不住的。

「魯純……」

「姑娘有何吩咐？」

「近來可能有變，身上多帶些火器。」

「有……有變？」

「對！千萬別告訴任何人。」

「這怎麼會，不知是甚麼變故？」

魯純貼過耳朵，她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魯純一驚，而且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因爲她身上幽香陣陣。

這是他第一次如此接近燕雁。冰清玉潔的少女，身上的幽香也不一樣。

在此同時，江歡父女在密談。

江歡道：「蓀兒，妳似乎有話要對我說。」

「爺爺，他們來了……」

「他們？妳是指唐雲樓等人？」

江蓀點點頭。江歡冷笑了兩聲，道：「來得好！」

「爺爺，我却以爲他們來得並不好！」

「難道爺爺還不知道？他們在甚麼地方？」

「十九里外的鎭上。」

「都有哪些人？」

「唐氏夫婦、顏君山、江豪和左手三大高手，另有幾個年輕人！」

「小唐也來了？」

「爺爺是指唐耕心？」

「當然，目前他的功力只怕猶在江豪甚至顏君山之上。」

「的確，這小子不好纏。他比談天儀如何？」

「略高些！」

江蓀低頭沉思。江歡道：「蓀兒，由此看來，他們似乎已經知道今天譚起鳳和石綿綿要回來。」

「八成，但按理說，他們雙方仇深似海，是絕對對立的，不可能合作。既不可能合作，就不可能知道。」

江歡道：「蓀兒，世上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馬上把一些頭目集合起來。」

江蓀正要離去，江歡又道：「立刻把譚氏三兄妹監視起來。」

「是的，爺爺。」

* * *

大約是晚膳時刻，譚起鳳和石綿綿突然出現在江歡的特別院落中，這正是以前譚起鳳的住處。

江歡是個老不修，他十分欣賞少女，甚至是未成年的少女。古人對「少艾」的形容，一點不假。

少艾不僅僅是細嫩，最主要是能自她們的胴體上及醫上找回自己失去的青春。

像一面鏡子或導體，重顯自己的少艾。

一個十四五歲（或者更小些）的美好少女，坐在江歡的腿上，把一杯酒送到他的唇邊。

當然，如果以爲江歡這年紀還在啃嫩芽，那是錯誤的。他固然喜歡少女，但主要是要她們的眞陰。

却又不是「房中術」中的採補。

事實上只是一種體溫法保健，基督教聖經上「列王記」說：「列王大衞，年輕體衰，重衾不暖，就把少女抱懷中，以維體溫。

這是一種「處女體溫法」，以後竟流傳到希臘及羅馬。

數百年前，歐洲有位攷古家掘出一塊石碑，上刻「夏米比士採少女元氣得壽一百五十」字樣。所以這法子又叫着「夏米比士法」。

直到十八世紀，德、法兩國王室還在流行此法呢。

江歡推開少女，道：「這麼快就到了？」

譚起鳳道：「我希望順利地交接，就像當初我把此幫暫交你代管一樣。」

「當然，難道你以爲有甚麼糾葛？」

石綿綿道：「有此風聲。」

江歡道：「你們是怎麼進來的？」

二人笑笑，江歡道：「八成有秘道。」

譚起鳳道：「江大俠，我一向把你當長輩看待，所以不希望你橫生枝節。」

「不會的，我這就傳令下去……」江歡要去拉牆角處的繩子，譚起鳳急起阻止，兩人都到了這繩子處。

這是通知一干高手的警鈴。

譚起鳳知道，一旦拉動此鈴，半盞工夫不到，至少有十來個高手趕來。

一個要拉，一個阻止。

石綿綿當然知道江歡的身手，此刻絕不敢大意讓譚起鳳一人涉險接下江歡，立刻自另一邊包抄。

這兩人聯手合擊，又都是用的煞招，其威力非同小可。但是，五七招過去，並未佔到上風。

當然，也沒有落敗的跡象。

可以這麼說，這二人絕對不是一個半譚起鳳，幾乎是兩個譚起鳳了。

譚起鳳爲了她的安全，早就一招不留全傳了她。

「江歡，古人說：寧可不識字，不可不識人。想不到你想一口吞下。」

「不是吞，而是不忍就此解散！」

「本幫在武林中被視爲異端，解散它也算是爲武林盡一份力。」

「說得可好聽，其實你不過是爲了一個女人的恢復容貌作此草草決定以討好她罷了！」

「絕對不是那樣的，江歡，你這麼大的年紀，不要作孽了……」

就在這時，江蓀來了。

她當然也以爲譚、石二人來得陡然，立刻就要出手。

江歡道：「蓀兒，先去拉牆角的警鈴，不知他們還有沒有人。爲了提防唐雲樓等人的夾擊，以速戰速決，盡快生擒他們爲妙，也好面對唐雲樓等人。」

江蓀去拉繩子，譚起鳳拔劍攔阻，石綿綿也亮出劍，剛才不用劍是怕弄出聲音來。

江蓀被阻了兩次，有點不服，就接下了石綿綿。

都說石綿綿如何如何，江蓀實在不服氣，接了七八招，不服氣也不成。她沒有把握勝她，却也有把握不會輸給她。

只不過譚起鳳可就不成了，江歡把巨燭扇滅，不由心頭駭然。

上次他和江歡把唐雲樓夫婦及顏君山困在石洞中，江歡亮了一手黑暗中迎敵的絕活，撂倒了顏君山。

那是昔年被困在一個漆黑的蝙蝠洞中練成的。

現在譚起鳳更不成了，往往不知一掌一脚自何處而來，或者第一脚收回，第二第三腿又來而措手不及。

才三十招左右，他已挨了五六下。

石綿綿要助他，只可惜江蓀纏得緊。但是，剛才那個少女却自側門溜出，通知了「恨天手」洪峯。

洪峯一到，譚、石二人更加危急，江歡道：「快拉警鈴，全面戒備……」

洪峯拉了繩子之後，他也上了。

目前的譚起鳳絕對接不下江、洪二人。

就在譚、石二人連連中掌，這檔口院中一下子來了七八個，江歡道：「各位，譚起鳳果然偷偷潛了進來，現在此處不需這麼多的人，快去部署，唐雲樓一干人在附近，也許已看經進來了……」

此刻燕雁和魯純伏在映壁之上，已看到了一切。

他們知道下去等於白搭，燕雁道：「魯純，先轟掉七八個。」

「燕姑娘，這麼作我……」

「你不是說過，我叫你去死你也不會皺皺眉嗎？」

「是……是的……只不過這件事……」

「這件事如何，江歡食言自肥，不交出『人間天上』的統治權，還要消滅家父，你以前是家父的部下，怎可見死不救？」

「雁姑娘，這箇我也知道，只不過……只不過……」

「既然如此，你就把我交給江歡邀功吧！」

「雁姑娘，我不會那麼作的！」

「你要見死不救，讓他們的叛行動成功？」

「雁姑娘，我……我……」

「我眞是把你看錯了，好吧！我去另想辦法。」

「雁姑娘，妳能不能答應嫁給我？」

燕雁心頭一沉，雖然動動嘴皮了就成了，但她仍不願親口說出這句話來。因她不論在何情況下都不會嫁給他。

想不到這個傻兮兮的小子也會利用機會。

此時此刻如不一時權宜，老父必然無救，「人間天上」易手，令人嚥不下這口氣。

「好！你解了此圍，我嫁給你！」

魯純立刻掏出三個「雷公石榴」丟向院中。二人伏在映壁上，接着是三聲巨震，慘嗥聲此起彼落。

這一手造成的傷害並不大，因爲剛來的七人都奉令各自去戒備，已經散開，只是尚未出院。

這院子很大，散開後這「雷公石榴」的威力就減弱了。

受傷較重的是江歡的部下，但洪峯僅是輕傷。

江歡只知道是魯純幹的，還以爲他心存故主，臨危援手，還沒有想到燕雁蠱惑他這麼作的。

就在三聲大震之中，譚、石二人溜了，他們在屋中動手，未被波及。

傷的和未傷的都逃出了此院，燕、魯二人還伏在映壁上。在此同時，魯純又施放了三次烟火。

江歡發現了他們在映壁之上，立刻繞到他們身後。

燕雁的反應快，看到星光下淡淡的影子自下冒上來，她大叫：「魯純身後……」一邊叫着，她已向左邊疾射。

這映壁就是內外院的一道牆，上面有些雕飾。

魯純知道必是江歡，在自求保命的情況下，也知道閃避不及，突然向後甩手。

別人在此刻一甩手，大不了是暗器如鏢、箭、釘、針等，但魯純一甩手，連江歡也不能不小心。

江歡向右急挪三步，一手抓住了映壁的飛簷。

魯純一點也不傻，頭也不回也向左邊狂掠，在射掠中，這一次來了眞的，抖手擲出兩個小鴿蛋大小的東西。

本來江歡正要疾追，看到他邊掠邊有所動作，就立刻打住，如果他追的話，這下子可眞慘了。

薑是老的辣，一點不錯。

魯純怕他追上，邊跑邊丟，「轟轟」聲不絕於耳。

江歡再厲害，却也怕火箭，正是百密一疏，竟忘了魯純這小子。

其他部下，江歡昨天也試探過，江歡告訴他們，譚起鳳要出賣本幫，不顧部下的出路，居然爲了討好一個女人而要解散。

他的言詞極盡煽動、蠱惑之能事，一干部下如霍金、歸鄉、「三島七把刀」等都聲言和江歡共進退。

當然，石擎天和金羅漢也不例外，這二人本就靠不住，在這情況之下，自不會衆濁獨清的了。

只不過石擎天却另有想法，父女連心，不可能無動於衷，況且過去對女兒的關注不夠，如今女兒在譚起鳳身邊，難道他也能和女兒作對？

怎奈以前譚的部下多已叛了，他們以爲要他們吸毒，使他們嚐到了戒毒的痛苦，自然恨譚起鳳。

此刻燕雁去追譚起鳳，因爲她看到父和石綿綿所去的方向，正是那個秘密暗道。

那知譚、石二人快了一步進入地道，進入即封閉，要一個時辰之後才能再開放暗門上自動的石栓。

這設計很妙，是怕有人發現此暗道追進來。

燕雁一時走不了就必須藏起來，那知她剛藏好，忽然聽到兩個「十二地使」中人交談，匆匆走過，好像在說唐雲樓等人已攻了進來。

「糟了……」燕雁大爲驚凜，唐氏夫婦八成是想配合父親和石綿綿返幫，加上父親的老部下的實力，雙方夾擊，一舉殲滅江歡一干人。

可是不巧的是，父親和石綿綿走了。唐氏夫婦等人却進來了，早知如此，她就不會放三次烟火。

唐伯父母萬一有個失閃，她怎能對得起唐大哥？

燕雁一急就急出了主意，匆匆換了男裝，還易了容。

她到魯純的住處去拿了些火器，這些東西藏得很好，主要是怕不會用的人亂丟而傷了人，但燕雁却知道他藏的地方。

幾乎所有的火器魯純都告訴過她使用之法。

事實正是如此，以唐雲樓爲首，還有嚴如霜、顏君山、江豪、龍天香加上唐、冷兩小，已進入「人間天上」。

這工夫也正是譚、石二人自秘道中脫身之時。

現在，江歡面對唐雲樓等人，人多却也未必穩操勝券。因爲這些部下大半是譚起鳳的人。

目前譚起鳳失踪，也不一定就是逃出幫外，也許這裡仍有別人不知的秘密。一旦譚、唐兩撥人夾擊，這實力就不可輕估了。

「唐大俠爲何擅闖本幫？」

「這句話你夠資格說嗎？」

「爲甚麼不能說？」

「你是『人間天上』的創始人嗎？」

「創始人和統治者不是一樣嗎？」

「到潛龍堡去屠堡的命令是你下的？」

「當然！」

「我們來此作甚？那你不是多此一問了？」

「嘿……」江歡道：「唐雲樓，你若不多事，穩坐上武林第一高手的寶座，錯走一步你就要認！」

「在決定來此時我就認了！」

「各位！本座要掂掂這位武林第一高手的份量，你們不必插手！」

衆人一陣轟喏。這個院子很大，是練外功的場子。

不下百十人團團圍住了唐雲樓等人。

唐雲樓緩緩地撤出了長劍。

江歡有時用刀，如今撤下一柄怪鉞，和他孫女用的不一樣，也比較沉重。

唐雲樓看了嚴如霜一眼，夫妻心意相通，嚴向顏、江等人點一點頭，心照不宣。

他們是看到烟火進來的，却不見譚、石二人。

是燕雁欺騙小唐，誘他們深入？唐氏夫婦不以爲他們兒子會那麼單純。

江豪和顏學古二人却不這麼想，以為小唐上了當。

這工夫唐雲樓和江歡已經接上手，這是頂尖對頂尖，不看這二人之搏殺，簡直等於白活了。

江歡倚老賣老，奇醜的外型却具有至俊的功夫。

他眇一目、缺一耳、跛一足、缺左手，這樣一個人，居然能成為武林罕見的高手。

唐雲樓全神貫注，畢竟他面對的是一個大人物，曾教過譚起鳳武功的人。

江歡也知道，唐雲樓不是等閒之輩，這位「咆哮劍客」年輕時叱咤一時的檔口，江歡的風頭沒有他勁。

十招後，看不出誰更頂尖些。

這工夫江豪以「蟻語蜨音」對龍天香道：「龍大妹子，咱們似乎在等着挨揍。」

「這話怎麼說？」

「不論唐雲樓是勝是敗？是輸是贏？他們最後必然一齊上。」

「我也有此看法。」

「咱們何不先下手？」

「我絕不反對，祇不過雲樓絕不會同意。」

「這個人太古板，咱們這樣做絕對錯不了，不信問問顏君山和小唐。」

顏君山也是老成持重之輩，但人必須權宜、達變。江歡能霸佔徒弟（譚學過他的武功，可以稱徒）的基業，甚麼事都能作出來。

於是他們商量好了，由顏君山對付洪峯，龍天香和冷雪舫對付「三島七把刀」之三，另四人死的死殘的殘，殘的已回扶桑去了。

江豪對付霍金，小唐對付江蓀。

當然，現場上還有對方很多高手，祇是不能不這麼選擇而已，因為這是施襲。

如果不施襲，而譚、石二人也不現身的話，今夜十分凶險。

江豪忽然大叫一聲：「譚起鳳，你終於來了。」

對方的人當然會向屋上觀望，因為可靠消息譚會回來，而且已經返幫却又不見了，如果此刻譚、石二人出現，對他們就不利了。

就在這時，江豪等人猝然出手，這等高手施襲，雷霆萬鈞。龍天香挾被屠堡之恨而來，祇攻不守的施襲，「三島七把刀」之三竟傷了二人。

和她聯手的是冷雪舫。師仇不共戴天，他當然和龍天香有同樣的心情。

顏君山襲向洪峯，祇傷了他的左腰一下，劍傷不重，洪峯大吼一聲反攻過來。

江豪攻向霍金，由於他跛了一足，總是有點不便，腿上中了一劍。

祇有小唐未得手，那是因為他以為向女人施襲勝之不武，所以故意緩慢了一下，江蓀似乎覺察到他慢了一下。

這些敵方的高手都躭心譚、石二人及時出現，所以在觀望之下都分了神。

這收穫也不少，至此已傷了好幾個，顏君山對洪峯，三十招後稍落下風，龍天香和冷雪舫二人合擊「三把刀」，自然綽綽有餘，其中二人已傷。

江豪傷了霍金，立刻有三個撲上。

「三把刀」堪堪不支，也被另外三人替下，這些人中大部份是江歡帶來的部下或僕從，個個不含糊。

唐雲樓和江歡已打了六十招左右，還不夠明顯。

唐耕心對江蓀也如此，現在他才知道，她就是在十九里外被幾個漢子追入飯館中，藏在他身後的李芳菲。

她說離家出走的哥哥叫李大吉，都是胡扯的。

當時冷雪舫很想要她留在身邊，事實証明，把她留在身邊那就更糟了。所以冷雪舫偷看唐、江二人動手，迄未分出勝敗，十分慚愧。武功不如小唐，連處世經驗也相差一截。

對方的人見江歡未阻止他們羣毆，於是陸陸續續有人上了。

此刻江豪招呼了五個，傷了他們一人，立刻又補上兩個。

龍天香對付三人，已變成五人，冷雪舫本來和龍天香聯手，此刻他一個人也招呼了三個。

祇有江歡對唐雲樓和小唐對江蓀這兩對是一對一，沒有人敢上。

這工夫江歡大聲道：「熄火！」接着，十來支松油火把「卜卜」聲中熄滅。

江歡在黑暗中動手是他的特長，他以為，憑他的超然身份，不能在五十招擊敗唐雲樓，很沒有面子。

如今火炬一熄，天上本來還有星星，但由於陰天，十分黑暗，唐雲樓是比較吃虧的。

至於其他諸人，機會均等，因為對方也怕黑暗。

小唐對付江蓀，這女人已得了江歡八成以上的技藝，除了膂力稍遜之外，似乎樣樣都不比小唐差。

後來對方的人幾乎全上了，所謂全上，是指來此的數十人。

還有一兩百人，要在其他各處戒備。

這場面是十分悲觀的，顏、龍、江等立刻陷於困境。

至於嚴如霜，也接下了霍金、石擎天、金羅漢、歸鄉和另外八九個高手。

這是她的極限，雖然她傷了五人，但下去一個就補上兩個。加之她心善，下手總是不夠狠，也失去了不少的機會。

在黑暗中力拚的唐雲樓漸漸走了下風。

現在他們已拚了九十幾招了，好像江歡就是閉上眼也能中規中矩地出招。

事實上並非如此，他祇是練成黑暗中視物的特長而已。

現在江豪、龍天香、顏君山和冷雪舫四人都受了傷。

嚴如霜和唐雲樓差不多，受的壓力很大，連嚴如霜衣上也出現了兩個劍孔，因為她接下十五個高手。

石擎天和金羅漢二人最可恨，所以嚴如霜手下不留情，兩人都負了傷，看在石綿綿份上，石擎天受傷較輕。

總之，目前除了小唐之外，都岌岌可危了。

小唐想去助他的母親，但脫不了身，已經到了危機一髮的關頭，有些人已支持不了二三十招了。

這工夫燕雁蹲在屋上，對小唐以「蟻語蜨音」道：「唐大哥，很多人已無法支持三十招，你叫他們急撤，或伏地一下，我要丟火器了。」

「慢！我逐個通知他們。」他也以「蟻語蜨音」傳達了此一訊息。

當燕雁大叫一聲時，這邊的人都在對手一楞之下疾退出圈外，接着「轟轟」一聲驚天動地，土石暴射。

這一次對方的傷亡可大了，因為他們絕對未想到有人會放火器。

本來江歡要把魯純留在身邊，但找不到他。他也相信火器的威力至大，在緊要關頭，能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像「三島七把刀」之三，本已受傷在一邊療傷，也受波及，霍金及歸鄉合擊嚴如霜，也已受傷，又被炸傷。

石擎天和金羅漢當然也不會倖免，傷得也不輕。

他們未能及時趨避或伏下的主要原因是，聽到一少女大叫一聲，都分散了精神。

祇不過江歡却沒有受傷，他能暗中視物，乍聞呼喊，即看到一少女在屋上往下丟東西。

他聽出是燕雁的聲音，也知道燕雁和魯純走得很近，找不到魯純，自然會想到他和燕雁在一起。

因此，燕雁大喊聲中一揚手，江歡就猜了個八九，一邊疾竄，一邊以「蟻語蜨音」向他的孫女江蓀告警。

他們二人都夠快，閃入屋中。在泥塵飛揚，烟硝紛落中，唐雲樓等人也撤了。

這當然也是一件十分巧合，而且是不幸的巧合。

如果唐雲樓等人稍早些進入「人間天上」，或者譚、石二人稍遲些進入秘道，這局面必然改觀。

如果譚起鳳登高一呼，部屬可能有人附從。

現在譚、石二人出了「人間天上」，並未遠離，忽然聽到七、八聲巨大的爆炸，且有火光冒起。

石綿綿道：「起鳳，這是怎麼回事？」

「是魯純的火器，他會反叛？」

「燕雁不是和他走得頗近？」

「據我所知，這丫頭根本不喜歡魯純，她鍾意的是唐耕心。」

「會不會是燕雁利用他？」

譚起鳳道：「這使人想不通，如果雁兒利用他造反，應在咱們尚未脫出『人間天上』之前來這一手才有用。」

「對，也許他們有了困難，不得不用火器了。」

「我們再進去看看。」

「起鳳，我看不必，除非是去救燕雁兄妹。」

「如果他們尚未被俘，可以利用秘道逃出。」

「你以為他們被俘了？」

「可能。不過剛才這七八個火器必然傷了不少的人，此刻進去較為有利。」

「如果傷的是小人物呢？」

「魯純不會那麼傻，用火器去傷小嘍囉的。」

石綿綿道：「起鳳，如果為了進去救人，我絕不反對，但再進去就不容易出來了。」

「這個我知道。綿綿，子女們八成還在內，甚至被關了起來。」

「當然，要不他們早就逃出來了。」

「走吧，我們再回去。」

就在這時，忽見山上有數人飛馳而來，一時大意，二人連迴避都來不及，居然是唐雲樓一行人。

譚起鳳大為驚異，道：「唐大俠來自『人間天上』？」

唐雲樓道：「正是。」

譚起鳳道：「為何有爆炸聲？」

「大概是令嬡自魯純處弄來的火器，在緊要關頭丟了七八個。要不，我們祇怕難以脫身。」

「幾位此去是不是有點巧合？」

江豪冷笑道：「我們是好心賺了個驢肝肺，聽說你們要回來收回『人間天上』，我們想和你們來一次夾殺，想不到你們夾着尾巴想逃。」

譚起鳳道：「我們也進去過，

剛剛出來，想不到江歡霸佔了本幫，且發動全體人手對付我們。」

江豪道：「眞倒楣！咱們走到岔路上去了。」

龍天香和冷雪舫雙雙走出人羣，龍天香一字字地道：「譚起鳳，屠堡之恨，殺兒之仇，你要負責！」

石綿綿道：「龍阿姨，此事與起鳳無關。」

「誰說與他無關？」

「是江歡下令發動的奇襲。」

「試問，去屠堡的哪一個不是你的舊部下？江歡有沒有去？」

譚起鳳道：「沒有去，所以這件事譚某仍要負些責任。」

龍天香厲聲道：「我要你負全責。」

譚起鳳道：「要我負全責我也得認。」

龍天香悲聲道：「潛龍堡一百七十餘口，這筆血債你都要償還。」「嗆」地一聲，拔劍撲上。

當然，爲報師仇，冷雪舫也撲了上去。

這二人聯手，顯然也絕非譚起鳳的敵手，如果別人要出手，也祇有唐耕心可以，他是晚輩。

可是唐耕心也很爲難，石綿綿過去對他援手過，譚起鳳過去惺惺相惜，也放過他好幾次。

如果不是譚對他特別放縱，祇怕有幾個唐耕心也早完了。

譚起鳳徒手接下二人，仍佔上風，甚至可以看出，他仍未全力以赴。

唐雲樓以「蟻語蟬音」對嚴如霜道：「妳看這場面……」

嚴如霜道：「眞不便出手，可是不出手又對不起死去的龍潛和活着的龍天香。」

「正是如此。」

這工夫江豪道：「我看我也該出手了。」

石綿綿道：「江大俠，你最好別出手。」

「爲甚麼？」

「自然是爲江大俠的身份着想。」

「好冠冕堂皇的理由，妳是說就讓他們二人被妳的大情人殺死？」

「起鳳雖是被迫出手，還是不會那麼做的。」

「如我非上不可呢？」

「那麼小女子也祇好接下江大俠了。」

江豪道：「殺徒之仇，也不能不報吧！」

「我說過，江歡霸佔『人間天上』，我們也是受害人。」

江豪往上一撲，石綿綿攔住就動上手了。

這麼一來，龍天香和冷雪舫二人還是沒有人援手。

顏君山知道，唐氏夫婦和小唐都不宜出手，不然的話，小唐絕非貪生怕死之輩。他道：「爲我的子女復仇，我也不該閒着。」

顏君山一上，譚起鳳就沒有那麼輕鬆了，可是譚起鳳還是不亮兵刃，這就暗示他有妥協之心。

江豪並不是石綿綿的敵手，祇不過石綿綿也不趕盡殺絕，總是使局面維持平手。

祇有龍天香和冷雪舫二人是祇攻不守。

這工夫龍天香道：「你要在一邊看阿姨的笑話嗎？」

小唐爲難極了，他一上，怎麼敷衍也不成。

小唐看看父母，他們也不便有甚麼表示，似要他自己看着辦。

小唐此刻是不能不出手的，世上有些錯綜複雜的事眞是難辦。就在他正要撲向譚起鳳時，山上突然湧下不下於二十餘人。

其中竟有江歡祖孫以及洪峯、昆達喇嘛及石擎天和金羅漢等人，剛才這些人大半被炸傷，但極輕微。

他們派人追燕雁，却未找到她，反而抓到了魯純。

魯純也不傻，隱隱看出，燕雁在利用他，他解釋了半天才被相信。他說是燕雁偷取他的火器擅自使用的。

魯純仍被暫時押起來，江歡以爲兩撥敵人已臨，他們雙方都不會統一而妥協，祇要追上一撥，都可以在短時間內殲滅。

江歡祖孫絕對沒有想到，這兩撥來犯的大敵居然都在這兒。他們本來在動手，此刻却停止下來。

龍天香和冷雪舫等人似也知道，主要的敵人還是江歡。

江歡一看，這兩撥人「逢二進一」之下，根本佔不到便宜，道：「唐雲樓，你們不會幫助一個曾經與你們爲敵的過氣幫主吧？」

「的確不會放過！」唐雲樓道：「祇不過對於一個屠殺潛龍堡一百七十餘口的血賊，誰是大敵也就分出來了！」

江歡「嘿嘿」冷笑道：「唐雲樓，你們和譚起鳳化敵爲友嗎？」

「那就是我們的事了！」唐雲樓道：「各位，他們送上門，咱們也就不必客氣，把江老賊交給我們夫婦二人……」

老實說，江歡想獨接唐氏夫婦，根本不成，他所依恃的祇是黑暗中視物而已，他如果和唐雲樓單挑，這勝算就多些了。

譚起鳳道：「洪峯和江蕬交給我們。」他是指他和石綿綿二人。

這四位高手接下這四個「人間天上」的頂尖人物，剩下的由顏、

江、龍、冷等人調理，那就輕鬆多了。

江歡是何等人物？一看這局面，由於他們的出現，反而促成唐、譚雙方的暫時合作，這是很划不來的事。

他說了幾句場面話，帶着人回山去了。

嚴如霜道：「譚起鳳，下次遇上，那就無法預估了……」這很明顯，暗示要他們速去。

石綿綿含淚道：「多謝唐伯母成全……」

譚起鳳抱拳，道：「各位，後會有期……」

「譚起鳳，」龍天香厲聲道：「這件事沒有完。」

譚起鳳道：「在下知道……」

譚、石二人離去，唐雲樓等人也返回「一瓢山莊」。

他們和譚起鳳都感覺可惜，如果兩撥人沒有錯開，今夜即使不能敉平「人間天上」，也必會使之損失慘重。

* * *

燕雨絲頹喪、憤恨，幾近瘋狂。

像辛南星那種人也能背叛她，這世上還有可靠的男人嗎？

爲了他，她連子女也失去了，一般不幸的女子，大多是失去了一個男人，而她却多了一個。

她不再擦胭脂抹粉，衣衫也很隨便，這樣下去她可能眞會瘋狂。

她所以到現在還沒有瘋狂，大概是內心的恨支撐着她，她發誓一定要把辛南星的心掏出來看看是甚麼顏色的？

此刻燕雨絲在一飯館中獨酌，而且是男裝。

正因爲如此，兩個人進入飯館並未注意她，燕雨絲不知道是喜是悲？是苦是樂？

她一直在低頭吃喝，那兩人在邊吃邊交談，聲音很低，燕雨絲仍能聽到十之八九。她開始有點反胃。

天地有時會變得極窄，這種巧合太少了。

吃了一會，那個女的道：「你慢慢吃，我去買雙鞋子。」

男的道：「急甚麼？吃飽了再去！」

「我已經飽了！」

女的一走，燕雨絲走近，一隻手往這男人右肩上一搭，這是因爲她站在這男人的右後側。

這男人扭頭一看，陡然間僵在那裏。

「想不到是不是？」

「雨絲，這件事你要聽我解釋……」

「我沒有那麼多的窮時間聽你解釋，走吧！」

「到哪裏去？」

「跟我走吧！」

辛南星坐着未動，燕雨絲手上一加勁，辛南星的肩骨如裂，祇好站起來，燕雨絲丟下一塊銀子，二人就像勾肩搭背的老朋友似的走出了飯館。

他們住入了一家客棧。

燕雨絲似乎對這家客棧頗熟，特別要了一個偏院。

「噗通」一聲，辛南星被制住穴道倒地，燕雨絲把一杯殘茶倒在他的臉上。

辛南星可以體會到，她恨他到了甚麼程度。

「雨絲，妳把我殺了吧！我眞的無顏見妳。」

「當然要殺，可不能讓你死得那麼痛快！」

「雨絲，雖然這不能算是我的錯，然而，我還是不能辭其咎！」

「不是你的錯？」燕雨絲瑟縮顫抖。

「那夜我剛入睡，不久被一種特別的感覺所弄醒。」

「甚麼感覺？」

「和女人胴體觸碰的感覺，我那時神志不清，但慾念却在，於是就和她……」

「和洪天嬌？」

「是的，但自然地，我以爲是妳，我把她當作了你。」

「你騙鬼！」

「雨絲，我和洪家曾在洛陽是近隣，我和洪天嬌是總角之交。」

「她是廣東人，會和你是近隣？」

「他們雖是廣東人，却一直在中原走動，他們在洛陽住了五六年，我十二歲，她十歲時，我們還扮家家酒，她作我的新娘，約定今生她非我不嫁，我非她不娶。」

「我以爲你仍在說謊。」

「雨絲，我說的句句是實話！」

「你難道連我也試不出來。」

「當時的確如此。」

「她和人成過親？」

「沒有。」

「生育過？」

「當然也沒有。」

「說謊，一位沒有生育過的女人和一個生過三個孩子的女人差得太多了，你會感覺不出來？」

「我說過，當時已睡着，她用了點藥物，所以神志不太清楚，才把她當作了妳……」

燕雨絲狠聲道：「我不會相信的。」

「雨絲，殺了我！」

「你事後知道弄錯了，爲甚麼不告訴我？」

「雨絲，妳想想看，我作了那件錯事還敢見妳嗎？如何啓齒？」

燕雨絲信了六七分，洪氏父女

到「人間天上」，身份超然，洪女絕對敢搶她的情人。

如果她是辛南星，祇怕也不敢面對現實告訴她。

「這麼說是洪天嬌那淚蹄子的錯了？」

「遠因是數十年前一起的孩提時種下的禍根。」

「你是說你不喜歡她？」

「雨絲，我喜歡妳，妳應該知道。」

「我饒你這一次，你能發誓永遠不再和她來往？」

「雨絲，如妳不信，還是把我殺了吧！」

燕雨絲反而解了他的穴道，辛南星一躍而起，緊緊地抱住了她。

這年紀對慾的徵逐，幾乎是漫無止境的。

長久的離散，一旦復合，第一件事就是重複人類最原始的歷史。

辛南星頗知她在這方面的偏好，就投其所好，那就是顛倒陰陽的「倒貫」。

辛南星能不死，可能和他的體貼有關。

一個時辰之後，燕雨絲已盡釋前嫌，她似乎在失去丈夫和孩子之後，甚麼也沒有了，祇有在這方面得到滿足。

* * *

燕雁逃出「人間天上」，在三十里外遇上了燕子翔和燕子飛，還有一個年輕女人，那是過去燕雨絲的貼身侍女。

燕雁並未現身，她祇是聽到他們交談而藏在林中。

燕子翔道：「子飛，你要去何處？」

燕子飛道：「大哥要去何處？」

「我們要四海為家，和你走不到一起。」

「是的，我要去找爹！」

「找他們幹甚麼？他們早就不要我們了！」

「大哥，人的一生誰不會走錯路的，我們能原諒別人，也該原諒自己的親人！」

「你是乖寶，去找他們吧！」帶着那少女走了，看來手足之情也蕩然無存了。

燕子飛攤攤手，道：「一點人情味也沒有。」他正要向相反方向離去，燕雁出現了。

「小妹，妳也出來了？太好了！」

「二哥，你要去哪裏？」

「希望能找到爹。」

「不想找娘？」

燕子飛嘆口氣道：「當然也找。」

燕雁道：「似乎爹的過錯值得原諒，娘就不值得原諒！」

燕子飛未出一聲，他過去的確有此想法，道：「小妹，妳有何打算？」

「我想先到『一瓢山莊』去投奔唐大哥。」

燕子飛道：「很好！我們一起走吧！」

這天晚上兄妹二人宿在這鎮上一家客棧中，他們都睡得很早，大約三更不到，燕雁突然自夢中驚醒。

她發現已被人制住了穴道。

這人站在她的床前，在黑暗中也可以看出是個女人。

「妳是誰？為甚麼暗算我？」

「不久便知，因為妳擋了我的路。」

「我擋了你的路？」

「不錯。『芳蘭生門』、不得不鋤就是這個意思！」

「妳是江蓀！」

「正是！」

「久聞妳是武林少女中第一把手，我早想和妳見個高下。」

「祇可惜妳已失去了這個機會！」

「妳敢不敢和我見個高下？」

「當然敢……」提起就出了客棧，可惜的是，燕子飛睡在另一屋中，沒有聽到。

在另一家客棧的後院中，她叫開了門，開門者居然是被自己的火器所傷尚未完全復完的魯純。

魯純看看江蓀手中提的是燕雁，不由大喜，兜頭一揖，道：「少幫主，這等於恩同再造。」

「不必客氣，她說要和我玩兩手，我不能不給她機會！」

「那又何必！她不會是少幫主的敵手。」

「你也不必猴急，遲早都是你的……」她解了燕雁的穴道，道：「我不能不給妳這次機會！」

燕雁也知道，江蓀和小唐七八十招內打成平手，難分高下，她自然不成，她祇是想跑而已。

魯純恨她要他，而江蓀又說她擋了她的路，可以猜到，她會把她送魯純作為利用他的厚禮。

燕雁撤出長劍，攻向江蓀。

江蓀居然沒有撤兵刃，燕雁心頭打鼓，這表示她們差了一大截。

燕雁在江蓀閃避時突然劍勢一變，閃電攻向魯純。

魯純一驚一急閃，燕雁自他身旁疾射而過。

這一手魯純未想到，江蓀也未想到。

如果此刻魯純的火器出手，燕雁絕難倖免，但他想要一個完整、不囫圇的燕雁，所以不願傷她。

另外，魯純對江蓀也有信心，仍能追上她。

（未完・卅五）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